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80/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首一卷(二)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
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
卷首一卷(二)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

刻本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七

前漢紀

孝成皇帝

諱驚元帝太子也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

太子卽帝位

建始元年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

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

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食慙音滿又音悶煩也道

陸米无通鑑 卷三十七 前漢 汲古閣

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司隸校尉

王尊劾奏丞相衡知顯等顯權擅執大作威

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

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

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

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

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

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天子以新卽

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

是尊者

出尊顯本傳

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諡

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

音幸

也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

博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

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

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

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出本紀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皆從匡衡

之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

及中都官耐罪徒

耐人之切罪不至免全其耐費

三月上始

祠后土於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后車騎

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

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

胡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於山川而徧

於羣神羣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

則從類於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

包舉於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微福然則

凡載於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

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

大菑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與

非所族也則非所事也漢興禮廢之後先

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

建立逮於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

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

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

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為漢賢大夫豈谷永

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

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

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

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
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
則不可惑以神怪以求諂邪而能及此向
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
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
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
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淑之行淑神六切善也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
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男子五十好
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
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
而後徠異態他代切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
適嗣將軍輔政宜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
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
大法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

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置之莫
庸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
闕失裨賓彌切接益也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三年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
大水至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
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
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
也訛吾禾切謬也或作譌不宜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
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
稱其議鳳大慙自恨失言 匡衡坐多取封
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爲
庶人以王商爲丞相出衡本傳
四年夏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

乃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

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粥代六切匈奴別名堯時曰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

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

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疎制

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洞音動驚動也

屬之欲切小心良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

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汲古閣

舍始夜切忽天地之明戒聽晝昧之警說晝與

暗同又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倚於綺重切依也

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

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使列妾得人人

更進益納宜子婦人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

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

光祿大夫固承本傳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

金隄丁奚切隄名在東郡白馬界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

言郡界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此言

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

分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大川兼

受數河之任霖雨旬日終必盈溢可復浚屯

氏河浚音峻深也以助大河暴泄先列切分殺水

力事下丞相御史遣許商行視以為用度不

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東決於館陶及東郡

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汲古閣

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出溝志南山羣盜

倍音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詔發兵千人逐

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鳳以賊數百人

在穀下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

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

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

後拜為京兆尹出王尊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

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燉音

也郡名應劭曰以自救大將軍鳳言陳湯多

機大也煌盛也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秦湯

對曰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

孫瓦合不能久攻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

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

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

壹決於湯湯本傳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八前漢汲古閣

河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

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賜延世爵

關內侯出溝志給事中平當上言太上皇漢

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

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出郊志詔

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

萬言奇請它比奇居宜切謂常文之外者

切謂引佐類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

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

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

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

徒鉤撫微細鉤古侯切曲也毛舉數事以塞

詔而已出刑法

二年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徙山陽王康

為定陶王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

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前漢汲古閣

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上以中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

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

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調其

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撮千括切總取也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

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楚元王交傳

四年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奏免彤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上書言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前漢

汲古閣

臣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歐血死歐一口切吐也上之爲太子也受論語於蓮

勺張禹

蓮音輦勺音酌左爲翊邑

及卽位賜爵關內侯與

王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爲丞相封安昌侯

陽朔元年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王氏子弟皆分據執官滿朝廷時上無繼嗣體

帝不平定陶共王來朝

共王上承先帝意過

其王甚厚畱之京師不遣歸國大將軍鳳心

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

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

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前漢

汲古閣

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

詔罔不忠非一事也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待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徵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於是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杜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天下不知章實有罪

陸狀元通鑑

卷七前漢十二

汲古閣

而以爲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田章
欽傳

蕭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爲名以通經學古爲賢羣臣所屬目天子所取重而相與誤國如此假託經術

緣飾古義以售姦邪以濟諂佞蓋杜欽谷永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

是歲陳畱太守薛宣爲左馮翊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陸狀元通鑑

卷七前漢十三

汲古閣

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田宣
本傳

二年以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

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

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執當言

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

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

夫大臣操權柄操千高切執也持國政未有不為害

者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

紫貂蟬上都聊切惠文冠也以貂尾為飾附蟬為文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毛不彰也

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乘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四前漢汲古閣

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

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譽者登進忤恨

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

宗室擯必刃切斥也孤弱公族兄弟據重宗族盤互

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

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宣帝

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

枿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刺地也雖立

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

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

有累卵之危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

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

遠外戚毋授以政誠子孫無疆之計也如不

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

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五前漢汲古閣

召見向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

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出楚元王及元后傳八月定

陶共王康薨

三年秋王鳳薨以王音為大司馬

四年少府王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

漢張敞昌兩切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

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出王章等贊鴻嘉

三年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鴻嘉後

庶欲與倢仔同輦載倢仔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仔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姊弟俱為倢仔貴傾後宮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仔挾媚道祝詛後宮祝職救切或作訓詛莊助切或作誼晉及陸狀元通鑑參七前漢十六汲古閣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倢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出外戚傳永始元年上欲立趙倢仔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言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腐扶雨切腐爛人婢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

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縛伏約切束也於是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收下祕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臣竊傷之上乃減輔死罪一等論為鬼薪音辛刑也取薪於山以給宗廟為鬼薪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新出輔傳陸狀元通鑑參七前漢十七汲古閣相高佚與逸同樂也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久之封莽為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慙六女切愧嘗私買侍婢昆弟聞知莽因曰朱子元無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出元后及王莽傳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前漢 汲古閣 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械胡介切言作機發木人之屬也

棺槨之麗宮

館之盛不可勝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 初鄼侯蕭何之子孫嗣爲侯者無子以弟蕭何之弟蕭何封蕭何六世孫 陸狀元通鑑 二年工音薨以 州刺史奏事訖 欲言永對曰臣聞 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

其安者也亡者係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

之德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芻蕘音仇芻蕘謂

取芻薪之賤者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

長福也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

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

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

民力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

下俱匱無以相救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汲古閣

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

之誅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

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言故推永等使

因天變而切諫永自知內有應展意無所依

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王商

密遣永令發去通它歷切謂發上嘗宴飲

禁中時乘輿幄坐張屏風畫紂醉踞姐已音踞

據踞踞姐當割切有音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

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

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

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

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於酒沈特林切湎爾

遠切嗜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譁火故切號譁亦

作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

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

復聞讜言上音黨善言也翟方進為丞相孔光為御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汲古閣

史大夫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

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

求人主微指奏事無不當意其為吏用法刻

深好任執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

多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

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

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

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

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
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
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
他語其不泄如是本傳

三年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
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
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甘泉汾陰及雍五畤
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冬十月詔有司
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
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無
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
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
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
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

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
之藥遙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
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
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盪音空

贖之貌景如字或作影

終不可得是以明主拒而不聽

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
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
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皆以術窮詐得誅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夷伏辜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
朝旨上善其言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
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陳平起
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
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
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
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

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廟堂之事非草茅所言也故爵

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

上音指尚書傳云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至秦則不然張誹謗

之罔以爲漢毆除

上與聖同

倒持太阿授楚其柄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

鋒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羣臣

皆承順上指莫敢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四

汲古閣

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

非所宜言大不敬羣臣不敢爭天下以言爲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

景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

上不納

四年司隸校尉何武爲京兆尹武爲吏守法

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思本武傳

元延元年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有流星從

日下東南行四面耀耀

弋笑切

如雨自晴及

昏而止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上以災變

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

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

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

與尤同明著其

過尤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

汲古閣

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

之所同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

異交錯鋒起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

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園街巷之中

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爲

諸夏下土將有樊竝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

禍安危之分界

分扶問切別也

宗廟之至愛臣永所

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中壘校尉劉向

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
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
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天文難以相
曉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後
不能用也王商薨以弟根爲大司馬驃騎
將軍驃騎妙切勁疾兒或作票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
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
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
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
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王
根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
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
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
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
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

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
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千安切素空也素餐者謂德不稱官
食祿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
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曰小臣居下訕上上所諫切又音刪諷也廷辱師傅罪
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
上火故切叫也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逢皮江切關龍逢夏桀臣也以諫而死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
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
當容之臣敢以死請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
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
以旌直臣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子盈切表也出禹雲本傳
東萊評曰朱雲攀殿檻折成帝曰勿易以
旌直臣世多稱之竊嘗以帝似郭公而已

郭公之亡以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也雲指張禹為佞臣欲斬之以厲其餘成帝以雲為直臣則知禹為佞臣矣雖知雲為直臣而退之田里終身弗召非善善不能用而何雖知禹為佞臣而恩禮優異終始不衰非惡惡不能去而何嗟夫此其所以異世而同亡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陸狀元通鑑

卷七前漢

汲古閣

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

岐翹移切周文王所封邑在扶

風美

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

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

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參疎簪切星名

三月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

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

余遮切漢中谷口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其水皆發扶風武功衙領山

東至弘農南馭漢中張羅罔

武功衙領山

置谷邪切

置谷邪切

罟捕熊羆禽獸

罟芳無切本又作罟置謂之罟覆車

今郭璞云載以檻車輪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法
丘於切
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等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

者方進等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

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

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

陸狀元通鑑

卷七前漢

汲古閣

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

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

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立定陶王欣為

皇太子 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

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

為湯後上從之封孔告為殷紹嘉侯三月與

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初何武

之為廷尉也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

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
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
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能驃騎將
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汜鄉侯

汜音凡在
琅邪不其

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 十

一月王根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爲大司馬時
年三十八莽旣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
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爲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三十一

汲古閣

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
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
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
飾名如此 健爲郡於水濱得古磬一十六
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典辟雍
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
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其禮禮以養人爲本如
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

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創則
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
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
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
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
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
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
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三十一

汲古閣

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
未作而罷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
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
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
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
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元王
傳

二年二月丞相方進薨時熒惑守心丞相府

言平陵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

口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胡

不知所出會郎賁麗賁音肥姓也麗其名善為星言大

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

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竝臻百姓窮

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

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三十三汲古閣

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

張上居用切下竹亮切供具張設也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

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國方進傳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怡他刀切慢也不貳

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

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實諸

股肱何益也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為

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

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丙戌帝崩帝素彊無疾病而崩民間謹

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

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

儀自殺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使仔父

子昆仲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三十三汲古閣

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

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

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

和睦然湛乎酒色湛讀曰耽樂也趙氏亂內外家擅

朝言之可為於邑並如字於或音烏邑又建烏合切短氣貌他類此

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

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富平侯張放聞

帝崩思慕哭泣而死荀悅論曰放非不愛

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夏

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

后皇后曰皇太后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

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王

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爲侍中稍遷光

祿大夫貴幸更名秀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

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篇有輯略

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術數略有方技略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

九十六家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其敘諸子

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

曰從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

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

之術蠡出竝作與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

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

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

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

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

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

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竹仲切皆股肱之材已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

術缺廢無所更索山客切彼九家者不猶愈

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

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劉歆七略序及志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前漢 汲古閣

書 九月庚申地震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

對曰日者人君之表君道不修則失其度地

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之地數震宜

崇陽抑陰以救其弊拔進英雋以強本朝本

強則精神折衝本傳初董仲舒說武帝以

秦用商鞅之法鞅倚兩切姓公孫名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事秦孝公封

於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上倉先切下莫切

白切路之南北 貧者亡立錐之地錐朱推切說文銳也

已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卽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賣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田食貨志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綉難成害女紅之物紅亦工也漢書以紅爲工皆止無作輪除任子令任汝鵠切及誹任者係也謗詆欺法掖廷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

陸狀无通鑑

卷七

汲古閣

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

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

官時田宅奴婢賣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

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服官諸官織綺綉難成害女紅之物

謗詆欺法掖廷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

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

俸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

臣維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郊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田食貨志陸狀无通鑑

陸狀无通鑑

卷七

汲古閣

議可

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

議可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臣愚以爲

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

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

議可

臣維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

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

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壽年四十六

哀皇

諱欣元帝孫定陶王子也成帝無子召入

立爲皇太子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

太子卽皇帝位

建平元年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故中宮

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

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乳上與昭

大怒後三日中黃門田客持詔記并藥以飲宮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棄所養兒不知所置許美人元延二年乳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都也切築以頭擊壁戶柱從床上自投地啼泣不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爲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母憂也後詔使中黃門斬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以葦草爲篋也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令中黃門吳恭持

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其它飲藥傷墮者無數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建平二年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少府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蜀郡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謂鼓妖者也妖怪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爲中焉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楊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

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效渤海
賀良等渤海沒切郡名在渤海之濱因以名之上卽位司隸校

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待詔黃門鼓
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

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
告人也譴去職切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

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上久寢疾冀其有益
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四十一汲古閣

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

二十爲度上既改號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

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

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

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賀良等

皆下獄伏誅 八月彭宣奏劾博不道不敬

博自殺國除

三年夏四月王嘉爲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音上

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

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

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

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

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

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

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切慢而輕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四十一汲古閣

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

離畔之心唯陛下不畱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

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

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

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

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

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嘉

冬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

傳本

山石轉立

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

石證切

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

廷嘗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詔將作大匠為

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

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

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尚書鄭崇以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

前漢四十二

汲古閣

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得罪數以職事見責

尚書令趙昌佞譎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崇與

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

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

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竟死獄中諫大

夫鮑宣上書曰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

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

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

於前乎陛下擢臣嚴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

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

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

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

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婦子夫婦不能

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

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

前漢四十三

汲古閣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羶肉

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羶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上以宣名儒

優容之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為

虛費府帑

它莽切又音奴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

可且勿許

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

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

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

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

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以秦始皇之

疆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

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時奇譎之士誦古穴切詐也石畫之臣甚衆音畫

獲石不言堅固如石也畫策計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

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

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

陸狀无通鑑卷七十四前漢汲古閣

甘泉雍於用切右扶風邑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

棘門灞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

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操千高切執持也於是浮西河絕

大幕幕卽沙漠也直度日絕沙土曰幕破寘顏徒賢切匈奴中山名襲

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奔古奔字封狼居胥山

禪時戰切禪土爲封除地爲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如海名

北沙漢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

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

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

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決不貲貲者不永

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豕虎之喙許穢切

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勞也至本始

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

陸狀无通鑑卷七十四前漢汲古閣

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鮮先踐切

少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

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

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

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

攜國歸死扶伏稱臣扶蓬通切手行也伏蒲北切伏地也然尚

羈縻之計不願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

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驚竹二切形容

慰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

肆附訓切

也其疆難誦

曲勿切

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

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

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

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

宛於

元切西域胡國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

場

姐音紫羌種名

艾朝鮮之旃

艾讀曰刈絕也

拔兩越之旗

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過二時之勞固已犁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四十六

汲古閣

其庭

犁力之切耕也

掃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

徹直列切

如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真中

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嶠前世重之滋甚

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誠款之心欲離

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

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疎以無日

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

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

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

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卽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

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

於外

轂古祿切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

猶不若未然之時

也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

書而許之

元壽元年董賢貴幸日盛王嘉數奏封事極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四十七

汲古閣

諫上乃發怒召嘉詣廷尉詔獄使者旣到府

掾史涕泣

掾俞絹切官屬

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

簿曰將相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

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

引藥杯以擊地謂屬官曰丞相幸得備三公

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

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

咀材汝切嚼也

嘉遂裝出

東也

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

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
縛嘉載致都舫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
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

吉切誦問也

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

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更問賢
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
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
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前漢四十八

汲古閣

不食歐血而死

歐一口切吐也

秋七月以孔光爲丞

相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識大司馬衛將軍董
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
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帝崩帝賸
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卽位屢誅大臣欲彊
主威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讒譖憎疾忠直漢
業由是遂衰太皇太后聞帝崩卽日駕之未

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王莽詔尚書諸

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

莽以太后詔冊董賢收大司馬印綬遣歸第

卽日賢與妻自殺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

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箕子以爲嗣莽又白

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

專寵錮寢殘滅繼嗣

錮音固

貶爲孝成皇后徙

居北宮久之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孝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前漢四十九

汲古閣

皇后皆爲庶人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

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諸素

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爲請奏章以太后

指風光

風讀日諷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

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

舉皆免官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

忤五故切逆也

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

甄邯切

也姓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

爪牙豐子尋秀子榮

扶云切字或作襟

涿郡崔發

角切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

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

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

用示信於眾庶焉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

權乃上書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

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

宜居國數年薨班固贊曰辟廣德保縣車

陸米光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之榮平當逡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與乎苟

患失之者矣九月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

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

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班史

贊曰孝哀自為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

敏幼有令問睹孝成世祿去公室是故臨朝

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也雅性不

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卽位痿痺末年寢弱

國不承哀哉

右哀帝在位六年壽年二十五

孝平皇帝

諱衍元帝之孫中山王箕之子也哀帝崩

無子王莽立之為嗣年方九歲

元始元年

辛酉

春正月王莽風益州

風讀日諷

令塞

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

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

陸米光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

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

王本傳

王莽

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拜帝母衛姬

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

侯皆畱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

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

言下賢均權市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

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

經上舉兩切下博 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宜亟

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

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

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

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剛後漢申屠剛傳

二年春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

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

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五

汲古閣

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

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

者時大臣皆失色承陽侯甄邯卽時承制罷

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

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卽訊寶坐免

終於家

出寶本傳

帝更名衍

口早切

梅福知王莽

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

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 莽

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

西山衍義曰臣按莽既專國柄又求爲后

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

僞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爲宰

衡女配宸極朝廷官省之權一出於已於

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殺伏后

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

下大抵類此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五

汲古閣

三年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

禍卽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冀得

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

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

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卽使

寬夜持血灑莽第

灑沙下切

門吏發覺之莽執

宇送獄飲藥死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

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

磔陟革切裂也

初章爲當世

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
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
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
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
獄遂窮治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
莽者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
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
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
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冠掛東
都城門 解佳買切脫冠也挂 歸將浮海客於
古責切垂也通作掛

遠東
東萊評曰夫縱人欲滅天理未有不為大
姦惡者也王莽謀篡漢至殺其子武后謀
取唐亦殺其女將求其所大欲至於滅天
理如此何惡之不能為吁可畏哉樂羊啜

矣魏文侯所以疑其心也逢萌之去知幾
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萌以之

潁川太守陵陽嚴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
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
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
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
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
代代到將有僵仆者 僵音蕢倨也 故相弔耳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詡至拜為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何並為潁
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及陽翟輕俠 翟直
格切潁川邑俠胡煩切俠之 趙季李款皆殺
言快也以權力快持人也 之郡中震慄 出何

四年夏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安漢公為宰衡
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
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
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

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

樂以市其權虞與娛同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

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

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

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分京

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

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

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五十六汲古閣

五年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時帝

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

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

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徒登切昔周公爲請命之書藏

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孔穎達傳置於前殿敕諸公莫敢

言丙午帝崩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

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

無息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

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太后與

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

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王侯長大乃悉徵

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輝光謝薨詐驕奏

武功長孟通浚井上音峻杆治之也得白石上圓下

方有丹書著石文著直略切附也曰告安漢公莽爲

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

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五十七汲古閣

太后事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

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爾

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於是

羣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黻冕背

斧戢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

出入警蹕卑吉切警蹕者戒肅也所以止行人清道民臣稱臣妾

皆如天子之制謂之攝皇帝詔曰可

右平帝在位五年壽年十四

考異曰

成帝永始元年劉輔上書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劉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爲柱

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荀紀柱作柱卑人作人婢今柱從漢書人婢從荀紀

七月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鄼侯成紀元

建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爲鄼侯荀胡皆用之按功臣表永始元年蕭侯喜紹封三年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五十八汲古閣

薨永始四年賀侯尊嗣五年薨綏和元年賀侯章嗣蓋本紀誤以永始爲元延故也

元延元年劉向上書何傳云星孛東井岷山

崩向懷不能已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

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

胡旦亦載之三年

三年上令胡人搏禽獸成紀元延二年冬行

年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貨陽宮賜從官胡旦用之按楊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綏和二年九月庚子地震上問李尋尋傳云

使侍中衛尉傳喜問尋按公卿表傳喜爲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

陸狀元通鑑卷七前漢五十八汲古閣

月當是時喜已不爲衛尉矣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解光奏趙昭儀殺成帝

子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趙后傳作丙辰按哀帝紀四月丙午卽位赦天下蓋傳誤也或者卽位十日然後赦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七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八

前漢紀

王莽

孝元皇后弟之子也哀平之間國統屢絕太后臨朝時太后諸兄弟皆死哀帝崩太后遂召莽輔政莽既執政遂矯行仁義以誑惑天下於是天下遠近皆上書稱頌功德莽因之而遂稱攝皇帝是歲東郡太守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漢古閣

翟義等舉兵西誅不當攝者莽使王邑等擊敗之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論指太后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莽乃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去漢號焉居攝元年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

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二年東郡太守翟義

上徒歷切亦音翟翟方進之子

舉兵西

誅不當攝者移檄郡國眾十餘萬

檄胡歷切符檄

聞之惶懼不能食乃使王邑等擊義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告天下以當返位孺子之意於是吏士攻義破之

初始元年義等既敗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漢古閣

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十一月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時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論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

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泣涕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汲古閣

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旣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希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其同切忠謹之意猶握一璽不欲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陳曰國家興衰世變其氣象各異大要在人主之身其次在朝廷大臣關節脉理顯然可見漢高祖雖羸疎然天性寬大規模宏遠其後惠文景三君歷世六七十年而氣象如一所用大臣皆前朝舊臣往往擅改祖宗之政景帝用晁錯變更諸法令以致七國之變七國旣平終身懲創武帝旣立以其聰明持達之資恣意改更鄉來法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汲古閣

令存者無幾然去文景未遠天下根本猶固是以能亂天下而不能失天下又幸繼以昭帝氣味大抵是前朝三君羣臣多是武帝之舊親見武帝好大喜功之弊而能安靜以治之宣帝承昭帝之後以人主權勢不震於是收拾紀綱法度精明品式備具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衰極則反罔其理也元帝頗改宣帝慘急之政然

天資柔弱特甚蓋有文景之寬厚而剛果不足大臣號爲儒雅而依附恭顯大節已不足道政事可知矣成帝寬仁柔弱如元帝而稍淫佚放縱委政外家天下未嘗有大故而朝議洶洶爲羣臣更出迭入哀帝自諸侯入承大統親見王氏之盛欲變更之卽位未幾專任外家丁傅一時阿附之徒反詣權寵之門蓋前世人主易世往往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五

漢古關

始建國元年已莽上太皇太后璽鞬曰新室

矣

文母太皇太后去漢號焉莽策命孺子爲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讀策畢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上休居切下許既切歎息也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寮莫不感動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乃自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六

漢古關

謂黃帝虞舜之後以黃帝爲初祖虞帝爲始祖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繆于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癰咸出更工衛切收也罷音疲勞也癰音隆而豪民侵陵分田給假上訖業切下舉夏切謂富人割奪

其稅侵欺之假謂貧人貧富人之田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

五也故富者犬馬餘菽粟上式竹切驕而為邪

貧者不厭糟糠上臧曹切糟糠下丘岡切窮而為姦俱

陷于辜刑用不錯千故切今更名天下田曰

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

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

故無田而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

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上音靖山

陸狀元通鑑卷八前漢汲古閣

神也下音類老物精也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

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

十五福命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齋印綬王侯

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

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

二年春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

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獨故廣

陽王嘉以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

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班固論曰

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

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

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

共守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

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為庶人用天年終秦訕

笑三代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

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

陸狀元通鑑卷八前漢汲古閣

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

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

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大者夸州兼郡

今音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

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

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海內晏如亡狂狡

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

於諸侯也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

官者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其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媚豈不哀哉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上詩遮切貸買也下吐戴切以物與人曰貸下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上古管字漢書作幹音同今開除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

兼并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邯鄲音寒丹今國邑有邯鄲山在東城下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安定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莽侍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竝出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三年嚴允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毆之而已蠱古蚊字音與同故人飛蟲也毆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

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初創

向切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

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

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

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

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尤

言轉兵穀如故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

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一漢古開

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北邊

空虛野有暴骨矣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

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

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

以報今年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

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

有紀逡辭方郁越郁相唐林唐尊遠千旬切

胡關切荀郁二姓皆皆以明經飭行顯名

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郁相為莽太子四友

莽以安車迎辭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

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

節莽說其言不彊致初郭欽為南郡太守蔣

詡為兗州刺史蔣即兩切姓也風俗通云亦

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

里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

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即乞骸骨去職班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二漢古開

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

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

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

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

而不諒辭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遜不汗絕紀

唐矣

四年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

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

警盜音敖衆 陷刑者衆

五年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

天鳳二年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幕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綉衣執法在郡國者竝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及古閣

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

郡縣賦歛遮相賂賂

上巨鳩切財賄

白黑紛然守關

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

三年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

自供給焉

四年莽授諸侯茅土於明堂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先且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竝起爲盜賊荊州新市人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及古閣

川王常成丹共聚臧於綠林山中至七八千

人

五年以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筭與管同漢書字作幹亦通用筭謂主領也王莽設六筭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闕其

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天下

吏以不得俸祿竝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

金莽乃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

急考覆貪饕

吐高切貪財爲饕

關吏告其將奴婢告

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是歲揚雄卒初

成帝之世雄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竝

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

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五

汲古閣

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

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

以綜天地人之道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

大抵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

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

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

之號曰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

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

鉅鹿侯芭師事焉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光聞

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

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

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

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

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

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

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六

汲古閣

矣

東萊評曰進以正而枉道者有之未有進

不以正而能直道者也世人愛揚雄之學

多以投閣之事爲無之溫公於劉棻之誅

亦削去按雄年四十遊京師王音召爲門

下吏使雄有嚴遵之高則音必不敢誅使

雄有朱雲之直則音必不能誅今進既不

以正至爲王氏家臣矣家臣不知有主自

古小人之常情其美新之作亦無足怪況
投閣乎

琅琊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
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已當
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
皆笑之 嚴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
諫不從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 大司空

議曹史代郡范升奏記王邑曰今動輿時矣

事與道反方春歲首而發動遠役藜藿不充

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

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

徐之寇在於帷帳矣 夙夜連率韓博上言

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

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

如海瀕昭如海名 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霸卧

則枕鼓以鐵箸食願陛下迎之以示百蠻鎮

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惡之徵博棄市

地皇元年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九月

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黃帝廟方四十丈高

十七丈餘廟半之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

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汝南郅惲明天文歷

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

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莽惡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

拔劍四面提擊

徒計切

斧壞戶牖桃湯赭鞭

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三年九廟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

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又造華蓋九

重高八丈一尺載以四輪車輓者皆呼登仙

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非仙物也

輜音而載喪車

初樊崇等既寢盛聞王匡廉丹將

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

別由是號曰赤眉 綠林賊遇疾疫乃各分

散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

馬武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

人陳牧廖湛

上力救切姓也又力弔切周文王子伯廖之後一云出古賢者

廖伯安之後

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令欽生三男續

仲秀

續音衍

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

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宛

人李守好星歷識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

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

從弟軼

軼音切

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

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

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

定謀議歸春陵舉兵於是續自發春陵子弟

諸家子弟恐懼皆亡慝及見秀絳衣大冠皆

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

七八千人說新市平林兵與共攻宛漢軍大

敗新市平林兵欲解去續患之會下江兵至

續說下江將王常以合從之利常卽引兵與

漢軍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

益壯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汲古閣

淮陽王

姓劉氏諱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漢

兵起無所統一諸將共議立聖公爲帝其

後兵敗降於赤眉建武元年光武詔封爲

淮陽王

更始元年

癸未

正月

更音庚王莽有更始將軍之號漢兵起亦號聖公爲

更始將軍聖公卽位遂以更始紀元

漢兵遂圍宛

於阮切

春陵

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

兵已十餘萬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

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續而新市平

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玄懦弱上乃卧切又乃

亂切或作先共定策立之玄即皇帝位朝羣

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多

不服三月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鄆

皆下之莽遣王邑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

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

陸狀元通鑑卷八前漢二十一汲古閣

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

以助威武號百萬餘諸將惶怖昔故切欲散

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

并卑正切庶功可立如欲分散執無俱全諸

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大兵

至城北諸將迫急乃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

復為圖畫成敗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夜

與李軼出城收兵軼代質切莽兵到城下者且十

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 岑彭

守宛岑助簪鉤針二切姓也風俗通云古岑子國之後漢兵攻之數

月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 劉秀至鄆定陵

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

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千級居立

切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

生見小敵怯乞業切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

陸狀元通鑑卷八前漢二十一汲古閣

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

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

並平聲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尋邑易之代上

鼓切輕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行戶庚切

謂巡行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

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代利

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謀先切

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胡對切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湓川盛溢

理切水名出南陽東北入汝或作湓音虎豹

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

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

其軍實輜重上側其切下直用切輜車名輜

其累重故稱輜重章懷說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

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莽

聞漢兵言莽鳩殺平帝鳩直禁切鳩身以羽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乃會公卿開所為平帝請命金勝之策勝徒

廣雅云緘勝皆繩也泣以示羣臣新市平

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

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

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

更始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榮美切勸

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官屬迎平秀秀不與

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

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

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固本紀

齊武王莽憂懣不能食懣音滿又但飲酒

啗鰕魚啗徒監切鰕音電海魚也讀軍書倦

因馮几寐馮讀不復就枕矣成紀隗囂五

切素有名好經書以興輔劉宗移檄郡國數

莽罪惡勒兵十萬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

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乃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印

綬更始遣將攻武關三輔鄧曄于匡起兵

曄城應漢開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亦各起

兵稱漢將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

兵從宣平城門入官府邸第盡犇亡已西城

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上籠五切獲

下離灼切趨謹竝和謹許元切燒作室門斧

敬法闔呼曰闔上局切博雅闔謂之門反虜

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

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

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扶莽之漸臺舖時衆兵

上臺舖必胡切申時食斬莽首分莽身節解

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莽首詣宛

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出王莽傳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

譽要伊消切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八前漢汲古閣

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行胡孟切行莽既

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

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

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

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執

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乃

始恣睢言放情恣縱也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

貉莫白切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

然喪其樂生之心露五高切衆口愁貌中外憤起遠近

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

虛虛讀日墟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

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

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

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西山衍義曰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

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僞固足以欺天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八前漢汲古閣

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

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

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爲故莽之至此者成

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

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謹履霜之

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

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

修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

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

幘側革切說文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

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自

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

為列侯復亡歸其營更始拜劉秀行大司

陸狀元通鑑卷二十八前漢汲古閣

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

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黜丑律切貶也平

遣囚徒除王莽苛政上音何復漢官名吏民

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說出南陽

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魚怯切魏郡之邑秀曰我得

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

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

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今山

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

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上渠物切如山

之蠅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

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

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

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

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

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

陸狀元通鑑卷二十八前漢汲古閣

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才田郡傳

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

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秀止之曰卿勿

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

夫人久饑渴易為克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

遣官屬徇行郡縣徇辭俊切宣布惠澤秀納

之騎都尉耿純謁秀於邯鄲音寒丹趙國邑有邯鄲山在東

城下趙奢冢在此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

它將同遂自結納出李紀及馮王莽時長

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興者莽殺之邯鄲卜

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百信多信之立郎

為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

薊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

次列庭中更始羞忤在各切忤俛首刮席與

俯同低頭也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

陸狀元通鑑卷六前漢汲古閣

幾何左右侍官皆官省久吏驚愕相視更始

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

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以至羣小膳夫

皆濫授官爵膳時戰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

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李淑

神六切上書諫曰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

其人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

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由是關中離心四

海怨叛出劉耿況上古幸切姓也晉大夫

遂以遣其子弁占南切耿奉奏詣長安弁聞

為氏況之子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令王霸至

市中募人擊王郎募莫故切市人皆大笑舉

手邪揄之音耶俞說文邪揄者以手相弄邪

此音邪揄或作獻弋支切揄或作瘡容朱切秀

將南歸耿弁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

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弁父也

陸狀元通鑑卷六前漢汲古閣

發此兩郡控弦萬騎控口弄邯鄲不足慮也

秀官屬腹心皆不肯秀指弁曰是我北道主

人也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邯鄲城內擾亂

秀趣駕而出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

傍至蕪蕒亭上力干切在時天寒烈馮異上

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

者入傳舍傳知總切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

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

將軍至官屬皆失色推傳追切擊也通作起給音迨江南呼欺日給

亦作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

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

面皆破裂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

皆恐至噤沱河噤音呼沱一作池音馳在涿郡之饒陽候吏還

白河水流澌音斯流冰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

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委上古切

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也遂前比至河比必麻切近也河冰亦合乃令王霸

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異王霸傳至南宮

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

禹蒸火上儒劣切燒也秀對竈燎衣上力水切炙也馮異復

進麥飯馳赴信都是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

都太守任光和我太守邳彤上貧悲切下余中切不肯

從光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和我來會議者

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

民歌吟思漢久矣今上者王郎假名因執驅

集烏合之眾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

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

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

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

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

鄲執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

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前漢汲古閣

精兵四千人入堂陽界又擊貫縣上式制切鉅鹿邑下

貫之進攻下曲陽降之眾稍合至數萬人移

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秀舍中

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祭側界切周邑其先受封於祭

因以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

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

貫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

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出遵本傳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拔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得薄厚不以大小也

出禹本傳

上谷太守耿況遣功

曹寇恂約漁陽太守彭寵發兵從秀吳漢蓋延上古景丹亦勸寵從秀與將兵俱南秀以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前漢

汲古閣

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爲偏將軍加彭寵耿況大將軍吳漢沈勇有智畧鄧禹數薦之於秀漸親重之四月秀進攻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王霸追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焉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教吏士非

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出異本傳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

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蕭王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前漢

汲古閣

可自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

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

高湖重連鐵脰大槍脰形定切脰也尤來上

江青犢五校五幡字表切幡也更始初諸賊

故鐵脰大槍五幡並起各以軍容強盛為號

者皆賊之自號也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

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出本紀及耿弇傳

秋蕭王擊銅馬於鄒堅堯切鉅鹿邑吳漢將突騎來

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于莫府請所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五前漢汲古閣

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銅馬食盡夜遁蕭

王追擊於館陶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

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

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

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

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

數十萬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出本紀

赤眉樊崇等將兵攻長安蕭王將北徇燕趙

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彙許觀切瑕釁

也或作釁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前將軍中分麾

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

可與俱者出禹本傳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巨矯

切東觀記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

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

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

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六前漢汲古閣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

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

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

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孟津或作

盟津武王伐紂與諸侯同盟于此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

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

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調徒鈞切謂計發之也糒音侯

食也字治器械以供軍械胡介切械者器之總名軍雖遠

征未嘗之絕出傳

溫公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
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
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
蕭何運籌決策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
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
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
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
陸米元通鑑卷八前漢三十七 汲古閣
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
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
幾致刑措後世既知其稱慕莫能及之夫
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
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侈淫慕神仙宮室
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
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
求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

童蒙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
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
罪矣孝宣總覈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
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酒色委政外家
孝哀很愎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于孝平
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遂其
詐愚煩民翫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陸米元通鑑卷八前漢三十八 汲古閣

考異曰

王莽始初元年莽傳作初始荀紀及韋莊美

嘉號錄宋庠紀年通譜皆作始初今從之

淮陽王更始二年邳彤曰邯鄲勢成民不肯

背成主而千里送公范書邳彤傳邯鄲成民

不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城

民不肯捐棄和城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

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

皆當作成郡鄆成謂郡鄆勢成也成主謂王郎爲已成之主也

拜寇恂河內太守

袁紀鄧禹初見王於鄴卽

言欲據河內至是又云更始武陰王李軾

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衆王忠

瑪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

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非蕭何誰

能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吳漢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漢書

能卿舉之矣復爲

舉蕭何禹曰寇恂才

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內也按

世祖既武更始先得河內魏郡因欲守之

以比關中非本心造謀卽欲指取河內也

今依范書爲定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八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後漢紀

世宗光武皇帝上

諱秀字文叔南陽人漢景帝七世孫長沙

定王發之後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

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

欽生秀更始元年爲偏將軍行大司馬事

二年立爲蕭王擊銅馬賊破降之關西號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後漢

爲銅馬帝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號乃命

有司設壇場鄴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卽

位

建武元年

乙酉

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共

立前安定公嬰爲天子

嬰於益切宣帝曾孫之子王莽立爲平帝

之嗣號曰孺子

聚黨數千人居臨涇

始遣丞相松等擊破皆斬之蜀郡功曹李

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夏四月述卽帝位號

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爲大司徒衛弟光爲

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恢口切越雋任貴據郡降

衛雋先葉切郡名古邛都國有雋水言其郡越此水也蕭王北擊尤

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出北平連破之又戰

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雖戰勝而

憚王威名夜遂引去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

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

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徒上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後漢 汲古閣

典切絕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

係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

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因此虜者

將軍策也山本紀及陳俊傳馮異遺李軼書勸令

歸附蕭王軼乃報書不復與異爭鋒朱鮪聞

之使人刺殺軼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

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

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

寇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

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

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

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

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

言曰呼火切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上讀陣

恂因犇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鮪走

與與恂追至洛陽而歸出馬與傳吳漢率耿弇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後漢 汲古閣

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

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靡音麻或音縻縣名莽改爲浚靡賊

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人所鈔擊略盡鈔初

教切略取也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

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

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

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

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

其驕傳本

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王不聽

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

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捐與專切棄也棄

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

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畱時逆衆

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

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

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鄯召馮

陸狀元通鑑卷九後漢汲古閣

與諸鄯問四方動靜與曰更始必敗宗廟之

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上其兩切姓也

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

道四夷雲集龍關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

因復奏請六月王卽皇帝位於鄯南改元大

赦

胡曰光武舉兵何爲哉始則爲宗社復讎

除去王莽旣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

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影從北

旣平洛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讓

亦已再三於是焉而正位號縱微亦伏夫

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而後決計乎正

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又何必按據以爲受

命之證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

符識逮衆情缺望而纔減其一王良尋坐

罪廢識言安在哉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

陸狀元通鑑卷九後漢汲古閣

親見王莽信尙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爲盛

德之累亦大矣

赤眉擁百萬衆西向帝城以名爲羣賊不可

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爲上將軍諸將皆稱臣

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跽息典切

足親地也赭音者赤色見衆拜恐畏欲啼七月帝使

使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封鄼侯音贊卽

禹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又以赤

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丁丑以野王令王

梁爲大司空又欲以識文

識楚語切釋名曰識織也其義織微

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以吳

漢爲大司馬初更始以伏湛爲平原太守時

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爲

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

賴湛以全帝徵湛爲尙書使典定舊制又以

鄧禹西征拜湛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

陸狀无通鑑

卷无後漢

汲古閣

出征伐常留鎮守

出本紀及禹梁湛本傳

九月赤眉

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赤眉辛未詔

封更始爲淮陽王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

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

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

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

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

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

南道有也下並同

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

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

囑之欲切託辭也

將平居自

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

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喪

吏吏不取民今我良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

不亂與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相知敬事

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

陸狀无通鑑

卷无後漢

汲古閣

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

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

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

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

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

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出

其不能

出赤之切輕侮也

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

嫌

戶舉切疑也

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

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千願切離也

有德故也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

鼎沸方味切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

陸光元通鑑後漢汲古閣

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帝遣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令岑彭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遺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

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明且鮪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帝使侍御史河內杜

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軍士暴橫詩遂格殺廣上召見賜以繁戟上遣禮切有衣之戟

假繁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遂擢任之日繁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

冬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赤

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更始請降

陸光元通鑑後漢汲古閣

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

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

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劔欲自刎武粉切斷

也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

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劉盆子

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

剽奪之剽匹妙切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

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

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資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柱節以勞來之

勞力報切來力代切謂慰勉而招延之也

父老童穉

直利切幼稚也與稚同

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

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

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

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

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

陸狀元通鑑

卷九後漢

汲古閣

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

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

士以觀其敵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

上音旬右扶風邑

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巾

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

縊一鼓切劉恭說文經也

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

出及盆子傳

初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囂

囂至長安後逃歸天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政

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

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

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馬援少

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

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機

匹角切與璞通

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

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

陸狀元通鑑

卷九後漢

汲古閣

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

賑章刀切贍也

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

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出援本傳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

曰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

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

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

伊淫切

車騎將軍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

遂殺歆因反擊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

情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情防不

能久和執必相忤五故切逆也因報禹曰縛馮愔

者必黃防也乃遣尙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

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愔之叛也引兵

西向天水隗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其輜

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

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禹置本傳初帝從更

陸狀元通鑑卷九後漢十二汲古閣

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是歲遣使迎

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妹寧平公主俱到洛

陽以麗華為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寧

平公主上徵通為衛尉

二年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

習為辭讓之言及止旦大會盆子乃下牀解

璽綬叩頭曰今當直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

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

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

死因涕泣噓唏上音虛下許既切歎息也字或從火崇等數百

人皆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

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

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

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

復出大掠如故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

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

陸狀元通鑑卷九後漢十三汲古閣

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

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

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慵軒王氏史評曰近世議者以光武為非

而恭固遠慮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廢哉

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維持而欲恃

其法制以沮姦雄而弭禍亂蓋亦難矣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

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皆占美縣河南太守潁川丁綝丑林獨求封切本鄉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帝使郎中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爲能尙書

陸杲元通鑑卷五十四後漢汲古閣

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尙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爲尙書郎山本紀及識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井於城南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漢人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山出本紀

初更始遣鮑永安集河東并州以馮衍屯太原捍衛并土及更始敗帝遣儲大伯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繫儲直魚切大他蓋切齊大夫儲子之後大伯遣使至長安訶虛實訶恥慶切伺也又火廻切二月

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

陸杲元通鑑卷五十五後漢汲古閣

而意不悅旣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徒了切又田聊宅彫二切挑挑宛轉也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後其夫死取其長者取讀曰娶或謂曰夫非買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臣之道何患死亡也永衍本傳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

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

悅伺譚內出

伺相吏切
伺候也

正朝服坐府上遣吏

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

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

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

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

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

臣之罪也

耽丁合切
樂也

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

陸狀无通鑑

卷九後漢
十六

汲古閣

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

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

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

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

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弘本傳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

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劍寵自負其功

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即

在吳漢王梁寵之所遺竝為三公 寵獨

所加愈快快不得志

快於兩切
情不足也

如此我

當為王但兩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

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買穀積珍寶

益富彊

貿莫報切
交易也

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

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引置幕府

多發諸郡倉穀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多聚

兵穀意計難量上詔徵寵寵遂發兵反攻朱

陸狀无通鑑

卷九後漢
十七

汲古閣

浮於薊

薊寵本傳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

尙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曰郾最彊

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

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

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 吳漢擊宛宛

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為慎侯

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為列侯 帝以陰貴人

雅性寬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

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以

其子彊爲皇太子大赦

紀本

秋賈復南擊

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

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

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

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

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

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

陸狀无通鑑

卷九後漢

汲古閣

恂曰不然者蘭相如不畏秦王

蘭良乃切姓也相如趙良

將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

儲酒醪

魯刀切說文兼汁澤酒

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

兼二人之饌

難結切具食也或作饗

恂出迎於道稱疾

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

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

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

私關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回

由紇友而去

世恂本傳

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

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

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孰豈可

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

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赤眉至陽

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

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

番音盤在

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

陸狀无通鑑

卷九後漢

汲古閣

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

眉復入長安初鄧王王常降帝見之歡甚曰

吾見王廷尉不復憂南方矣十一月以岑彭

爲征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

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

忠臣也即日拜常爲漢忠將軍

世常本傳

鄧禹

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

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

大姓各擁大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

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

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

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博抱

壁切或作埒降者遣其帥詣京師散其小民

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

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

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

陸
米
无
通
鑑
卷九 後漢 二十
汲古閣

縣所苦與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

盜多降本傳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

繹羊益切謂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

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

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

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策首

之筆止藥切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十

二月詔宗室列侯爲王莽所絕者皆復故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

民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

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帝遣侯進

等屯新安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

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

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焉與赤眉遇於華

陸
狀
元
通
鑑
卷九 後漢 二十一
汲古閣

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

餘人

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

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微赤眉戰輒不利微伊

清切乃率鄧弘等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與

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尙多可

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卒音上今使

諸將屯澠池上莫踐切又莫要其東而與擊

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

大戰移日弘軍潰亂潰胡對切散也左氏民逃其上曰潰與與

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與以士卒飢倦可且

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

歸宜陽與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南遠切坡者曰阪一曰澤

障也回谿溪名在洪農通池俗名回坑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

散卒復堅壁自守立四親廟於雒陽雒本作洛

魚豢云漢火行忌木故去木加佳自光武後改為雒字祀父南頓君以

陸狀无通鑑卷九後漢二十二汲古閣

上至春陵節侯紀本馮異與赤眉約期會

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

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

執弱遂悉眾攻異與乃縱兵大戰日具札色切日

過中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

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峭底上何交切峭山

名底阪也一名嶽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

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更施智切異也終能奮翼灑

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容朱切皆木名前書谷永曰大

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方論功賞

過期尚在桑榆之間桑榆謂晚也以答大勲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

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

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

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

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

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眾尚十

陸狀无通鑑卷九後漢二十三汲古閣

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帝謂樊崇等曰得

無悔降乎徐宣等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

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

鐵中錚錚初耕切金聲傭中佼佼者也佼古巧切好貌帝

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洛陽賜之田宅其後

樊崇馮安反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後

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均輸官名屬司農鹽鐵論云郡國諸

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多苦惡下使食其

終身劉恭爲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初梁王劉永據國起兵以東海賊帥董憲琅邪賊帥張步爲將軍專據東方稱帝睢陽帝遣伏隆使青徐張步遣掾隨隆詣闕上書帝復遣隆拜步東萊太守永亦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王爵遂執隆而受永封其後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涿郡太守張豐反與彭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漢

汲古閣

寵連兵時關中衆寇猶盛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誅擊豪桀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蓋延閼睢陽上音梁國斬劉永蘇茂周建韓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紆憶俱切耿弇從容言於帝從七恭切從容休燕也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下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

帝壯其意許之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多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漢

汲古閣

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藉慈夜切四年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鬲縣上音革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出漢本傳帝遣朱祐耿弇祭

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舍

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

綵囊裏石繫豐肘云上陽柳切石中有玉璽

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

人為椎破之推直追切擊也或作槌豐乃知被詐仰天

歎曰當死無恨本傳上幸譙遣馬武王霸

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

賁章懷音奔前書賁赫賁音肥憲聞之自鄉圍之鄉音談蓋東海邑

陸狀元通鑑卷五後漢汲古閣

延麗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鄉

擣觀老切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

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

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

攻鄉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鄉者以其不意故

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圖豈可解乎延等至

鄉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山武新本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

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

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

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本傳冬十月甲寅

車駕還宮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

與述同里閭相善開侯肝切說文曰閭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閭以

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

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

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

陸狀元通鑑卷五後漢汲古閣

述鸞旗旄騎上莫袍切旄頭之騎也徐援釋疑曰乘輿黃麾內羽仗班弓前

左平執畢者冠熊警蹕就車蹕壁吉切所警

皮冠謂之旄頭折而入折之列切磬折者屈身如

或作趨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

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

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

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

歸謂曰子陽井底蛙耳上烏瓜切水蟲形似蝦蟆莊子曰蟪蛄

之蛙擅一壑之水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

跨時培井之樂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

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迎廡同甫切

堂下周室憤側革切髮有中曰憤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

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

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

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

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

陸狀元通鑑後漢卷九汲古閣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

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南軒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

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

之胄因人心之息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

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

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

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

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

祖掌握中指揮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

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

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

高祖之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

足者學耳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

皆疎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

陸狀元通鑑後漢卷九汲古閣

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

則由其學不足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

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

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

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

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祿而

不使之任事卒得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

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

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
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
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
尤可歎息也

五年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
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
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
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後漢汲古閣

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曰
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
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音亦不
不憚悅也曰如卿言反復勝邪註出援本傳

蘓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
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
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
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

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
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
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
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

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襲
掩其不備曰襲入切春秋釋例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
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上從鈞切謂搆
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上音昌下音茂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後漢汲古閣

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下中竹仲切當也樽
禮有司尊彝從祖昆切本又作尊周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
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蘓茂客兵遠
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

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
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
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符悲切東海邑本在
故曰下邳承平十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出
五年更爲下邳國

傳本

彭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

望氣者

筮時制切筮決也龜曰卜書曰筮

皆言兵當從中起

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

縛著牀斬寵及妻頭置囊中馳出城因以詣

闕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出寵本傳

權德輿議曰

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

戕在良切殺也

罪不相蔽宜各置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

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

陸狀元通鑑

卷九後漢三十二

汲古閣

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

三叛人名之義無乃與於是乎帝以郭伋

為漁陽太守

伋居立切

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

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

口增倍

出伋本傳

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

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

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

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

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

書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

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屬兵馬會睢陽龐萌

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

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

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蘓渴求飲平傾創血以

飲之岑彭攻破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

陸狀元通鑑

卷九後漢三十三

汲古閣

妻子士眾數萬人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

周亡戰國竝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

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

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

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

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

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

豆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

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
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
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
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謳吟思仰漢必
復興已可知矣鄒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
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
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倚之倚居蟻切偏持
其足又舉綺切偏引也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後漢三十四 汲古閣
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
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自其冀切及也契讀商本
作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
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俗見
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
幸捷而得之捷疾葉切獲也勝也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
也夫饑饉流隸饑來義切隸不熟爲飢寒道

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
亦有命也況乎天下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
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
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郭胡切鼎大而無足曰鑊伏質亨醢分裂伏質如字質鉞也
又況么麼尙不及數子么一堯切麼莫可切
而欲闇奸天位者奸音干昔陳嬰之母以嬰
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後漢三十五 汲古閣
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夫以
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
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
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
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
祖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洗先典切謂揮去洗足也酈音歷姓也酈
其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

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上音冀下音踰覲幸也覬欲也距逐鹿之譬說上公戶切說謂幸得其所欲文曰但有朕不察其事而言之如無目之人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焉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漢

汲古閣

甚禮重之彪遂爲融書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考與曰

世祖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卽皇帝位

光武本

紀馮異破蘇茂諸將上尊號光武還至薊皆在四月前而馮異傳與李軼書云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又勸光武稱帝號亦曰三王反叛更

始敗亡按是年六月己未光武卽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於安邑王匡張卬等還奔長安乃謀以立秋羈縻時共劫更始然則三王反叛應在光武卽位之後夏秋之交馮異安得於四月之前已言之也或者史家潤色其言致此差互耳

十一月隗囂擊破馮愔

鄧禹傳愔叛在建武

元年隗囂傳在二年蓋愔以元年冬末叛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漢

汲古閣

延及二年蓋拜官在二年也

二年正月起高廟於洛陽

帝紀正月壬子按

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

二月鮑永馮衍降

鮑永傳稱永等降於河內

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

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

譬之卽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

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按光武未都洛陽

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於懷宮然無更始
河內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按
田邑書稱土亡一歲莫知定所則永衍之
降必在此年而帝紀光武此年不曾幸河
內但有幸修武事然則永衍實降於修武
修武亦河內縣也其稱降懷等事當是史
誤故皆略之

五年正月使來歙送馬援歸隴右

袁紀曰援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後漢

汲古閣

與拒蜀侯周游先俱奉使游先至長安為
仇家所殺其弟為鄧雲旗將軍來歙恐其
怨恨與援俱還長安按鄧雲旗被殺者周游
也不在此時

楚郡太守孫萌

袁紀作楚相孫萌今從范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中

建武五年初竇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
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
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
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
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也當各據土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 後漢 汲古閣
字與隴蜀合從子容切前書音義曰以利
合為從以威執相脅為橫高
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徒河切趙佗也本為
龍川令行南海尉事
尉佗故曰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
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
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況今
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
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
眾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

等奉書詣雒陽。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更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鸞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陸狀无通鑑 卷四十一 後漢 汲古閣

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出融本傳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園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弇進兵攻巨里。大破之。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

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上胡夾切。齊郡有畫水。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上儒欲切。前書音義。未起而蓐中食。蓐宜作褥藉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陸狀无通鑑 卷四十一 後漢 汲古閣

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

劇奔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

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乃與三弟藍弘壽及

故大彤渠帥重與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

城東將攻奔奔恐挫其鋒挫祖計切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

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

城陳兵於內使劉歆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

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外王宮壞臺

望之壞胡怪切敗也臨菑本齊國所都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壞作壞視

陸米元通鑑 卷四十四 後漢 汲古閣

歆等交鋒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

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以佩刀截之上附結切斷也

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且復勒兵出是時

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

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

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上所宜切釃酒也

詩曰釃酒有英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

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滿

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

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迫至鉅

昧水上鉅昧如字水名一名巨洋洋水在樂安國八九十里僵尸

相屬僵音薑什也收得輜重三千餘兩步還劇兄

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

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

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五 後漢 汲古閣

又難於信也勅渠京切強力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

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

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

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

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奔

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

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

斬茂詣耿奔軍門肉袒降奔入據其城眾尚

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
為安丘侯彘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

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彘為將凡所平郡四十

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出會本傳初起太學

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

文物可觀矣出本紀侯霸為大司徒霸聞太

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上必益切除也既至霸不及

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六後漢汲古閣

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

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

劾而去劾胡得切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出仲叔光等傳

胡曰凡致位公卿固鮮以薦進人材為事

其有能旁招遠引列於庶位者往往以常

情待之或名人望士則度其志在於用也

或故舊所識則以為有求於我也苟命以

官榮以位斯足矣寧復有諮詢哉益之

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為辟士之法以明士
之從召非必皆為利祿也其警勸多矣

焉與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

言與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

章示與與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

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

意隗囂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

欲稱王鄭興言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七後漢汲古閣

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

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卑弱劉文伯在邊未

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

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復遣來歙說囂遣

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以破滅乃遣長子

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鑄羌侯鑄

今切鑄謂珠鑿之故以為名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

許而徒與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為父母

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畱是以

糾爲餌也無禮甚矣願畱妻子獨歸葬將軍

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

屬隨恂歸雒陽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

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

關函音咸本在洪農縣衙山嶺武帝元鼎三年遷於新安乃於故關置洪農郡

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

神龍失執與蚯蚓同蚯蚓音丘蚓以忍切囂心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八後漢汲古閣

然元計雖遣子入質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

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

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

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

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侯肝切猛

也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

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

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

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

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

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

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卽

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

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

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九後漢汲古閣

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

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

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

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

應卒於家傳本

梁曰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

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乎無窮伊呂

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

去就不同同歸於道焉

范仲淹曰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也東萊評曰范書載嚴光以足加帝腹上蓋光武居富貴不驕故嚴光以足加其腹而不怒嚴光處貧賤而不懾故以足加光武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後漢

汲古閣

之腹而不疑交友之際良可詠矣東漢風俗之美幾於三代世以爲皆光武之風激成之可謂有益於治也通鑑獨疑其不然而略焉切謂晉武帝好內宮人猶得以傷其指唐莊宗好優伶人猶得以批其頰光武至誠好善如此孰曰無之乎

南軒張氏曰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

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簡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後漢

汲古閣

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曰舉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而起名節之俗則其爲益固豈淺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爲治之總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考子陵之言論風旨

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返者彼與
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爲
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
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
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享
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
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
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二

汲古閣

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
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

偉哉

出大事記

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爲章陵縣世世復徭
役比豐沛

顏師古曰復謂不徭賦

吳漢等拔胸斬董

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
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
家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

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

龐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

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

帝也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早爲定

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畱三思署曰公孫

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荆邯說述曰漢高祖

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

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而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三

汲古閣

滅亡也述然邯言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
行百姓苦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清水

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又立其兩子爲

王由此大臣皆怨

出書述本傳

馮異自長安入

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

荆棘

上音荆下紀力切荆棘榛梗之謂

定關中旣罷賜珍寶

錢帛詔曰倉卒蕪羹亭豆粥虜沈河來攻厚

意久不報與偕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

願君無忘射鉤

上食亦切乾時之役臣仲射齊桓公中帶鉤

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

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畱十餘日令與

妻子還西 申屠剛杜林自愧囂所來帝皆

拜侍御史以鄭興爲太中大夫 帝詔隗囂

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曰水險阻棧閣敗絕

棧士限切謂棧木爲閣道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

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執也帝知其終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四

汲古閣

不爲用乃謀討之 隗囂遂發兵反

出囂本兵

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

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

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

省所景切簡也縣國

不足置長吏者并之

上卑政切兼也並也於是并省四

百餘縣吏職減省十置其一

出本紀

九月丙

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

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

久至子孫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

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

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

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

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

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

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

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五

汲古閣

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

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

簡

出浮本傳

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

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

儲陳如切亦糧也或

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出本紀

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

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願

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

言謬書囂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出傳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

民伍出本紀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 癸

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

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

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

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

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

陸狀元通鑑後漢卷四十六汲古閣

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眾以濟

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

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

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

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

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出本紀及興傳大司農

江馬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

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

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

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

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

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

為明激訐為直激言丁切邀也徐廣謂激一時權訐居列切言發人私也

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

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

為世戮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

陸狀元通鑑後漢卷四十七汲古閣

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

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

公輔之名帝從之出元本傳帝令來歙以書招

王遵遵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帝好

圖讖與鄭興議郊祀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

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

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

意乃解出本傳

戴曰識記之說果孰爲之初乎左氏傳春秋雜取神怪卜筮論說皆有據依有童謠而無識語至馬遷作史記言秦人築長城以備胡謂亡秦者胡也曾不知爲胡亥陳涉事起託鬼以惑衆取帛書置魚腹中世之姦人始假文書以惑衆矣漢宣帝未卽位是時陸洪推說災異以爲漢當再受命至成帝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等書以授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八

後漢
汲古閣

好患漢久矣光武之爲民望也同使無符說當不有天下乎彼彊華者果安從得此書是亦不過哀章之類耳舍人事而托符識是何不自信若此也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拓他各切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出詩本傳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九

後漢
汲古閣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

丁計切又音底隴坻謂隴阪卽隴山也在

西 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

遣將李育田奔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

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

下夏帝自將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

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

韉以忍切又丈忍切引軸也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

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允豫未決允音淫說文曰允允

行貌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亦音內不走也帝召馬援問之援因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二

後漢 汲古閣

說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

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

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

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

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

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禮容多不肅融先遣

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

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破道

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

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

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略陽圍解帝勞賜來

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詔告囂曰若東

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囂終不降於是

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延圍

上邽音圭史記故邽戎邑也屬隴西以四縣封竇融

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二

後漢 汲古閣

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

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

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

曲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

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

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九月車

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

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

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

狂狡乘間相誑誤耳狡古巧切猶也註音如

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

銳大稅切執銳謂利兵也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

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

借寇君一年乃畱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後漢汲古閣

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

以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

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

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

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出寇恂傳岑彭壅谷

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

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殊死戰遂得入

城迎囂歸冀校尉太原溫序爲囂將苟宇所

殺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

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宇衆爭欲

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

劔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殺無令須

汙土遂伏劔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

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爲郎

九年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

營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後漢汲古閣

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

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

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愍有矜切悲也持也尤

甚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

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羣臣各懷慙懼帝乃止山遵本傳隗囂病

餓悲憤而卒悲於避切怒恨也少子純立爲

王公孫述遣田戎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

橋關樓立橫柱上徂利切叢木以爲柱以絕水道結

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來歙上書曰公

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今二郡平蕩則述

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

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帝然

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來歙率馮異

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出款盜殺陰貴

人母鄧氏及弟訢與欣同帝甚傷之封貴人弟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二後漢汲古閣

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

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

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缺望上覓睡切望也前書

音義缺猶冀也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

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

侯王取婦昞脫公主昞彌珍切昞屏計切昞視也愚心實

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

所議夸奢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乙力切安

其義抑同卒不爲宗親求位出典本傳帝召寇恂

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爲潁川太守伋招降山

賊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因自劾

專命帝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

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盧駱

各切驛夷益切言不絕也出伋本傳

十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地名也在

安定高平縣續漢書有高平第一城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二後漢汲古閣

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峻猶不下帝遣寇恂

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

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

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

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

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

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

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

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

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

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出寇恂本傳十月隗純降徙諸隗於京師以東

後純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

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

彭裝戰船數十艘之總名吳漢以諸郡棹

陸狀无通鑑卷四十六後漢汲古閣

卒上直敘切東觀記棹作權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

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

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

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募莫故切召也

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

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

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熱殊死戰

因飛炬焚之其具也風怒火盛橋樓崩燒

岑彭悉軍順風竝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

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

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彭引兵乘利直指墊江

上徒協切巴郡之邑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

臨夷陵裝露橈繼進橈人遙切短櫓也兩雅橈謂之橈露橈者謂露

其橈在外人在船中岑彭傳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

元安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殺馳

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

陸狀无通鑑卷四十七後漢汲古閣

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

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

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

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

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

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

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

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

省書攬涕歎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

葬趙王良從帝送歎喪還入夏城門與郎

中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詰責

問責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

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朝

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

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

陸狀元通鑑後漢卷四十八二十八汲古閣

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蒙帝聞之意不平

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

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

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出鮑公孫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

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

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

延岑涪音浮應劭曰涪水自分兵浮江下還

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

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

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犇散

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

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統而召切纏繞蜀地震駭述大

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帝與公孫述書陳

言禍福示以丹素之信述省書歎息曰豈有

降天子哉乃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

陸狀元通鑑後漢卷四十九二十九汲古閣

殺彭出彭本傳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先零

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浩音詣

金城邑疊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焉俗呼關門河成與馬援深入

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

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

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

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湟胡光切水名

出金城臨毛縣東至允吾入河一名樂都水則爲害不休不可棄

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

城郭起塢候開溝洫

塢於古切字林塢小障也或作鴈洫忽域切溝

道者通水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

氏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

之乃罷馬成軍

出成援傳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

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郭伋爲并

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

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後漢

汲古閣

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十二年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

攻拔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不能禁

帝必欲降之又下詔喻述曰勿以來歟岑彭

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

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帝戒吳漢曰成都

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

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

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

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

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

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

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

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

涉衛切聯

也又涉以大衆攻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

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謝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後漢

汲古閣

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

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

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詔諸

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

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

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

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

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

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秣音未食三

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上孚袁切使煙火不絕夜

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銜戶監切枚木回切

如箸橫銜之結繫於項以止言語謹豐等不覺明日漢悉兵

迎戰自旦至晡奔謨切日加申時遂大破之斬豐吉

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

自譴責上去戰切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

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

陸米元通鑑卷四十二後漢汲古閣

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

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

戰八克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

萬人攻吳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

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

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

奔陳刺述洞宵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

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述出漢及述傳吳

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

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曰城降三

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

縱火聞之可為酸鼻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麇

吸麇麇五稽切說文後麇獸也一日麇鹿子

母隨而呼秦巴西不忍而與其母吸昌悅切

常也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

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二者孰仁良失斬

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二後漢汲古閣

故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臚音

廬官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

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朝廷貪慕名德宜上

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

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

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遂飲毒

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

賻音賜切賻賻也切錢用日業子暈逃亂不

受學許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請亦遣使老

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

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於驚願

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

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

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

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

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四後漢汲古閣

者伏劔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

落蓋切惡疾也或作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承馮信皆

託青盲以辭徵命盲眉耕切目無眸子帝旣平蜀譙玄

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

之間徵費貽任承馮信令承信病卒獨貽仕

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

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出蜀李

隴西太守馬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

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

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

書曰郡當邊戍承爲長吏又置諸曹掾史頗哀老子使得邀游若

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

戴曰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

能駕御卿世變愈下小人在位君子隱伏

而不得志又從而駕之是真不幸哉曹孟

德何人乃欲用孔文舉文舉不可用遽致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五後漢汲古閣

之死自知陰賊伎忍不爲賢人君子所容

逞憾而甘心焉可爲太息已矣公孫述盜

賊之雄耳乘時盜竊誅死晚矣方修飾邊

幅欲爲帝王事以刀鋸刑戮脅致天下賢

士大夫人苦不自知若此哉豈有賢人君

子肯爲子來哉盜賊之計亦不過以死懼

人耳人寧能皆懼死邪懷道之士守死而

不爲不義如有不義從容就死所甘心焉

死不足懼人而盜賊之計窮矣天下賢士
寧能盡殺邪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引見賞賜
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統爲
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爲武都郡丞姑臧在
河西最爲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居
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
清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三 後漢 三十六 汲古閣
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 古祿切輻彌
所奏也
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
奮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帝親見
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
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
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
歎息曰卿言是也 出延
本傳
十三年春正月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

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
與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
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
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
候郅憚拒關不開 郅之日切
憚委關切上令從者見面
於門間憚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
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樂
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三 後漢 三十七 汲古閣
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
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出憚
本傳大饗將士
功臣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
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
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
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
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
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

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
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
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
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
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
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爲
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上戶微切閉也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後漢

汲古閣

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
責三公故功臣竝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
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
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有其小失遠
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其
保其福祿無誅滅者 益州傳送公孫述

師郊廟樂器葆車輿

於音聲審也葆音保中一建利葆也合衆五

於音聲審也葆音保中一建利葆也合衆五

爲人於是法物始備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
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武本紀

及禹復

等傳 以冀州牧竇融爲太司空融自以

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
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
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
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
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

陸狀元通鑑

卷十 後漢

汲古閣

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
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遂巡席後帝知欲有
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
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
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考異曰

建武六年春申屠剛自隗囂所來

本傳云七

年後剛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

書當在此年

八年十二月溫序伏劒而死

按序傳及袁紀

皆稱序爲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年方置

此官牛邯爲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

作護羌今但云校尉

十二月任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

延傳作

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

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爲長又與上語相應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後漢四十

汲古閣

今從之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下

十四年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

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

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

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

灋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後漢

汲古閣

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正理以去

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

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

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卽位日淺聽

斷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

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

厭民心謹表其九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願陛

下寬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

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獨除苛政

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李茹

之饋求位切餽也或作餽集以成賊則郎切餽賄曰賊小事無

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灋不能止上下相遜

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

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

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

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後漢 汲古閣

賊浸多上子鳩切漬也漸也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

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

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出統本傳

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

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

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

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

死非其罪眾多不厭一葉切伏也帝乃追賜錢穀

以成禮葬之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上莫通切

下奚通切陸德明釋云瞑眩困極也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

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

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

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胡曰歆為大臣面折庭諍職也然於君父

之前指天畫地以信其說則過乎直矣光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後漢 汲古閣

武苟能康色受之不亦美乎斤彼去位罰

已甚重又宣詔責之是不欲我殺之而欲

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

哉殺諫臣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

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以克復舊物

盡子孫之孝撥亂為治以致隆平功既高

而德已厚故雖過於韓歆之戮未足以傷

大全也且在位三十三年詳考其失不故

八九條封子密廢郭后移太子殺韓歆斥
桓譚貶馬援信圖讖行封禪黜太后亦深
爲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爲善也是故行
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帝以天下墾田上康很切關也多不以實自占又戶

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下華切實也

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

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四後漢汲古閣

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

畱吏牘上有書視之云續音讀本簡潁川弘農可

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

趣讀曰促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

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

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

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

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首式其非而服

上由是益奇愛陽荀悅漢紀遺謁者考

千石長史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大司徒

坐前爲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賊罪千餘萬下

獄歛世授尙書八世爲博士諸生守關爲歛

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髡苦昆切剔他歷切去髮

也或作勦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歛死帝竟不赦

歛死獄中儒林傳張堪擊破匈奴於高柳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後漢汲古閣

張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

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

穗兩岐穗徐醉切苗美好也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

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馬援曰吾甚

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

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燕國羣盜處處起郡縣追討到則解

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

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亡秋切擿猶發也五人共

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回避故縱者皆

勿問聽以擒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

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愼奴亂切捐城委守

者皆不以爲罪牧守令長取獲賊多少爲殿

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

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六後漢汲古閣

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開紀本馬援奏

宜如舊鑄五銖錢上從之天下賴其便傳本

十七年趙孝公良薨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

孫殺人懷令趙憲許宜切窮治其姦二孫自殺

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憲終不聽

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

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

曰吏奉灋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

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賞出子春貫式夜遷憲切

爲平原太守傳郭后寵衰數懷怨懟類

切怨也上怒之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

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

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

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

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七後漢汲古閣

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爲

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郭后爲中山太

后傳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

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

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

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

柔道行之紀本交趾女子徵側與其妹徵

貳反凡略六十五城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

劉隆爲副南擊交趾大破之

十九年追尊宣帝曰中宗 馬援斬徵側徵

貳 妖賊單臣傳鎮相聚入原武城詔臧宮

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

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

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

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待肅切釋文持章懷注云解也令得

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即敕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後漢

汲古閣

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拔原武斬臣鎮等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

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

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

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詔

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

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

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

皇太子改名莊

固本紀及
通傳

袁宏論曰夫建

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

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

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

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

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

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

之亦何以過乎

世荀悅
漢紀

帝以太子舅陰識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後漢

汲古閣

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

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

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上以桓榮爲議

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

於前榮辯明經義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

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鍾興授太

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

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

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

辭不受

出典本傳

陳畱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

主蒼頭白曰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

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

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

止

藥切

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

陸狀元通鑑

卷上

後漢

汲古閣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

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

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

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

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

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

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

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宣本傳

九月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

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

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

恩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

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

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本紀

二十年夏四月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

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

陸狀元通鑑

卷上

後漢

汲古閣

寶融

並出本紀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

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

無赦而已五月漢薨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

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

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屬器械

胡戒切

爲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

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

道初無辦嚴之日

辦嚴並如字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及在

朝廷斤斤謹質

斤音靳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

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

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

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出漢本紀

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

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

況家為金穴

出況本傳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後漢

汲古閣

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

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

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

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

寇天水扶風上黨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

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

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

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息鄙言松統之子

固反之子也

出援本傳

二十一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率兵

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

皆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茹

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愁懼車師等十八

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

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

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後漢

汲古閣

願畱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畱都護尋出

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出本紀及本傳

二十二年初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問

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

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杜林為光祿勳帝問

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

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

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願命書諸策

西域諸國侍子久畱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

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

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切茲音祖惟切蓋急言耳章懷說鄯善王安上書

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

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

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

復附匈奴出西域莎車傳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

制匈奴患其兼從子容切以利合曰從西國結黨南羌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四後漢汲古閣

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

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遜而

暮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

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璚瑁上待職切下莫代切

二字並則建珠厓七郡厓宜佳切通感蒟醬

竹杖蒟音矩拘子如赤則開牂柯越雋牂音

柯古何切牂柯者係船代也楚伐聞天馬蒲

夜郎採船於且蘭岸因以名其地陶則通大宛安息白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

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

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

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榷古岳切謂

自開置如設木筦鹽鐵筦古滿切鑄白金造

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

之以凶年寇盜竝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

出衣繡材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五後漢汲古閣

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

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

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

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

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

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

率弱居側切與蜀通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

說文西胡羗布也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

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恩浸威德咸
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
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
戎周公之讓白雉直凡切昔周公相成王越
案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太宗之御走馬善養之矣

二十三年初匈奴單于與弟知于師當以次
為單于單于欲立其子殺知牙師曰逐王比
領南邊八部出怨言恨望密遣人奉匈奴地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六

汲古閣

圖求內附 是歲鬲侯朱祐薨祐為人質直
尚儒學為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
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
樂放縱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
為可韓邪單于次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
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
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

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
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匈奴及

耿國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

音元武陵邑
應邵曰沅水

出牂柯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
入於江

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

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矍鑠切

鏐書藥切勇兒東觀記作矍矍鑠切遂遣援將四萬

餘人征五溪五溪謂雄溪橘溪瀘溪沅溪澧溪辰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七

汲古閣

漢悉是蠻夷所居故謂援謂友人杜愔曰吾

受厚恩年迫日索情伊淫切索常恐不得死

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上莫定但畏長者

家兒長上聲長者家
兒謂權要子弟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

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冬十月匈奴日逐

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

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

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

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大守祭彤

招降之徵吉弔切塞也境也貊音陌機貊

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

種駱驛款塞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

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

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

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後漢源古閣

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

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本傳馬援軍至臨

鄉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梁

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胄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

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

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

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灋此吾所

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

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音洛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

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鵠胡沃切鳥名尚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後漢源古閣

類驚者也鷺江遇切鴨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

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

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

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伏波將軍以誠兄

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責松固松由

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進營壺頭上音胡壺頭山名在

武陵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賊

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有

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弇書曰前到臨鄉賊

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

賈胡到一處輒止是以失利弇得書奏之帝

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

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

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

人服輕身益氣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

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

陸狀元通鑑卷二十一後漢 汲古閣

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葬

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

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

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前雲陽

令扶風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

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艱關險難觸冒萬

死經營隴冀謀如湧泉執如轉規轉知機切規貫也操

丁曰戰如轉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兵動有功師進凱克

鋤先零飛矢貫脛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問

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

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

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

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

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

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

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竝興

陸狀元通鑑卷二十一後漢 汲古閣

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

竊傷之夫明主醢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

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

豈復疑以錢穀間哉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

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初勃年十

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辭言嫺雅嫺何開切嫺雅

猶流也援纔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

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

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

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

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

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時蠻亦飢困監軍宗

均矯制告以恩信降之羣蠻遂平出援本傳及光武本

紀是歲遼西烏桓大人率眾內屬詔封烏

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

布於緣邊諸郡令招徠種人給其衣食遂為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二後漢汲古閣

漢偵候上丑正切助擊匈奴鮮卑於是復

置烏桓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

歲時互市焉

二十六年詔增百官奉其千石以上減於西

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本傳初作

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

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

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上音何切裁令流水

而已裁與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

衛護之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賜單于及閼氏

上於連切下音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

歲以為常冬北單于使騎追擊南單于於是

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南單于既居西河

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

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二後漢汲古閣

目遲郎休切巡也

二十七年五月詔司徒司空竝去大名改大

司馬為太尉本紀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

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

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

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為

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安

則侵盜虜人畜疫死旱蝗赤地安

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四

汲古閣

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出宮武傳

帝舅壽張侯樊宏

薨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與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出宏本傳

二十八年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

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輜音傳衣

車也乘石證切四馬曰乘

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

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出侯榮本傳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五

汲古閣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班彪曰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帝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日有食之遣使者察冤獄出繫囚又賜天下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出本紀

二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

封禪泰山

封聚土禪除地時戰切本作禪

詔曰卽位三十年

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

放分兩切鄭康成曰林放魯人

何事汙七十二代

之編錄若郡縣遠遺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

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出封志

膠東剛

侯賈復薨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

圍解急

潰胡對切散也亂也

身被十二創

初莊切傷也

帝以

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後漢

汲古閣

故復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

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出復本傳

三十一年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

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

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尙不能下安

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出倫

傳本

中元元年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

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謂倫

曰聞卿爲吏勞

如公上滿庚切勞擊也通作勞

不過從兄

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

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

語耳帝大笑拜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

姓愛之

出第五倫本傳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

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

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後漢

汲古閣

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

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

金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

牒其中梁松爭以爲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

石無必五色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

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

臣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

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脯時升壇北面尙

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

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騶騎尤切發壇上方

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

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

復道下夜半後上乃到山中百官明旦乃訖

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

如元始中北郊故事京師醴泉涌出又有

赤草生於水崖宜佳切通作郡國頻上甘露

陸狀元通鑑卷二十八後漢汲古閣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

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群國所上輒抑而

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使司空告祠高廟

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

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是歲起明堂靈臺辟

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

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

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

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

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所難言也自子貢

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

巧慧小才伎數之人伎渠綺切增益圖書矯

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

之哉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

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

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

陸狀元通鑑卷二十八後漢汲古閣

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

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出譚本傳范曄

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

上渠遼切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

此論學悲哉

西山衍義曰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

赤伏符來上者赤伏符者圖讖之名帝於是篤信之

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

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緯識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間蓋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與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叛是徒足以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後漢

汲古閣

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帝崩行之則所益多矣

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與古側字同向西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息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並出本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後漢

汲古閣

西山衍義曰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卽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

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
學弗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
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
也哉

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
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
省與百僚無別熹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
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正它縣諸

陸狀无通鑑

卷四

後漢

汲古閣

王竝令就邸唯得朝晡入臨

力鳩切

整禮儀嚴

門衛內外肅然

出熹本傳

太子即皇帝位 三

月葬光武皇帝於原陵 夏四月詔曰方今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棹夫
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
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嘗薦西曹掾
齊國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

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

右光武在位三十三年壽年六十三

考異曰

二十五年烏桓內屬

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

朝歲末又紀是歲烏桓朝貢內屬蓋始獨

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

二十七年樊宏薨

袁紀宏皆作密今從范書

三十年十一月賈復薨

本傳在三十一

陸狀无通鑑

卷四

後漢

汲古閣

從袁紀

陸狀元增補書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後漢紀

顯宗孝明皇帝

諱莊光武第四子也太子彊辭位乃立莊

為太子中元二年二月光武崩太子即位

永平元年

戊午

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

陵如元會儀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

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東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後漢

汲古閣

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絡驛

不絕臨終上疏謝恩言身既天命孤弱復為

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今天下新罹大

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

劣言不能盡意願竝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

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

遼東太守祭

側界

彤使偏何討赤山烏桓

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聲

質涉切失氣言也

西自

武威東盡玄菟

同都切郡名古真番也

皆來內附野無

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出形本傳

東平王蒼以

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脩禮樂乃與

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

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畢登靈臺

望雲物

出本紀

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後漢

汲古閣

老桓榮為五更

工衛切鄧展曰漢直以三公為三老大夫為五更按孝經

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者劉放東

漢刊誤云天地之事之字當作人言知天地人三才故謂之三老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

兄事五更鄭康成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蔡邕以為更當為史叟老人之

也三老服都紵大袍

都紵無他音續冠進賢

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

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

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

上存故切上階

也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

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祖

早切執醬而饋執爵而鬯祝鯁在前祝鱧在

後祝之六切鯁古杏切鯁一結切字或作哽

噎其不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

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

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搢音晉搢也紳音

紳園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

陸欸无通鑑卷四十二後漢汲古閣

尙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榮卒

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

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

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爲侍中

管見曰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

身治家之微指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

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此

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陳季雅曰永平之初三雍旣成尊事三老

兄事五更夫養老乞言實隆古之事也榮

也何以當此盛典哉而顧以輜車乘馬爲

稽古之力而示人方嘆其爲學之利是亦

可卑矣東都經學之益盛而當時賢士大

夫克滿朝野誠出於人主以身率之不可

謂無功矣而學問所以不明君臣上下無

大功業漢儒其誰咎哉

陸欸无通鑑卷四十二後漢汲古閣

西山衍義曰臣按先儒胡寅以爲顯宗事

師之義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

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

身治天下之微指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

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

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

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疏

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

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
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
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
數被詆毀近臣尙書至見提曳帝嘗受書
於師矣書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
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爲貴也帝於二
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
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
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三年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烜爲太子

烜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

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

寵畀及帝卽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

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

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
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
篤母子慈愛終始無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
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
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
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
後宮卽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
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
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思中興功臣

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

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

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

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鉞期劉植耿純臧宮

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

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馬武等贊及

馬援本傳

范史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

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

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

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迹其深圖遠算固

將有以焉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翊扶王

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

衡之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蕭樊且猶

縲綏信越終見俎醢光武監前車之失存矯

陸狀无通鑑

卷主後漢

汲古閣

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

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觀其

治平臨政稱職責咎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者乎故高秩厚禮允咎元勳深憲峻文責

成吏職莫不以功名始終延慶於後昔留侯

以謂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譏南陽多

顯鄭興又戒功臣任職

並見光武本紀

夫崇恩偏授

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

者不其然乎 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

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

女謁盛邪苞苴行邪

苞班交切說文艸也以為寵履從包取其可藏

物苴子余切履中草亦包也

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

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

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

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

陸狀无通鑑

卷主後漢

汲古閣

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注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

意薦全椒長劉平詔徵拜

議郎

椒即消切九江邑

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

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

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

意本

帝性褊察

補典切性狹

好以耳目隱察為明

公卿大臣數被詆毀

上丁禮切告毀也

近臣尚書以

下至見提曳

羊列切提也

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

撞之上文降切 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

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

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

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爭側

與諍同諫諍謂直言以悟入也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

解之會連有變與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

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

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

陸狀无通鑑卷二十一後漢 汲古閣

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

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

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

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

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終受厚之出意及平傳

八月戊辰詔太樂官曰太子用讖文也 壬

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

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

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固本 荊州刺史

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上音甫

兩已相背黑與青相次文或作黼黻下音弗

行部去檐帷上昌艷切被衣也或作巾使百姓見其容服

以章有德出蔡茂傳

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

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固蒼本傳梁松坐

怨望誹謗下獄死誹音非又音佛謗也初上為太子鄭

陸狀无通鑑卷二十一後漢 汲古閣

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

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上直魚切儲副無外

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

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

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

辭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

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

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

就濟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

六年王維山出寶鼎獻之維或作維在廬江郡詔曰祥

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

易曰鼎象三公豈卿奉職得其理耶其賜

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

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

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

陸狀无通鑑卷四十一後漢汲古閣

諂子蚩也並出本紀

七年北匈奴遣使乞和親本紀以東海相

宋均爲尚書令初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

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上音尤古官號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

殿糾攝之又馮鑑續事始後漢有郡主簿亦曰督郵隋以錄事參軍代之掌勾祕旨文簿

舉彈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

常募設檻穽上胡黠切下才性切檻爲而尤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

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

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

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息進忠

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

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

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

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均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

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

陸狀无通鑑卷四十一後漢汲古閣

善之本傳

八年北匈奴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

爲寇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

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

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南

匈奴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

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得其使人

乃止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

正度遼營

度徒故切遼水在幽州之域謂出師當度遼水也

十月募

死罪繫囚詣遼營

出衆本傳

楚王英奉黃繖白

統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

奉送繖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

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屠同都切袁宏漢記浮屠

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

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

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桑門即沙門也袁宏曰沙

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三

後漢

汲古閣

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

竺張六切即身毒國所謂浮國

胡也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

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

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

神以至爲佛善爲宏潤勝大之言以勸誘愚

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

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爲好

之出英本傳

管見曰顯宗果明古帝王之道固不遣使

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

其書歸其人逆塞其途以防其爲天下後

世之禍也佛者之道曰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今夫人之所以與夫禽獸者爲有夫婦

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邪若以爲非

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

以爲性邪則何乃止敎使天下之人去此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四

後漢

汲古閣

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廣大慈悲無與

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矜閔割

肉捐身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

慈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

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爲比則慈悲廣大

又安在哉

朱黼曰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

再變而爲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

黃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識人心汎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與說得以乘其虛而誘惑之

西山衍義曰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曰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不然不過潔齋脩祀而已英尋以罪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立祠於宮中魏晉以來其法浸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苻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

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得禁而輕用民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之士令悉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紀本詔以公田賜貧民

十年上幸南陽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

帝自御塤篴和之以娛嘉賓塤許元切樂器也

孔釋各曰塤也聲濁宣然也世本曰暴辛公所以作塤也知切管樂也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七孔世本

初陵陽侯丁綝

卒上凡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

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衰倉回切或作

薇經徒結切友人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

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札側八切延陵季子也故得申

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

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

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

徵鴻為侍中出鴻本傳

十一年東平王蒼與諸王皆來朝月餘還國

帝臨送歸宮悽然還息乃遣使手詔賜東平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七後漢汲古閣

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歸車歸伏

軾而吟軾賞職切車前橫木版也伏憑也瞻望永懷實勞我

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

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

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

皆令帶之出蒼本傳

十二年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

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

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

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

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樂音洛浪音郎郡名

古朝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

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

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洄戶于切說文洄洄

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猶以百億

計焉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如甚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八後漢汲古閣

切爾雅曰稔秋穀熟也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出景本傳

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有

司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徙丹陽

十四年英至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

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

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

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有吳郡太守尹

興名乃徵興及^史五百餘人謂廷尉就者
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備
受五毒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
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
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
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
葱以寸爲度^{斷音}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
赦興等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臧信鄧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九 後漢 汲古閣
鯉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
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
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
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倉各切}
^{也愕逆各切相}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
^{遇驚也亦作愕}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
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
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

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
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上之藥}左右方引
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
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
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汚汪胡切又烏}
上曰何故滅族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
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
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九 後漢 汲古閣
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
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
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
制大罪禍及九族^{跪渠委切亦}陛下大恩裁
^{作趨展跪也}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
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
今所陳誠死無悔^{悟五故切逆}帝意解詔遣
^{也或作忤}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

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

乘間爲帝言之間居寬切帝惻然感悟夜起

彷徨上步光切下胡光切徘徊也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

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

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

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

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

分別具奏別彼列切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

陸狀元通鑑後漢卷三十一 汲古閣

四百餘家出明安傳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

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脯脯而已

杆音于說文飲器也方言盥謂之盥過百曰脯匪父切乾肉也脯步拜切乾猴也

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

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出本紀末

十五年春上東巡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

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十六年耿秉數請擊匈奴帝從之遣秉與寶

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奴固獨有功固使假

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

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

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

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

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

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

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

陸狀元通鑑後漢卷三十一 汲古閣

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

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

爲豺狼食矣豺牀皆切狼屬狗聲或作豺狼魯當切似犬銳頭而白頰高前

後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

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

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

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

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

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
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
人格古栢切擊也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

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召鄯善王廣以
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
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
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
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固復使超使于竇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
從三十六人曰于竇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
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匈奴
遣使監護于竇國既至其王廣德禮意甚踈
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
駟馬急求取以祠我駟姑華切黃馬黑喙廣德乃遣國
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令巫自來
斬其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

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
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
載至是乃復通焉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

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

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

焚火營中星列焚如劣切燒也虜謂漢兵救至大驚

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上如欲切謂晨往床蓐中食

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藉上良刃切轉也下慈夜切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或從足踐也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范
丹之孫也出范本傳

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

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旦日吉

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

官采取以薦出陰傳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

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汶音問本冉駹國自武帝開置汶山

郡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槃音

盤西南夷遠國百餘國皆舉眾稱臣奉貢白狼王唐

敢作詩三章敢將侯切白狼王也歌誦漢德輔使健為

郡掾由恭譯而獻之西傳五月公卿百

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竝集朝堂奉觴

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

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

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

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竇固耿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後漢汲古閣

秉擊西域定車師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

已校尉以陳睦為都護耿恭為戊校尉關寵

為已校尉

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

師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

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

水吏士渴乏至竿馬糞汁而飲之竿側為切

本作恭身自率士輓籠上無遠切引也下有

頃水泉犇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

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八月帝崩年四十八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

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

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

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

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

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一後漢汲古閣

其制尚書問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

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服是以

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殖常職切生也多也太子卽位年十八 葬明帝於

顯節陵 十一月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

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

郡用之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

圍關寵於柳中城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

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棄

弩食其筋革鎧口代切甲也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

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

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

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擊殺

之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

求救乃遣酒泉太守段彭救之是歲京師

及哀豫徐州大旱儒林傳范史論曰明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七後漢汲古閣

帝善刑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

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

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故後之言事者莫

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

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右明帝在位十八年壽年四十八

大事記東萊呂氏曰明帝之病封殖長養

蓋有自來光武期他早成速慧至於以庶

奪嫡正緣區區察慧得之一於早成速慧

以得意所以終身改不得此規模天下事

以先入者爲主終身湔洗不盡惟其如此

所以一時之間雖海內晏然文物竝興然

而不能培養根本幸而章帝以長者承之

明帝之病未見自章帝之後繼之以孱弱

之主所謂不任大臣其病盡見一失而爲

外戚再失而爲宦官漢遂以亡正緣光武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八後漢汲古閣

任聰明明帝任察慧未嘗培養根本所以

西漢之後猶有東漢東漢之後雖有諸葛

孔明不能強民以思漢矣

肅宗孝章皇帝

諱烜顯宗第四子也永平十八年八月顯

宗崩太子卽位

建初元年丙子春正月詔充豫徐三州廩贍饑

民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昱余六切對曰

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與臣前爲
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
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
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
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
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
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
感動天地陛下宜畱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後漢 二十九 汲古閣
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
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
與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
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四
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
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
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
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

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
意也帝從之 田與 終傳 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
桑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桑
良退貪猾 戶八切 狡猾 順時令理冤獄是時承永
平故事政尙嚴切尙書決事率近於重尙書
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 上音何 細也 乃
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
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
陸狀无通鑑 卷三 後漢 三十 汲古閣
姦慝 他德切 惡也 姦慝旣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
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 烏間切 晏晏溫
和也尙書考靈耀曰 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尙
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 上蒲庚切 笞也通作 榜下音隔其字從手
也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
因公行私逞縱威福 逞丑郢 切快也 夫爲政猶張琴
瑟大弦急者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
滌煩苛之法 滌徒歷 切洗也 輕薄箠楚以濟羣生 上善

樂切謂鞭筆而苦楚之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

言每事務於寬厚

田寵本傳

段彭等兵擊車師

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謂者王

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

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

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

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

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後漢

汲古閣

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

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

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

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已下湯沐易衣

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

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

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

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

尉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

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

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

去因以刀自刎超還至干寘王侯以下皆號

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起馬脚

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

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

尉頭西域國名超捕

斬反者西域復安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後漢

汲古閣

邑東平王蒼上疏諫以上違先帝聖心下造

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

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傳本

二年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

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

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

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

悉則切說文室也

不聞謝

雨之應

謝朱戊切時雨也

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

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

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

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

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

舅乎太后報曰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與穀價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後漢

汲古閣

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

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

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上乃止太后嘗詔

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

法聞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

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格之色然後加譴

切責也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

於永平時置織室

上之翼切前書有東織西織屬少府平帝改置織室

章懷

說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

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敘

述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

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

上胡管切濯也通

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

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移政移風必有

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

上初良與瘡同下蒲官切瘳也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後漢

汲古閣

語曰城中好高結

讀曰髻束髮也四方高一尺城中

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

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

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

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

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

深納之

出馬后紀及廖傳

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

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

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畱令劉豫冠軍令駟協

冠古玩切南陽邑

竝以刻薄之姿務爲嚴苦吏民愁

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

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

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

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

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入聞諸王

陸曄元通鑑

卷三十五

後漢

汲古閣

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尙然何以示遠故曰

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

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上七肖切然常疾俗吏

苛刻議論每從寬厚云

世倫本傳

三年春正月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三

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初顯宗之世庠沱

石曰河徙都慮至羊腸倉慮音盧欲令通漕太

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算帝以

郎中鄧訓爲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夏四月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四年夏四月立皇子慶爲太子六月皇太后

馬氏崩秋葬明德皇后 校書郎楊終建言

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

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

陸曄元通鑑

卷三十六

後漢

汲古閣

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帝從之詔太

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

經圖異傳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

于恭奏帝親臨講決作白虎議泰名儒丁

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美皆

與焉

戴溪筆義曰夫天下是非折於理不折於

勢故君子論學不容以挾貴爲也況夫天

子有天下之尊意所予奪羣臣承望不及
是是非非豈能盡當於天下之理乎明帝
臨幸辟雍自爲辨說固已失人君之體矣
他日章帝患五經同與博集諸儒會議白
虎觀天子稱制臨決去聖久遠六經殘闕
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定
其是非於一言之間難矣哉夫有的於此
十人射之不如百人之射謂其中者之多
也

陸贄元通鑑

卷五十二
後漢
三十七

汲古閣

唐仲友曰明章不可謂不學但未免於章
句儒之學

五年春二月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

出終傳及

本紀五月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

至者各已發憤吐懣

音滿又音悶

略聞于大夫之

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

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

曠竝可以補任

田本紀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

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
小大欣欣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
臣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
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
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書奏帝知其功可
成乃遣徐幹將兵佐超

六年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

陸贄元通鑑

卷五十二
後漢
三十八

汲古閣

通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

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

儲陳如切

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

暮不禁火民安作

協韻音則謹切

昔無襦今五袴

襦汝

朱切短衣也袴苦

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

者賜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太鴻臚竇

固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

錢帛器物無不充備

七年初帝納宋揚女爲貴人生太子慶梁竦
有女亦爲貴人生皇子肇寶皇后無子養肇
爲子皇后寵甚由是廢慶爲清河王以肇爲
皇太子皇后欲專名外家遂陷梁竦以惡逆
死獄中貴人亦憂死

八年中郎將寶憲恃宮掖聲執自王主及陰

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

園田沁水浸切河內邑也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

陸狀元通鑑後漢 汲古閣

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於禁切喝一後

覺發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恩前過奪主田

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人念使人驚怖

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

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尙見枉奪

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爾憲大

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

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山憲本傳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斯是以明君
疾之孝章謂寶憲何與指鹿爲馬善矣然

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

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

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

爲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旣知而不能

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

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

陸狀元通鑑後漢 汲古閣

之深戒也

周紆邑俱切爲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

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

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萊傭乎於是部吏望

風肯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上渠六切促也謂蹐跼不

伸下資音昔切小步也如蹐跼然京師肅清寶篤夜至止姦亭

亭長霍延拔劍擬篤肆詈恣口音力智切罵也篤以

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尙書譴問遣

劍戟士收新送廷尉詔獄數日黃出之黃市夜切

赦也帝以鄭弘為大司農舊交吐七郡紆本傳

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

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上渠廟切嶠也山銳而高

者自是夷通遂為常路在職二年所息省以

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

藏殷積帑他孫切又音奴藏才弘又奏宜省

貢獻減徭賦以利飢民帝從之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後漢汲古閣

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平非功次

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

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

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

於趙魏老不可以為勝薛大夫忠孝之人持

心近厚鍛鍊之吏鍛丁貫切鍊郎旬切蒼頡篇曰鍛雜也鍛鍊猶成熱

也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

閱上房越切下欲雪切史記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然其要歸在於

選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

二千石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

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

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

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帝皆

納之訥奴骨切木質也訥是訥也七月詔曰律云

掠者唯得笞笞又令丙篋長短有數篋止藥切策也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後漢汲古閣

所以篋擊定篋令者謂令甲令乙令丙為篇之大自往者大獄已來

掠者多酷鉗鑽之屬鉗其淹切鐵鉗也所以切束也鑽祖官切又作

刑謂鑽去其骸骨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

慘然動心休食聿切休傷也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

禁禁則木九月幸宛召前臨淮太守朱暉拜

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

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

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 尚書張林上言縣

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脩武帝均輸之

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

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

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

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上比角切黃駁猶校也

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

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得譴

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後漢汲古閣

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竊同負臣

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

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

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並出暉本傳孔僖

崔駰伊真切同遊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為

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

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

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息晉切問

也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

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

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

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陛下即

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

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俊

改上此緣切改也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齊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後漢汲古閣

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

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

實事豈不與桓公與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

銜恨蒙枉不得自敘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

帝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出僖本傳廬江毛

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

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

陽令義捧檄而入捧夫奉切兩手承也喜動顏色奉心

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

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

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

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

臧則郎切納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山義本傳

二年春正月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

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後漢汲古閣

勿算一歲著以為令箋如鳩切說文孕也又詔三公曰

夫俗吏矯飾外貌矯舉天切妄也似是而非朕甚厭

之上於艷切通作厭甚苦之安靜之吏惆悵無華惆悵

本切悵浮通切說文惆悵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

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

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

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

書數下冠蓋接道而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

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並山本紀太初曆施

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上命治曆編訢李梵

等綜校其狀作四分歷行之訢音欣同李梵作四分曆梵清

河人見蔡邕議惟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

於東郡太守汝南張脯薄胡薄故二切丙辰帝東巡

幸東郡引脯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

緣俞絹切宮屬帝先備弟子之儀使脯講尚書一篇

然後修君臣之禮當賜殊特行過任城幸鄭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六後漢汲古閣

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

書出醢均傳乙丑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

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

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

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

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

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

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乎拜僖郎中

傳及本紀

壬辰帝幸東平追念

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

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

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

丁收周栩

火羽切

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之遂

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

見既閔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為

議郎

七月詔曰春秋重三正

諸盈切三正謂天地人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漢四十七

汲古閣

正所以有三焉周為天正商為地正夏為人正

慎三微其定律無以

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禺犢王戰於涿邪

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前

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

抄初教切掠離灼切奪取也

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

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

司空第五倫等以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

僕袁安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

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

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皆上

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

議從策由眾定閭閻衍衍

閭魚斤切中正貌衍苦汗切和樂貌

得禮之容寢嘿抑心

嘿莫北切靜也通作默

更非朝廷

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

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漢四十八

汲古閣

下尚何足病其較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參倍

雇南部

倍蒲昧切加也雇古暮切賃也

所得生口以還北虜

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倫弘等及向

傳奴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北巡幸辛丑耕於懷二

月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

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

解之

駢芳微切輟輟者為服馬服馬外為駢馬也

太尉鄭弘數陳

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弘因

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

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

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炳然可見陛下處天

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

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

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

視弘病比至已薨以宋由爲太尉司空

陸狀元通鑑後漢 卷五十九 汲古閣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五月賜策罷以二千石

俸終其身傳符奉切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

依違性質慤秋祿也 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

謂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

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

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出倫本傳

帝以郭躬爲廷尉決獄斷刑多依矜恕條諸

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出躬本傳

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

太常樂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

帝知諸儒拘攣閭緣切係也拘執也 難與圖始朝廷禮

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

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

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

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出褒本傳

章和元年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

陸狀元通鑑後漢 卷五十九 汲古閣

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

正使可施行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

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言事者

咸以爲美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

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與

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

懼不敢答出本紀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

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

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出懷本傳

戴溪筆義曰光武中興至肅宗三世矣海內富庶百姓安堵興辟雍建明堂封禪養老禮樂彬然盛矣使博集儒生建一世之典漢禮樂尙有望也曹褒何人獨當是責依準舊典參以識記之文尙得爲禮乎遂使賢明之君因陋就簡安於小成歷世相

陸梁无通鑑

卷五十二

後漢五十一

汲古閣

是歲班超發于賓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莎素和切西域國名龜茲王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賓王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賓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

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賓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正月上性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畱京師不遣就國又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爲虛

倉千剛切倉庚也帑它莽切藏金帛之所也

何敞奏記朱

陸梁无通鑑

卷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汲古閣

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資洛代切賜也忠臣受賞亦應有度宜還所得賜因陳得失由不能用尙書宋意上疏曰陛下宜以義斷恩發遣諸王歸藩國帝未及遣是月帝崩年三十一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即位年十歲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
皆在親要之地 北匈奴饑亂南單于上言
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太后欲從之尙書
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
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
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
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
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後漢 五十三 汲古閣
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
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
無損漢兵者也今若引兵以順南虜則坐失
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齊殤王子都
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
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
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雜考剛等尙
書韓稜盧登切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

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
議何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
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
贖死冬十月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考異曰

右章帝在位十三年壽年三十一

肅宗元和元年褒寵毛義鄭均

義傳云建初

中今從均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後漢 五十四

汲古閣

二年太初曆失天益遠作四分曆

按王莽初

已廢太初用三統曆今云太初曆失天益

遠蓋光武中興廢莽曆復用太初也續漢

志又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二統曆按三統

劉歆所造云太初元年始用誤也

章和二年正月何敞奏記宋由

敞傳此事在

肅宗崩後云竇氏專政外戚奢後賞賜過

制敞奏記云云哀紀在元和三年按敞記

云明公視事出入再暮又言臘賜知在此時

陸狀元通鑑

卷望

後漢五十五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後漢紀

孝和皇帝

諱肇肅宗第四子也立為太子章和二年正月肅宗崩太子即位竇太后臨朝以兄憲為侍中宿衛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紀本

永元元年

丑巳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

陸狀元通鑑

卷望

後漢一

汲古閣

堂上書諫書連上輒寢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為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今乃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夷狄者四方之

與氣也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六月竇憲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乘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燕因肩反山名匈奴速邪烏地中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後漢

汲古閣

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要於堯切也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

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禮加元服擢褒監羽林左騎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耿种任尙圍於金微山大破之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种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璜胡光切班固傳毅之徒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後漢

汲古閣

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上音路遺也下弋季切贈也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切鳴一故切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十月龜茲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

已拔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唯焉耆以前沒
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 北單于弟於除
自立為單于韃居言切匈奴王名遣使款塞竇憲請立
於除韃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
事袁安以為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
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
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
之要也然上竟從憲策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後漢

汲古閣

四年遣耿种授於除韃印綬是西切又承咒切說文韃維也
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如南單于故事
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共圖為殺害帝
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
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幾遂與
眾定議誅憲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
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黨人郭璜郭舉
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遺謁者僕射收憲大

軍印綬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追令自
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上直弓切姓

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

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以上並出竇憲曹褒袁安班固鄭眾本傳華嶠論曰華胡化切

固之序事不激詭過委切不抑抗瞻而不穢

馬外切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武

斐切勉也謂勉勉乎不倦也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後漢

汲古閣

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

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

守節甚矣按後漢書是范曄論如此帝策勲

班賞鄭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

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五年十一月太僕張酺為太尉酺與尚書張

敏等奏射聲校尉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

宜加刑誅書凡五奏帝知酺守學不通雖寢

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六年七月班超發兵討焉耆誘焉耆王廣斬之超畱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以大司農陳寵爲廷尉寵性仁矜數

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

少衰出寵本傳帝以尙書令江夏黃香爲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畱備冗官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漢

汲古閣

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帝乃復畱香爲尙書令增秩二千石甚見親重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

七年秋易陽地裂

八年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后識之曾孫也

九年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死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張酺言狀帝感慟酺薄胡切乃追尊

爲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賞賜以巨萬計

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

十年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遜逃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意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

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帝

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漢

汲古閣

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愷本傳

十一年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使中大夫魯丕

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

丕說罷朝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

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

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

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

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與者各令自
就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幽遠

獨有遺失也

芻蕘俞切堯如招切芻蕘採薪者詩詢于芻蕘

本傳

十四年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
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未
報超妹曹大家上書乃徵超還至洛陽拜爲
射聲校尉超之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尙爲都
護尙謂超曰君侯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漢

汲古閣

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
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
無大魚察政不得不和宜蕩佚簡易

前漢音義口佚

音鐵蕩音謹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

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

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本傳

初太

傳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

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

曰緩性孝友好書傳常畫修婦業慕誦經典

家人號曰諸生叔父陔曰嘗聞活千人者子

孫有封兄誦爲謁者使脩石臼河歲活數千

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緩後選入宮爲貴人

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十月立貴人鄧氏爲皇

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

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

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

本傳

徐防爲司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漢

汲古閣

空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百家設甲乙

之科以勉勸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

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

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

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

本傳

十五年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

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少子隆生始百餘日

卽皇帝位太后臨朝並出本紀 雒陽令王渙居

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行猛政內懷

慈仁撫他歷切挑也凡隱伏者謂動發之 凡所平斷人莫不悅

服京師以爲有神是歲卒官百姓市道莫不

咨嗟流涕雒陽民爲立祠作詩每祭輒弦歌

而薦之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

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爲郎

中以勸勞動出渙本傳 范史論曰自中興以後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後漢 汲古閣

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

民歲增闕地世廣偏師出塞則西北地空都

護西指則通譯四方西域傳曰班超定西 豈

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叛服去來自有數

也

右和帝在位十七年壽年二十七

孝殤皇帝

諱隆和帝少子也

延平元年丙午春正月以太尉張禹爲太傅太

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

宮中五日一歸府 清河王慶子祐年十三

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畱祐居清河邸

六月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尙方內署諸服御

珍膳舊太宮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纔

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詔免遣掖

庭宮人及宮室沒入者皆爲庶民 秋七月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後漢 汲古閣

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間者郡國或有水災

妨害秋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

蔽災害多張墾田刺史垂頭塞耳不與於天

不恤於人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橐

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慶子祐爲孝和

皇帝嗣卽皇帝位太后臨朝 西域諸國反

攻都護任尙於疏勒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

禧爲都護 尙書郎樊準以儒風寢衰上疏

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
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

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

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每讌會

旬切含則論難衍衍空早切共求政化期門

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

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後漢汲古閣

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

忘謇謇之忠謇九輦切易習談談之辭謇音

也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

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

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

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右殤帝在位一年壽二歲

孝安皇帝

諱祐章帝之孫清河王慶之子也殤帝崩
太后命祐爲嗣

永初元年丁未魯恭爲司徒恭上言舊制立秋

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

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農民拘對考驗連

滯無已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

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

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後漢汲古閣

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又奏孝章皇帝欲助

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小

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

問曲直便卽格殺上古栢切擊也雖有疑罪不復讞

正上魚列切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朝

廷皆從之西傳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

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檄胡狄切以木簡

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

田其費無已六月罷西域都護遣王弘發兵

迎禧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

羣羌懼遠屯不還同時犇潰上奔字下胡對切奔走潰亂也

先零別種零音憐羌種名滇零與種羌諸種大為寇

掠斷隴道滇下田切羌種名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

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迷浮切酋予也建於兵車長二丈象

或負板案以為楯食尹切所以扞身蔽目者或執銅

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 秋九月太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後漢 汲古閣

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

始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紕紹切浮也策免徐防以與

午策免也本紀也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數

世之失權愠於問切怒也忿彊臣之竊命忿敷粉切又敷問切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

猶加譴責上詰戰切說文譴問也而權移外戚之家寵

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

外布可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貿易莫候切疲

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撓火切高切忿怒四夷

招致乖叛亂離斯瘼音莫病也怨氣竝作陰陽失

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螟忙經切說文蟲食

穀葉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

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

咷泣血者矣號胡刀切咷徒刀切啼呼也又中世之選三

公也務於清慤克角切謹也謹慎循常習故事者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五 後漢 汲古閣

是乃婦女之檢押上居奄切下轄甲切章懷曰檢押猶規模也鄉

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

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

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

猶展申徒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

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

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謂彈正

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

責之重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
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與也今
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
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
多妖於喬切
妖災也然後可以分此罪矣出統
本傳

顧濱蘓氏曰光武不任大臣其後誅閭顯
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殺李固事成
於外戚大臣皆無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
陸狀元通鑑 卷三後漢
十六 汲古閣

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
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
既入而漢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
勢極於此

二年夏旱五月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虛獄
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龐
困輿見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
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

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室澍雨大降盧音
前

書曰若盧獄屬少府漢舊儀主鞠將相
大臣也澍音注時雨也出本及鄧后紀 鄧

騭任尚將兵備羌尚與滇零戰大敗羌衆遂
大盛朝廷不能制十一月詔鄧騭還師畱任

尚爲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騭爲大將軍騭太
后之

兄也

三年司徒魯恭罷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
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門下耆舊或不薦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後漢
十七 汲古閣

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
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
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出恭
本傳 三

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
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府吏緹騎營士各
有差

四年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

貧好學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聞而辟之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
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
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
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
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
高皇帝所置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
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後漢
汲古閣
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出震本傳滇零寇喪
中麗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
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
時南單于反寇五原乃
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
有所完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
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
詡兄若大將軍
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
拓他
各切開拓也或作拓而令憚小費舉而棄之
勛權俱切勤勞也

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則園
陵單外此不可二也
嗟曰西出將關東出
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
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
以涼州在後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
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
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
因天下之飢乘海內之虛弱英雄相聚量材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後漢
汲古閣
立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育爲
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
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
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
極也
疽千余切瘡也義同蠶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
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土雄桀引其
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
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皆

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為掾屬拜牧守長

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詡會朝

歌賊寧季朝陟遙切河內邑周康叔所封之地寧乃定切姓也數千人

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

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

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

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

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後漢汲古閣

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

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昔

大行上音太下胡郎切山名在河內山陽縣西北臨黃河去敖倉

上五高切山名在河南滎陽敖倉於此地築太倉故曰敖倉亦曰倉庚不過百

里而青冀之間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

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音斷

短截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三計

以募求壯士閭與礙同外開也募莫故切廣求也自掾史以下

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

貫其罪時夜切赦也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

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

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九魚切衣裏也有出市里

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

平並詡本傳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後漢汲古閣

六年正月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

養彊熟彊去聲或穿掘萌芽掘渠勿切梢也味無所至

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

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

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元初二年夏立貴人閭氏為皇后 太后聞

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眾數千

詡於陳倉嶠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

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命鈔使調用其兵散日月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臏諱忍切孫武之後為齊威王謀師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少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後漢汲古閣

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本傳三年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十一月初聽大臣行三年喪愷本傳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後漢汲古閣

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人賣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謂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

四年護羌校尉任尙募人刺殺零昌漢零昌同種又與騎都尉馬賢擊狼莫漢零昌同種大破之隴右平五年度遼將軍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離何刺殺狼莫自是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帑府物所聚也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遂至虛耗大耗也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遂至虛耗大耗也三輔益州無復寇警任尙與鄧遵爭

功又坐賊千萬棄市

六年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

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

孫三十餘人竝為開邸第上下禮切倉頡篇曰邸舍也說文屬

國之舍也前書音義曰第謂有甲乙之次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

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末世貴

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並如字堅謂好車良

陸狀元通鑑聖王為衣服而面墻學術不

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臧茲郎切善也否府九切不也

永寧元年夏立皇子保為太子

建光元年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太后自臨朝

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

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於革切災也或

作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如羊切豐熟上始

親政事尚書陳忠薦隱逸及直道之士潁川

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翊與上皆納用之

鄧太后臨朝根為郎中與同時郎尚書言帝

年長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音上

而載出城外根得藉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

死三日目中生蛆千余切蠅乳肉中也因得逃竄為宜

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成翊世以郡吏亦

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帝徵諸公車拜根侍

陸狀元通鑑後漢沆古開

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

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

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

也翊本傳四月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舉

有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

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

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鼓之大納切直

之諫忠臣盡蹇諤之節蹇各切不長逆耳

史 4-145

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

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政元帝

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切武粉今明詔崇高宗

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

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

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與策宜輒納用

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

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

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施延爲侍中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

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

廬於舍外且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

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

亡弟子求分財與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

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

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

禮如毛義

出薛包本傳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

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及太后崩

有誣告后兄弟悝等嘗取廢帝故事謀立平

原王帝聞追怒鄧氏五侯皆廢爲庶人帝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以閭皇后兄弟顯景耀竝爲卿校典禁兵於

是內寵始盛又中常侍江京李閏樊封及帝

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司

徒楊震上疏諫不省以劉愷爲太尉初清

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

錮音固

至是居延都尉范滂復犯臧罪

滂音

朝廷欲

依光比劉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如今臧吏禁

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尚書陳忠亦以為然有詔太尉議是

傳

尚書令殺諷等奏

殺丁外切又以爲文

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

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

上疏曰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

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

國政多趣簡易

趣七通切

大臣既不得告寧而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漢

汲古閣

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

恩者

顧如字復芳

禮義之方實爲彫損陛下

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尙茲孟子有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

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

不便之竟寢忠奏與子復斷二千石以上行

三年之喪 袁宏論曰古之帝王所以爲化

美俗率民爲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延光元年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

青變咎

青所景切災也過也

輒切免三公陳忠上疏曰

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

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

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

常獨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後漢

汲古閣

與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

移咎丞相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

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

詆丁禮切

文慘

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

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

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東萊評曰苟況論人主之職在擇一相而

已高祖開基以蕭曹爲相在坐爲起在興
爲下所奏請靡有不聽以爲故典蓋禮之
重待之厚忠臣義士然後能自竭其力是
以陳平得以誅產祿申屠嘉得以抑通錯
社稷賴之以安任宰相之效如此光武則
與於是懲王莽之禍政事一切歸之臺閣
三公備數而已和殤之後外家驕橫以袁
安李固之賢而莫敢誅宦寺濁亂以陳蕃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後漢 汲古閣

楊秉之忠而莫能抑之非不爲也力不足
也四海由是遂亂皆光武不任宰相所致
嗟乎若光武可謂失人主之職矣
汝南太守山陽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閭爲功
曹引進閭本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
就吏閭不脩與操而致名當時蕃性氣高明
龔皆禮之憲世貧賤父爲牛醫荀淑遇憲於
逆旅與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

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表閭所同曰子國有顏
子寧識之乎閭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
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倨居御切傲也及
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
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旣覩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
陳蕃及同郡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
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後漢 汲古閣

遊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
方還或問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沈澁沈音執本作沈
濫濫音檻爾雅曰側出沈泉正出濫泉雖清而易挹一入切叔度
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
也淆五交切混殺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
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卽還竟無所就年
四十八終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
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靡不深服遠去北

客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

此音此意
疵作此者

字通也余曾祖穆侯以為憲賁然其處順淵

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

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

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

曰璠都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

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

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

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

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

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

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

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

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

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

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

棄而不救則河西四郡危矣臣以為敦煌宜

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

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

出屯柳中西域傳序冬以楊震為太尉耿寶

耿寶自侯震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

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

而去閭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

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忌時詔為

王聖修第中常侍樊豐周廣謝暉等粉切更

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諫上不聽陳忠

薦周燮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於世

帝以玄纁詩云切羔幣聘之燮宗族更勸之

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

之陂乎變曰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

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郡縣稱病而還

出變本傳初樊豐周廣謝憚等見楊震連諫不

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徒調

鈞切謂震復上疏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

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

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聽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後漢汲古閣

騰竟伏尸都市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對直類切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

柴門絕賓客豐等復令耿寶奏震大臣懷志

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謂其諸子門

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

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

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

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

醢直禁切毒酒出震本傳

西山衍義曰臣按樊豐之讒楊震曰怨對

亦猶石顯之讒蕭望之曰怨望也怨在心

未形於事未露於言顯與豐曷從知之亦

何與張湯之讒顏與曰此腹誹也探腹心

之隱而加人以曖昧之舉非遇至明之主

其誰能辨之然則其果難辨歟曰特患人

主無意耳儻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五後漢汲古閣

言彼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爾之言彼曰怨

對以何事知之爲之有何迹觀之有何人

則有無虛實亦可以坐判矣猶聽訟焉彼

曲也以何事而見其曲彼直也以何事而

見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者而可以蔽其

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

使爲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

竝觀信任無所倚則魑魅讒於震寔雨雪

消於見硯雖有善為說者則不敢為矣此
人主守約之方也

王聖江京樊豐等與閭后妄造虛無構讒太
子九月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

四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二太后臨朝欲久專
國政貪立幼年與閭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

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
上殿 冬十月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

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
西鍾下是夜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斬

江京等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接皇帝位時
年十一遣侍御史持節收閭顯及其弟耀晏

竝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皆為列
侯是為十九侯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

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

改葬於華陰潼亭華戶化切京兆邑華山在其南遠近畢至

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
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出震本傳議郎陳禪

以為閭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
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俞絹切官屬周舉

謂李郃曰上音合昔瞽瞍常欲殺舜瞽公土切瞽父名按孔穎達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

無日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
之稱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七 後漢 汲古閣

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下孟切久而隔絕後
感頴考叔頴余頃切姓也春秋鄭莊公時典封疆者茅焦之言復

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閭新誅太后幽在離
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

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
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

人望郃即上疏陳之出舉本傳范史論曰孝安
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郃氏至乃損膳徹服克

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遠逮始失根統

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

以答天眚既云哲婦亦維家之索矣謂鄧太后也

右安帝在位十九年壽年三十二

考異曰

和帝永元三年十二月竇憲請立於除捷為

單于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獨上封事上竟

從憲策袁安傳云憲請立左鹿蠡王阿佟為

陸狀无通鑑後漢 汲古閣

北單于安以為不可憲竟立右鹿蠡王於

除捷據此則阿佟與於除捷是二人袁紀

作阿脩南匈奴傳止有右谷蠡王於除捷

無阿佟名今從之袁紀又云宋由丁鴻尹

璜以為阿脩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為

父兄之讐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

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並領降眾與范書

不同又云卒從安議蓋誤今從袁安傳

十四年八月班超至洛陽九月卒本傳稱超

十二年上疏十四年至洛陽而妹昭上書

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注引東觀記曰安

息遣使獻大雀師子超遣子勇隨人塞按

帝紀十三年安息國入貢袁紀載超書亦

在十三年今并置其書於此袁紀又云超

到數月薨今從本傳

安帝永初四年鄧騭欲棄涼州虞詡言於張

陸狀无通鑑後漢 汲古閣

禹以為不可麗參虞詡傳皆云四年羌轉盛

故有棄涼州之書又于說鄧騭則是騭未

以喪罷以前明矣而虞詡傳中言詡辟太

尉李脩府為郎中說李脩修以五年正月

方自光祿勳拜大尉按袁紀四年春匈奴

寇常山下載騭欲棄涼州詡說太尉張禹

又其語言小異於范書此近得實今從之

元初二年以虞詡為武都太守詡傳曰光祿

武都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
又曰賊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无
寇武都漢中據此以詔以元初元年為武
都太守也然按西羌傳龐參抵罪後任尚
屯三輔時詔猶為懷令說尚用騎兵袁紀
亦云懷令虞詡說尚如范書所言又云上
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
是知名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龐參
抵罪後也

陸機元通鑑

卷三十四

後漢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後漢紀

孝順皇帝

諱保安帝長子也已立為太子為中常侍
樊豐等所譖廢為濟陰王延光六年二月
安帝崩太后立北鄉侯十月北鄉侯薨太
后與宦官江京等欲立諸國王子宦官孫
程共斬江京迎濟陰王十一月即皇帝位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後漢紀

遷太后於離宮

紀本

永建元年

丙寅

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

乃安

紀本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

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孟

生李閏等

劾純則切
法有罪也

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

公劾奏詔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詔上

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街

轡

上呼監切馬勒也
下兵媚切馬轡也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

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

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上則郎切三府恐爲臣

所奏遂加誣罪上武夫切臣將從史魚死卽以

尸諫耳帝省其章乃不罪詔中常侍張防賣

弄權勢請託受取詔案之屢寢不報詔不勝

其憤房吻切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

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

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二後漢源古關

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

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輪左校防必欲害之二

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

歐刀以示遠近暗鳴自殺是非孰辨邪暗於今切

又於甘切孫程張賢相率乞見程曰虞詡爲

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上舉朱切拘執也張

防罪賊明正又構忠良宜急收防送獄防坐

徙邊卽日赦出詔復徵拜議郎詔上疏薦議

郎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

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

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

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由是拜雄尙書出詔雄本傳

二年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

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

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二後漢源古關

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英不得已到

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使出

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爲英設壇

令公車令導尙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

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

辭位有詔勿聽英初被詔命衆以爲必不降

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

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

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苦駭與英

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

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

訾之身怒萬乘之主乘石證切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及其

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出方伎樊英傳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

陸狀元通鑑

卷四後漢

汲古閣

得行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

之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爲其有益於國

家非以循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

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

市切短衣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

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

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

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

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

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

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

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

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

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關以自售關呼昆切說文

常以昏闇門隸也售承哩切賣去手也又安有勤求而不至

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

陸狀元通鑑

卷四後漢

汲古閣

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

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

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

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

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悌著於家

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

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

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尙何聘召之有哉。

卷四
六後漢

汲古閣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
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

渠管切 厄同

厚既至豫
以爲戒拜

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鳥解切狹也桺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

狹鳥解切

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

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

易缺燒丘交切說文磽也磽確謂之磬聲皦皦者易汙皦言了切明也

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

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

陸狀无通鑑

卷四十四 後漢

汲古閣

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頗采
用之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
策驅驢負笈從師笈極入切又極
畔切書箱也不遠千里

曄切書箱也

不遠千里

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
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郇子也

瓊出
固厚

傳等本

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力公不愆竭

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紀本

尚書樸射虞詡上言安定北地

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

沃鳥酷切沃者灌漑也

土宜

畜牧水可溉漕

上古代切灌也

頃遭元元之災眾羌

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

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

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

選懦

仁克切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

容頭過身張解設難

陸狀无通鑑

卷四後漢

汲古閣

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

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

紀本

六年二月河間王開薨子政嗣政傲狠不奉

法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

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

拜景峙不爲禮

峙丈里切立也

問王所在虎賁曰是

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别今相謁王

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出住宮

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

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

之義因奏治其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

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

冤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修 帝以

伊吾膏腴之地

膏古勞切腴容朱切肥饒之地也

傍近西域

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

時事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

陸狀无通鑑

卷四後漢

汲古閣

徒相視息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

頽杜回切下墜也

或牧兒蕘豎薪刈其下將作大匠翟酺上疏

翟徒歷切姓也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秋九月繕起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

出補本傳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

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

廣郭虔史敞上疏諫曰夫岐嶷形於自然倪

天必有與表

倪苦見切說文譬喻也詩云文王嘉止倪天之妹

宜參

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帝從之
恭懷皇后弟千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爲
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
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
願陛下息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
是賢之

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尚書令左

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職變易則下不安

陸永光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漢書

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
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
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
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
謂殺害不幸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
已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兒鉗之戮
生於睚眦眦苦昆切鬚髮也鉗其廉切以鐵束頸也睚語解切皆仕解切瞋目
親履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警稅之如

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背音輩謂前與同疾

且忍切又且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

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

誕者獲譽拘檢者罹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

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踴躍升騰

聖切距踴也躍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

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上先禮切濯也

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

陸永光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漢書

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

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

未洽火胥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

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

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

身雖會赦令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

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陸狀无通鑑後漢 卷四十二 汲古閣

疆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諫牋奏上則前切說文 表識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駁北角切 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

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舊章剡楚限切剡便利未明衆心不厭 變常矯居天切枉紆往切正曲也 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與剝彼切 與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陸狀无通鑑後漢 卷四十三 汲古閣

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為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爲可事之時在於疆

盛故舉其大限以爲民衷且顏淵子奇曠代
一有而欲以斯爲格豈不偏乎然雄公直精
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爲濟
陰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
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
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
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本傳

呂祖謙曰左雄爲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四

漢書

經學文吏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
舉之漸興矣當是時胡廣輩已議其非以
爲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爲損
本而志末而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
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
合之於古以德行為先而其弊乃至於純
任閥閱不論賢愚故議臣以爲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

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其流弊
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
之十年號稱得人

上聞北海郎顗

語起

精於陰陽之學

二年詔公車徵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

上應台階

上曰來切下古諧切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前

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

下同元首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五

漢書

納累鐘之奉

鐘諸容切六斛四升曰鐘春秋左傳曰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

區爲釜四釜爲鐘

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

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

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

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

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臣下

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

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

者誠念朝廷欲致與平臣書不擇言死不敢
恨因條便宜七事一園林火災宜念百姓之
勞罷繕脩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
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之歲春當旱
夏必有水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
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五去
年閏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在足入
玉井苑於阨切參所今切恐立秋以後將有羌寇畔戾
陸狀无通鑑卷四十六後漢 汲古閣
之患宜豫宣告諸郡嚴爲備禦六今月十四
日乙卯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竝須立秋
然後考事比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時
三其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隨天譬猶
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
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
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顓復上書薦黃
瓊李固以爲宜加擢朔又言自冬涉春詔無

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
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暴薄報切睇也臣聞皇天感
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
請降水可懷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
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秦特拜郎中辭
病不就山顓本傳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
謀帝封娥爲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
爲襄邑侯尙書令左雄上封事帝不聽雄復
陸狀无通鑑卷四十七後漢 汲古閣
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
歷世之患莫不以中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
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
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
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
不悟以至於危亡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
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尙書故事無乳母爵邑
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百姓深

懲王聖傾覆之禍常懼復有此類乞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尙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上主藥切下普切以杖擊也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八

漢

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並出雄傳

洛陽宣德亭

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

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弊爲政所宜李

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舊典封爵阿母因造

妖孽至令聖躬狼狽

博益切獸名狼屬也生千或欠一足一足相附

而行離則賾故漢興以來賢聖相繼十有八

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

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摠權柄與同不知自損故至顛仆方遇切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尙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始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九

漢

詔書所以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

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

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

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

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今陛下之有尙書猶

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尙書亦爲陛下

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尙書出納王命

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

肯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
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
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
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
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
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
上倉何切又千个切蹉跌失時也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
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二 汲古閣

雖遭雨水霖潦盧皓切雨水大貌不能爲變政教一

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

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驚亡遇切說文亂

也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

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

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

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

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

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
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其
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
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壓塞
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古之足民
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爲之制度
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之禮約
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二 汲古閣

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

有必不多矣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

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

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

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

魯鈍徒困切謂推魯而頑鈍也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

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

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

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

汲古閣

切與渾

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

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

汲古閣

膳時舉切
具食也

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

倭邪也張衡亦上疏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

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閣定九流亦無識

錄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識楚陰切符命之書皆虛

偽之徒以要世取資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

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

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明秘切說文老精物也誠

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

禁絕之本傳

四年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商辟李固為

陸狀充通鑑卷四十四後漢汲古閣

從事中郎商皇后之父

永和二年扶風瀧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

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

稱之曰瀧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

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謨任將

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初尚書令

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

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

賊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

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

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

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瀧戮宣

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

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

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

陸狀充通鑑卷四十五後漢汲古閣

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

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傳

雄本

六年三月上已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譙於雒

水酒闌繼以鼙露之歌鼙下拜切曲名田橫門人悲歌辭也周

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歟將及

乎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

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耗火到切費勞

未切謂損耗助費也帑他莽切藏衣衾飯含

金帛之所也藏才浪切物所畜也

戶暗切口實也舊作咍白虎通曰大夫王匣

飯以玉含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也

珠貝之屬貝博蓋切說文海介蟲也居陸各

何益朽骨宜皆辭之薨諸子欲從其誨朝

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以河南尹乘氏侯梁

冀為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山商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

陸狀无通鑑後漢 汲古閣

謂闇矣上與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

順帝援大柄而授之后族梁冀頑歸凶暴

頑五解切謂魚巾切左傳心不則德著於

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歸上蕭味

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上蕭味

亂也沒切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荆州賊盜起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荆

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勞來到赦寇盜

前許慎切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自

縛歸首式救切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

集平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徙泰山太守

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

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

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上綿婢

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況羽馮羨

延面切又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

陸狀无通鑑後漢 汲古閣

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

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等受命之部張

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上洪

皆切狼屬狗聲狼盧當切說

文似犬鏡頭白項高前廣後

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

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阿烏何切

保其國如阿而專肆貪叨他刀切與縱恣

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

辟所宜加也

辟婢亦切
死刑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

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悚

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

直不能用也

綱本傳

杜喬至兖州表奏泰山

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

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官親黨互爲請

救事皆寢遏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

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

陸狀无通鑑

卷四
後漢
二十八

汲古閣

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

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

上魯水切
軍壁下同

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

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

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

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

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

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太守來思以爵祿

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

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太

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

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

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

甫切
釜屬

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

喘息也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

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單車入

陸狀无通鑑

卷四
後漢
二十九

汲古閣

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

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皆引召之人

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

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

喪送到健爲負土成墳

綱本傳

是時二千石

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蘓

章膠東相吳祐雒陽令自王渙之後皆不稱

職峻能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

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爲設酒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二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蘓雪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復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後漢

汲古閣

用也祐爲膠東相政崇仁簡民不忍欺齊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伏罪性慙懼詰問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出章祐本傳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

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出瓊本傳

管見曰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蘓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焉則中外不爲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宦官用事君子屈抑而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後漢

汲古閣

建康元年八月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受賂賣爵賓客交錯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與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猶無狀者

宜極黜遣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
節輔以儒術自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
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
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操千高切持也
楫即涉切舟擢也
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
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
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梁冀忿之上數切怒也以規爲下第拜郎中
陸狀无通鑑卷四十三後漢汲古閣

右順帝在位十九年壽年三十

孝冲皇帝

諱炳順帝之子也建康元年立爲皇太子
其年八月順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太后臨

順

永嘉元年乙酉正月帝崩梁太后徵清河王

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續作管切皆至京師

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

焉太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

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冀不從與太后

定策禁中迎續卽皇帝位年八歲祿罷歸國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

陸狀无通鑑卷四十三後漢汲古閣

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

梁冀深忌疾之出固本傳

右冲帝在位一年壽年三歲無傳

考異曰

順帝永建元年八月三公劾奏虞詡詡上書

自訟詡傳云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穀按

袁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徵免在十月蓋

帝內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

共奏而獨免教也

二年帝設壇見樊英

英傳云四年三月乃

壇場見英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君設

壇席及瓊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

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為光祿大

夫矣至三年旱瓊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

場見英則都與瓊傳異知其必不在四年

也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後漢三十四

汲古閣

永和三年八月丙戌令公卿舉武猛

宦者傳

云陽嘉中詔舉武猛良賁獨無所舉按此

詔蓋誤以永和為陽嘉

漢安元年八月張嬰詣張綱降

帝紀九月張

嬰寇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降按張綱傳

云寇亂十餘年則非今年九月始寇郡縣

也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月上今從

之

建康元年九月皇甫規對策梁冀忿之遂廢

於家積十餘年

規傳云冲質之間規對策免

歸積十四年按帝紀此後別無舉賢良事

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時已在質

帝世也故云冲質之間自明年數至梁冀

誅亦整十四年也

陸狀元通鑑

卷四

後漢三十五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後漢紀

孝質皇帝

諱纘肅宗玄孫千乘王伉曾孫也永嘉元
年正月卽帝位

本初元年丙戌四月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

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

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掾俞絹切官屬三署郎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後漢汲古閣

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

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

萬餘生紀傳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

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音魘戶猶強梁也

於水木至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冀聞

深惡之閏六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

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

問帝得患所由帝尙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

悶得水尙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

水語未絕而崩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

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爲清河王

蒜明德著聞蒜蘓切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而

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機多有過

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

不如立蠡吾侯蠡吾在涿郡之邑富貴可長保也冀

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後漢汲古閣

不懾憚懾之涉切懼也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

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持節迎蠡

吾侯志卽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冀本傳勝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爲宦官所惡

論討賊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

家時徐揚盜賊羣起撫悉平之固撫本傳

右質帝在位一年壽年九歲

孝桓皇帝

諱志肅宗之曾孫蠡吾侯翼之子也質帝崩梁冀等定策立之本初元年六月卽位年十五太后臨朝聽政

建和元年丁亥六月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

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曲也由是朝野皆倚望焉本傳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

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尙書汜符

陸狀无通鑑後漢 汲古閣

姓喬以宮爲賊罪賊子郎切不用由是日忤

於冀忤逆也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宦者唐衡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卽

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

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妖賊劉鮪羽軌切交通妄

言清河王蒜當統天下事覺於是捕文鮪誅

之蒜坐貶爵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

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

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數十人詣闕通訴太后

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

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大

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馬融主

爲冀作章表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

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

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

書曰固受國厚恩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陸狀无通鑑後漢 汲古閣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

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

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

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

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

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冀遂白太后收繫之

亦死獄中本傳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

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尙未

寇左提章鉞

王代切提章謂所上章鉞斧也章懷說

右秉鈇鑕

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南陽董班俱往

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

腐生

腐生猶言腐儒也

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

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邪太

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畱楊匡號泣

星行到洛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

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

陸狀元通鑑

卷五後漢

汲古閣

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

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

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

西山衍義曰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

清濫官正其宜也而讒者乃以違矯舊政

爲言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

論之於前矣必曰斥惡黨清濫官爲違矯

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無

亦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

本朝司馬光輔哲宗更王安石等所剏新

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

論興卒爲宗社之禍吁可戒哉

蘓轍曰孔子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而

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

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矣東漢名

臣如固一二入耳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

陸狀元通鑑

卷五後漢

汲古閣

立赫而不克翼如豺狼疾之如仇固雖貪

立賢君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退

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

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

也

三年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神六切

淑少博學有高

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在朗陵

蒞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肅

音經

汪爽肅專本武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所居里舊名西豪穎陰令苑苑於阮切姓也康以為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

姓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

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

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後為太

丘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

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

陸狀无通鑑卷五後漢汲古閣

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

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

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膺寔

本傳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

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渠各母切

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膺謂瑾曰

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

太無阜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

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武子好
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
爾道為貴

和平元年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二月太后

崩梁冀乘執橫暴所在怨毒朱穆自以冀

故吏奏記諫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

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宜時易宰

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

陸狀无通鑑卷五後漢汲古閣

諸所奉送冀不納

元嘉元年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

入省尙書張陵呵叱令出呵虎何切叱呂救

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

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

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

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摧序

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本傳十

一月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

崔寔諸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

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由人主承

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

安危快不自覩快他日切或荒耽耆欲耽都舍切

樂也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箴諸深切誠也厭偽忽真

武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任括襲守

祿括古活切藥乃剛切易曰括囊無咎或疎

陸狀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九後漢 汲古閣

退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

矣政令垢亂垢舉后切惡也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

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

從直見切禮記曰衣解也決壞枝柱步主切

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

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

對葉公以來遠葉大涉切戰國楚葉縣公也哀公以臨人

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

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

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

見倚奪倚居蟻切從後牽曰倚何者其頑士闇與暗於

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

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妒當故切與妒同

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

陸狀九後漢 汲古閣

見擯棄擯必乃切棄也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

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

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

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

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

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

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

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

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

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

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

亂秦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

經鳥伸熊胡弓切莊子刻意篇云熊經鳥伸按成元英疏吹冷呼而吐故吮暖吸

而納新如熊攀木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也吮音況于切雖

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

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慶有似治身平則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後漢汲古閣

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

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

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

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

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駘達來切說文駘馬銜脫四

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鞅輶以救之何休公羊傳注曰拊以木銜其口也音巨炎切勒

馬轡也轡音切輶音舟輶車轅鞅猶束也

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

新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

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

歎曰凡為人主宜為一通置之坐側固定本傳

臣光曰漢家之慶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

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儒凡愚之佐

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

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

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後漢汲古閣

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

常道矣

永興元年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

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宦官趙忠喪

父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遂發墓剖棺帝

聞大怒徵穆請廷尉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

人詰闕上書訟穆帝覽其奏乃赦之

山穆本傳

永壽元年太學生劉陶上疏曰危非仁不扶

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朱穆前烏桓

校尉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

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

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

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

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南匈奴反東羌舉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後漢十三

汲古閣

種應之屬國都尉張奐遣將招誘東羌羌豪

遂相率降奐遺奐馬二十四金鑲八枚

郭璞山海經注錄音案金石

器各未詳形制

奐於諸羌前以酒酹地

外切以酒沃地

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

居又切馬舍

使金

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

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

威化大行二年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

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

推以爲大人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

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

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泰山琅邪

賊公孫舉東郭寶等反聚衆至三萬人寇青

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尙書

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爲羸長

羸音羸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

餘戶入縣界部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後漢十四

汲古閣

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

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

謂之潁川四長

山穆本傳

永壽三年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賤錢薄宜

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

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

貨在乎民飢切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

之口

食穀者經切

杼軸空於公私之求

杼直切

轉逐六切機具也軸本作柚

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

銛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

狄切小石也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

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

以保蕭牆之內也

鄭康成曰蕭之為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

至屏而加肅恭焉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

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後漢

汲古閣

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

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

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

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

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願陛下寬鑛薄

之禁

錢口列切刻也

後冶鑄之議伏念當今地廣而

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

鷹揚天下鳥鈗求飽

鈗楚交切又初後切

吞肌及

骨竝噬無厭誠恐卒有役

卒蒼沒切忽也

夫窮匠起

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火故切使亦作曄

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

其危也遂不改錢

世陶本傳

延熹元年

熹音禧

南匈奴諸部竝叛與烏桓鮮

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

軍

度徒故切解見明帝永平八年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

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後漢

汲古閣

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今西州邊鄙土地墾

墾

墾秦昔切墾苦角切又音覺謂薄土也

民數更寇虜室家殘

破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

仁豈復與金輦寶以為民惠乎前涼州刺史

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

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

改任收守去斥姦殘又宜選匈奴烏桓護羌

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

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更工衡切更掃除更

謂卒更錢也

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

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侯望之患矣帝乃更

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

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

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慄省息經用歲以億

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

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七

古關

屯赤阮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

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

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

其衆居直於切匈奴種名即休屠類也

諸胡悉降本傳

二年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

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尙公主者

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

凶恣日積宮衛近侍竝樹所親禁省起居織

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

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齊貨求官請罪者

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

然後敢詣尙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

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

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

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

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荊州刺史辭

冀冀鳩之出死車上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

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旣不平之

及陳授死帝愈怒冀又遣客刺殺議郎邴尊

又欲殺鄧香妻宣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

璜黃門令具瑗上衛遇切姓也下音援即具獨坐小黃門史

左倌唐衡定議誅之使具瑗將左右廋騶上居

祐切馬舍也下側切馬舍也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

人聞冀第冀及妻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
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故吏賓客免黜者
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
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
徐璜等五人爲縣侯世謂之五侯出冀本傳大
司農黃瓊爲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
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
陸狀无通鑑後漢卷五十九汲古閣

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
范滂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嘗爲清詔使
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
志守令賊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
莫不厭塞衆議會詔三府掾屬舉謠言三公聽林
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滂奏刺史二千石權
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
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

民害豈以汙簡札哉札側八切間以會日迫促故
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
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
貳甘受顯戮尙書不能詰出瓊本傳尙書令陳
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古薨切
汝南袁閎京兆韋著音注潁川李曇徒含切帝悉
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
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
陸狀无通鑑後漢卷五十九汲古閣

辟公府不起陳蕃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
曹穉不之免旣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
唯穉來特設一榻託孟切去則縣之穉雖不
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笈及入切
又巨業切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
聞常同被而寢不應徵聘肱常與季江俱詣
郡夜於道爲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
母所憐又水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

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但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見徵君叩頭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股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漢

汲古閣

管見曰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常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面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孔子稱其聖之清也若紂者飛廉惡來之君爾無所用事也若桓者黃門常侍之君爾無所用見也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矢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自反其故矣

著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曇繼母酷烈曇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爲法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出蕃及帝既誅梁冀權執專歸宦官五侯尤貪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後漢

汲古閣

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搤於側反捉也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音帝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送黃門北寺獄五官

採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
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
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
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
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
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
官資竝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
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中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後漢

汲古閣

常侍管霸奏雲等出於狂譴降切不足加
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
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
於是雙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
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
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旣以忠言橫見
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朝野
之人以忠爲諱尙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

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
侯陛下不審別真僞使朱紫共色粉墨雜揉

女救切

雜也 四方聞之莫不憤嘆書奏不納

雲等

傳本

詔復以陳蕃爲光祿勳是時封賞踰制

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
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
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尙書令黃儁
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後漢

汲古閣

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
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
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
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
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
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封
萬世南鄉侯

傳本

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

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

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
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
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
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
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
卿惠封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嬖黷
嬖私列切
狎慢也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
陸狀元通鑑卷五 後漢 二十五 汲古閣
吞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
則日生邪情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蹇蹇之士
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出延
本傳
三年春詔求李固後嗣 新豐侯單超卒其
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
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尙虐
徧天下民不堪命左悺兄勝爲河東太守皮
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卽日棄官西歸唐衡兄

玆爲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
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
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與之載
與俱歸藏於複壁中複芳六切
重壁也遇赦乃敢出
四年四月以太常劉矩爲太尉初矩爲雍丘
令雍於用切陳雷
邑古化國也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
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
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出矩
本傳 九
陸狀元通鑑卷五 後漢 二十六 汲古閣
月以大鴻臚劉寵爲司空寵常爲會稽太守
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
匠山陰縣有五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余邪
遮切在會稽
山陰東南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宅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徇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徇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
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

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曲寵本傳冬先

零沈氏羌寇并凉二州唐突諸郡寇患轉盛

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乞勞來三輔宣國威

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詔遣規討零

吾等規擊羌破之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

勸降者十餘萬

五年皇甫規軍中大疫規親巡視將士三軍

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復通先是安定

陸狀无通鑑卷五後漢二十七汲古閣

太守孫僞受取狼籍狼獸名籍草而卧去則穢亂故物之雜亂者謂

殺降羌凉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竝老

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

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

餘萬口復請規降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規安

也定人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

不與交通於是中外竝怨遂共誣規貨賂羣

羌令其反帝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曰若

臣以私財則家無儋石前書音義應劭曰齊人名小器為儋石灼

武曰儋者一人之所負儋者也如物出於

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

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

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

有何罪負義違理乎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

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等陷以前事遂坐繫

陸狀无通鑑卷五後漢二十八汲古閣

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

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冬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陳蕃上疏

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

危哉危音危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

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

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書奏不納明帝十一月以衛尉周景為司

空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

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

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

守宰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

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

實覈所部覈下革切實事也覈考也應當斥罷自以狀言

三府兼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

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

陸狀无通鑑後漢 汲古閣

天下莫不肅然出秉等傳 詔徵皇甫規為度遼

將軍規薦武威太守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

帥臣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奐本傳

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匈奴中郎

將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

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

延平以來浸益責盛假貂璫之飾貂丁聊切璫都郎切

侍中中常侍冠也以黃金璫附處常伯之任

大朝政事一更其手放濫驕溢莫能禁禦

悉罷省遵復往初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

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

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

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閹衣廉切奄閹

閉門者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

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

事帝怒不應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懣音

陸狀无通鑑後漢 汲古閣

又音問發疽卒疽于余切惡瘡也 穆本傳

七年黃瓊薨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

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及瓊貴穉

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而去人莫知者諸

名士曰必徐穉子也於是選茅容追之及於

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之事

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

諸人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然

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
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待食寒不可得衣而
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
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也本傳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
識陳雷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東尹李
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

林宗

者也其聰識通明高雅密博人之華夏鮮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漢書

其儔遂與爲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

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

力使切車乘之數膺唯

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泰性

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

獎子兩切勤也茅容

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

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

殺雞爲饌泰謂爲已設容分半食母餘半皮

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皮居綺切板爲開以藏物也

泰曰

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

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勸令從學卒爲盛德

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

荷夏可切負也

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遂知

名當世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

名者甚衆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

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泰許之泰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漢書

嘗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爲長

者作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

杯布回切說文

也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

姿容無變色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

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陳雷左原爲郡學生

犯法見斥泰遇諸路慰之曰遠媛顏回

遠巨居切

字伯玉

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

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

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泰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陸狀元通鑑卷五 後漢 三十四 小古關

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竝以罪廢棄本傳 陳畱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陸狀元通鑑卷五 後漢 三十四 小古關

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鷹鷂於陵切鳥名 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鸞鳳延切 也奐曰枳棘之林枳掌氏切說文本似橘周禮曰橘踰淮北而爲枳棘 紀力切說文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小東叢生者 乃以一月奉奉扶鳳切 資香使入太學郭泰

符融齋刺謁之因畱宿明日泰拜之曰君

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里不應徵辟卒

於家

本傳

八年太尉楊秉薨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我

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本傳

八月初令郡國

有田者畝斂稅錢

本傳

陳蕃爲太尉蕃讓

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帝不許

暢龔之子也嘗爲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後漢

汲古閣

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

樹堙并夷竈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

卓茂之徒皆以溫厚爲政流聞後世愚以爲

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

舉臯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

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郎中竇武融

之玄孫也有女爲貴人帝立爲皇后拜武爲

特進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

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

涕帝不聽 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

心膺切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

舉邪臣肆之以法陛下既不聽察而復受譖

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

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

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忘

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後漢

汲古閣

不吐茹之節

茹音汝又如庶切詩烝民 膺著

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

蠢尺尹切說文蠢動也

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

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

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

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

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冤於

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

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

已積一句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

罪誠自知戮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

元惡退就鼎鑊黃郭切鼎大而無足始生之願也帝無

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

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

出宮省帝怪問其故竝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實是切壞也而膺獨持風

陸叅无道鑑後漢書五十七汲古閣

裁才代切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

登龍門云膺及徵東海相劉寬爲尚書

令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

言遠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

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初帝爲蠡吾侯蠡音禮中山國邑前書縣郡受學於

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

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

揣初委切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

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

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卽乃切以岑暉

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

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

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

陸叅无道鑑後漢書五十七汲古閣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

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

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

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

潁川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

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良彊禦陳

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

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履

到門宥有富賈張汎汎乎切與後宮有親又善

彫鏤玩好之物鏤虛候切說文鐵可以刻鏤也頗以賂遺中

官以此得顯位用執縱橫岑旺勸成璿收捕

汎等既而遇赦璿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

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

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瓚職日切亦於赦後殺之

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漢書 漢書

因緣譖訴璿瓚帝大怒徵璿瓚皆下獄有司

承旨奏璿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翟超歷切

也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

殘暴百姓喪母還家大起坐冢儉舉奏覽罪

而覽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

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

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古老切女

不能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

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徐宣家屬無少

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

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瞑莫定切閉也卽案

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大

怒超浮竝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上疏

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

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

言日疎而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食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漢書 漢書

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

璿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

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必加

刑譴已爲過甚況今伏歐刀乎歐一口切刑人之刀也

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

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竝

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

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

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

加以重責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帝不納陳

藩及單宦官由此疾藩彌甚選舉奏議輒

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

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

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切見太微天廷五帝

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

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日春夏以來連有霜

陸狀无通鑑卷五後漢四十二汲古閣

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

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

邪而陛下乃遠加考逮漢興以來未有拒諫

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京房易傳曰河

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於喬切妖災也春秋左傳

地反物爲妖字或作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

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書

奏不省復上書曰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

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又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好生惡殺省慾

去奢今陛下耆慾不去音讀殺罰過理既乖

其道豈獲其祚哉書上卽召入詔尙書問狀

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

之耳尙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

上罔事情正楷罪法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

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

陸狀无通鑑卷五後漢四十二汲古閣

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

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

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本傳瑁瓚竟死

獄中瑁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

惜之岑暉逃竄獲免暉之亡也親友競匿之

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

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

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

應其裁正彪嘗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
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
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
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
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
亦面縛自首式救切自服其罪數年間人養子以千
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出賈彪傳河
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
陸狀无通鑑卷五後漢四十三 汲古閣
膺督促收捕旣而逢有獲免膺愈懷憤疾竟
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
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
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
訕朝廷疑亂風俗誹數尾切說文誹謗也訕所晏切蒼頡篇云訕非也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
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
之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

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
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
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
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
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
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
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
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
陸狀无通鑑卷五後漢四十四 汲古閣
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
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
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
西州豪桀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
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
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
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出黨綱序及蕃滂奐等
姜處訥曰規自置身於黨中非徒慕之也

正欲桓帝灼見黨人皆君子庶幾帝意悟而大禍可解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戶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

寒蟬並如字寒蟬謂寂寞也楚

詞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寞以無聲

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

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

之彌厚

密本傳

以越騎校尉實武為城門校

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

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以散與

太學諸生及旬施貧民

句居大切乞也

由是眾譽歸

之時實武女為皇后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莫敢復為黨

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

陽說城門校尉實武尚書魏郡霍譖等

譖私切

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

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

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

驗膺等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畱神澄省今臺閣近

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

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矯皓

矩切

虞舜居姁其後因以為氏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

委任近習專樹饗餐

上吐刀切下他結切食財曰饗貪食曰餐

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書

奏霍譖以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

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

並如字三木謂頭及

手足皆有械更以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

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

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探他舍切喻去疾也

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

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

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

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

陸狀无通鑑

卷五

汲古閣

之改容乃得竝解桎梏

上職日切下姑沃切械也木在足曰桎在

手曰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

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

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幽彪武滂等傳

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

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

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

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

福也遂逖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

鉤古侯切鉤黨

謂相牽引其徒黨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

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

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

傳知戀切驛舍也

責曰詔書

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

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

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

陸狀无通鑑

卷五

汲古閣

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

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

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

甚眾寶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渤海人楊喬

會稽人邊韶陳畱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

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

閉口不食七日而死八月巴郡言黃龍見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

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為美故上之

十二月丁丑帝崩竇太后臨朝城門校尉

竇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曾孫解濟亭侯

宏立之時年十二讀徒谷切亭名按志在安平國饒陽縣范

史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

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所

謂將亡而聽於神者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

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肆虐五邪謂卑超徐璜左瑯唐衡具

隆狀无通鑑卷五後漢四十九汲古閣

暖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

依斟夏相為羿所逐依斟尋氏流疑厲王無道國人流王於疑亦不可

得已

右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壽年三十六

唐仲友曰桓帝天資昏虐政移五倖刑淫

三獄漢室之亡於此遂決雖忠賢力爭適

足成黨錮之禍

管見曰詳考桓帝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

嘉一行之善桓靈之號與糸紂齊不知天

將棄漢而使之君耶抑人謀不臧以至是

也或曰帝能誅梁冀亦豈無取乎曰帝所

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惟此兩塗冀初無

取怨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陳授而忤

小黃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郎中鄧

香妻宣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矣豈

為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為

隆狀无通鑑卷五後漢五十九汲古閣

善者亦引誘之言耳

考異曰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光祿勳杜喬為太尉帝

紀云大司農杜喬喬傳喬自司農累遷為

大鴻臚光祿勳乃為大尉袁紀亦然苟淑

傳云光祿勳杜喬舉叔方正介從之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皇后紀袁紀皆云八

月而無日帝紀云七月乙未以長曆考之

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

蓋帝紀脫八月字

十一月梁冀誣杜喬請按罪太后不許喬傳

云策免而已喬前已免官傳誤也

延熹元年十二月陳龜為度遼將軍按匈奴

傳每除度遼將輒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

後种壽皆不記一時既不當有兩官今約

其事分著前後

陸狀无通鑑後漢 卷五 漢書

二年七月黃門令具瑗宦者傳作中常侍今

從梁冀傳

八月陳蕃薦徐穉等范書徐穉傳云延熹二

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袁

紀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按二年胡

廣已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今置在

二年從范書去廣名從袁紀

三年正月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雨墮太

子賢注范書雨墮作雨墮云謂隨意所為

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性

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七年二月丙戌黃瓊薨范書四年瓊免司空

至七年卒袁紀七年瓊以太尉薨范書楊

秉五年代劉矩為太尉袁紀此年瓊卒秉

乃為太尉今從范書

九年司隸李膺促捕張成黨錮傳云膺為河

陸狀无通鑑後漢 卷五 漢書

南尹按膺此事非作尹時也

牢脩上書誣告李膺等袁紀作牢順今從范

書

永康元年五月竇武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

書朱寓等武傳武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等按蕃廣時

不為令僕故去之

六月黨人書名三府帝紀於去年冬書李膺

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生下獄書名

三府按陳蕃以訟李膺免即膺等下獄已

在前後遇赦方得書名三府則帝紀所記

為兩無所用故去之又故書三府為王府

劉放曰當為三府

十二月迎解濟亭侯宏時年十二范書云即

帝位年十二歲紀初立為嗣詔書云年十

有二建寧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年紀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五後漢

是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六

後漢紀

孝靈皇帝

諱宏肅宗玄孫河間王開之曾孫也永康

元年十二月桓帝崩無子太后迎立為嗣

即位

建寧元年戊申以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

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國本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一後漢汲古閣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

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

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

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

輯定輯音集爾雅曰輯和也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

宜可參思術畧頌上言狼子野心難以恩納

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上微頰切持也

下迄業切或作鴈兩勝也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

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帝許之悉聽如所上頌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頌衆皆恐頌乃令軍中長鋌利刀鋌千木切鋌也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努暖五切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 六月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武子機爲渭陽侯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

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爲已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靈武谷羌遂大敗七月頌至涇陽涇古靈切安定邑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頌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頌頌復上言張奐信叛羌之訴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盡血流汗野汗烏故切穢也傷和致災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朱戌切時雨澍

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
占之

兆問也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與為

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

文戢戈戰阻立招降獷敵鑑古願一以任臣

出類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

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

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

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六後漢汲古閣

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乃子及

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

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

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

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

手椎席而起相傳迫切擊會有日食之變蕃

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

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

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

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

政事專為貪暴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

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

邪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

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

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先音淫先先行貌先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六後漢汲古閣

作蕃上疏曰京師蹕蹕牛口切諠言侯覽曹

節王甫鄭颺等颺音竝亂天下陛下今不急

誅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

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

上將人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

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

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

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奏免黃門令

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兵收颯送
北寺獄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冰即奏收節等
會武出宿歸府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因大
呼曰陳蕃奏白太后廢帝乃召共普共讀曰恭姓也
張亮等十七人謀誅武等曹節召尚書脅使
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至北寺獄出鄭颯
使颯等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陳蕃聞難
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竝拔刃突入承明門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六後漢 汲古閣
到尚書門攘臂呼曰黃門返逆何云竇氏不
道邪王甫與蕃相遇使劔士收蕃蕃拔劔叱
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即日殺之王
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十餘人圍武武自殺梟
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
皇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
氣山蕃武本傳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

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
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熲於是
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
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
羌眾潰東犇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
熲規一舉滅之不容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
千人於西縣結為木柵測華切編木立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七後漢 汲古閣
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
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
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
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
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
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
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
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

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出類本傳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直聰明作元后元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

陸狀无通鑑

卷末八後漢

汲古閣

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

艾魚肺切或作刈豈

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蠶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初李膺等雖廢銅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相共標榜

上卑遙切標榜猶相稱揚也榜與勝同

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

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

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

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及南陽

宗慈陳畱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

陸狀无通鑑

卷末九後漢

汲古閣

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

檀敷

檀徒丹切姓也

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

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

胡毋班陳畱秦周魯國蕃嚮

上音皮姓也章懷釋

東萊

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

寶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寶誅膺等復廢宦官

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

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

竟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一後漢汲古閣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

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也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一後漢汲古閣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駁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

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
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
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
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明廷如字猶明府也欽因起撫篤
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
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
儉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
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
陸狀无通鑑卷十六後漢汲古閣
縣爲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
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
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
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
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
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讞語寔切議罪也又
年八十四夏復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

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
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慮音閭河內隱姓邑解見上
名爲冶家傭人無知者黨禁未解而卒山黨
及膺滂儉及膺滂儉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
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范
滂等非訐朝政訐居謁切告訐自公卿以下皆折節
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
陸狀无通鑑卷十六後漢汲古閣
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徐醉切先驅卒有坑儒
燒書之禍今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音碭
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蟠山寔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
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褒括

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

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

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

撩蓮條切理也謂撩戲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

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

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三年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在邊十餘年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四後漢汲古閣

未嘗一日薨寢尊儒欲切林傳也與將士同甘苦故

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固熲本傳初中常侍張

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誼赫孟佗資產饒

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

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

客求謁讓者車常數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

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

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

佗分以遺讓讓大喜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

四年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固本紀

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畱蔡

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

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

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

謂也固禮儀志註三月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

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五後漢汲古閣

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所辟多天下名士

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

朝章解胡買切曉也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苦角切謹常也愿也

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

此薄之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

印綬自殺固廣覽本傳六月太后卒於雲臺宮

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

數日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附太

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椒茲消切本作菜菜

實也似椒音殺椒如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

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

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李咸上疏曰今長樂

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

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

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宜陵一如

陸狀允通鑑卷末後漢十六汲古閣

舊制帝省奏從之

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

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

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

州郡相黨人情比周比頻寐切比近也周密也乃制婚姻

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

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

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鎡馬所出

鎡可亥切又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闕職

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

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

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

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係愚以爲三五之

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

部主尚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五何足爲嫌

陸狀允通鑑卷末後漢十七汲古閣

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以

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係以末制乎

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

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朝廷

不從陸出邑本傳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

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

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

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閔文不賞閔牛代切與礙同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八

後漢

汲古閣

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宜皆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災與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珠玉切謂斬衰齊衰大功

小功總麻也

六年市買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宣陵桓帝陵詔皆除太子舍人初

紀本

初

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辭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趣七逾切嚮也執古勢置其間意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九

後漢

汲古閣

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靈災妖之興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士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

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欬
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皆見拜
擢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
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
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
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

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
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
之心義無所依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
但取丘墓凶醜之人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
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
改爲丞尉焉

出邑本傳

西山衍義曰臣按詩賦小技揚雄比之雕
蟲篆刻壯夫且恥爲之況人主乎賦猶無

用況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爲好學而所取
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羣
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爲
小人媒進之階況佗乎惟游心經傳恬淡
寡欲則姦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
足論者特以爲來世之鑑云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護羌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幽州諸
郡兵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賊先是護羌校
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
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請遣兵與育併
力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昔段熲良將習
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晏育才策未
必過煩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
許有成若兵連禍結豈得中休就如其言猶
已危矣況得失不可知耶帝不從八月遣育
晏及匈奴中郎將臧旻三道出塞二千餘里

鮮卑酋長檀石槐逆戰育等大敗死者什七

八出鮮卑傳

遼西太尉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

妻子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

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賊出母以示苞苞悲

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

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

節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

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六後漢

汲古閣

爲所害苞歸葬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

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目立於

天下遂歐血而死

歐一口切吐也苞本傳

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

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尙書侍

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列焉詔

中尙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

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尙書令陽球諫曰臣忝

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之人

筭所交切竹器也斗筭喻

小而大也

依憑世戚附記權豪俛首承睫

郎涉切目

傍毛

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

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

不辨心假手請字妖爲百品莫不被蒙殊恩

蟬蛻滓濁

蛻輪切又吐外切說文曰蛻蟬所解皮也滓莊仕切濁直角切

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賢子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六後漢

汲古閣

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數者

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

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陽球本傳

是歲初

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

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

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

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

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

卿五百萬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卽位每歎
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
爲私藏帝常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
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
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
矣奇震之曾孫也

本紀及
楊震傳

默齋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靈帝西園之
置乃欲藏富一身何昏闇之甚也又況爵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漢
二十四

汲古閣

位者人主所以爲厲世之具文帝入粟拜
爵止於五大夫武帝入粟拜爵止於爲郎
議者猶或非之今乃上自公卿皆可以錢
得漢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太尉段熲阿附
之節甫父子兄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
天下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
殺萬餘人尙書令楊球常拊髀

部禮切
股也

發憤

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旣而球

果遷司隸因奏甫頌罪惡悉收送洛陽獄甫

死於杖下頌亦自殺乃彊磔甫尸於夏城門

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見甫尸慨然投淚

入省白帝曰

枚亡粉
切拭也

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

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球叩頭

曰臣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

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

鴟梟脂切
鴟爲梟古

陸狀元通鑑

卷六
後漢
二十五

汲古閣

堯切不
孝鳥也各服其辜殿上呵叱乃受拜於是曹

節朱瑀等權執復盛中常侍呂強清忠奉

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

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

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

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有趙高之禍

未被輓裂之誅

輓胡慣切
車裂人

陛下不悟妄授茅

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願陛下損改旣謬從

此一止又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
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
離豈不負忠臣哉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西山衍義曰臣按呂強雖處內侍之官而
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
能振舉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
化皆爲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開陳不一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
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惴懼之意可謂烈士
夫矣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譏諛
不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內侍乎巷伯
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
政然後爲侵官強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
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賣弄

威福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僂者鳳凰鳴
鴉相去遠矣

三年作畢圭靈昆苑

畢璧古切說文田罔時
作東西二畢苑東苑周

一千五百步西苑周三
千三百步皆畢羅之

司徒楊賜諫曰先帝

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
中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
節也宜惟夏禹卑室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
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十
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
悅遂爲之賜楊

管見曰天下之理惟至於五經論孟亦可
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論孟亦可以息
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堯舜爲天下
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爲名湯武應天革命
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義和而討不

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說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爲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爲笑曰五經論孟殆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非能欺天下直欺人主耳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心誠意使嗜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自鄭雅自雅呆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得而害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爲守至正之要道也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

徐宣制切

馬車數千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排囊切

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殺弓弩及戰

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

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

鉦鼓鳴震

鉦諸盈切

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

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本傳

四年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

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

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躬自操轡馳驅周旋京師轉相放傲驢價遂

與馬齊帝好爲私穡

敕六切積也通作畜

收天下之珍

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

導徒浩切

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者之導費用也

中常侍呂強上疏

諫不省

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

者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受賂其宦官子

弟貪濁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

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空陳耽言

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饒

濟由是徵者止拜議郎出本傳巴郡板楯蠻

反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

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

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

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至建和二

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漢 三十一 汲古閣

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

州郡亂太守李願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

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簠

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

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

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桑故切說文告也與訴同故

邑落相聚以致叛戾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

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

遣宣詔赦之卽時皆降 桓典爲侍御史宦

官畏之典常乘驄馬驄龍養切馬青白雜毛也京師爲之

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出典本傳

六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

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衆共神而信之角分

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誑古況切欺也十餘年

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

之人莫不畢應司徒掾劉陶上疏言角等竊

陸狀无通鑑 卷六 後漢 三十一 汲古閣

入京師覘視朝政覘窺廉切又宜下明詔重

募角等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萬餘人各立渠帥以中

常侍封誦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

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詔

下冀州逐捕角等角敕諸方俱起皆著黃巾

以爲標幟尺志切又音試故時人謂之黃巾賊旬月

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廩馬以班軍士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盧植討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常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尙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兄弟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

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雋戰敗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本紀及嵩傳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任汝鵠切俠胡頰切任使其氣太尉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挾輔人橋玄與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君未有名可交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品覈論覈下革切覈考是而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爲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刼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劭傳及三國志魏武帝傳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傅燮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

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

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

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釁許謹切通作釁隙而禍延

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

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

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

不忍故闖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

陸恭先通鑑卷六十六後漢三十四汲古閣

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

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宜

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

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變擊黃巾

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變言識音志記也得不

加罪竟亦不封出變本傳交趾土多珍貨前後

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

太守來達三府選賈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

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

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

即移書告示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

簡選良吏試守諸縣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

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北中

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

保廣宗植築圍鑿堙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

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

陸恭先通鑑卷六十六後漢三十五汲古閣

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

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

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已董

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九月

安平王續坐不道誅國除初續為黃巾所虜

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燮曰

續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朝廷不從

燮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坐誅乃

復拜議郎京師爲之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黃巾賊張吳

賊據冀州守朱雋圍之賊將趙忠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惟黃巾爲惡納降則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連戰不克顧謂司馬張超曰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乃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

雋傳

豫州刺史王允

破黃巾賊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

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亦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遂下獄楊賜袁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

二年南宮雲臺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畷十錢以修官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讀白恐勸州郡多受賕賂賕巨鳩切賂也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陸狀元通鑑

西園諸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比角切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出官官張讓傳廷尉崔烈爲司徒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

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于萬烈本傳 湟中義從胡與先

零羌叛以金城邊章韓遂爲軍師詔皇甫嵩

討之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

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傅

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尙書奏變廷辱

大臣帝以問變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

陸梁元通鑑卷一百一十八後漢 汲古閣

息奮未失人臣之節冒頓音墨特或讀如字匈奴頭曼之子 季

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

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酈音歷姓也 世宗

拓境列置四郡拓土各切開也 議者以爲斷匈奴右

臂斷音短謂制絕也 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

宰相不念爲國息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

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

居此地衽如鳩切衣衽向左謂之左衽 士勁甲堅因以爲亂

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烈本傳

三年帝使中常侍趙忠論討黃巾之功甄舉

謂忠曰甄側鄰切姓也 傳南容有功不侯天下失望

將軍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謂變

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

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傳變豈求私賞哉

陸梁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九後漢 汲古閣

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四年韓遂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

變子幹年十三言於變曰國家昏亂遂令大

人不容於朝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

未終變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

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

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

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黃衍說變

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變按劔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是歲賣關內侯直五百萬錢前太丘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出寔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四

汲古閣

傳本

五年太常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選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三市擐胡慣切貫也市子問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

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黷徒谷切黷猶慢也黷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誅嬖倖嬖博計切

以賤而得作也勳本傳

六年四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何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為光熹許其切封皇弟

協為勃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四

汲古閣

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為陳留王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進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

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拜董卓為并州牧時卓為破虜將軍討先零卓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進入白太后請盡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汲古閣

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潛聞其語乃率其黨持兵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斬進於嘉德殿前袁紹何苗聞進被害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及諸宦者皆殺之凡二千餘人進兵攻省內張讓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帝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

芒音忙本作中洛陽北山名阪甫袁切說文城者曰阪一曰山脊也

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有廢立之意遂脅太后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國紹進董卓等傳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

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

孫伍瓊說卓矯桓靈之政

矯舉天切孫曲為矯擢用天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汲古閣

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爽等皆畏卓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三以壽終董卓拜袁紹渤海太守時紹以不從廢立奔在冀州以袁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范史贊曰秦本紀說趙高指鹿為馬

趙高欺二世

世以鹿為馬

而趙忠張議亦給靈帝不得登高臨

觀時宦官盛起第宅皆僭擬宮闕恐帝見乃曰天子不得登高恐百姓不安故知

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右靈帝在位二十二年壽年三十四

考異曰

靈帝建寧元年正月壬午竇武為大將軍

袁

紀延熹九年四月戊寅特進竇武為大將

陸恭亮通鑑

卷四十六

後漢

軍武移病固讓至於數十不許范書在今

年正月壬午武傳為大將軍亦在迎立靈

帝後今從之

陳蕃為太傅

帝紀拜蕃太傅在即位後傳在前緣有蕃責尚書等語故知從傳是也

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刀突入承明門

袁

紀蕃到承明門使者不納曰公未被詔召

何得勒兵入官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

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

尚書門正色云云今從范書

王甫使劔士收蕃送北寺獄

范書蕃傳曰蕃

拔劔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

重遂執蕃送獄今據袁紀

二年九月郭泰聞黨人死私為之慟曰漢室

滅矣

范書以泰此語為哭陳寶袁紀以為哭

三君八俊今從之

陸恭亮通鑑

卷四十五

後漢

熹平元年五月曹節等欲別葬竇太后陳球

下議太尉李咸上疏

袁紀云河南尹李咸執

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

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

皇之悖尚納直臣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

況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皇

臣謹左手齋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如遂

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觀先帝具陳得失

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

下議與范不同今從范書

七月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

幽殺太后

舊云常侍侯覽多殺黨人按時覽已死恐誤今去之

光和三年四月辛巳陽球奏收王甫下獄死

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拔淚曰我曹自可相食

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

陸機无通鑑

卷六

後漢

汲古閣

見謂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拔淚

於車中而有是語今從范書

中平元年十二月王允下獄袁隗楊賜上疏

請之

允傳云太尉袁隗司徒楊賜按隗賜時皆不爲此官恐誤

三年二月趙忠爲車騎將軍傅燮出爲漢陽

太守

袁紀在明年九月今從范書

四年四月傅燮戰歿

袁紀在明年五月今從

范書

五年十月帝講武問蓋勳

勳傳云勳時

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

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已爲幽州

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

六年戊午皇子辯卽位年十四

帝紀云年十

七張璠漢紀曰帝十四今從之

七月何進召董卓

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

陸機无通鑑

卷六

汲古閣

苑按時卓已馳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爲西

去非所以脅太后也今從卓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後漢紀

孝獻皇帝春

諱協靈帝中子也初封陳留王靈帝崩朝廷大亂董卓舉兵誅宦官以太后令廢少帝而立陳留王中平元年五月卽位乃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紀本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初平元年庚午

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

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屯河內冀州

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

鄴逆怯切魏郡之邑

豫州刺史

孔伉屯潁川陳留太守張邈等六郡與曹操

俱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

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

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

天之所啓乎

國三國志魏武帝紀

董卓議大發兵以

討山東尙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

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爲其

然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

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

坐不闕堂

闕去隨切小視也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

吹生竝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

且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

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羊

兇序姊切虎兇皆猛獸也說文虎山獸之君兇如野牛而青象形一說雖犀也鼓

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

下自虧威重卓乃悅

國泰本傳

董卓以山東兵

盛欲遷都以避之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

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

案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

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

庚遷毫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

武更都維呂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

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靡沸之亂康

皮切慘也石包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忙

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

出杜陵有武帝陶竈陶徒乃切陶竈并功營

之可使一朝而辯百姓何足與議遂燒焚宮

廟官府劫遷天子三月車駕入長安時董卓

未至朝政皆委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七後漢派古閣

天子倚之卓傳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

討董卓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

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

陽表堅行破虜將軍董卓在雒陽袁紹等

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獨引兵西至

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引兵還

操到酸棗諸軍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

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

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

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入

武關以震三輔以順誅逆可立定也張邈等

不能用操乃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

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幽州牧劉虞

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

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七後漢派古閣

中郎將徐榮薦公孫度於董卓卓以爲遼東

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

家郡中震慄語所親吏柳毅楊儀等曰漢祚

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自立爲遼東侯

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路設旄頭羽騎旄

袍切徐瑗釋疑曰乘輿黃麾內羽仗班

弓前左單右單者冠熊皮冠謂之旄頭

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遠隔關塞不知存

否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袁紹遣張岐

等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紹等乃止 二月

孫堅進屯陽人擊破卓將華雄卓遣李傕說

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

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吾

死不瞑目切莫定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

卓自出與堅戰卓敗走堅進至雒陽乃掃除

宗廟祠以大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

甄音延切甄陶也官官舍也如學官鹽官之官分兵以邀卓卓謂劉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艾曰關東軍數敗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懿降

切愚頗能用入當語諸將使知忌之遂引還

長安堅亦引軍還魯陽 袁紹在河內韓馥

以豪傑多歸紹忌之貶節其軍糧紹遂陰謀

襲馥馥懼乃避位讓紹紹遂領冀州牧鮑信

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是復有一

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

以待其變操善之乃引兵入東郡袁紹因表

操為東郡太守 青州黃巾寇渤海衆三十

萬遼西公孫瓚大破之瓚威名大震是時關

東諸侯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

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而紹遣周昂襲堅

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

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 初

涿郡劉備涿竹角切郡名中山靖王之後也垂手下

邾音悉歷節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

往依瓚瓚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

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

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

坐稠直由切多也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

山趙雲詣公孫瓚備見而奇之雲遂為備主

騎兵蜀志 袁術袁紹各立黨援以相圖

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

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紹聞大

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

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

潛山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

峴山峴山切在胡郡襄陽縣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

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術由是不能勝表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

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

陸機无通鑑卷七後漢汲古閣

歆爲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

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擲直炙切擲也投也與撻同

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

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曾米肉送之原曰本能

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

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

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每見度語唯經典

不及世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

剛直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言非其時招

禍之道密遣逃歸度亦不復追也王烈器業

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

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形戮是甘乞不

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

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

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

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

陸機无通鑑卷七後漢汲古閣

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

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

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

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

以自穢乃免

三年初荀淑有孫曰或淑神六切或乙六切少有才名

何顒見而與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聞

曹操有雄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

也以為奮武司馬 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忍
於誅殺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
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
馬膂力過人卓常以布自衛然嘗小失卓意
卓拔手戟擲布戰凡劇切說文有枝兵也布釋名曰戟格謂傍有枝格
陰怨於卓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
布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
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
陸潏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屯衛周巾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
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
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
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
不入衷陟隆切言施鎧於衣中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
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
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讀百姓曰促
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

肉相慶者填滿街肆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
卓素充脂肪流於地守尸吏為大炷音注燈炷也
置卓臍中然之臍前西切毗臍也光明達曙如是積
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卓
之死也左中郎將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
允勃然叱之收付廷尉邕謝願黥首刖足京切說文墨刑在面也古作黥刑魚厥切斷也繼成漢史士大夫多
矜救之不能得馬日碑謂允曰伯喈曠世逸
陸潏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
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
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
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
遂死獄中國卓允傳青州黃巾寇兗州殺刺史
濟北相鮑信等迎東郡太守曹操領兗州刺

史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

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頒賜公卿將拔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漸不相

平王允性剛稜疾惡

稜盧登切說文楓木楓作獻關角謂之斛稜取

孤高義

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

牛輔爲左右所殺李催等還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催等

懼欲解散歸鄉校尉賈詡曰

詡況羽切

不如相率

攻長安催等然之與卓故部曲樊稠等圍長安入城放兵虜掠屯南宮掖門王允扶帝上

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叩頭曰臣等爲

董卓報讎非敢爲逆也共表請司徒王允出

允窮蹙乃下見之催收允殺之允妻子皆死尸允於市莫敢收者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本傳

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呂布自武關犇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於袁氏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

從張楊於河內李催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袁紹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

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畱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於操

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

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

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

四年曹操軍鄆城

鄆工樣切
濟陰邑

袁術爲劉表所

逼引軍屯封丘操擊術軍連破之術退保陰

陵集兵於淮北復進向壽春遂領其州徐

州刺史陶謙信用讒邪疎遠忠直刑政不治

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

劭告其徒曰陶公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

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

人乃服其先識呂布將士多暴橫紹患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七後漢

汲古閣

布因求還洛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

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密

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旦紹聞布尙

在懼閉城自守布復歸張楊前太尉曹嵩

避難在瑯邪其子操令太山太守應劭迎之

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

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

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

走保鄆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

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

水爲不流操攻鄆不能克乃去攻取慮

音秋下音閭下鄆
國邑前書屬臨淮睢陵夏丘皆屠之

睢音雖
下鄆國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屢違節度

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討之虞兵無部

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瓚因風

陸狀元通鑑

卷七後漢

汲古閣

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執虞斬之

興平元年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劉備救之

備遂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曹操使荀彧

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會陳畱太守張邈

叛操迎呂布爲兖州牧荀彧知邈爲亂召夏

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

濮音卜東
郡之邑時操悉軍攻陶謙畱守兵少兖州郡縣皆應布

唯鄆城范東阿三城不動曹操引兵還攻布

於濮陽操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至營促爲攻具復進攻之相守百餘日各引去九月操還鄆城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糜武悲切竺音竹姓也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北海相孔融謂陸狀元通鑑卷七後漢十五派古閣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蜀志先主傳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翊與職切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造十到切就也便推結分好上扶問切下虛到切謂推結交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袁術上策舅吳景領

丹陽太守以策從兄賁爲丹陽都尉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後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陸狀元通鑑卷七後漢十六派古閣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國志策本傳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後術遣策攻廬江太守陸康謂曰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劉勲爲太守策益失望時詔用劉繇爲揚州刺史繇渡江治曲阿迫逐吳景孫賁景賁退屯廬陽繇遣將樊能張英屯橫江當利口以拒之景賁乃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曹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軍乘氏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七

汲古閣

本傳

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令輕兵挑戰挑人切謂掩既合伏兵竝進大破之布夜走敵以求戰也與張邈東奔劉備後邈爲其下所殺李催郭汜爭權治兵相攻催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郭汜攻催催復移乘輿幸北塢安古切服公載記曰時獻帝在南塢李催在北塢相攻連月張濟自陝至和催汜欲遷乘輿幸弘

農催汜從之七月楊奉董承等將兵竝送乘輿東歸十月催汜悔令車駕東張濟與董承楊奉不平復與催汜合共追乘輿董承楊奉招河東李樂韓暹共擊催汜奉等軍大敗催汜軍繞營叫呼吏士失色李樂乃潛具船令帝步出營與數十人御船渡河幸樂營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時吳景攻樊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八

汲古閣

能張英等歲餘不克孫策說袁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策將兵千餘人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

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

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

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

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

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

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

得見兵二萬威震江東

吳志策治本傳

公孫瓚既

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後漢 汲古閣

不恤百姓劉虞從事鮮于輔等合率州兵南

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

破瓚於鮑丘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

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

地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

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

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

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

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聲使聞數

百步以傳宣敎令謀臣猛將稍稍乖散瓚曰

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

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

守下邳自將拒術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

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東下張飛敗走布

虜備妻子備還屯海西饑餓困蹙請降於布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後漢 汲古閣

布復以備爲豫州刺史屯小沛布自稱徐州

牧

布傳及三國志蜀先主傳

致堂曰三國之主玄德爲賢操才過之而

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德告終

則實祚宜之備矣備不特不得中天下而

立經營於羣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

操先挾天子據有形勢光濟大業斯則天

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降之其屯難

盤桓以貴下賤之象乎

七月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是時宮室燒

盡百官披荆棘

上舉卿切楚木也下依牆壁訖力切小棗叢生者

間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尙書

郎以下自出採稻

音呂自生禾也通作稻

或飢死牆壁

間或爲兵士所殺袁術以袁氏出陳爲舜後

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

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孫策與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術書曰使君王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

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

美率土所望也成敗之計可不熟慮術始自

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

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曹操在

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苟或曰昔晉

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

縞素

或於六切縞古老切縞之縞白者

而天下歸心自天子

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

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

軫章忍切鄭康成注周禮曰軫輿後

橫木也榛側詵切木叢生曰榛蕪微夫切荒蕪也

義士有存本之思

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

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

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

操乃將兵詣雒陽引董昭問計昭曰將軍入

朝此下諸將未必服從今畱匡弼事執不便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遂遷都

許

山或本傳

葉適曰司馬光有言曰漢氏播遷太祖奉

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其名義固足

以結民心矣蓋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

於漢室也吾嘗以光爲失言漢禍盛於董

卓極於催汜天下失據七廟隳尊操時已

降黃巾夷張邈其勢固已熾然矣包藏禍

心坐視王室摧壞而不之救迎帝洛陽豈出於忠誠哉特欲藉威憑貴以脅制天下爾董昭勸移駕都許則自以爲本心建安之初已不復朝自是遂逼乘輿酖伏后殺皇子族大臣天下切齒扼腕以爲王莽復生董卓不死所謂名義足以結民心果如是乎今日索九錫明日請冕旒白晝攘竊以啓不道之基業至子丕僭位其女曹后隆狀无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且抵璽軒下慟哭大罵子植亦發憤悲哭然則魏取天下果於盜耶漢耶吾嘗論之三代而下其英雄之主乘時奮發以成大業大抵以智力相吞并然猶假應天順人之名其欺國無君姦譎兇險最可羞道者曹操司馬懿朱溫三人耳懿之取魏無與操之取漢操能欺人之孤而奪其大物人亦能欺其孤襲其後而奪之事之循環豈

不速哉從光之言則操爲仁人之舉矣後世姦臣賊子伺罅乘間以圖不軌者皆可以藉口曰取天下於盜無恤也東萊評曰荀彧勸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操納其說迎獻帝都許而議者或謂董卓逼天子幸長安李茂貞劫天子幸鳳翔徒足以召天下之兵蓋未必有益也夫創業之君其舉兵也必扶順扶義然後能驅策英豪芟夷禍難拯民於塗炭之中亡秦以無道烹滅諸侯故高帝奮新室以譎詐篡奪漢氏故光武興皆義舉也操之始起兵以討董卓爲名功未建而王允已誅卓矣若不挾天子則陳師鞠旅征伐四方果何說哉夫卓與茂貞之事蓋天子方在京師劫遷之耳故致天下之兵操則不然獻帝自經郭汜李傕之亂蒙塵於外播越草莽

跋履險艱東方牧守坐視而莫之收卹獨
操奉迎之其義有足稱焉是以能動以制
詔爲言四征不庭略定海內也方其挾天
子之初人猶未悟及見其成功袁紹始悔
不用田豐之言劉表始悔不聽玄德之計
孰曰無益乎若使操以忠正爲心竭其股
肱之力服事天子則天下不斂衽而朝操
於鄴尙何適哉惜也操天資矯僞意在脅
其主而奪之國特畏英豪而不敢遽動故
授丕以成其志是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也
不然雖桓文不與矣

陸機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孫策渡浙江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
王朗請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
功曹 荀彧薦從子攸及郭嘉於曹操操與
攸語大悅曰公達也 非常人也吾與計事
天下何憂哉嘉初見袁紹紹甚禮之嘉曰袁

公徒欲効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欲
定霸王之業難矣遂之操召見論天下之事
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嘉亦喜曰真吾
主也 出三國志魏書攸嘉本傳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
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
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
難可悉行但能張礫網羅 礫陟格切張也開也 而目理
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 造七到切
陸機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陸機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
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
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
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
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時袁曹公孫首尾
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青州
刺史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
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

夜陷乃犇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

匠

融本傳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

軍竝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

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

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式荏切桑實也

袁術在江

淮取給蒲贏

盧戈切蚌屬

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

林監棗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

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

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

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

於峻

三國志魏書峻本傳

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

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

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

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備有英

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則智士將自疑公誰

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

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

州舉陳郡袁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

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

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

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

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

誠小人也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

陸狀无通鑑

卷七

後漢

汲古閣

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

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

於曹操衡罵辱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

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

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為上賓

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

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

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對衆辱祖祖殺之

(四) 衡本傳

二年春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漢書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後漢

漢書

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唯韓遂馬騰最彊

遂騰靈帝

中平三年反寇三輔若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

定山東足以不動操乃表鍾繇督關中諸軍

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國志魏書

袁術稱帝於壽春遣使告呂布袁本傳

因求迎婦術嘗求婚於布布許之陳珪說布絕婚遣珪

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操遣布手書深加

尉納布大喜即遣登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

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

陸狀元通鑑卷七後漢三十二汲古閣

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

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眾以為內

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

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袁術字也

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

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

將軍譬如狼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時

制切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

則颺去風所飛颺也去聲其言如此布意乃解呂布傳

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繡張濟子濟死繡領其軍曹操嘗兩攻皆

不勝會袁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

穰圍而還張繡追之操縱奇兵大破之繡之

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

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

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果以勝還乃問詡曰

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

陸狀元通鑑卷七後漢三十二汲古閣

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

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

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

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被將軍必輕軍

速進而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

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後賈詡勸繡降曹操三國志

魏張繡本傳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將高順攻劉備破沛城

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擊布與劉備遇

於梁進至下邳布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係下

邳城操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

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

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

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

布可拔也乃引汧泗灌城

沂魚衣切沂水山東海費東西入泗

淮古玩切澆也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布將宋憲等共

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

式救切自陳其罪諸操

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

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

於布今已服矣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

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

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

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

上戶感切杜預曰搖頭也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火切不可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

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

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

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

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

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

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

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

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尙書令陳紀紀子羣

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

中郎將臧霸自亡匿索募得之使霸招吳敦

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瑯邪東海爲

城陽利城昌慮郡

慮音廬東海邑

悉以霸等爲守相

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兗州亂

翕暉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

備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

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

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

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北古人之事而君

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為郡守國志

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表策為討逆將軍

陸狀无通鑑後漢 卷七 汲古閣

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於是

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郎丹陽太守吳郡太守陳瑀嘗

結郎及山賊嚴白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

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

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械械戶戒切說文桎梏

也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慈劉

將解縛捉其手提側所曰聞卿有烈義天下

智士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

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曲阿之敗繇奔

豫章士眾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

謝之其眾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

謂慈曰劉牧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

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

復從誰餞送昌門餞才線切送也把腕別曰何時能

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

陸狀无通鑑後漢 卷七 汲古閣

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

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出三國吳書策本傳袁紹連

年攻公孫瓚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

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

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

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遣子

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斷紹後

關靖諫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曰賊

考與曰

獻帝初平元年三月袁術據南陽

范書術傳

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

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魏志術傳孫堅殺

張杏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

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

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為治所也

二年孫堅戰死

范書初平三年春堅死吳志

陸狀无通鑑

卷十七

後漢

汲古閣

孫堅傳亦云初平三年英雄記曰初平四

年正月七日死袁紀初平三年五月山陽

公載記載策表曰臣年十七喪失所怙裴

松之按策以建安五年卒時年二十六計

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

符張璠漢紀及胡沖吳歷並以堅初平二

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今從之

興平二年孫策渡江

魏志袁紀皆云初平四

年策受袁術使渡江漢獻帝紀吳志孫策

傳皆云興平元年虞溥江表傳云策興平

二年渡江按術初平四年始得壽春策傳

云術欲攻徐州從陸康求米事必在劉備

得徐州後也劉繇傳稱吳景攻繇歲餘不

克則策渡江不應在興平元年已前今依

江表傳為定

建安元年六月劉備戰敗屯於海西

蜀志備

陸狀无通鑑

卷十七

後漢

汲古閣

傳於此云楊奉韓暹寇徐楊間備邀擊盡

斬之按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

死也備傳為誤

備屯小沛

備傳云遣關羽守下邳此在布敗

後備傳誤也

十月郭嘉諫操圖劉備

傳子以為程昱郭嘉

勸操殺備今從魏書

二月劉備諫操緩呂布

獻帝春秋曰太祖意

欲活布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
虜也其眾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
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今從范書陳志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後漢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後漢紀

孝獻皇帝夏

建安四年黑山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
三道救之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
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瓚欲自內
出戰紹侯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
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爲地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後漢

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
輒傾倒稍至京中瓚悉縊其妻子然後引火
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袁術資實空盡不
能自立乃燒宮室奔潯山士卒散走憂懣不
知所爲潯音潛潯江潯縣之山也其地袁譚
有天柱山懣音滿又音悶煩也自青州迎術曹操遣劉備及朱靈邀之術不
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術憤慨病死其部曲妻
子奔廬江太守劉勲於皖城皖胡管切卽廬江皖縣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簡精兵十萬欲以
攻許沮授諫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
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
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棄萬安之術而
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郭圖審配曰武王
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
公今日之彊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紹納圖言許下諸將聞紹將攻
陸狀元通鑑後漢 卷八 汲古閣
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
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
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
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
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
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
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
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

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
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
十二月操屯官渡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及或傳 袁紹遣
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詡謂繡曰曹公
奉天子以令天下紹方彊盛我以少衆歸之
必不我重曹公衆弱得我必喜繡於是率衆
降曹操三國志魏書繡謂本傳 曹操使治書侍御史
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
陸狀元通鑑後漢 卷八 汲古閣
爲部曲覬與荀彧書曰關中膏腴之地流民
歸者無以自業諸將招爲部曲一旦變動必
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宜如舊置使者監
賣以其直益市犁牛供給歸民積粟以豐殖
關中諸將自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
或以白操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
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
從事韓嵩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重在於

將軍將軍若有所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兵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表乃遣嵩往詣許觀釁嵩曰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惟加重思無負嵩表彊之嵩至許詔拜侍中零陵太守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表大怒將斬

陸機无通鑑

卷八

後漢

汲古閣

之嵩不爲動容徐曰嵩不負將軍將軍負嵩具陳前言表乃弗誅而囚之

出表本傳

廬江太

守劉勲領袁術部曲孫策惡勲兵彊乃說勲出伐上繚自與周瑜襲皖城克之得部曲三萬人勲北歸曹操策盛兵將徇豫章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

神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穉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

出三國志華歆等傳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

雷震

上聲履切延也著遲據切或作筋

備因曰聖人云迅雷

陸機无通鑑

卷八

後漢

汲古閣

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疾也音信

遂與承及長水

校尉种輯等

种直弓切輯音集

同謀會操遣備與朱

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旣南走朱靈等還備遂

殺徐州刺史車胄

上尺遮切姓也音其名

畱關羽守下

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豸

虛豈切

及

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

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出三國志魏武帝紀及蜀先主本傳

五年正月曹操殺董承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袁術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後漢

汲古閣

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虛空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

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衆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執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七後漢

汲古閣

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紹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四月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諸將以爲

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

何去之

餌仍更切食也

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

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

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操曰可矣乃皆上

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

與顏良皆紹名將悉禽之紹軍奪氣初操

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

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後漢

汲古閣

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

終不畱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

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

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

勿追也操還軍官渡

唐子西曰吾嘗論曹公是人能爲善而不

能不爲惡能爲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爲

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孫策擊黃祖陳登圖爲後害策還擊登軍到

丹徒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

欲爲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卒遇貢客

三人射策中頰

上陟仲切下吉協切傷面旁也

策創甚召張

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

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

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

爭衡卿不如我率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後漢

汲古閣

東我不如卿策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

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

盡從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

心而服事焉七月汝南黃巾叛曹操應袁紹

紹遣劉備將兵助之操使曹仁擊備破之盡

復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

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袁

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

及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埕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九月操出兵與紹戰不勝復還堅壁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孰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後漢

汲古閣

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彧言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操乃遣徐晃邀擊猛破之燒其輜重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

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孰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既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後漢

汲古閣

糧穀已盡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輜重直用切輜輶車也輶作輶或爲竹筥或爲蒲器所載輿重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燔附切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畱曹洪荀彧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昌志切旌旗之屬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

矣乃使張郃攻操營郃曰瓊等破則事去矣

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

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

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

騎至烏巢操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盡燔

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以示紹軍

皆恟懼恟許容切又許拱切心所恐懼郭圖慙其計之失復

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詣操營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二後漢汲古閣

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八百騎渡河操

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餘衆降者操盡阮之

阮丘夷切或作坑前後所殺七萬餘人紹走至黎陽

北岸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

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

救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

士皆拊膺泣拊方武切膺於陵切拍臂也曰向令田豐在

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

吾吾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

其言之中也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

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

及紹奔逃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尙未可

知也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

性矜懷自高短於從善懷弼力切狠也故至於敗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

曰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三後漢汲古閣

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

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

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卽見肅與語悅之曰

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

肅曰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

除爲將軍計唯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

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

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

麤疎權益貴重之

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

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

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

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

消髀音陞股也下同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

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國志

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夏五月薨紹有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五 漢書

三子譚熙尚衆以譚長欲立之譚素疾審配

配恐譚立爲害遂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

稱車騎將軍屯黎陽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

告急於尚尚自將助譚與操連戰譚尚數敗

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攻河東

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城

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援欲

使逵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

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

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間將殺逵

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

於壺關著土窖中窖居效切說文地藏也或作窰蓋以車輪

達謂守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

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達

析械遣去析先擊切其字從木斤然木也不語其姓名曹

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五 漢書

不決周瑜曰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

衆兵精糧名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

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偏迫而欲送質利涉

切送質所以結信也質一入便見制於人也遂不送質

出三國志吳書孫備傳

八年二月曹操攻黎陽袁譚袁尚戰敗走還

鄴四月操追至鄴諸將欲乘勝攻之郭嘉曰

袁紹二子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係

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

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

許譚謂向曰我鎧甲不精鎧可亥切甲之別名故前爲

曹操所敗今操軍退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

令大潰向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

遂引兵攻向八月向破譚譚引兵奔平原向

圍之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辛毗詣操

請救毗頻切操羣下多以爲劉表彊宜先平之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後漢

汲古閣

譚向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

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

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

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

操從之十月操至黎陽向聞操渡河乃釋平

原還鄴操引軍還

九年二月袁向復攻袁譚於平原畱審配守

鄴曹操進軍至鄴五月操鑿堑圍城引漳水

以灌之七月向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操逆擊

之衆大潰向奔中山審配令城中堅守死戰

八月東門校尉審榮夜開門內操兵操斬配

慰勞紹妻稟食之勞即到切慰免之也初袁紹與曹操

共起兵紹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北阻燕

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操

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

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之圍鄴也袁譚復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後漢

汲古閣

背之攻袁向於中山向走從袁熙熙時爲幽州刺史

操與譚書責以負約引兵進討十二月譚走

保南皮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

守孫翊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

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

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

等與共圖覽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

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

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線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賞賜有差

十年正月操攻南皮克之譚走追斬之袁熙爲其將所攻與尙俱奔遼西烏桓曹操謂荀

陸衆无通鑑

卷八

漢書

或曰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或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畿爲陳義理遣歸諦思之諦丁計切審也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悌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祖外切上考曰最也

秘

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

氏天子恭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惡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

陸衆无通鑑

卷九

漢書

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桎之實切梏古爲切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梏古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汲古閣

內平矣出悅本傳

無垢曰夫操之爲漢賊天下所共知也矧或自初平二年去袁紹而從之前後凡二十餘年居則帷帳行必駟乘可謂款密無間矣豈不知操之用心哉知而輔之是與操協力以傾漢也明矣

十一年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斬之并州悉平乾袁紹甥爲并州刺史曹操破袁氏幹以州降後復叛操使梁習領

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各爲寇害習到官誘諭招納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出三國魏志習本傳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

高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不悅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爲尚書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汲古閣

郎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口浪切匹敵也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

陸狀元通鑑

卷之二十二

漢書

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犇其私嗜聘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

弟歸之數入塞爲寇欲助尙復故地

烏桓別種名

爲袁紹所厚故尙兄

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

陸狀元通鑑

卷之二十三

漢書

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軍次柳城尙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操縱兵擊之斬蹋頓尙熙犇遼東太守公孫康度之子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引兵還公孫康欲取尙熙以爲功遂斬其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尙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尙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崇芻切鳥備問爲誰曰諸葛亮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

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

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紀力

文僂也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

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

陸狀元通鑑後漢 卷八十四

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彌兗切前書志

南入江或謂漢水爲沔水章懷注漢水出武都東

漢陽嶧冢沮沔二水出武都東狼谷也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

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

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

到切

內修

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

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

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

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

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微兄事之諸葛亮每

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

子統少時樸鈍樸匹角切素也鈍徒困切不利也未有識者

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爲卧龍士

陸狀元通鑑後漢 卷八十五

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

稱之三國蜀志亮本傳

十三年初巴郡甘寧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

軍不得過乃畱依祖三年祖不用寧遂亡犇

孫權獻策曰劉表慮既不遠當早圖之圖之

之計宜先取黃祖權深納之遂西擊黃祖祖

守沔口令陳就以水軍逆戰呂蒙勒前鋒親

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遂屠其城

祖走追斬之。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以曹操爲丞相，操以崔琰爲丞相西曹掾，毛玠爲丞相東曹掾。河內司馬懿爲文學掾，琰玠竝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僞，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垢，古厚切。塵垢也。獨乘柴車。陸機无通鑑 卷之六 漢 汲古閣

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琰，三國魏志。琰，玠本傳。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予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毗至也。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太中大夫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發辭偏宕。大，浪切。偏，邪，跌宕不。拘正多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

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郗慮有隙。郗，綺戟切。姓，慮，承也。慮承操風旨，構成其罪。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融，本傳。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爲嗣。琮，藏切。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陸機无通鑑 卷之六 漢 汲古閣

自濟，吾所不爲。備將其衆去，過襄陽，荆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船，刀切。之，總名。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偏事危，偏，筆力切。迫也。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

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操以江陵有軍

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

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甫遠切說文坡曰坂一曰山脅也通

作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

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

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

陸狀志通鑑

卷八後漢

汲古閣

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

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

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

已北走備以手戟擣之曰戟有枚兵也子龍

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

會得濟河遇劉琦衆萬餘人琦劉表子時爲江夏太守與

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陵國表本傳及三

吳泰曰諸葛亮之說權也先主之言義也

曹呂二袁慄狡鋒俠奪國惟恐不巧賊人

惟恐不殊知信義爲何等物邪先主於艱

難險阻中忍爲人所不能荆人歸之如古

公之去邠使從孔明計據荆土拒曹公其

誰曰不可先主寧棄其資以與人豈不以

不攻劉琮其利有大於攻琮者卒之連兵

破魏亦不失舊楚之地夫其所以取荆異

夫人之所以取荆歟

陸狀志通鑑

卷八後漢

汲古閣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說劉備使

撫表衆共治曹操會備以南走肅迎之於當

陽長坂問備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

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敬賢禮士兵精

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

於東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鄂五各切江夏邑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

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

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
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
芟師衙切刈也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
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逖逃至此願將軍量力
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
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
之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
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
陸狀无通鑑 卷八 後漢 三十一 汲古閣

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
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
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
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則荆吳之
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權與羣下謀之是時曹
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
奉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
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
陸狀无通鑑 卷八 後漢 三十一 汲古閣

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
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
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

縞古老切魯之細縞

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
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
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
曰向察衆人之議事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
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至番陽肅勸權召瑜
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漢
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

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
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

側莖切
抗衡也

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眾遠

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

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數萬

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

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

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

隆統老通鑑

卷八 後漢

漢書

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
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
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
步八十萬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今以實
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
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
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不足畏
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

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

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

程公便在前發公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

卿後援卿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

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

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麥切計
畫也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

次候望樓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乘

隆統老通鑑

卷八 後漢

漢書

單舸

舸賈我切大船也方
言也楚江謂之舸

往見瑜問曰今拒

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

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

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

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

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

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

荻枯柴

艦戶黠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狀
如半燥先到切荻徒歷切乾蘆也

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帆，待威切，舟上慢。所以帆風，或作帆。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炎，以贍切，火。光，或作焰。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銳，利兵也。稅切。雷鼓大進，北軍

陸機先通鑑

卷八

後漢

漢書

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行走，劉備、周瑜、水陸竝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疫，營集切。疾，疫也。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先取夷陵守之，曹仁遣兵圍甘寧，寧求救於周瑜。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

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國三國魏志武帝紀蜀志先主及諸葛亮傳吳志孫權魯肅周瑜傳

樂城集曰：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足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

陸機先通鑑

卷八

後漢

漢書

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卽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

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
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
可促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
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哉
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
彼奮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考異曰

建安四年六月袁術部曲奔劉勲吳志孫策

陸康通鑑 卷之三十六 漢書 漢書

傳曰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勲等將其眾

欲就策廬江太守勲邀擊悉虜之收其

珍寶以歸與諸書不同今從范書陳志術

傳及江表傳

十二月華歆迎孫策華矯譖敘曰孫策略有

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

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

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

自來何遠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
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
義士聞之皆長歎而心自服也此說太不
近人情今不取

五年曹操破備魏書曰備謂操與大敵連不

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來備大驚然猶

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

衆而逃計備必不以此魏書多妄

陸康通鑑 卷之三十六 漢書 漢書

四月孫策擊陳登到丹徒此事出江表傳據

策傳云策謀襲許登而死陳矯傳云登

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

太祖遣赴救吳軍既退登設伏追奔大破

之先賢行狀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

遣軍攻登於匡奇城登大破之斬虜以萬

數賊忿喪師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使功曹

陳矯求救於太祖此數者參差不同孫盛

異同評云按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爲有證也今從之策殺許貢

江表傳曰初貢上表於漢帝言策驍雄宜召還京邑若放於外必作世患候

吏得表以示策策以讓貢貢辭無未策令

武士絞殺之按貢先爲朱治所迫已去郡

依嚴虎安能復置蓋策破白虎時殺貢

陸機先通鑑

卷六後漢

汲古閣

兩

十月許攸奔曹操

魏志武紀曰攸貪財袁紹不能足來奔今從范書紹傳

八年二月曹操攻黎陽

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范書袁紹傳又魏志紹傳云譚尚與太

祖相拒黎陽自二月至九月當云自九月

至二月

十三年甘寧奔孫權

吳志孫權傳建安八年

十二年皆嘗討黃祖凌統傳父操死時統年十五攝父兵後擊麻保屯刺殺陳勤按周瑜孫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然後五年寧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據追言之

陸機先通鑑

卷六後漢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後漢紀

孝獻皇帝秋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 孫權圍

合肥久不下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

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

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上許于切下力于切廬江邑

遣主部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九 後漢 汲古閣

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渦水受淮陽扶溝浪蕩渠東入淮又音瓜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按前書志

屯田芍音酌又音鵲楚相孫叔敖所造徑百里灌田百頃在廬江郡 十二

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

瑜屯據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

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

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

百餘人皆執力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出三國志

蜀書法正傳 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幹乃布

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

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

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

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

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

假使蕪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九 後漢 汲古閣

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開也

東坡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

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

流度外之士哉

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

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

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

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傲

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

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上戶吳切酒器也下千安

切盤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

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概古代切平以檢

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秦醉切病也古之大教

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操善之

馬子才曰曹操長於用兵而不長於用人

陸狀元通鑑卷九 後漢 汲市閣

夫決機於兩陣之間以爭天下之雌雄此

之謂善用兵而操之所能也開心胃露誠

實以收天下豪傑之士此之謂善用人而

操之所不能也操者猜忌忮克之人也陽

為仁義陰為姦邪虛為高名實為厚利包

藏禍機以幸漢室之隙自知負不義於天

下惴惴然恐天下竊發圖已也臥則枕刀

食則習毒又安能恢廓豁達以收奇士哉

且漢之賢士大夫皆有忠憤剛毅之氣可

以殺不可劫而操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亦

有廉隅慷慨死義之士又惡操而不來也

至若頑悍無恥沈驚有謀之徒操之一不

勝則又忌而誅之也然則操之所與取天

下者果何人乎嘗讀操之書竊怪當時所

謂佐命趨會之臣例皆齷齪狡獪而無忠

義奇偉可喜之節蓋操忌在於勝已者魏

陸狀元通鑑卷九 後漢 汲市閣

之無人亦不足怪也

十五年曹操作銅爵臺於鄴 操下令曰孤

始於譙東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

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

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

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

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

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窮沮

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梟工堯切復定劉表遂

平天下身為宰相入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

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

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恐妄相忖度上倉本切思也

下徒落切量也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

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鬲古核切胃也字本作膈然欲

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實不可也何者誠恐

已離兵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

陸狀元通鑑卷九 後漢 汲古閣

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 劉表故吏士多歸

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

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

必非久屈為人用者宜徒備置吳盛為築宮

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

置一方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猥烏賄切多也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

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

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

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

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周瑜詣京見權乞與奮威權從弟孫瑜俱進取蜀

據蜀而并張魯魯據漢中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

馬超結援超馬騰之子據關中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

賊操上于六切迫也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

陸狀元通鑑卷九 後漢 汲古閣

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

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

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採瑜死

不朽矣卒於巴丘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

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

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上渠客切若飲醇醪

魯刀切濁酒不覺自醉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

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出三

國吳志論
肅等傳

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

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

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

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

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

今者才學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

更刮目相待刮古利切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呂蒙傳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九後漢

汲古閣

胡致堂曰三國之主吳爲下全吳之臣蒙

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爲

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而成就何止

是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翫

於辭藻直欲多記誦以愈於不如我者以

爲已則無增益智慮之功以爲人則無制

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爲無用之具矣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耒陽對切在縣

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

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

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言談大器之遂用統

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十六年操遣鍾繇討張魯

張魯以鬼道惑民久據漢中高

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已必相

扇動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等

十郡皆反據潼關操留子丕守鄴自將擊超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九後漢

汲古閣

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留夏侯淵屯長安遂

還鄴韓遂後爲金城諸將所殺馬超降劉備

爲車騎將軍卒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

州牧劉焉子璋不能用邑邑不得志切說文

不安也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寸

璋不足以有爲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璋曰

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然之遣正將四千人

迎備主簿黃權諫璋不聽法正至荆州陰說

劉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

富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

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古穴

切詐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

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

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

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

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

陸狀元通鑑卷九 後漢汲古閣

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

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

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郡

如歸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

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詰涪音浮 廣漢邑璋

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

葭萌上音家 廣漢邑前未卽討魯厚樹恩德

以收衆心出三國蜀志劉璋法

正黃惟張魯等傳

十七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

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

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上音昧 丹陽邑改秣陵爲建

業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

口立塢濡人朱切 濡須水出九江 歷陽縣塢於古切 庫城也諸將皆曰

上岸擊賊洗足入船洗先典切 濯足也何用塢爲蒙

曰兵有利鈍徒困切 未利也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

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

陸狀元通鑑卷九 後漢汲古閣

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董昭言於

曹操曰自古已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

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

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使人

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

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

勲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

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

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於
譙因輒畱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
軍事操軍向濡須或以疾畱壽春飲藥而卒
或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
皆惜之

出三國魏志武帝紀及或本傳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
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
侯之賢太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漢十一

汲古閣

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
桓之行若狗彘

直例切豕也

管仲不羞而相之

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

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

濟也然則荀彧捨魏主將誰事哉齊桓之

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

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

武帝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

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強化亂爲治十
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

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
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爲彧之勸魏武
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
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
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摯得不爲盜
乎臣以爲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漢十二

汲古閣

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
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
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彧
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
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東萊評曰彧見操之始操卽以良平待之
定青徐平許洛破袁紹降劉琮皆其策畫
其所言云何獨拒董昭之議乃如此故操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三
後漢

汲古閣

不能無疑遂以鳩卒嗚呼或之阻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不出已而已矣而答昭之辭蓋托忠順人弗能察譽之者則謂欲效節於本朝毀之者則謂欲徼名於後世顧豈或之情邪或與操誅孔融囚楊彪殺董貴人宿衛徧置私士使天子寄坐而已皆何等事豈人臣所爲而謂有效節之心誤矣其悖若此彼其心亦知路人能知

之又何名之徼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或之辭可不察歟
胡致堂曰苟或爲操子房遷都九錫之議或不與焉何也曰是皆爲昭所先也使或不自死操亦殺之耳而司馬氏以或能濟生民方之管仲死節於漢其仁又在管仲之先亦譽過其實要之自或智而論所謂千慮之一失由正道以責或則成勲於佐

命不若飲藥於壽春也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四
後漢

汲古閣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旣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竝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遺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兵征強敵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

大夫死戰乎張松兄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赦關戊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勒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五

汲古閣

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

軍還

徹直列切去也通作徹

夏操至鄴

出三國志吳孫權傳

初

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

近內蔣濟曰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

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

斬音祈江夏邑

皆東渡江江

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上胡管切廬江邑

濟後

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

盡之五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又

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亮冕之服

赤舄副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

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

茲弓十茲矢千鉅鬯一卣珪瓚副焉七月

魏始建社稷宗廟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

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

書令毛玠崔琰等為尚書王粲衛觐等

上音冀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六

汲古閣

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修為大司農袁渙為

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袁

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

陳如切積也

乏則取

之於人不為皁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魏

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

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

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

笞

超之切以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

也

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

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

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

蠶室盜者刑其足刑魚厥切斷其足也則永無淫放穿

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

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

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

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莫候切交易也今以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七 汲古閣

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

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

爲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出三國魏

志武帝紀及

十九年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

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

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旣至何以不降而敢

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

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

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

而釋之引爲賓客 五月劉備進圍成都諸

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時劉璋城中尚有

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

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

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

財物璋後卒於公安備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八 汲古閣

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法

正爲蜀郡太守黃忠爲討虜將軍廣漢長黃

權爲偏將軍許靖爲左將軍李嚴爲犍爲太

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劉巴爲西曹掾彭萊爲

益州治中從事萊余亮切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

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

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

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

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美璋之所擯棄也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九

汲古閣

憤必刃切斥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閭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

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九

汲古閣

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法正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食之德餒餓也睚眦之怨睚眦切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上子用切下胡孟切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上陟柳切臂節也下羊益切法孝直爲

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
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
尙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
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
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
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苛音何匹夫大
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
陸狀元通鑑後漢 卷九 汲古閣

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上居宜切下亡皮切
羈馬絡頭也縻牛絆也互相承奉德政不舉
言牽制之故取喻也

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
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
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竝濟
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劉備以零
陵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

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沈持林切溺也俗作沉非是備大

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

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

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

倉卒但免官而已 魏公操擊孫權畱少子

植守鄴操爲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顗爲植家

丞顗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

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以書諫植曰君侯採

陸狀元通鑑後漢 卷九 汲古閣

庶子之春華志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

不小愚實懼焉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

智防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

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常稱荀文若之進善不

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

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出三國魏志攸本傳

帝自許都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

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常爲帝陳言時策魏

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倖如甚切孕也或作妊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漢 二十三

汲古閣

法軍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世兄弟柔曰愚謂宜貸其妻子可使誘其還心而猥復重之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爲皇后魏公操之女也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漢 二十四

汲古閣

不獲伸然使瑜不死亦不能如所願也夫
吳爲東土蜀爲西州而荊州者扼吳之上
流爲蜀之藩蔽也劉備得荊而取蜀之計
決矣方文武熊虎之士爲之宣力守禦瑜
雖才巧安能越荊而取蜀邪取蜀且不可
況欲蹙曹操以圖北方乎

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
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漢
二十五

汲古閣

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劉備聞之
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
口爲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
羽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
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
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
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七月魏公操
拔陽平張魯奔南山入巴中後魯降拜鎮南

將軍操入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

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

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

解音蟹散也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邪劉

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曰淺蜀人

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因其

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相明於

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後漢
二十六

汲古閣

民旣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

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

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尙可擊不曄曰今

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郃徐晃

等守漢中

出三國魏
志曄本傳

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

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遼被甲持戟衝壘入

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望見遼所將衆

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將步騎奄至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扶權出圍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

陸狀无通鑑後漢 卷九二十七 汲古閣

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願以此爲終身之戒權曰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固三國魏志遼進傳及吳志權齊傳

二十一年二月魏公操還鄴 五月進魏公操爵爲王

考異曰

十四年三月權燒圍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

圍合肥劉馥傳云攻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踰月不能下由此言之權退必在今年明矣

十五年十二月周瑜卒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肅傳曰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恐操不至於

陸狀无通鑑後漢 卷九二十八 汲古閣

是今不取

十六年十二月法正說劉備取益州韋曜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德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閭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又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備傳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

十七年十月荀彧飲藥而卒陳志或傳曰以

憂薨范書或傳曰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孫盛魏氏春秋亦同按或之死操隱其誅陳壽云以憂卒蓋闕疑也今不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爲人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

十九年七月操畱少子植守鄴

植傳云太祖

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令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又云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後漢
汲古閣

植太和六年薨年三十一按植今年年二十三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誤也

二十年劉備聞操將攻漢中

備傳云曹公定

漢中孫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卽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卽引兵還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四十九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

後漢紀

孝獻皇帝冬

建安二十二年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

稱警蹕

上音景戒肅也下壁吉切止行人也

冕十有二旒乘金

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出三國魏志武帝紀

魏以

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初魏王操生四子丕

彰植熊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瞻操愛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後漢
汲古閣

丁儀楊脩數稱植之才勸操立以爲嗣丕使

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

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

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它日操屏人

問賈詡詡默然不對

詡沉

操曰卿不答何也

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

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定爲太子左右長御

賀卞夫人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

當傾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手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爲難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後漢

汲古閣

臨菑侯植寵日衰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 魯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 吳陸遜言於孫權曰山寇舊惡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會丹楊賊帥費棧作亂

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二十三年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

皆北狄近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後漢

汲古閣

上谷代郡也先是代郡太守張潛有治政操召爲丞相掾潛曰潛於百姓爲寬於諸胡爲峻繼者必加寬惠過寬必弛又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後數十日反問至操以其子彰行驍衛將軍討之戒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出三國魏志任城威王傳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

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

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間從事楊

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上因連切下胡溝切或作咽喉存亡

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

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

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初犍爲太守

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

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尙在蜀郡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後漢汲古閣

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劉

備九月至長安出三國魏志洪亮本傳

二十四年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

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

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

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

水上莫踐切應劭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淳曰沔陽人謂漢水爲沔水顏師古曰

漢上曰沔沔陽屬漢中郡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

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

高鼓譟攻之譟先利切淵軍大敗斬淵出魏

志淵正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

要以臨漢中遮要地名在褒斜之南與陽平相近劉備曰曹公

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

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

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後漢汲古閣

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

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

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

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

上仁柳切下慈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

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

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悉

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自稱漢中王還

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費詩卽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竝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後漢

汲古閣

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羽大感悟遽卽受拜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在隄上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爲羽所得羽欲

以爲將德罵羽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聞之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邪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恟懼上許容切又譚拱切樊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恟懼上許容切又譚拱切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聞羽遣別將已

在邾下

上音夾前云邾川邑

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

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

倚居綺切從後牽曰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後漢

汲古閣

倚今若遞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初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其後植以驕縱見數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敎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敎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惡之乃發修前後漏泄言敎交關諸侯收殺之

淇水集曰魏武之治身任臣使民取天下
一本於詭譎威力無復錙銖仁義忠厚之
實是以孔融楊修誅死而不肯臣荀彧感
恨嗜噎而斃天下義士雲長之徒掉臂而
徐去管寧之屬浮海而避之惟得詐巧之
士而與之共國兢兢焉憂竊發之變故雖
虜張繡走二袁擒呂布馘高幹戎旗北指
而烏桓蹋頓爲之破兵鋒西向而宜堪超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後漢

汲古閣

遂爲之平有智者莫不憚有力者莫不屈
兵強戰勝而天下益疑之思與之爲敵用
力勤於二漢而土分於吳蜀垂業至於二
世而運奪於宣景何哉失之於險害刻薄
而不以仁義忠厚撫天下也

魏王操以杜襲爲畱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
帥許攸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欲
先伐之襲入諫曰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

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
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
以建撞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操曰善
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出三國魏志杜襲傳

十月陸渾

民孫狼等作亂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
爲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
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西曹屬
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於國家大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後漢

汲古閣

計未有所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
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
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常勸孫
權以曹操尙存宜且撫輯

與集同爾雅曰集和也

關羽

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
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

并界政切亦兼也

且居國

上流其執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
郡潘璋住白帝蔣欽蔣游兵萬人循江上下

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
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
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執
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婚於
羽羽罵其使不許婚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
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
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
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撤救列大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後漢 汲古閣

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
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檄胡
以木簡爲書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
長尺二寸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
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
其驍氣陵轢於人陵音凌轢郎擊切謂蹈踐之也始有大功
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
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曰羽素勇

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
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
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
用之當令外自韜隱上他刀切藏也內察形便然後
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
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爲盡
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
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遂發兵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後漢 汲古閣

襲羽令呂蒙爲大都督命征虜將軍孫皎爲
後繼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艤古切
艤力木切艤或使白衣搖櫓櫓即古切擢屬搖
作舳舳船名使白衣搖櫓櫓所以進船也
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賈音古行賈曰羽所
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麋芳
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供給軍
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遂開
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

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

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

笠以覆官鎧

笠力入切說文笠無柄也覆敷救切蓋也

官鎧雖公

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

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

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關羽聞南郡破

即走南還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

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後漢
汲古閣

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

羽吏士無鬪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

歸附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誘

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遞走權

先使潘璋斷其徑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

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荆州呂蒙未及受封

而疾發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權後與陸

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

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

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

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執

琮藏宗切

張言方

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瞽請諸將咨問所

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

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

駁比角切雜也言不同也

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

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後漢
汲古閣

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

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

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

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

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

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

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

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

遺其法亦美矣出三國志關羽吳志魏

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票頻妙切勁疾貌通作驃假節

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

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

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著陟略切

也置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

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

天人之應與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後漢汲古閣

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出三國志魏志武

紀帝

范史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左傳宣公三年

王孫滿之言也故神之所寶不可移奪至令負而趨

者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

誅焉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

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

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

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

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沸方

未切涓也涓音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

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

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適以韋切述也臨雍拜

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

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後漢汲古閣

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

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

紳上即刃切搢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挿笏於帶也亦見慕於眾庶

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

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

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

用事嬖倖計切賤而得愛曰嬖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賄賂

罪切財也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

然猶縣縣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

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

廷爭

與評同

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

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

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

觸冒斧鉞僵仆於前

僵音薑仆音赴頓路也

而忠義

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

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

後漢十六

汲古閣

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

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

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

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

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

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

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

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

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

伉口浪切健也

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

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

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

安可忽哉

伊川曰操之王魏已建宗廟社稷立太子

置百官用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矣特未稱

帝耳若陳羣等再三勸進遲之歲月漢帝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

後漢十七

汲古閣

奉璽綬何疑焉使操果有畏名義之心終

不廢漢者則必不殺伏后勦皇子戮貴人

以恐迫至尊也使漢室風俗教化尙可持

操不敢自立者則操沒纔十月而不已受

漢禪矣

秦少游曰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

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

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哀成之君失德甚

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倖而已未有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鈎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於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不足怪也

大事記丹陽葛氏曰人君收集忠賢環布列位養其剛氣而厲其偉節使之正色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後漢
汲古閣

朝奮不避死則雖有姦臣決不能肆志於天下何者狡詐之謀一有暴露則正士憤疾盡力而攻之矣夫惟儉者攢朝擊去君子目視後前無復顧忌然後爭逞誤朝之計而圖其私也在昔東漢之世人重名義仕於朝者類皆慷慨忠勇芥視爵位而喜於嬰小人之鋒學於時者亦能品覈公卿崇論閎議而敦尚名節一有與此則芸夫

孺子獻議而騰笑矣觀夫孝和以後主勢陵弱前有竇憲擅朝後有梁冀用事手握王爵躬盜天憲呼吸指揮可以貧富死生天下而士於此時終不肯俛意屈節少有承順而陳奏顯言條疏其罪者何多也若樂恢何敞丁鴻袁安李恂伯魚之倫固嘗抵摧於竇而張綱杜喬黃瓊延篤周緄陳龜之朋固嘗沮抑於梁矣是以強梁之凶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後漢
汲古閣

褫氣而不敢動不然天下無漢豈待建安之末哉彼閹人腐夫五邪曹趙之輩旣以目見前日之事矣將播惡於天下而逞已之所欲爲竊以謂孱昏之君固可愚弄於掌股之上而不足異有能奮臂以搏我者獨四方忠義之士耳於是假手於牢修借交於朱竝厚誣名賢指爲鈎黨欲一網而去之若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流不能以

身免而其他死徙廢禁六七百人不既多乎由是賢人君子無復居朝而闡寺之執日以翕習迴天獨坐之謠譁於民間私竊威權公取貨賂豪奢刻虐無不爲矣其後陳蕃竇武擊之而見誅何進王允謀之而不勝漢室於是大壞嗟夫東漢中葉邪不勝正故亂而不亡及其末塗正不勝邪由是逐鹿之人叩關而至矣後之能戒於此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不使姦邪得志而君子道長誠天下之福也

右獻帝在位三十年遜位於魏封山

陽公又十四年魏青龍二年山陽公

薨壽年五十四

東漢十二帝起乙酉終己亥合一百九

十五年

考輿曰

二十四年正月劉備營於定軍山

備傳云於

定軍山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興勢今從

黃忠傳

斬夏侯淵

淵傳曰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

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

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戰死張郃

傳曰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

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今從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備于忠法正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魏紀

世祖文皇帝

諱丕姓曹氏沛國譙人

山東郡邑

曾祖騰漢順

帝世爲中常侍封費亭侯祖嵩官至太尉

父操漢末爲東郡太守董卓之亂操與袁

紹諸豪傑起兵討卓脅漢帝遷都長安卓

爲呂布所殺關中大亂操迎漢帝都許漢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帝拜操爲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已以

聽是時袁紹諸豪傑在方面皆有割據之

志操敗袁紹於官渡十餘年間天下略定

惟劉表在荊州孫權在江東劉璋在巴蜀

猶未歸附 漢建安十三年操征劉表會

表卒表子琮降於操先是漢宗室劉備見

操專權欲圖操不克後奔依劉表劉琮既

降操備東結孫權權遣周瑜等與備并力

大破曹於赤壁操敗引軍還備與權遂據

有荊州未幾備襲劉璋而據有巴蜀天下

三分 十六年進操爵爲魏公建國於鄴

二十二年進操爵爲魏王立丕爲太子

二十四年魏王遣夏侯淵屯漢中逼劉備

爲備所殺魏王自征之不克 二十五年

正月魏王薨於洛陽

黃初元年

庚子

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魏紀

汲古閣

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

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

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

執古勢字後皆倣此

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

尸智切惠也與也

分毫

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

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

芟所銜切刈也或作幾平海內

幾巨希切近也誼出武帝

紀

林曰漢武帝多慾嗜殺其與昏亂危亡之主無幾然其所以能駕馭一世之英豪誅伐四夷所向輒克無不如意者惟其賞信罰必無稽賞無畱罰如是而已魏武之用兵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而終無所赦此其所以能成帝業幾有天下蓋操之術大略似漢武英氣不及而譎詐過

陸狀无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也

是時太子在鄴

魚怯切漢魏郡也魏王操所都

軍中騷動

曹切

司馬孚曰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羣臣

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尙書陳矯曰

上舉小切

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

遠近之望

繫胡計切聯屬也亦作系

卽具官備禮一日皆

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王位大赦

山本紀

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

上去聲姓也歆其名

詔授

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

分物切璽之組

領冀州牧

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元延康

以太中大

夫賈詡爲太尉

詡況初切

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

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

王弟鄆陵侯彰等

皆就國

鄆於轄切漢潁川邑三國屬魏

臨苗監國謁者灌均

苗側持切水名一作潏漢齊國之邑三國屬魏

希指奏臨苗侯植醉

酒悖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爲安鄉侯誅右刺

姦掾丁儀及弟黃門侍郎廙

掾屬也刺姦掾官名于絹切廙

陸狀无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羊智逸

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

山植傳

魚豢

論曰諺言貧不學儉

魚姓也豢音宦諺魚變切俗言也

卑不

學恭非人性分殊也

分扶問切賦分也

執使然耳假

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

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尙無所至至於植者豈

能興難

去聲

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

意族滅哀夫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藏之

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

便欲就用不調餘人調徒弔切選也司馬孚曰今嗣

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

相薦舉邪余遮切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

遂他選須遠切銓官銓擇之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

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

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

別人物別必列切第其高下國羣傳六月王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魏紀汲古閣

引兵南巡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於邑

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孫盛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雖三季之

末七雄之敝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義

回切或作續杜預曰衰在何前釋麻杖於反

哭之日者也建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

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

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

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陸機

亦作及至受禪時戰切下同唐虞禪夏商周繼顯納二女是

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國本紀王

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

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

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

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愷可悌易也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魏紀汲古閣

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

法者皆舉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

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

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逵爵關內侯國逵本傳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

見於圖緯于貴切圖其事眾甚羣臣因上表

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十月漢帝使行御

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於魏王

為壇受璽綬印皇帝位改元大赦奉漢帝為

山陽公行漢正朔

正本音政秦避始皇諱改從平聲

用天子

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武王曰武皇帝

廟號太祖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

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

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

於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

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汲古閣

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

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

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

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

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

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

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帝謂侍

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

是歲酒泉張掖人執太守反金城太

守蘇則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

市益得不附九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

流沙幕莫各切沙土曰即不求自至求而得

之不足貴也帝嘿然上密北切通帝欲徙

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胡光切

也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

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

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曰卿謂欲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不

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斤於切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

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

力爭帝乃徙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

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

默然後遂為之稀出毗本傳

二年以議郎孔美為宗聖侯奉孔子祀初

復五銖錢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

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

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

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

羈居宜切羈奇也旅舍也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

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

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

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魏紀 汲古閣

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夏

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 擔都濫切又都

單切山名在成都西古蜀王妃死使大赦改

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 蜀志先

傳主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

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

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

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

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

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

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

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

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 上丘與切亦作

坑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

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魏紀 汲古閣

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 文里切亦作峙言三國鼎足而

立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

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 悉上

各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

邪入汴 邪音耶西突厥之號至唐憲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始見於中國全忠

其後也見五代史論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

數此皆私已之偏僻非大公之通論也臣

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 識職吏切誌記竊以

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

拓捷各切跋蒲撥切亦作拔虜複姓卽元魏也

自云拓天而生跋地而長遂以氏焉

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

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一

汲古閣

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

蕞爾之國

蕞徂外切小貌

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

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

通其議確然使人不敢移奪者也臣今所

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

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

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

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

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

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

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

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

壹名號不與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

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

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

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

陸狀元通鑑

卷十二

汲古閣

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

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

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

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

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

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

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

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

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東萊評曰自秦以來其國家為姦盜篡竊

而戚藩興兵以討賊復仇者有三君焉劉

先主晉元帝唐莊宗是已議者以謂方事

之殷若不速踐天位則上無以繼大統宗

廟有乏主之譏下無以係人心將士有離

散之勢所以皆不待賊滅而先自立也誠

得救時拯難之良策而或者乃曰三君本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魏紀

汲古閣

以討賊為名而躁於自立是幸禍徼福而

位為樂也遂使舉兵之義索然不從將

何以激厲眾意摧屈敵鋒乎且昭公薨於

乾侯魯國無君定公必俟喪至然後行即

位之禮春秋未嘗以其乏神主逆人心為

譏也故費詩進諫於先主周嵩抗疏於元

帝張承業獻策於莊宗而詩之論最先出

人尤喜之亦一家之說未可偏廢世必有

辨其優劣者云

孫權自公安徙都鄂

五各切漢江夏邑孫權徙都於此更名武昌

更名鄂曰武昌太祖之入鄴也帝為五官

中郎將見袁熙妻甄氏

上側鄰切姓也

美而悅之太

祖為之聘焉生子叡

俞芮切古作府

及卽皇帝位郭

貴嬪有寵

嬪毗賓切婦也周禮有九嬪

甄夫人畱鄴不得

見

胡旬切作朝上日見後皆倣此

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

上側禁切

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三

魏紀

汲古閣

後遂立郭貴嬪為皇后

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

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

譴詰戰切謫問也

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

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

所景切過也所見不明抵罪

勿復

劾三公

漢主恥關羽之沒將

擊孫權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

魏則權自服不應置魏

應於陵切

先與吳戰兵執

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眾

漢主皆不聽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

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

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

差又曰鞭撻健兒撻張瓜切華也而今在左右此取

禍之道也飛猶不悛且緣切止漢主將伐孫

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漢巴郡之邑即巴縣

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

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陸壯元通鑑卷五十一 汲古閣

蜀志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

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顏劉璋將

飛軍至不降欲殺之已而釋之竝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

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一七

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

漢主不聽遣將軍吳班馮羽攻破權將李異

等於巫巫音誣漢南郡之邑應劭曰巫山在西南吳置建平縣於此進軍

秭歸秭音楚大夫屈原被放忽然暫歸有

賢姊曰女須亦歸喻令自兵四萬餘人武陵

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

大都督督將軍朱然潘璋孫桓等五萬人拒

之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

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

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

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

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

陸壯元通鑑卷五十一 汲古閣

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

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

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

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

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

蜀蜀故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

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

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于禁

須髮皓白形容憔悴上慈消切下秦見帝泣

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

達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

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

於避反發病死
本傳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

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

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

劉曄曰不可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

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

分我信其偽降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

傳翼也傳讀權既受王位外盡禮以事中國

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與

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敢

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

人俘方吳民信其言而感怒戰加十倍矣不

聽初帝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

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

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止冬十月

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馮

几馮音使著布單衣皮弁皮變反以見拜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

施行馬周禮掌舍設棨戟杜子置吏卒以優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崇之年八十四而卒以穀貴罷五銖錢

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

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

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

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

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

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

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

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

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

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

夫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

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

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上音杭下直觀切謂

軍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

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紀 汲古閣

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

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燕曹切帶船總名

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

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擿句而

已捷他歷切挑也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

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難如字言

吳不敢輕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

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

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吳

志權本傳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

諸葛瑾之子恪張昭之子休顧雍之子譚陳

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

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吳王

於臨釣臺飲酒大醉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

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王大怒手劍擊之大司

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紀 汲古閣

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

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

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何得自喻於

彼乎翻由是得免 初太祖既克關中上徒

烏元丘力居從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然切

子鮮卑戎王名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然切

能素利彌加等因闔柔上貢獻求通市太祖

皆表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

廉平為眾所服由是能威制餘部最為強盛
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比
能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
部落近塞中國人多亡叛歸之素利等在遼
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帝以
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
豫為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

三年正月詔曰今之計孝古之貢士也若限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汲古閣

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
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
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紀鄧善

上時戰切西域國名去于龜茲前書音丘慈

關千五百里界迫匈奴千闐王徒

切茲音阻推切益急言爾章懷說西域國名

戊巳校尉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

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公流進易退

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漢主

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

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南郡之邑

宜都猇亭上計交切在漢夷吳將皆欲迎擊

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

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執今但且檣

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今緣山行軍執

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罷清摩切徐制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汲古閣

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發憤恨

四月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是時諸侯王皆

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

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

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儕

於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

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未嘗

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

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

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

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

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

所以為益也

袞本傳

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

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

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

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譎古穴切詭詐

也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兵八千從谷中出

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

上楚委切度也必

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

關限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

爭之當令必諸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

送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

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不以為

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竝曰攻備當

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

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

猾虜更當事多

更工衛切歷試也

其軍始集思慮精

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

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

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

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斬張南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馮習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

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

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

音蟹判也

死者萬數漢主

夜逃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

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恚曰吾

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傳彤

以戎切

為後殿

都甸切軍後曰殿

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

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

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衆曰後追

將至宜解舫輕行

舫兩船

畿曰吾在軍未

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

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爲漢所圍求救於陸

遜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

待吾計展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

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

調度自有方耳

調徒鈞切度徒故切約之有長短曰度

初遜爲

陸狀元通鑑

卷王

二十五

汲古閣

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

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

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竝荷國

恩當相輯睦

上籍入切和也下莫六切順也

共剪此虜上報

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

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

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

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

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

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

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

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

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初諸

葛亮與尙書令法正好尙不同而以公義相

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

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

陸狀元通鑑

卷王

二十六

汲古閣

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等

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

遜遜與朱然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

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

兵樹柵

測革切編木立也

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

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

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

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蜀先主吳呂

蒙傳

漢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

八月率其眾來降漢有司請收權妻子漢主

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帝謂權

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踪陳韓邪對曰臣過受

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

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

之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帝詔權發喪權

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實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汲古閣

請須後得審問果如所言 九月詔曰夫婦

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

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

受茅土之爵

橫戶孟切非理曰橫

以此詔傳之後世若

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

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不當望賞念自佚

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

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

錢米恩貸也

田本

葉曰牝雞無晨女子難養聖人誠之漢家

不知制度以母后攝政終於索家凶國而

已矣祿莽變於前梁竇亂於後漢世所以

倥偬多事者以此也魏世紀綱闕略行事

亦多謬戾至於懲百官抑椒房斯可為萬

世不易之法

立皇后郭氏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汲古閣

老切姓也請帝自陳誠欵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

以為權必臣服帝悅周言故立為吳王復使

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

吳王為之流涕霑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

不至帝怒遂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

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

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

名在九江歷陽孫權築塢於此曹真夏侯尚張郃音徐晃圍

南郡吳呂範督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
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吳王卑
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當奉還土地
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帝報曰朕之與君
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
吳王太子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
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十一月至宛 吳王使
使聘於漢漢遣使報之吳漢復通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四年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時朱桓所部
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
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曹仁
既非智勇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
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
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執雖曹不自來尙不
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
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

王雙等襲中洲

襲席入切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

中洲者桓

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彫等而身自

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彫生虜王雙死者

千餘人初呂蒙卒吳王以昭武將軍朱然鎮

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

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

裁與纔同

真等起土山臨

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

厲吏士伺間隙

伺相吏切候也間古限切間廁之隙

攻破魏兩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

還三月至洛陽初帝問賈詡曰

上況初切

吾欲伐

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

兵權建本者尙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

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

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

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

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

辛七忽切

用兵之道

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出謂傳

漢主病篤命

丞相亮輔太子以尙書令李嚴爲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死漢主又爲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天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漢主殂於永安諡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

時亮省疾亦在

永安
留李嚴鎮永安

胡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不才羣臣無出

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爲乎曹操僞定一時名爲英雄然夷考其心事乃真小人耳雖暴戾勇猛殺人不忌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呻吟泣涕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始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肯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已亦力其從盧植周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夏五月漢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改元建興

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
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亮嘗自校簿
書主簿楊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
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
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
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
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
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
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
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
牛喘昌亮切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
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
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
顯卒亮垂泣三日蜀先主及亮本傳益州郡耆帥
雍闓直亮切趙雲通作開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

諸夷皆從之牂柯越雋皆叛牂柯者係船棹也楚伐夜郎至
且蘭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置牂柯郡牂茲郎切柯
居何切三應闔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
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

之以廷尉鍾繇為太尉繇餘招切高柔代為廷

尉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與讀口豫柔上疏

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

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

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

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

數所角切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

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

帝嘉納焉出柔本傳漢遣尚書鄧芝修好於吳

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狐音胡

性多疑每度水河且聽芝乃自表請見曰臣

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

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切迫也筆

通作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

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

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重傳客切校也吳有三江

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

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

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魏紀三十五汲古閣

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

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

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初平以來學道廢墜四月初立太學置

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七月帝東

巡如許昌大興軍伐吳畱尚書僕射司馬懿

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

如壽春蔡潁按漢書蔡邕九江下蔡縣亦古州來屬其地在淮頭之會潁水出潁

州陽城東至下蔡入淮左傳楚王封于州

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

葦爲疑城衣去聲葦羽鬼切說文大葦也假樓自石頭至於

江乘石頭城名在吳丹陽郡秣陵卽其地聯縣相接數百里一

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艦戶懸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狀

如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

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

蕩幾至覆沒幾平聲殆也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魏紀三十六汲古閣

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乘之重牽已而超

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

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馬本紀

吳郡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爲當

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暨豔暨切

爲選部尚書豔好爲清議彈射百僚彈其姓也

十切糾射也射食亦切命中曰射嚴奏三署率皆貶高就下

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

志節卑汙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

上

止也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同郡陸遜

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

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

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

之時也取何加切說文王若令善惡異流貴

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

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濟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汲古閣

庶有益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

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

不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

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温

亦坐斥還本郡吳志温豔傳

六年鮮卑軻比能衆彊盛出擊東部大人素

利護烏丸校尉田豫乘虛倚其後軻比能使

別帥拒豫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搆貳數爲

邊寇幽并苦之二月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

能大破之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閭等參軍

馬謖送之六切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

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

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

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

而已亮納其言蜀志帝以舟師復征吳

五月至譙吳以顧雍爲丞相雍爲人寡言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汲古閣

舉動時當去聲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

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

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使

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及爲相其所選用文武

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

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

不用終不宣泄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

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

非面見口未嘗言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

多陳便宜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

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

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

所不宜聽也王從之國吳志七月漢諸葛

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雋音髓蜀地名本平都

漢武帝開置斬雍闓孟獲收闓餘眾以拒亮獲素

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九汲古閣

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

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

笑縱使更戰縱是用切下七縱同七縱七禽

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

復反矣亮遂至滇池上多年切漢益州郡之邑在蜀地滇池澤在縣

西益州故滇王國漢武帝所開永昌祥柯越

傳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悉收其俊

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

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國蜀志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亮本傳

木切水回為渦又古禾切說文水入淮在漢沛國譙縣三國屬魏尚書蔣濟

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十月如廣陵臨江觀

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

人嚴兵固守時大寒水舟不得入江帝見波

濤洶涌上謂拱切水聲下尹萊切騰也歎曰嗟乎固天所以

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

陸狀无通鑑卷三十九汲古閣

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要平帝大驚壽等

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

行議者欲就畱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北

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

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畱船付濟船

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蹠船

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蹠子六切踰也豚徒渾切通作敦加

土為堆也遏烏葛切遮也止也斷徒玩切絕也皆引後船一時開遏

入淮中乃得還

七年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畱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故未建爲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帝卽放弓矢爲之惻然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側聽曄旣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帝初泄政陳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此皆不可不深察也本紀及曄傳追諡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吳王聞魏有大喪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魏紀

汲古閣

冀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執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主退走十二月以鍾繇爲太傅曹休爲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曹真爲大將軍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爲司空馬懿爲票騎大將軍歆讓位於管寧帝不許徵寧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

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右文帝在位七年壽年四十

考與曰

世祖文帝黃初元年十月辛未升壇受禪

陳志云丙午行至曲終漢帝禪位庚午升壇

卽神袁紀亦云庚午魏王卽位按獻帝紀

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

帝受禪碑至今尙在亦云辛未受禪陳志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魏紀

下閣

袁紀誤也范書云魏遣使求璽綬曹皇后

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以璽抵軒下

因泣涕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

視按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綬無容在曹

后之所此說妄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一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二

魏紀

烈祖明皇帝上

諱獻文帝太子也黃初七年五月文帝崩

太子卽位

太和元年丁未二月帝方營修宮室百姓多貧

困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

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勾踐欲廣其禦兒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之疆禦偶舉切吳郡有禦兒水在古越地越語云勾踐之地北至禦兒卽此禦或作

語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

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

弋綈之服弋逸職切黑色綈太溪切厚絹霍去病中才之將

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

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

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

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

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彊而寇

戎賓服矣

出則本朝

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

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

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

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

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

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

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妄自菲薄

上敷尾切微薄也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

塞蘇則切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

惡也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

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

皆許歸切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

簡拔以遺陛下

遺去聲

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裨碑實

通切助也

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

行陳

上胡郎切列陳音陣

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

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猥烏附切鄙也

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禪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

諒將侯切咨謀事曰咨諒將侯切咨事為諫

諒將侯切咨事為諫察納雅言深追先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四魏紀

汲古閣

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伉為掾仙直又切與肖同仙竝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竝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胡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

彼劉禪之凡庸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槩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林曰六經之作皆古人無意於為文之文後世騷人文士之作然後有意於文之文所以不如六經之自然前輩以謂自漢末斯文衰弊至於南北隋唐惟有文兩篇足陸狀元通鑑

卷五

五魏紀

汲古閣

以追配六經諸葛亮出師表陶淵明歸去來辭此二者發而為辭皆從肺腑中流出如雲行空如風浸水自然成章

帝聞亮在漢中欲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也斜似遮切谷于蜀名東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

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

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天下騷動費力廣大

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役參倍

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將士虎

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

必自罷敝帝乃止

(出)蜀志亮本傳

初靈帝罷五銖

錢使以穀帛爲用人間巧僞漸多競湮穀以

要利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司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

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爲便四月復行五

銖錢

(出)晉食貨志

初營宗廟於洛陽

六月以

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及帝

卽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

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

(上)渠京切墨刑在面或作剝下

牛側切去鼻

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

答(上)苦昆切去髮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以下議

司徒朗以爲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

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

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

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刑嫌其輕

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

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

(鈇大計切以鐵加足)

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出)魏本傳

二年正月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楸

(莫侯切)

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帝與之親善使鎮長

安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

延曰聞夏侯楸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

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

北

(子午道漢平帝時王莽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屬魏)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城逃

走比東方相合聚比毗至切近也尙二十許日而公

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

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

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音眉類師古音媚漢右扶風邑三國屬魏

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上居之切或謂郿縣郿塢是

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

攻祁山上翹移切漢武都上祿縣有祁山三國屬魏戎陳整齊號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魏紀八汲古閣

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

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卒音梓朝野恐懼

於是天水漢隴西郡地武帝分置天水郡顏師古曰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故名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

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

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

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

亮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

葛亮深加器與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

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

謖為參軍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

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

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漢王隴縣有街泉亭所謂

秦亭即此三國屬魏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

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

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魏紀九汲古閣

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

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

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

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

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

也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

有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遣
逆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平特見崇顯進
位討寇將軍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
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
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爲
鎮軍將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
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
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於是考微勞甄壯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烈

甄稽延

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

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

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請亮降亮美維膽
智辟爲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真討安定等
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
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吳
主使鄱陽太守周魴遣親人齎牋以誘揚州
都督曹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

接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

皖胡管切古
皖國漢廬江

邑三國屬

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

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至皖以陸遜爲大都

督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

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

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

戰必敗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

若以萬兵柴路

上讀
曰案

則休可虜若得休便可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
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
可乃止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爲中部令
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
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軍資
器械略盡初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
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
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

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

達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

達軍驚走休乃得還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

問休慙憤直發於背卒疽千余切帝以滿寵

都督揚州以代之說文癰也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

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

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魏紀十二汲古閣

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

臣而弗疑也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

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

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

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

此臣之未解也解胡買切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其用兵也髣髴孫吳髣撫兩切然困於

勿切或作彷彿

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

山殆死潼關潼音童在潼洪農華陰縣本名

東故以為名衡關河自龍門南流激衡華山

入三國屬魏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

欲以不危而定之哉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

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上斐父切謂天下

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

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

後吳更違盟關羽敗敗秭歸蹉跌上倉何切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三魏紀十三汲古閣

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徒困切非臣之明

所能逆觀也

胡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可用甚明

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之是

皆不然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

如風何以僥倖為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

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

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

散關在漢故道

縣三國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

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於樓上應之曰我識

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

郝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

陸狀元通鑑卷之十四汲古閣

兵攻昭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帝召張郃於

方城使擊亮帝問郃曰遲將軍到遲去聲亮

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

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

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志亮傳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

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脅奪恭位上書言

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世權日久

今若不誅後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以兵臨

之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吳王

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初

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

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吳王守陽

美長上延而切漢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

周谷輒為傳著簿書傳符遇切著也使無譴

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

陸狀元通鑑卷之十五汲古閣

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

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

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

丞相四月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

百官畢會吳王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

舉劾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

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王追尊

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

為皇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

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而謝景范

慎羊衡等衛古道字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

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

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

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

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衡私駿北角切衛乖舛也綜曰

陸狀元通鑑魏紀十六卷主魏紀十六汲古閣

元遜才而疏于嘿精而很嘿密北切通作默很胡聖切很戾也

通作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侯夾切隘狹也通作狹

衛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其後四人皆敗如

衛所言出吳志權等傳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

往告於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一名體弗順

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

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彙情者求犄角之

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須并其土乃議

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

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

者乃遣使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

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

州之土司州古洛邑漢河南郡光武所都置河南尹兼置司隸魏兼置司州因司隸為

以函谷關為界古函谷關漢武帝徙關於新安乃於故關置洪

農郡其地即古桃林之野三國屬魏九月吳主遷都建業楚

邑名曰金陵漢屬丹陽郡吳改為建業十月改平望觀曰聽

陸狀元通鑑魏紀十七卷主魏紀十七汲古閣

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

常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枯同切著法

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

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

事比九百六卷比毗至切近也謂律法僅有九百六卷世有增

損錯糅無常糅女救切雜也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

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常用者合二萬六

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

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
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
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
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
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
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
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
旁章科令為省矣（四）本紀及
晉刑法志

陸狀元通鑑

卷主

十八

汲古閣

四年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上）與章切
又餘亮切
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侯
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董昭上
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
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
傷化也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
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
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執莫

能糾擿

（他）歷切
發也

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

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

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

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訾）才
支切

加也帝善其言二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

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遠）須切
嚮也不

由典謨豈訓導未治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

陸狀元通鑑

卷主

十九

汲古閣

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

高第者亟用（亟）訖力
切疾也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

退之於是免誕颺等官（四）昭
等傳六月大司馬

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

道竝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

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于

午谷或由武威入八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

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坂）甫遠切
漢中成固會天大

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九月詔曹真等班師

十月帝幸許昌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統

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帝曰吾省與僕射

省何異竟不視省息井切十二月吳主揚

聲欲至合肥漢九江邑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字

或作肥魏以為重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

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

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

陸狀元通鑑魏紀二十一汲古閣

罷滿寵切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

後十餘日吳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

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

吾共贊王業者也蜀志宛本傳

五年二月漢丞相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

木牛運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

等以禦之三月司馬懿留兵守上邽音圭漢縣名蜀

漢陽其地有祁山入三國屬魏餘眾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

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

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

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

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

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

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

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

陸狀元通鑑魏紀二十一汲古閣

營不肯戰掘其月切賈栩魏平曰羽切公畏蜀

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

懿使張郃攻無當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

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

懿還係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

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

亂發飛矢中郃右腳而卒郃與滕同黃初

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至於親姻

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爲教

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

御牙嫁切迎也又魚據切洽也

伏惟陛下

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

房

上茲消切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

恩昭九族親理

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

施恩者矣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

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

他達切宮中小門一曰門屏神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

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

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

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

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

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

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

竊自料度

徒各切度量也

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

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

分勿切紱也

駙馬奉車

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上仍吏切簪筆

出從

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

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

之晏中詠常棣匪他之誠

棣大計切詩鹿鳴之什爾雅常棣棣

也郭璞注曰子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

莪罔極之哀

蓼音六義五何切詩谷風之什

每四節之會塊

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

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

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

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

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

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又曰昔管

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

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

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就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八月詔曰先帝著令不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適都歷切正也本作嫡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山本紀及傳植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嚴後收名平雷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

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

六年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初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怒侍中劉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曄爲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

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

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與讀曰嘗恐

昧夢漏泄昧音米物入目曰夢寐中神游曰夢以益臣罪焉敢

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

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

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中去聲當也

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

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

陸狀充通鑑卷三十一魏紀二十六汲古閣

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

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

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

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

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

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山曄本傳傳子曰巧

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

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

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

自危豈不惜哉帝嘗卒至尙書門尙書令陳

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

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

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

而反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

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山矯本傳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滿寵整軍趨楊宜口吳

陸狀充通鑑卷三十一魏紀二十七汲古閣

人聞之夜遯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

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

據水爲執官兵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

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

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倚居綺切從後牽曰倚於計爲

便詔報聽

青龍元年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

水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

必有自大之言今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

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伏肥水隱處以待之

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

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

不克六安古國卑陶後漢武帝別為六安國後屬廬江入三國屬吳漢諸

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閣上禮切在漢沮縣沮水傍邸或作既岸傍欲落者故以閣為

道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魏紀汲古閣

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

約吳同時大舉三月山陽公卒諡曰漢孝

獻皇帝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

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

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

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在扶風郿縣城

中屬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

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

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

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塹七艷切坑也漢

兵六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

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

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

無私焉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巢湖在縣東南入三國屬吳向合肥新城

衆號十萬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上彌充切在江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魏紀汲古閣

夏沙美縣域中按水經云夏水冬竭夏流故曰夏水自江陵縣過華容縣又東至雲杜縣入沔謂之賸口自賸口下沔水向襄陽將軍

過夏口會於江所謂沔口即此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拔

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

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

若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救

諸將拒守吾將自往征之乃敕司馬懿堅壁

拒守以挫亮鋒七月帝御龍舟東征吳主始

蜀軍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遜孫韶陸遜亦退

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

駕丁酉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

制之吾無憂矣遂還 八月司馬懿與諸葛

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

巾幘婦人之服挑徒丁切挑戰謂搥婉敵求戰也巾首飾也幘古獲切帶

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爲

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魏紀 汲古閣

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

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

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

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

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噉杜覽切亦作啖懿告人

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

主使向書僕射李福嘗侍因諮以國家大計

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琰以冉切福復請蔣

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

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

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

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

是儀結陳而去入谷陳直觀切與陣同然後發喪百

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

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魏紀 汲古閣

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

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

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

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

常規畫分部上去聲籌度糧穀度達各切謀也不稽思

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

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

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

也費禕使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

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

之執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

諸君不知慮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孫音遜順也毛

詩鄭氏釋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今方

掃除疆賊功以才成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

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卽涉切舟權也非長計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三魏紀三十三汲古閣

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歿

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上徒玩切絕也姜維次之

若延或不從命軍使自發亮卒

胡曰司馬懿之言謫也實畏孔明屯五丈

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耳孔

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親統大師入他

入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

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

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葉曰世之議者多惑陳壽之謬論以孔明

短於將略夫孔明之賢三國一人而已其

事君以誠其處心以公其使人以義其行

師以信富國彊兵出奇運智卓卓有古賢

佐風草廬之語一契而三分之勢已成定

南中於七擒平三郡於一舉殺張郃斬王

雙以司馬懿之善兵且畏之如虎故孟獲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三魏紀三十三汲古閣

稱為天威仲達歎其奇才非將略所長而

然邪而又輔翼宗室本仁義以正姦偽使

不遇不幸天下捨蜀而誰歸

楊儀等欲案亮成規相次引軍還延率所領

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檄胡狄切魏武奏事云令邊有警輒露檄捕利

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士眾知曲

在延莫為用命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

中儀遣將馬伋

人名未詳

追斬之夷延三族

係後生怨

望自諸軍還成都諡諸葛亮曰忠武侯丞相

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

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

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

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

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

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汲古閣

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

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

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

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

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

副嘗以職位游散快快

於亮切情不足也

怨謗無已

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

上文運切本冉驪國漢武帝開置汶山郡

三國系蜀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

聞之亦發疾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

策後人不能故也

蜀志亮本傳

習鑿齒論曰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

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

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

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

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五

汲古閣

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

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

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

爲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

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近

其墓立一廟於沔陽斷其私祀漢主從之漢

主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時

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

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
由是衆望漸服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
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巴丘漢長沙下雋縣地吳始曰巴丘
魯肅常守此有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
防非常永安漢魚復縣屬巴郡公孫述於此築城號白帝有永安宮蜀主改魚復爲永安
漢宗預使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
一家而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
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執宜然俱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七 汲古閣

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

考異曰

烈祖太和二年正月姜維降漢孫盛雜語曰

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

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

在當歸也按維粗知學術恐不至此今不

取

青龍二年

唐太宗晉書景懷夏侯后傳后以

此年死云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竝有雄
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
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酈朋按是時司馬懿
方信任於明帝未有不臣之迹況其諸子
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醜其妻都非事實蓋
甚之之辭不然師自以他故醜之也今不
取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

魏紀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魏紀

列祖明皇帝下

青龍三年正月以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

四月漢主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後軍

師費禕代琬爲尚書令 帝好土功旣作許

昌宮

漢潁川長社邑獻帝都之魏文帝改曰許昌至明帝又於此建宮

又治

洛陽宮起昭陽大極殿築總章觀

古玩切爾雅曰觀謂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魏紀

汲古閣

之闕於上觀望 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

陳羣上疏曰管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

舍

上林總切驛遠也蘇鶚演義謂馳傳者如今之過所解見上

興費人役

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

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

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

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

曰管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

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

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

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聞神卓然同意亦

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

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

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

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魏紀

汲古閣

意遠矣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

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

掃者凡數十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

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

高柔上疏曰管漢文惜百金之資不營小臺

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

所損者非唯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

患乎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竊聞後

庭之數或復過之可妙簡淑媛

上神六切善也下千眷切

說文美女也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則蠶

斯之徵可庶而致矣

蠶音終蠶斯蚣蟬也

帝報曰輒克

昌言佗復以聞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

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

上疏曰田者既滅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

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

禦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唯陛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汲古閣

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則衆庶莫不悅豫矣

帝又欲平北邙

莫郎切洛陽北山名

令於其上作臺觀

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

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

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

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

奉武皇帝開拓之六業文皇帝克終之元

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

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

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

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

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

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

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

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

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汲古閣

上烏何切下或音旁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

爲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

度徒各切以度量也

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君作元首臣爲

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

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

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於地使臣身死

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

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

嘗著裙

上陟略切下莫報切說文小兒蠻夷頭衣

被縹綾半袖

縹普

沼切青

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

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

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

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

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

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管

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

羸倫為切瘦也

陛下舍其

緩者

舍音捨釋也

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書

侍郎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

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

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

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

水之喻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

史左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

畱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

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

察按事類

校居効切校檢也

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

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孫禮固請罷

役帝詔曰欽納讜言

上多義切善言也

促遣民作監

作者復奏畱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

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

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

華柔阜濟本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八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皇帝無

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

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山本紀

東萊評曰管鄩人取莒公子為後春秋書

曰莒人滅鄩明帝撫養嬰孺莫知其所由

來而傳之以位若以春秋之法言之則魏

祚已滅矣不待司馬懿之反也與考烈王

納黃歇之姬莊襄王受呂不韋之妾其事

雖殊而同歸皆天欲亂其祀而絕其宗廟之饗也不然以曹操之險譎而慶流後昆則報施之理繆矣

林之奇曰太子天下之根本也當與天下共立之以示天下之至公魏明帝養二王爲太子乃使宮省祕密莫有知所由來者其輕天下如此安得不爲司馬懿所竊哉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

汲古閣

龍殿前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竦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爲福而已哉帝爲之動容出隆本傳帝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

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陛下臨時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咎漢文帝欲殺犯蹕者上壁古切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出稱警入稱蹕互文耳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諫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出肅本傳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互相侵伐疆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郵遂安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鳳凰麒麟白虎犧牛

上許宜切 色純曰犧 璜玦八卦 璜

光切 玦古列宿李彗之象

李蒲昧切 彗所以 除舊布新 李氣似

彗

又有文曰太尉曹詔書班天下以爲嘉瑞

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鉅鹿張璜

在旬切 又璜 祖閔切

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

而後廢興從之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

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

瑞也 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

陸康

陸康 魏紀

汲古閣

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

焉皆以與之

出本 紀

四年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

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 十二月頽陰

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

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

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

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袁子

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

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咎曰夫仁

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爲

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

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

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

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出羣 本傳

詔公卿

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

陸康

陸康 魏紀

汲古閣

王昶應選

昶丑 兩切

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

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

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

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

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

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

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

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

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

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

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

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

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出）

景初元年正月山荏縣（上）仕之切漢泰山郡

北即山荏縣也或音蒲東言黃龍見高堂隆

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

陸狀无通鑑（魏紀） 汲古閣

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

下詔改元以是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

牲用白從地正也更命太和歷曰景初歷

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

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孫盛

論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

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

失正矣 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

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母丘儉為幽州刺

史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自立為燕王誘呼

鮮卑以侵擾北方 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

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詔曰晉漢氏之初

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

年廢無禘禮（上）大計切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今祀皇皇帝天於園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

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

陸狀无通鑑（魏紀） 汲古閣

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祗於北郊以武

宣皇后配（祇音岐提出萬） 是歲徙長安鍾

虞崇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虞其舉切說文）

為猛獸之足於下故從虎從異虞通作 盤折

虞崇他各切佗徒何切匈奴奇獸名 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

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

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

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

剽木善章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

東萊評曰故老之智幽王不與之謀猷而

訂之占夢伯也之材平王不委之征伐而

以爲前驅俾將帥輔弼之臣躬執賤役故

詩悲傷而怨刺焉以見周室之衰也明帝

崇侈宮室至使公卿羣僚穿穴舉土抑又

甚於占夢前驅也嗟夫魏氏之亡無日矣

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陛下既尊羣臣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

足甚非謂也尚書衛顗

音冀

上疏曰今議者多

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

伐則比二虜於貍鼠

上陵之切說
文伏獸似貍

臣以爲不

然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

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之務宜君

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爲出猶恐不及而工

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

帑也錢切金幣
所藏藏才良切

物所蓄也管漢武信神僊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

以餐玉屑

餐七
安切

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每

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

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

皮切費
芳木切

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帝不聽

也本
紀及

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

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

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覽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身育長

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

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

往基時

支里切止
也或作峙

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帝手

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陳壽評曰高堂隆

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

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

通者與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

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僭不可啖也

畫胡卦切又胡麥切
界也啖徒濫切食也

毓對曰名不足以致

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十五

汲古閣

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

議司隸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史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

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

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

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施依其

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

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

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

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

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十六

汲古閣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史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司空掾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而考課是先懼不

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

決事竟不行

出邵本傳

臣光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不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去

陸狀无通鑑

卷三

魏紀十七

汲古閣

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爲曲私欺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明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爲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爲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僞無所冤抑斯爲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

實百姓富給斯爲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

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爲善治

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

決之在已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

其實

研覈堅切研磨也嚴下革切覈實也

而斟酌其宜至精

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

爲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親貴雖不能

而任職疎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

陸狀无通鑑

卷三

魏紀十八

汲古閣

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於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爲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爲其然也凡爲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

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
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爲人君
老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
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
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
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
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鯀古本九切禹父
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攸同四隩既宅

隩乙六切四方土可居也

然後賞其功

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按其米鹽之課責其
旦夕之効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
不察也考績不可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
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弄趨其末
故也

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
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

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
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
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
起矣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
黃門郎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
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
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

出臻毓傳

中竹仲切當也

豐服其言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魏紀

汲古閣

二年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
討遼東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
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兵其次
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三者何出對曰
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
所及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
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
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漢主立于璿爲皇太

子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

祕書郎郤正好虛到切愛也尚正曰奉親虔

恭夙夜匪懈居隘切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

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

有耳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

傲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

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

然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魏紀 汲古閣

畢衍將兵數萬屯遼隧遼東邑本圍塹二十

餘里塹七念切懿曰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

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出其南式

志切旗屬衍等盡銳趣之切懿潛濟水出其

北遂進圍襄平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

糧盡窘渠隕切死者甚多八月襄平潰淵突

圍走大兵急擊之斬淵於梁水之上遼東帶

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 十二月漢將琬出

屯漢中 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

事孫資皆為祕書郎又帝即位更命祕書曰

中書以放為監監本平聲如三監之資為令

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是時

帝親覽萬機數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

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

行之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

為大將軍與夏侯獻曹爽曹肇等對輔政帝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二魏紀 汲古閣

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上之欲切付

同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放資

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

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

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

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手詔免燕王宇等官以

曹爽為大將軍是時司馬懿在汲帝手詔召

之懿即晉武帝

三年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

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指齊王芳謂懿曰此

是也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

尋殂帝沉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簡功能屏絕

浮偽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

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

跡所履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紀 出本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

隆狀无通鑑 魏紀 漆古閣

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 吃居乙切 而沈毅好

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

已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

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

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

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宮

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以懿年位素高

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舉

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下 密畢切 皆有才名而

急於富貴趨時附軌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

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晏等咸共推戴爽

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使爽發詔轉司馬

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

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二月以司馬

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其餘諸弟皆

隆狀无通鑑 魏紀 漆古閣

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晏等依

執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

莫敢忤旨 七月帝始親臨朝 十二月詔

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右明帝在位十三年壽年三十六

陳壽評曰明帝沈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人

君之至槩焉於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

事修顯祖開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闕

是營格之遠猷其殆庶乎

葉曰知人之明難矣君不知人未有不爲
姦人所賣以致禍亂者魏三主皆有其失
武帝以張邈可託家屬邈終故而夫兗州
文帝保孟達無他且稱其器量優絕達遂
以新城反明帝以司馬懿爲可託孤而懿
以竊國皆失之於毫睫之間而貽莫大之
患方帝驛騎召懿屬以後事曰死乃復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梁書 梁武帝
朕忍死待君其付託豈不誠哉使得人如
周勃霍光魏末遽亡也傾家資以授盜賊
而責其信義嗚呼其不智也夫

考異曰

景初二年六月公孫淵圍塹二十餘里

晉宣

紀云南北六七十里今從淵傳

十二月劉放執帝手作詔免燕王宇等宣

族

傳曰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

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

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

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

宣王帝納其言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

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

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命更爲詔帝獨召爽

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明官按陳

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則於時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梁書

梁武帝

非美故遷就而爲之諱也今依習鑿齒漢

晉春秋郭頒世語似得其實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魏紀

邵陵厲公史稱齊王

諱芳明帝養子也立為太子景初三年正

月明帝崩太子即位

正始元年庚申越雋蠻夷數叛漢殺太守是後

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

漢主以張嶷鄂力切為越雋太守嶷招慰新附

陸狀元通鑑蓋古關

誅討彊猾戶八切蠻夷畏服郡界悉平復還

舊治是歲西域重譯獻火浣布先是文帝

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

不然明帝刊石於廟門之外以示來世及

西域使至乃刊滅此論天下笑之紀本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

主曰札側人切曹氏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宜西

命益州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

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

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

許洛之衆執必分離犄角竝進倚居綺切一偏引也

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以定華夏若

循前輕舉不足大用也吳主不能用四月吳

朱然圍樊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

之夜遁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

川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卒者猝急也乃多作舟

陸狀元通鑑蓋古關

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漢人咸以為

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漢主遣尚書

令費禕等喻指琬乃上言請徙屯涪漢主從

之涪音浮蜀地廣漢郡涪水所出南入江朝廷欲廣田畜穀

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

壽春艾以為晉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

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

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

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
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
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
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
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
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
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
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陸狀元通鑑

卷古

魏紀

汲古閣

林之奇曰它日晉能平吳者雖杜預王濬
之功而所以能成功者艾之力也

處士管寧卒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
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
無不化服及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

歎

本傳

四年十月漢蔣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以
漢中太守王平爲鎮北大將軍督漢中十一

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上言地

有常險守無常執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

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 宗室曹問土

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

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

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

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

陸狀元通鑑

卷古

魏紀

汲古閣

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

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

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咎夏商周歷世

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

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爲小弱見奪於

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

毗輔上頻脂切輔助外無諸侯以爲藩衛譬猶芟刈

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
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
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
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
爲力理執然也漢監秦之失監居攝切誠封也與鑑通
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
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故也然
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爲欲天下之
陸狀无通鑑陸南魏紀五汲古閣
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
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
之患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
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徒釣切搖
也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
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
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
亂宗室王侯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

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
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能有
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
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
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
用事閹衣檢切宮中守門者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由是天下鼎沸姦宄竝爭宗廟焚爲灰燼徐餘火
宮室變爲榛藪上側說切木叢生曰榛太祖皇帝
陸狀无通鑑陸南魏紀六汲古閣
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
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子弟
宗室權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
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
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
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
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
間間古覓切隔也與相維制非所以彊翰弱

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冀以此論感寤，曹爽爽不

晁曰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且親親尊尊之道相須而成齊一於尊賢而不知親親此周公所以逆知篡弑之臣魯一於親親而不知尊賢此太公所以逆知有浸微之患曹罔之言可謂知此理矣曰諄諄言之而爽不能用此其所以終爲司馬氏之所篡者歟

五年李勝鄧颺欲令大將軍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至西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自駱谷入漢中駱音洛漢中郡興執有駱谷路南口曰儻谷北口曰駱谷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欲守城不出以待洛兵王平曰漢中去洛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執平爲後拒比爾間比毗至切近也洛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唯護軍劉敏與陸狀元通鑑陸狀元魏紀 鑒古閣 汲古閣 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執閏月漢王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上胡慣切貫也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四月大將軍爽兵距興執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民夷號泣道路洛軍及費禕兵繼至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

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爲

之虛耗是歲漢大司馬琬以病因讓州職

於大將軍裱漢主乃以裱爲益州刺史以侍

中董允守尚書令爲裱之副時戰國多事公

務煩猥裱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

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

不忘常以朝晡聽事晡奔謀切其間接納賓

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

陸狀元通鑑魏紀汲古閣

廢及董允代裱欲敦裱之所行敦戶孝切旬日

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

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六年吳丞相陸遜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

領其眾十一月漢大司馬琬尚書令董允

皆卒以尚書呂乂爲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

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甚嚴憚之宦人黃

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王下

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

位不過黃門丞費裱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爲

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伎藝挾智數故裱以

爲賢越次而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

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陳祗

有寵而漢主追怨董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

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

七年幽州刺史母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

陸狀元通鑑魏紀汲古閣

爲侵叛督諸軍討之位宮犇買溝儉遣玄菟

太守王頎追之頎渠切過沃沮千有餘里沃鳥切

沮千餘切東沃沮其國在高句驪蓋馬大山

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

至肅慎氏南界周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

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

八千餘口九月吳主以步騭爲丞相朱然

爲左大司馬全琮爲右大司馬分荊州爲二

部以呂岱爲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

至蒲圻

武昌故楚之東鄂在漢為江夏郡之

遷都建業

圻音祈漢江夏郡有蒲圻湖入三國屬吳

以威北將軍諸葛

恪為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 漢大

赦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

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

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

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

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踧踖而已

踧子六切 踏資昔切

陸狀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汲古閣

恭謹之貌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

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

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

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

之賢知禕不及焉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

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東萊評曰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

罪夫行有過誤非故罪者君子則許其遷

善書稱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夫

刑疑而罰罰疑而免從輕比也蓋過則非

其心疑則莫得其情此兩者不可加刑故

古人有赦未聞凡繫獄者一切釋之不問

也後世則不然以姑息為政務行私惠輕

重悉原違天討廢國典縱姦宄賊良善為

惡而幸免者肩摩而袂屬是以吳漢王符

陸狀无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汲古閣

之徒皆憤之不願肆赦世猶以為空言未

信至於諸葛亮行之於蜀迨其久也蜀土

懷之無異周人之詠邵公則其效可見矣

王通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殆為亮而發

也

吳人罷大錢漢主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

並錄尚書事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

家令譙周上疏諫曰晉王莽之敗豪傑並起

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執
之廣陋惟其德之深厚也於時更始公孫述
等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
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
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
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之
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上貧悲切
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齋棺襁負而至舉
陸狀元通鑑卷十三 汲古閣
兩切負兒衣也以 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
約小兒於背上 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鉅期進諫餘
招切姓 也期召 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
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
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
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
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
漢主不聽山蜀志

八年大將軍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
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
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
與讀 曰豫
九年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
徐邈為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
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五
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
陸狀元通鑑卷十四 汲古閣
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
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何晏聞平原管
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與之論易時鄧颺在
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
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
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
卦知位當至三公不俯九切 又問連夢見青
蠅數十卒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符元

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
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
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
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
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
深思也輅還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
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爲狂
出輅本傳 十二月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
陸狀元通鑑璽古魏紀十五 汲古閣
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正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
中領軍羲等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
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
徒高柔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
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爽得懿奏
事迫窘不知所爲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
九卿中特禮之及懿起兵範勸爽兄弟以天

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
羲曰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
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爽曰我亦不失作富
家翁乃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
卒圍守之有司奏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
李勝等陰謀反逆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
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夷三族先
是爽辟王沈持林切及泰山羊祜沈勸祜應命
陸狀元通鑑璽古魏紀十六 汲古閣

祜曰委質事人質職日切形也復何容易沈遂行及
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
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
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
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
唇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
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
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

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

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

尚欲保終況令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

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

為曹氏後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

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筋舉欣切

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則到

切鬼躁鬼幽皆管輅術數所言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

陸狀元通鑑魏紀 卷一百一十七 汲古閣

華色精爽煙浮容若稿木上枯此為鬼幽二

者皆非遐福之象也出輅何晏性自喜粉

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

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

六經為聖人糟粕上臧曹切酒滓也下由是

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焉出晏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

不受

東萊評曰博施濟眾之謂仁制事適宜之

謂義踐斯二者之謂禮二帝三王以是相

授而未之或改也其文則六藝鄒魯之士

多能用之及衰周之末有老氏者出焉以

為後世之亂皆由文滅其質乃獨推尊道

德以為教因撻擊仁義絕滅禮學欲反本

救弊庶幾乎三皇之治也然刻薄之人喜

其簡賤仁義於是專用刀鋸法術以禦眾

陸狀元通鑑魏紀 卷一百一十八 汲古閣

故申韓自附於老子而為刑名之學放蕩

之士樂其鄙棄禮法於是專為淫酗貪縱

以適己故王何亦自附於老子而崇虛無

之論刑名之學行而秦亡虛無之論起而

晉滅固非老子之本意而其教有以致之

也雖然簡賤仁義者學卑而禍大鄙棄禮

法者論高而患深學卑禍大者易見論高

患深者難知是以晉之亂至於舉中國胥

爲夷狄而莫之悟歷三百餘年然則過於秦之失遠矣噫後之學者可不鑒哉

管見曰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訓釋大義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視敦實風流版蕩國隨以亡覆轍在前而後車不戒晉人以王衍清談之禍甚於桀紂而未見王臨川談經之禍甚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致

陸狀元通鑑

奎南

魏紀十九

汲古閣

弊故其空談經者宗孔氏何反爲世禍乎曰其源深其流漫非一言而可盡姑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所言異乎所行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已此臨川之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故訓釋三經語孟之書高挹道德深鈎性命如是而仁如是而智如是而義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虞舜必同乎三皇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必堯

舜文武之教也孟子所訓卽周孔回倂之所述也索引配合如出乎一人援據比類

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傍則李斯小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論貫八卦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開陳熙寧元豐之政變革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爲因循不足法以君子爲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

陸狀元通鑑

奎南

魏紀二十

汲古閣

無數則曰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固聖人所當聞也慧出東方人心震恐則曰天道助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討也假省耕省斂之文以散青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任官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之根於胥吏啓人主侈心則飾鳧鷖守成之詩而曰宰制萬物費不爲侈疾士大夫異已則飾酒誥學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

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
不顧行行不顧言而倚君之威布其言於
學者命其徒爲師儒教於太學以風於天
下合此者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
則遺棄廢黜而困窮而其言曰成天下之
治在人材成天下之材在教養教養徧天
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言異
乎行人自人書自書以致中原版蕩之效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汲古閣

則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未
如之何也喻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遏也彼
爲老莊清淨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經
訓之禍甚於晏衍者豈虛云乎哉

初右將軍夏侯霸

淵之子

爲曹爽所厚爲討蜀

護軍屯於隴西統屬征西將軍夏侯玄
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爽既誅司馬懿召玄
詣京師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

叶音協

同也 以爲禍必相及大懼遂奔漢漢主

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
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
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
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長氣
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臨
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汲古閣

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
故出輒有功

出吳志然本傳

漢衛將軍姜維寇雍

州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等守之侵
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
之淮使泰率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斷
其運道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
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
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

使白淮使趣牛頭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遂降鄧艾曰賊去未遠宜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汲古閣

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吉探切有不為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倣倣而徐公

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出邈本傳

二年夏五月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秋吳主遂廢太子和爲庶人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汲古閣

賜魯王霸死立亮爲太子出吳志孫權傳三年四月以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太尉王凌時在淮南以帝闇弱制於彊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立之迎都許昌遣將與楚王相聞凌遣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以討凌凌自知執窮面縛水次懿遣步騎送凌西詣京師凌行到項遂飲藥死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

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詔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為鎮東將軍督揚州諸軍事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

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種為五部

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為左部帥部卒最彊

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

散無主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

以分其執又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

陸狀元通鑑魏紀二十五 汲古閣

以塞姦寇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吳主頗寤

太子和之無罪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

疾欲召和還侍中孫峻固爭之乃止後立和為南陽王

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

將軍諸葛恪恪字子也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

很自用很下懇切疑也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

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文

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晉李文

子三思而後行三蘇誓切參之也夫子曰再思可矣

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

謂之失言世吳志恪本傳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

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

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耆志度經

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

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

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

陸狀元通鑑魏紀二十六 汲古閣

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

次可觀而哂矢忍切笑不壞顏曰哂呂侯無對為陋不

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敏華而忘秋

實之甘口也晉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

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基意無厭倦敏以為

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

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蕞爾

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

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妨細微卒為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視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監也是歲漢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

四年吳主病困召諸葛恪等入臥內屬以後事四月吳主殂諡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改元建興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七

魏紀

汲古閣

岱為大司馬

十月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

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各獻征吳之

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

議者或欲汎州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

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

上居良切界也下夷益切畔也

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非全軍之長策

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

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率眾七萬攻東興吳

太傅恪將兵救東興遵等救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

陳直觀切與陳同

分兵攻兩城城在高

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

據為前部

冠古玩切以功臣軍故曰冠軍

從山西上奉謂

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

鋒乃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

二日

帆符咸切舟上幔所以汎風或作帆

即至東關遂據徐塘

奉見魏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八

魏紀

汲古閣

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

上迷浮切逆矛也下訖逆

切有枝

但兜鍪刀楯

兜當侯切鍪莫浮切兜鍪首鎧楯食尹切所以

扞身

裸身緣塢

裸郎果切露體也亦作裸塢於割切壁也說文壁間有隙

魏人望見大笑吳兵得上便鼓譟

蘇到切呼也斫

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

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籍

蹈行貌籍慈夜切字或作

藉踐也

死者數萬諸葛恪振旅而歸

初漢姜

維寇西平獲中郎郭循漢人以為左將軍循

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

五年正月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

壽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循起刺禕殺之禕

資性汎愛不疑於人越雋太守張嶷舊先聞切古印

都國漢武帝開置郡入三國屬魏嶷魚其魚力二切嘗以書戒之曰魯

岑彭帥師來歙杖節歙許及切咸見害於刺客今

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

陸狀无通鑑魏紀二十九 汲古閣

少以為警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為長

樂鄉侯世禕本傳 王和丑兩切母丘儉聞東軍敗

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大將軍師曰我

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

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

而已以諸葛誕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母丘

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

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雁門

新興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

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晉書

帝紀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

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

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四浪切上下

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

而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

可也況於再乎 漢姜維負其才武欲誘諸

陸狀无通鑑魏紀二十九 汲古閣

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

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

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

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

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及禕死維得行其志

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吳軍還自東

興太傅恪克各切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

大臣以為數出罷勞上讀曰疲同辭諫恪不聽三

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音易

亦封疆場也

必相率遠遁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

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

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

往赴之大將軍師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

解狄道之圍救母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

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不能拔會

大暑吳士疲勞病者太半諸將伺知吳兵已

疲

伺知吏切

乃進救兵七月恪引軍去士卒

傷病流曳道路

曳餘制切

而恪晏然自若由

此衆庶失望怨曠興矣

曠徒谷切痛怨也本

八月吳軍還建業孫峻因民之多怨搆恪於

吳主云欲爲變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

恪遂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箴束腰

箴莫結切析竹皮也

投之石子岡夷其三族臧均表乞收葬恪曰

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

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

經日決辰帝王之怒不立訖情盡意故太傅

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

積日

梟工堯切斷首挂於木

國之大刑無所不震人情

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二

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愀然且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已死之人

愀七感切痛也宜作慘

與士壤同域鑿掘斫

刺無所復於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

聽恪故吏斂葬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

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主也父友張承

亦以爲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

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

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德之基也南陽王

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恪被誅峻因奪和

璽綬遣使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和死張
妃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燔
育皓及其三弟賴以獲全

右邵陵公在位十四年見廢時年二

十三晉立改封邵陵公泰始十年薨

壽年四十三諡厲公

考異曰

嘉平元年正月曹爽何晏等族誅

魏氏春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魏紀三十三

汲古閣

曰宣王使晏曲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黃

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

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極乃曰豈謂晏乎宣

王曰是也乃收晏按宣王方治爽黨安肯

使晏典其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

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

耳

五年十月吳孫峻殺諸葛恪

恪傳曰恪省張

約等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

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

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

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以為不然今

從吳歷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魏紀三十四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魏紀

高貴鄉公

諱髦字士彥文帝之孫東海王霖之子也

嘉平六年九月司馬師既廢齊王乃迎帝

立之

正元元年甲戌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

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魏紀

汲古閣

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

懿稱疾不出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閒故

不與爽同誅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

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

得在執任居常快快於兩切志豐皆與之親

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

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

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鐐

築殺之築音竹送尸付廷尉遂收玄下獄玄

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毓以玄名士節高

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

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

變舉動自若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

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

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諒音能合虛聲

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魏紀

汲古閣

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

終外要名利要伊內無關鑰下切貴同

惡異多言而如前上切多言多讎妒前

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

禍及況昵之乎昵泥質嘏又與李豐不善謂

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

若任機事其死必矣本傳中領軍許允

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為鎮北將軍假節

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帝

特引允以自近允當與帝別涕泣歔歔

上休居切

下衣切

歎息也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

付廷尉徙樂浪

上音洛下音狼

未至道死帝以李

豐之死意殊不平九月大將軍師乃謀廢帝

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乃奏收帝

璽綬歸藩於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

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

陸狀无通鑑

卷五
魏紀

汲古閣

王擲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

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

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

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

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

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使出

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丁丑師更召羣

臣以太后令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冬十月

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庚寅公入於洛陽

其日卽皇帝位爲齊王築宮於河內初揚

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

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

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

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

厚待欽

二年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

陸狀无通鑑

卷五
魏紀

汲古閣

州郡以討司馬師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

儉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司馬師率中外諸

軍以討之進據南頓閏月征西將軍郭淮

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吳丞相峻率兵

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

軍之集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向壽春胡遵

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

陽毋丘儉文欽計窮不知所爲衆心沮散降

者相屬

之欲切聯也

儉之初起遣書至兗州刺史

鄧艾斬之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

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潛兵就艾於樂

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壽年十

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

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壽率壯士先至鼓

譟

先到切羣呼也

軍中震擾欽失期不應會明壽見

兵盛乃引還母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

陸狀无通鑑

卷五

魏紀

大潰欽還至項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

潰遂奔吳軍母丘儉至慎縣爲張屬所殺傳

首京師諸葛誕至壽春詔以誕爲鎮東大將

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夷儉三族儉孫女適劉

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

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

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

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

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

從父母之刑旣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

從之仍著於律令

出咸本傳

司馬師卒於許昌

二月詔以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吳

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

爲幽州牧八月漢姜維將數萬人至枹罕

上音膚

其字從木漢金城邑入三國屬魏

超狄道陳泰救雍州刺

史五經進屯狄道須東西合執乃進泰軍陳

陸狀无通鑑

卷五

魏紀

倉經輒渡洮水與緇戰於洮西大敗還保狄

道城緇遂進圍狄道詔長水校尉鄧艾與陳

泰併力拒維泰進軍隴西度高城嶺潛行夜

至狄道揚言欲向其還路緇懼九月遁走泰

還屯上邽

音圭邑名古邽戎地也屬漢陽魏以爲重鎮

泰每以一

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

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詔曰陳征西沈勇能

斷叔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

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堤

甘露元年二月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夏四

月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烏思積切朱履

也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

能及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

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

陸狀元通鑑卷五 魏紀 汲古閣

屬文論屬之欲切特加禮異謂秀為儒林文人沈

為文籍先生帝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

特給追風車虎賁五人每有集會輒奔馳而

至紀本七月漢姜維復率眾出祁山聞鄧

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

以拒之維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

段谷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

軍事九月吳孫峻卒吳人以其從父弟繇

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繇丑林切以司空鄭

冲為司徒左僕射盧毓為司空毓固讓票騎

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琅邪王

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

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

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

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

患之為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

陸狀元通鑑卷五 魏紀 汲古閣

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

反之反乎袁切覆也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

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

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

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

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

空別駕之功

二年四月吳主始親政事孫繇表奏多見難

問上乃旦切阻也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

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

之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

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

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藏才浪切內藏也下

音同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

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魏紀 汲古閣

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先到切因大

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

外溼裏燥此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詰去吉切

也問左右莫不驚悚孫亮傳 征東大將軍諸

葛誕素與夏侯氏鄧鳳等友善玄等死五凌

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

施帑他襲切金帛之所也藏才浪切物所蓄也振章忍切施施智切振救也施與也

曲赦有罪以收衆心賈充說司馬昭使召之

於是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爲

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至吳請救六月

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人使將軍全懌

全端唐咨王昶與文欽同救誕車駕次項

司馬昭遣鎮南將軍王基等圍壽春基始至

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將其衆突入城會全

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來奔於

是司馬昭使輝儀所親信入城告懌等說吳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魏紀 汲古閣

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十二

月懌等率其衆開門出降城中震懼漢勇

繼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

率數萬人出駱谷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

以拒繼是時繼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

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

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

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

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傑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搏伯各切索持也遲後者見吞我今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執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非民之疲勞則搔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

陸機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驥征土崩孰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蜀志周本傳三年正月文欽諸葛誕城內食竭出降者衆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誕遂殺欽欽子鸞虎踰城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鸞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陸機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
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
三河近郡以安處之以丑基爲征東將軍都
督揚州諸軍事 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
多昭親待日隆委以心腹之任時人比之子
房 漢姜維聞諸葛誕死退還成都 五月
詔以司馬昭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昭前後
九讓乃止 詔以關內侯王祥爲三老鄭小
隆狀无通鑑 卷五十三 魏紀 派古關
同爲五更 古衡切鄭康成云三老五更老人
更知三德五事者蔡邕以更為叟
帝率羣臣幸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 王祥傳
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
稱疾不朝吳主陰與將軍劉承謀誅綝全后
父尚爲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紀曰孫綝
專執輕小於孤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
使密嚴整士馬紀承詔以告尚尚以語紀母
母與綝同堂姊使人密語綝九月綝夜以兵

圍宮廢吳主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 亮後
黜爲
殺 候官侯自
吳志 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
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
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吳主銜之密與張布丁
奉謀因獵會誅之夷綝三族 初漢昭烈留
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
攻使不得入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
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
皆斂兵聚穀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
令遊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自然疲
乏然後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
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
護軍蔣斌守漢城 蔣子兩切斌悲巾切漢樂
二城蜀主建興五年諸葛
亮出屯漢中營沔北於南
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
冠軍陽夏井中 冠古玩切漢南陽邑夏音賈
漢陳國之邑二國並屬魏

屢有龍見

胡甸切

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

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

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右高貴鄉公在位六年壽年二十

元皇帝

史曰陳留王

諱奐武帝之孫先名璜司馬昭旣弑高貴

鄉公乃白太后迎立之更名奐卽皇帝位

年十五後禪于晉犬安元年薨諡曰元皇

帝

陸狀无通鑑

卷五

魏紀

汲古閣

帝

景元元年

庚辰

夏四月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

忿五月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

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

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魯

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

其門爲日久矣陛下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

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

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

不必死邪於是白太后沈業犇走告昭呼經

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劔升輦率殿中宿衛

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

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劔衆欲退太子舍

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

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

卽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昭入殿中召羣臣

陸狀无通鑑

卷五

魏紀

汲古閣

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

荀顗召之泰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

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

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唯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太后下

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丑

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

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

命何恨之有丑洸以功封安平侯太傅司馬
爭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
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
璜於鄴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六月癸丑
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與甲寅入洛陽是日
卽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十二月尚書
丑洸爲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屬城及士民
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給穀
陸狀无通鑑 鑒五魏紀十七 汲古閣
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
斛主簿陳頤虛今切褚碧力灼切入白曰教旨
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
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
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
言之不用謂設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
須後洸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分扶切
也定分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碧復白

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
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
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
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
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
諫之言未可致也洸乃止出晉書王沈傳
二年十月漢主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
瞻爲都護衛將軍其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
陸狀无通鑑 鑒五魏紀十八 汲古閣
爲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
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
令卻正與皓比屋周旋比毗必切次也三十餘年澹
然自守不爲皓所愛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
亦不罹其禍吳主使五官中郎將麟羽況羽切
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
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
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

相樂自以爲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

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出吳志是歲鮮

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

入貢拓吐各切跋蒲撥切鮮卑名漢莫各切汗胡安切拓跋力微之子因畱

爲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至可汗毛始疆大

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

汗鄰使其兄弟及族人分統部衆爲十族鄰

老以位授其子諱汾南遷匈奴故地諱去吉切汾符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九汲古閣

分切可汗諱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

樂部衆浸盛盛時征切漢書作成樂音洛雲中邑入三國屬魏諸部

皆畏服之

三年十月漢大將軍姜維入寇洮陽鄧艾與

戰於候和破之維退住沓中 譙郡嵇康文

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畱阮籍

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

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

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兵校

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畱與

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

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

惡之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

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綜子宋切讀若錯綜之綜

核夏革切讀若覈實之覈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

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九汲古閣

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

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阮咸素幸姑婢姑

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而追之累騎而

還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

隨之荷下可切負也鍾測洽切鉞也鍪也曰死便埋我當時士

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

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

鍛踞音據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鍛都玩切煉也不爲之禮會將

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弔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安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管見曰昭方有代魏之志故惡康非湯武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漢書

是以湯武爲弑君奪國與已同也不然是以已爲應天順人與湯武一也湯武革命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誓誥以訓後世真應天順人豈曰弑君奪國云乎師廢芳昭弑髦炎代璜三君之失果可班於桀紂爲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爲天下所疾而司馬氏弑而奪之乃敢以湯武自況小人之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者則其濫殺無辜又

奚責矣

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中郎葛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上時戰切治也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功差難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漢書

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執也號古伯切國各春秋左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絆博漫切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上音洛漢中都與執有駱谷路南口日儼谷北口日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姜

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竝

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廖力平切又

出山周文王子伯廖之後一分護陽安關口

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

終不自致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出晉書

及鍾會蜀志

四年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

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趣音趨

陸恭先通鑑魏紀 汲古閣

松蜀地諸羌之地有甘以連綴姜維雍州刺

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

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

子午谷趣漢中斜以遮切谷干蜀切漢中谷

七百里駱音洛解見景元三年子午道漢平

帝時王莽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

名樊川屬魏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

或以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

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軍

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漢人聞魏兵且

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

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敕諸圍不

得戰退保漢樂二城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

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

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圍王含

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愷可會徑

過西趣陽安關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

陸恭先通鑑魏紀 汲古閣

漢武興督蔣舒迎降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

前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頌渠

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

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

躡於彊川口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屯橋頭乃

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

十里維還從橋頭過遂至陰平合集士衆欲

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

厥等合兵守劔閣以拒會出文十月漢人

告急於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

春將軍丁封孫興如河中以救漢 詔以征

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賜爵

一如前詔昭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

參軍初舒少時遲鈍質朴鈍徒困切謂性緩而又魯鈍也不

為鄉親所重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

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

陸狀走通鑑 卷五 魏紀 汲古閣

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

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而對策

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

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

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竹用切當也舉坐愕然莫

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木有

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為相國參軍府朝碎

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

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出晉書 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

油趣成都江油本漢之廣漢剛氏道地後因置縣屬之邊要也緒以本

受節度邀姜維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

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乃臥切又乃亂切或作慄怯弱也不

進檻車上戶險切載囚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

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

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

陸狀走通鑑 卷五 魏紀 汲古閣

由斜徑經漢德陽亭趣涪音浮蜀地廣漢邑涪水所出南入江

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

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

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

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

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

於危殆瀕必隣切際也艾以氍自裹推轉而下推通回切

推墮而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

陸機光通鑑

卷五

漢書

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縣竹艾以書誘瞻使降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陳與陣同艾大破之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

時使敗國殄民殄滅也

珍徒典切用生何為策馬昌

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徒父切調賦聞艾已入平地百姓擾擾皆迸

山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犇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犇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併吳吳

陸機光通鑑

卷五

漢書

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何至南之有乎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

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姜維未知漢主所嚮引軍東入於巴得漢主敕命乃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出艾及蜀志諸葛瞻譙周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魏之

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顧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音何煩細也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髦莫切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根本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闇宦陸機充通鑑 卷五 三十九 派古關專朝開衣檢切宮中守門者通作奄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十二月分益州爲梁州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

五年以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各增食邑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

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畱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風王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瑾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衛命征行奉指授之陸機充通鑑 卷五 三十九 派古關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孰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乃與衛瑾密白艾有反狀

咸熙元年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

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會遣衛瓘

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

因以爲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日許切

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

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

出謀及三族比至雞鳴比必寐切悉來赴瓘唯艾

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艾

陸機无通鑑 卷五魏紀三十一 汲古閣

所居艾尚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

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

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

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

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

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

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

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

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

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

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

云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

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矯太后遺詔景元四年太后

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更

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

諸曹屋中嚴兵圍守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

陸機无通鑑 卷五魏紀三十一 汲古閣

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

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

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

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

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音納下同一親兵出

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

及疏給徒在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

亦作大坑欲悉呼外兵梧殺內坑中梧步須切通作

棒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轉相告皆徧已

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雷虛對切急擊鼓也

本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爭先赴城格斬

姜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

子瑯及姜維妻子軍衆鈔略鈔初交切略取也死喪

狼籍上音郎下泰昔切狼籍草而臥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者謂之狼籍衛瓘

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

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害恐其爲

陸狀无通鑑魏紀三漆圭魏紀三汲古閣

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縣竹西

斬艾父子並出艾會等本傳會功曹向雄收葬會

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

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

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笞先王掩骼埋胔

音疾智切骨有肉曰齒仁流朽骨當時豈先

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

備煇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

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讐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車駕還洛陽初劉禪使巴東太守羅憲

將兵守永安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

內欲襲憲憲曰吳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上於

義莫不憤激上房問切下古歷切憤懣而振激也吳人聞鍾鄧

陸狀无通鑑魏紀三漆圭魏紀三汲古閣

敗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

撫軍步協率衆而西憲力弱不能禦遣使告

急於安東將軍陳壽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

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

憲之圍陳壽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攻

西陵以救憲吳師乃退三月以王祥爲太

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進晉公爵爲

王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

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
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禪曰相國雖尊要是魏
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
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
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
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
見顧之重也王祥傳劉禪舉家東遷洛陽
時擾攘倉卒謂擾亂而攘竊也禪之大臣
陸狀充通鑑卷五漆古開
無從行者惟祕書令卻正上綺載切姓單身
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
息恨知正之晚初漢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
至欲赴成都劉禪不聽成都守弋素服大
臨三日臨力禁切哭而位喪曰臨諸將勸弋速降弋曰去
就大赦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
而降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
得禪東遷之間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晉王善

之拜南中都尉封劉禪為安樂公晉王與禪
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楚亮切
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
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
邪五月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
武侯師為景王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禮
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
制太保鄭冲總而裁焉吳分交州置廣州
陸狀充通鑑卷五漆古開
吳主寢疾呼丞相漢陽興入令子軍出拜
之吳主孫亮之子名按吳錄載休詔曰太子名軍軍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箇箇音如迄今把興臂指軍以託之吳主殂諡曰景帝
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趾音止越也郡名屬吳國內
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
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
幃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
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遂迎立皓改元

元興 八月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

尋為撫軍大將軍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

炎及倂倂性孝友多才藝名聞過於炎聞亡運切

聲所至也晉王欲以倂為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

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

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 初吳

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

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

陸機元通鑑 卷五魏紀三十七 派古閣

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倉胡切暴

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潁陽與張布

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典布入朝吳

主執之徙于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是歲罷

屯田官

陳壽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

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

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

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

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

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益亦文帝之風流

也然輕躁忿戾自陷大禍陳留王遭家不造

彊臣擅權雖有明智過人亦無所施也

溫公曰漢室不綱羣雄糜擾乘輿播遷莫

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

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

陸機元通鑑 卷五魏紀三十八 派古閣

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兼除姦宄於

是張繡屈服呂布授首公路野死本初覆

亡劉琮獻地韓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

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

也惜其挾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

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

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為姦臣

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驕黷黨與

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右元帝在位五年遜位時年二十遜

居王位又三十八年壽年五十八

右魏五主四十五年起庚子終甲申

考異曰

元帝景元元年正月高貴鄉公出懷中黃素

詔王沈王業奔走告司馬昭王經不從世語

陸狀元通鑑

鑒主魏紀

古今閣

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

陳泰請斬賈充

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

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

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

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

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

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

遂毆血薨裴松之以爲違實今從干寶晉

紀

咸熙元年正月衆殺姜維鍾會衛瓘傳曰會

留瓘謀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

瓘瓘不許因相疑瓘如廁見胡烈故給

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

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

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

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病動詐

陸狀元通鑑

鑒主魏紀

古今閣

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

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

會由是無所憚及募門閉瓘作檄宣告諸

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常璩華陽

國志曰會命諸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

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

門以襲殺會及維今從魏志又世語曰維

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如斗非身所能容恐

當作升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漢古關

北嶺海方懸南山嶺正頭在處行路遠近不傷人
陸狀元通鑑

吹南風入海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晉紀

世祖武帝上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漢古關

諱炎姓司馬氏河內人祖懿事魏武帝為
丞相東曹屬嘗預謀議歷事文帝明帝明
帝時將兵與蜀丞相諸葛亮相持於五丈
原累遷太尉明帝疾與曹爽受遺詔輔少
主少主即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與曹爽共掌朝政既而陰謀誅
曹爽天子幼弱軍國大權盡歸於懿懿薨
子師嗣為撫軍大將軍輔政 師專權天
子后父張緝與李豐謀以夏侯玄代師輔
政事泄豐等為師所殺併廢張后天子以
為言師廢天子而立高貴鄉公於是鎮東
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不平舉兵
討師移檄郡國為壇合盟師率兵討之儉

等兵敗師卒於許昌弟昭將其兵還洛陽

天子進昭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鎮東將軍諸葛誕舉兵於揚州以

討昭昭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誕等兵敗

軍還天子進昭爵晉公相國以昭三世專

權政非已出不勝其忿率兵伐昭昭禦之

成濟弑天子昭迎立陳畱王是為元帝昭

輔政遣鍾會鄧艾伐蜀平之於是功業益

陸狀走通鑑

卷六

漢書

盛天子惟擁虛器又進昭爵晉王立子炎

為晉世子魏咸熙二年八月晉王昭薨世

子炎襲爵晉王

紀

泰始元年

乙酉

五月魏帝加文王世子曰太子

八月文王卒太子嗣為相國晉王九月以魏

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票騎將軍

票毗召切
勁疾貌

馬望為司徒 冬吳西陵督步闡

齒善表請

吳主徙都武昌從之 十二月魏帝使太保

鄭冲奉策曰咨爾晉王子一人祇承天序以

敬授爾位曆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

終王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等固請乃從

之於是設壇于南郊柴燎告於上帝大赦改

元奉魏帝為陳畱王即宮于鄴

魚却切魏郡
之邑屬司州

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追尊宣王為宣皇

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尊王太后

曰皇太后

紀

以石苞為大司馬鄭冲為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漢書

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

將軍王沈為票騎將軍安平王孚為太宰未

幾又以陳騫為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

空荀顗

語豈切

凡八公同時並置 帝懲魏氏

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質任

上陟利切
信也下汝

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又詔除魏宗室禁

錮 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

矯舉天切正曲也通作橋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帝將有

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受誅不宜接近左右

請出爲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夙望稱奇之才

擢爲祠部郎出本傳有司言御史青絲糾斷

上直忍以忍二切牛絲也或作緣詔以青麻代之初置諫

官以散騎常侍傳玄皇甫陶爲之玄以魏末

士風頽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

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

陸狀元通鑑卷之四晉紀汲古閣

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

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

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

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各克

切謹也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然亦不

能革也出本傳玄

胡曰司馬氏取魏猶曹取漢也亂臣賊子

之心未嘗不欲速顧執有所未可緩以圖

之歸於得而已矣司馬師既廢曹芳而猶

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既弑曹髦而猶立元

成者姦人圖大事固亦欲十全而不遽則

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兇力非不可亟取然

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溫是也黃

雀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姦人之智

足以及此矣以昭爲晉王受殊禮之節觀

之亦可謂魏氏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

陸狀元通鑑卷之五晉紀汲古閣

名義而不敢取乎

桓濟曰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擁

昭立宣廢昌邑斃燕蓋誅桀羊柄在其手

者屢矣然退避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

本心亦無一人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

得之耶

二年正月羣臣奏五帝卽天帝也王氣時異

王千放切太玄曰五行用事者王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

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

之禮有司多從肅議禮志及本傳二月除漢宗

室禁錮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

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

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

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

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

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必無服其議以衰

喪元通鑑卷其六晉紀六漢書關

經從行衰千回切杜預曰衰在胸羣臣自依

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

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

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

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

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

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

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

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

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

乃止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

而不得終苴經之禮苴千餘切麻之有子者喪禮服苴鹿取其羶者

以為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衣於既切適足激

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上條蟹切判也朕本諸生家

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

喪元通鑑卷其七晉紀七漢書關

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省息井切無

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本紀及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

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

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

王不能篤於哀切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

釐正上陵之切哩也革而正之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

而行之可謂百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

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吳主以陸凱為左丞相萬或於六切為右丞相

吳主惡人視已惡易切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

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猝目切

也倉猝切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他人如

故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汭流供給汭桑故切

而上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

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

陳狀元通鑑 卷末晉紀 汲古閣

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切痛之

晉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

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

耳武昌土地危險壻确上泰昔切壻薄切非王

者之都且童謠云上餘招切爾雅寧飲建業

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

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臣願陛下省息

百役罷去苛擾科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

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

優容之吳志孫皓傳及凱等傳九月詔自今雖詔有

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

情 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

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初并園丘方

丘之祀於南北郊 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

還讀 三年正月立子衷為皇太子詔以近世每立

陳狀元通鑑 卷末晉紀 汲古閣

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使

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

赦並出本紀 司隸校尉李憲許記切劾奏故立進

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

陔各占官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

其諡詔曰友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繆眉救切

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

問憲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

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申敕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睦宣帝之弟子也

本紀及惠傳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惠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惠所言爲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爲非則惠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漢書

世不亦難乎

徵健爲

上渠焉切郡名屬益州

李密爲太子洗馬

東官屬

秩比謁者

國語曰句踐親爲夫差先馬先猶前馬也私見切

密以祖母老

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密傳

吳主作昭明宮

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

樓重屋也觀古玩切闕也

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

吳志本傳

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汗音寒鮮卑者東胡之別種依鮮卑山因拔地而長遂氏曰拓跋乃元魏之先沙漠汗

其

四年正月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帝親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中書侍郎張華請抄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漢書

新律死罪條目懸之亭傳

知悉切釋違也周禮十里有廬廬有

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注云司止宿若今亭有室也亭者人所停集傳者轉轉相傳

以示民從之

刑志

又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

黜丑律切退也陟進也書曰黜陟幽明

預奏古者黜陟

擬議於心不泥於法

泥乃計切滯也末世不能紀遠

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耳目疑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

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
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
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
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言六優者超
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
者左遷上子賀切左手足不如其間所對不
右疆左遷者言貶下也
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準主尹切
量呂張切
陸狀光通鑑 **卷六** 晉紀十二 **漢書**
考課者主則量 微加降殺上古巷切下也
下所介切削也 不
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
叶音協 當委監司隨而彈之上徒干切
糾之也 若令
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
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出預
本傳 四月睢陵元
公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
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
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文明皇太

后王氏殂帝居喪之制一遵古禮已葬有司
奏既虞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
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
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
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
許之然猶素冠疏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紀本 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
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帝疑
陸狀光通鑑 **卷六** 晉紀十三 **漢書**
之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之苞辟河內孫
鑠爲掾鑠先與法陰王駿善駿時鎮許昌鑠
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
去於禍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
亭待罪苞從之帝聞之意解
五年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雍於用切卽
禹貢雍州謂
西北之位陽所不
及陰陽氣壅闕也 以胡烈爲刺史先是鄧艾
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

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

使鎮撫之 帝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

衛瓘古玩切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側持切

齊國之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伋都督徐州

諸軍事鎮下邳符悲切國名古嶧陽山在其西屬徐州祜綏懷

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

欲去皆聽之滅成邏之卒戍傷遇切守邊也

陸狀元通鑑卷之十四 漢書十四 漢書

以墾田八百餘頃墾口狠切耕也其始至也軍無百

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

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

數人固祜本傳吳左丞相陸凱疾病吳主遣問

所欲言凱陳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辟瑩

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

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

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凱尋卒 十二月有

奏東宮施敬二傳其儀不同帝曰夫崇敬師

傳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

子申拜禮

六年四月吳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西陵

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

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

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

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關右之地鴻溝以

陸狀元通鑑卷之十五 漢書十五 漢書

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彊議

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

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

撫枕臨餐忘食餐古食字謹陳時宜十七條

以聞吳主不納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

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

孫因改姓劉氏

七年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寇并州監軍

何楨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

猛以降 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

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

義得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鑒本傳

吳人刁玄詐增識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

甬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

出華里載太后皇后及後宮從牛渚西上渚掌

與切在丹陽燕湖一名采石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

陸狀无通鑑晉紀十六 卷之六 汲古閣

曰若遇敵便當倒戈上丁老切戈平頭戟也倒戈謂反以自攻吳

主聞之乃還帝遣義陽王統軍屯壽春以

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北地胡寇金城涼州

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

弘於青山弘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

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緩

邊之材也將為國恥時弘為揚州刺史多不

承順騫命帝以為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

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切歎息以

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

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賈充自文帝時

寵任用事帝之為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

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子太傅荀顗中書監

荀勗越騎校尉馮統都威切相為黨友朝野惡

之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侍中任愷曰

上可切空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

陸狀无通鑑晉紀十七 卷之七 汲古閣

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

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將之鎮公卿

餞於夕陽亭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

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

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

勗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

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

於是荀顗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

德帝遂從之畱充復居舊任

世充本傳

分益州

南中四郡置寧州

胡曰司馬氏經營大業其人材多在宣景文王之世至武帝卽位爲公輔大臣者蓋鮮賢才矣而賈充親曾弑君罪在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統荀顗荀勗又皆小人而據要位相與黨友獻納姦諂離齊王攸納賈充女爲太子妃晉之亡也用此二

陸狀无通鑑

卷六

晉紀十八

漢書

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充亡魏又亡晉非人之不祥者歟康節先生深明易數以晉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於上東門亦悠悠耳師昭廢二主弑一君欺人幼孤以奪其國曾不再世稱兵相屠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可不信夫得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也難矣八年二月安平獻王孚卒孚性忠慎宣帝執

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帝卽位恩禮尤重孚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諫多裨切唯直言也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王濬爲益州刺史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

陸狀无通鑑

卷六

晉紀十九

漢書

祜兄子暨白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籍上流之勢密表畱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戶黠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狀如牢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

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

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

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

見却工夫已成執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

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

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守禦望樓也櫓開四露也上無覆蓋

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柿蔽江

而下柿方廢切所木札也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柿以

陸狀元通鑑卷之二十一 汲古閣

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

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

橫胡音切關也斷丁管切截也 七月以賈充爲司空

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爲

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執而忌愷於是朝士各

有所附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

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各拜

謝旣而充愷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

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爲吏部尚書愷

侍觀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統承閭共譖之居間

竟切愷由是得罪廢於家傳本 八月吳主

微西陵督步闡齒善切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

懼有讒據城來降詔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

事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奔吾彥

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

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

陸狀元通鑑卷之二十一 汲古閣

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

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

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

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

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執

旣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

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

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

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

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宣上抗曰江陵城固兵

足無足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

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

患不可量也乃自帥眾赴西陵初抗以江陵

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

漸漬平土

漸將廉切
漬疾智切

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

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晉紀

派古關

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

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

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孫遵循南岸禦羊祜

留慮拒徐胤自將大軍憑圍對肇十二月肇

計屈夜遁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

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闢及同謀將吏數十

人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既克

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不修德政專為

兼并之計

吳志抗
傳及祜傳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

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

之言

襲席入切春秋釋
例掩其不備曰襲

將帥有欲進譎計者

譎古穴切

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

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

沔遊獵常止晉地

江沔漢
沔水

若禽獸先為吳人

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

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晉紀

派古關

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

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

子哉

酖直
陰切

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

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

分符問
切守也

界竟

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

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

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

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咎有夏多罪

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

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

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

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

黷武上徒谷切慢也數也易再三讀通作讀動費萬計士卒彫

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

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

策也魯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四 漢古關

則小大之執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

哉吳主不從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苟勗馮

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

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

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

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

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為

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祜等傳及吳志抗等傳

九年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 初鄧艾

之死人皆冤之而朝廷無為之辨者及帝卽

位議郎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

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

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切

以為艾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

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

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悖逆也畏艾威名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五 漢古關

因其疑似構成其事陛下聞弘大度謂可聽

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

後使艾闔棺定諡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

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

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

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

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

亮得如無焉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

乃以艾孫朗為郎中

出三國志艾傳

吳韋昭領左

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

位當為傳不當為紀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憂

懼自陳老求去侍史二官不聽吳主飲羣臣

酒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

他摘

歷切排摘其私隱者昭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以為不

奉詔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因獄吏獻

所著書冀以此求免而吳主怪其書垢故更

陸狀充通鑑

卷十六晉紀二十六

漢古關

被詰責

上去吉切問責也

遂誅昭

出本傳

七月詔選

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

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中選者以絳紗繫臂

公卿之女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

良人以下

十年分幽州置平州 七月皇后楊氏殂初

帝以太子不堪為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

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

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致太

子不安枕帝膝泣曰

枕之任切臥首據物也

叔父駿女

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

選須絹須充二切擇也

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啓

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帝之所

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言之

於帝帝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

甄稽延切甄察也拔擢也

陸狀充通鑑

卷十六晉紀二十七

漢古關

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出濤本傳

濤

薦嵇紹於帝請以為祕書郎帝發詔徵之紹

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

屏必郢切隱也

欲辭不就濤

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

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帝以為祕書丞初東關

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

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

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哀

蒲侯切

痛父非

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上力竹切下牛何切小雅詩也蓼草名藁屬蓼者言其長大名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輒棄之遂不仕而終出紹等本傳

臣光曰晉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陸狀元通鑑晉紀二十八 卷六 漢古關

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蕩音湯在司州魏郡蕩陰

之戰嵇紹死之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上方煩切屏也表外也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

汎舟順流星犇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臣父遜管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特失一郡

荆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朱切委也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

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三國吳志本傳初

周魴之子處魴符方反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

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

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

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居肴切龍之屬能率

飛并子爲三矣處曰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

陸狀元通鑑晉紀二十九 卷六 漢古關

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

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砥掌氏切磨石比礪力制切礪也

及暮年州府交辟出處本傳八月葬元皇后于

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博士陳達議以

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

終服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

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於金切默也以居心

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

聞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
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
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
喪豈衰麻之謂乎喪倉回切一作縗說文
服衣六寸博四寸直心太
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卒哭除
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帝從之出杜
預傳

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

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

隆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漢書

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

詩正為是矣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辨

則辨矣臣謂不若陳達之言質略而敦實

也

九月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

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必不可

立故也預固請為之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

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

明臣亦無所施其巧出預
本傳是歲邵陵厲公

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范曄

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

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

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咸寧元年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

漠汗入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畱之又

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十二月大

陸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漢書

疫洛陽死者以萬數

二年春帝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

念疫氣死亡者為之愴然諸上禮者皆絕之

十月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羊祜為

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

蜀南和吳會

吳為荊陽交
廣之都會

庶幾海內得以休

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

上古衛
切伐也

夫期運

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

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

吳并亡

并讀曰併

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

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執均

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彊弱異執雖有險阻不

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

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

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

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

陸狀无通鑑

卷末

晉紀

漢古關

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

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

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

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竝

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執分形散

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

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孫皓恣

情任意與下多忌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

戟楯

上說逆切有技兵也下食尹切所以扞身蔽目者

不如中國唯

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保

還起城池

趣讀曰超走也

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如此

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

秦涼爲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

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

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

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

更古衡切

陸狀无通鑑

卷末

晉紀

漢古關

歷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

意合贊成其計

田祜等本傳

立皇后楊氏十二

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爲車騎將軍尚書褚

謨

力灼切

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

帝不從

徐曰伐吳之舉賈充欲腰斬張華以謝天

下其不欲興兵可知武帝以爲大都督幸

充庸才固不能以生事如其不然方且沮

壞成計意外掣肘以快一已之私憤何以

平吳乎

三年七月衛將軍楊琰等建議以為古者封

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

非扞城之義

扞侯肝切衛內或作于詩公侯于城

又異姓諸將

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

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

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晉紀

漢書

各徙其國使相近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

都督豫州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

上魚怯切魏郡

鄴縣屬司州

又徙太原王顥

魚容切

為河間王其無

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

又封皇子瑋

羽鬼切

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

濮音卜古昆吳國屬兗州

為新都王遐為清河王其異姓

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徙封羊祜為

南城郡侯祜固辭不受祜母拜官爵常多避

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祜歷事

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

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

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衛瓘遣拓跋沙

漠汗歸國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烏桓

王庫賢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謂諸大人曰

可汗

河干切戎酋稱

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

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子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晉紀

漢書

悉祿立其國遂衰

四年正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輦

入殿不拜而坐以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

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

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

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

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

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

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

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傳 七月司冀充豫荆揚州大水螟傷稼

經切蟲食穀葉者 詔問王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

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充

豫等諸州畱漢氏舊阪繕以蓄水

外餘皆決瀝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

戈切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蟬步項切屬 此目下日給之益

陸狀元通鑑 登太 晉紀 三十六 汲南園

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

收數種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

牛之 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稼至有老不

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

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

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

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月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

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

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

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

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

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

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

外人代對妃給使張泓

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

陸狀元通鑑 登太 晉紀 三十七 汲南園

各切恭謹之貌 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

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敕

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疾篤舉杜預自代乃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南州民間

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

為之泣祜好遊峴山

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

因謂之墮淚碑本傳杜預至鎮簡精銳襲

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

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

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

十二月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

人主司隸校尉劉毅劾奏曾侈汰無度尺修

氏切泰也汰他蓋切奢也本作快帝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

陸狀元通鑑晉紀三十八汲古閣

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宰相大

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

人復何畏哉謹按諡法諡神至切行之近名與實爽

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諡繆醜公帝策諡曰

孝本傳前司隸校尉傅玄卒玄性峻急每

有奏劾或值日算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

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震懼也懾怖也之涉切臺閣

生風玄與尚書左丞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

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本傳

五年正月鮮卑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

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

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

賊何為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

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

也帝許乃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

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橫胡孟切隆不順理也

陸狀元通鑑晉紀三十九汲古閣

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

鈞居句切三十斤為一鈞挽弩九石者四鈞為石取之立標

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又請自至武庫選仗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

年軍資而遣之本傳初魏武帝分南匈奴

為五部以左賢王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

儁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隋陸

無武絳灌無文隋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

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與庠序之教豈不

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如字猿臂通肩也猿或作

愛受善射膂力過人爲任子在洛陽王渾重

之屢薦於帝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愬對

曰陛下誠能假劉淵一將軍之號劉淵其先

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淵於扶羅之孫左賢王豹之子使將

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

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汲古閣

止東萊王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上奇寄切射於馬上

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每相稱薦適足爲

患耳因歔歔流涕歔歔居切歔許既切歔息也齊王攸聞

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

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

形之疑殺人侍子乎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

以淵代爲左部帥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

醉詩云沈湎于酒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

後各奏其闕失迂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卽

加刑戮小者記錄爲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

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

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

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

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垂則難圖也誠

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

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汲古閣

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

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

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

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

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

大小異意鋒起鋒當作蜂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

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

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

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

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

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推通同切

局陛下聖武國富民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

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乃許

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量呂張切量度而計算也

賈充荀勗馮統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

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陸機先通鑑 卷之四十三

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吳志陸機傳及潘華等傳

十二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伯

出涂中上同都切涂水名在堂邑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

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

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

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

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王伐切大斧也大都

督以冠軍冠古玩切言在諸軍之上將軍楊濟副之充固

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

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

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田充等傳馬隆

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

以山路陝隘乃作扁音福箱車為木屋施於車

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自隆之西

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

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詰去吉切平旦若從

陸機先通鑑 卷之四十三

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

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

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

州遂平田隆本傳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

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

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

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

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

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

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

息役上下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

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

省所景切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答

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

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

微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

書卷末四十四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

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

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

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上直隴切

出咸本傳

考異曰

四年正月丙戌賈充等上律令帝令裴楷執

讀刑法志云泰始三年事畢表上今從武紀

裴楷傳云文帝時詔楷於御前執讀今從

刑法志

七月癸酉賈充督秦涼

三十國春秋晉春秋

志出竝在八年二月按武帝紀充出在此

月蓋二春秋以太子納妃在八年二月致

此誤也

八年濬造舟艦

華陽國志云咸寧三年三月

濬受詔作船按濬表云作船七年則國志

不可據也

咸寧四年十月

卷末四十五

漢書

衛瓘撫牀帝令太子決尚書

疑事三十國春秋在泰始八年按瓘傳泰始

初為青州刺史徙幽州八年不得在京師

瓘傳在遷司空後按帝紀太康三年賈充

卒十二月瓘為司空故移在入為尚書令

下

五年十一月馬隆轉戰而前

隆傳曰或夾道

累磁石賊被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

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按此說太誕恐不可信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晉紀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晉紀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元年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

吳鎮戍

傷遇切守邊者城戍同義

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

濬唐彬擊破丹陽監

音緘丹陽監軍也

盛紀吳人於

江磧要害之處

磧七迹切水渚有石

竝以鐵鎖橫截之

又作鐵錐長丈餘

錐升惟切鋒銳者

暗置江中以逆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晉紀

汲古閣

拒舟艦濬作大筏

房越切編竹為之筏也

數十方百餘

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

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

著陟略切置也

又作大炬

切束葦而燒

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

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

融余中切炊氣上出

液夷益切流膏也

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

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殺夷

道監陸晏杜預遣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

沈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

志切又昌志切旌旗之

屬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

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

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

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

乙丑杜預進攻江陵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

以南沅愚袁切沅水出牂柯接于交廣州郡

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胡奮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克江安王戎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

朗降杜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

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

舉預曰咎樂毅藉濟西藉慈夜切借也一戰以併强

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數雙遇切賈昌

朝音辨云數計目也皆迎刃而解佳買切散也無復著手處

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

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

震副軍師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戰至牛

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

無戒備晉之水軍必至此宜畜眾力以待其

來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

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

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

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

死社稷無所復恨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眾纔七千閉柵請

降柵測革切編立木爲之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在

前不宣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

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

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

進悌與揚州刺史周浚結陳相對結締也陳音陣沈

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

引退其眾亂將軍薛勝因其亂而乘之大敗

吳兵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爲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伋皆臨近境吳主用光祿勳薛瑩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伯以請降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渚遣信要濬上曰蹇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帆符咸切舟風或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謀先到切吳主皓面縛輿襯縛符攬切縛手於後唯見其而也襯初覲切棺也詣軍門降濬解縛焚襯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部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

濬等傳及吳志皓等傳

臣光曰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川洛汎掃靈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

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於南海傳祚累世
宜矣復觀景帝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
令驕懷殘虐深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帝執爵流涕曰此
羊太傅功也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
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
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
諸軍還以為後圖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

陸狀无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
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
固爭使至轅轅上音還下音袁關名在河南緱氏而吳已降

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四月詔賜孫
皓爵歸命侯大酺五日酺音蒲說文王遣使德布大飲酒也

者分詣荆襄撫慰吳故守已下皆不更易上居
行切改也下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悅

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歛附上苦切

誠也附託也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

乃降琅邪王伯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
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首面
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
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為中郎諸子為王
者皆為郎中五月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
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
命侯皓及吳降人浩登殿稽顙上康禮切下寫襲切額至

陸狀无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地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
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
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
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
耳充默然甚愧

黃曰賈充晉之權臣王濟晉之主婿皆一
時之寵倖得執也而皓以亡國之餘假息
於晉方惴惴自保之不暇而乃於言議之

間面諷二臣之失而卒使絕然羞愧而不敢與較者蓋天下之理曲直而已 林曰無瑕者可以錄人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

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粉敷問二切怒也

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

渾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

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請

陸狀元通鑑晉紀 卷七 八 汲古閣

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渾濬爭

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

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

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為輔國大

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

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仙二子為亭侯增京陵

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侯張

華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勗以專典

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

下賞賜各有差命以平吳策告羊祜廟乃封

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

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祖上

臥切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

不勝忿憤房吻切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

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

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旋旬緣切復返也旆蒲蓋切繼

陸狀元通鑑晉紀 卷七 九 汲古閣

旄之旗沛然而垂 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

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

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蘭良刃切王渾

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

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福俾

緬切狹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汲於

切憂也博士秦秀等竝上表訟濬之屈帝乃

遷濬鎮軍大將軍山濬渾等傳及杜預還

吳志皓等傳

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

申嚴戍守

戍傷遇切 守邊者

又引洧清水

洧音雉清 音育洧水

在魯陽東經襄城入汝清水 出鄆縣西北山中南入漢以浸田萬餘頃

開楊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

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

餉遺

上式亮切饋也 下以醉切贈也

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

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山預 傳

是歲以司

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一百七十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詔曰

管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

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于戈

韜他刀切戢側 立切皆藏也

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

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

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

賓服也屬附 也味玉切

六

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

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竝

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

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

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

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

矣

山本紀 及本傳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

鮮相 然切

本山名東胡之別種因 退保此山遂以爲號

多處之塞內諸郡其

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

欽上疏曰戎狄彊獷

上巨良切暴也下古 孟切大獷不可附也歷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

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

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

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

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

徙內郡雜胡於邊地

雜昨合切謂戎狄之在 塞內者郡若雜居不一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

之策也帝不聽

山欽 本傳

二年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

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

上羊恭切按韋昭云以為

在掖門內故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

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

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玠

余招切

濟始用事

交通請謁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

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田后

妃外戚傳初鮮卑莫護跋自塞外入居遼西號

陸狀无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慕容部

鮮卑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曰慕容部其後因為氏始見於此

至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十月始

寇昌黎

黃曰女寵既盛是以三楊用事心術既壞

是以按於知子卒至八王稱兵五胡亂華

終晉之世禍亂相仍而不得寧知乎此則

知大學之道治國家必先之正心誠意真

治之本也

三年正月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

校尉劉毅曰

喟口愧切太息也

朕可方漢之何帝對

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

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

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

臣固為勝之毅為司隸糾繩豪貴

糾居黠切繩食陵切

糾察而繩正之也無所顧忌皇太子鼓吹

尺鴛切或作籥入

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

息救

陸狀无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切與帝有舊恩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

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

私請琇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陳衛徑馳入

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

籍

上魯當切下泰管切狼籍草而臥其草然必亂故物之縱橫敗亂者皆謂之狼籍然

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

衣領職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

愷

苦亥切

文明王后之弟也散騎常侍侍中石

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

愷以給澳釜給盈之切木葉煎也崇以蠟代

薪愷作紫綵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

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常以

珊瑚樹賜之珊瑚相干切珊瑚孤切珊瑚似高玉而赤色作株形生於海

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

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

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

陸狀志通鑑卷七十四 汲古閣

如愷比者甚眾愷恍然自失恍謂往切車騎狂之貌

司馬傳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

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

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上廣人稀

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

詰去吉切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

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

統都感切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

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

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

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

侍帝從容語及鍾會從七恭切統曰會之反

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

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

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

陸狀志通鑑卷七十五 汲古閣

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

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智愚之異也蓋抑揚

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

無極居以重執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

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

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軌居消切

法也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

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

復置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耶統因

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

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

然由是止不徵華出華統等傳魯公賈充薨世

子黎民早卒無嗣妻郭槐表欲以充外孫槐

槐切賈韓謚為世孫謚莫橋切本姓韓賈充

充妻韓謚為世孫外孫充子早卒無嗣以

謚為繼乃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

太宰始封後者皆不得以為比及太常議謚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六汲古閣

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開朝廷

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

不從更謚曰武

胡曰賈充兇邪諂佞如此幸而死於牖下

乃以謚傳為憂是其心亦知平日之非常

不自嫌義氣不充終身有憾是其服華袞

位上公惴惴然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

若為善之樂且泰哉且充身荷寵祿二十

餘年豈非命與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無

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為不善

殆亦徒然不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

力於為善順受其正而已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皆惡之統

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今

齊王獨畱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

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六汲古閣

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

以為然冬詔齊王攸佐命立勦劬勞王室其

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愚以

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

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既無偏重相傾之執

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

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惠中護軍羊琇侍中

王濟皆切諫帝竝不從

出攸勗傳

是歲散騎常

侍婢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

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

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

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

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

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

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漢古閣

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

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出本

四年春秦秀傳珍上表曰古禮三公無職坐

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先王救急朝夕

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

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

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

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事過博士祭

酒曹志志怡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

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

殆矣乎乃奏議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

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謂博

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

策免之三月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

后陵帝不許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

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漢古閣

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毆血薨

歐一口吐也

問嗣初帝愛攸甚篤爲荀勗馮統等所構欲

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

曰齊王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

收淚而止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

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出攸志

管見曰攸旣死諛夫亦可以已夫武帝慟

哭發於中情又爲荀勗馮統所折爲之收

淚絕天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之者十
之一而采苓青蠅巷伯巧言何人斯十月
之交之什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雖大
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爲害也

五年正月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
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左僕射劉毅表曰咎龍
降夏庭卒爲周禍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尋按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 初陳羣以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二十

汲古閣

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
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
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銓此緣切以爲銓衡也
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
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
其人姦蔽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
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
朝之權執公無考按之負私無告計之忌

居計

謂發人之私

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

爭訟之俗成臣竊爲聖朝恥之蓋中正之設
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
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執
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
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
使駁違之論駁北角切言橫於州里嫌讐之
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爲九品者謂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二十

汲古閣

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
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
以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
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無所顧
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
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
猶不識況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
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

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者欲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之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增以植其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人事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麤且為一時選用之本耳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

斷都玩切決也皆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

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

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已

矣始平王文學李重上疏以為九品既除宜

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并讀口併兼也則土斷之實行

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出殺確等傳是

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匈奴胡名帥部落來降帝

處之塞內西河罷寧州入益州置南夷校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尉以護之

六年正月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為

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濟明法繩之濟從兄

佑素與濟不協因毀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

疎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帝謂侍中和嶠

曰上渠廟切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

爽恐不可屈帝乃召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

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他

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

下耳帝默然山濟等傳

七年正月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

舒所為劇陽子罷必先行而後言遜

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

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矣

十年初鮮卑慕容廆涉歸之子與宇文部有隙南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四汲古閣

丁之遠屬也在遼東塞外因獵得玉璽以為

廆請討之朝廷弗許自是歲犯邊四月遣使

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時鮮卑宇文氏

段氏方彊段徒玩切鮮卑數侵掠廆廆辭

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玆仁

昭玆胡切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十一月尚書

令荀勗卒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伺相吏切

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

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

君何賀邪

林曰古之仕者所以行君臣之義不以得

失為榮辱後之仕者君臣之義未見其所

行而其得之則以為身之榮故入為學館

則為登瀛州失之則為身之辱故其不在

中書而遷為尚書則以為奪我鳳凰池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五汲古閣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

出之以亮為侍中大司馬鎮許昌徙始平王

瑋瑋羽見為楚王都督荊州濮陽王允為淮南

王都督揚江二州竝假節之國立皇子又為

長沙王穎為成都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

皇孫適為廣陵王本初帝以才人謝玖

賜太子生皇孫適以律宮中嘗夜失火帝登

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裙入闔中曰算夜倉

符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
嘗對羣臣稱通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
知太子不才然恃通明惠故無廢立之心復
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充分鎮要害
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
帝爲皇孫通高選僚佐通本傳以散騎常侍
劉寔志行清素命爲廣陵王傅寔以時俗喜
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
陸狀无通鑑 卷七晉紀二十六 汲古閣
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爲
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已
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
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
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
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通本傳
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寬縱積之
有素未可一旦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

於矯世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猶行舟雖不
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
濟也爲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
執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
若包藏禍心者其執不足獨以有爲其齊此
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其籌之周之
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漢之諸侯
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之敝循
陸狀无通鑑 卷七晉紀二十七 汲古閣
周之舊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
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
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
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別彼列切異也
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今陛下每精於
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
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
無所逃其誅實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

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
諸卿奉成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
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歲終
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
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
建不知所責也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
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爲
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
陸狀元通鑑 晉紀 卷七 二十八 汲古閣
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綱以羅微罪
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在其中矣是
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 猾戶 八切
使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勲在於
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
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修
飾官署凡諸作役恒傷太過不患不舉此將
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

以傷所憑竊以爲過矣帝皆不能用 本傳
制曰 晉書贊稱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
符御宗敷化導民絕縑綸之貢去彫琢之飾
雅好直言畱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
俗紹許奇雖仇讐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
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
給人足事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
斷雄圖於儀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熊羆削
陸狀元通鑑 晉紀 卷七 二十九 汲古閣
迹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
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而驕泰之心因斯以
起加以建立非所委寄天才志欲就於升平
行先迎於禍亂宮車晚駕諒闇未周藩翰變
親以爲疎連兵競拔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
擁衆各舉其威海內板蕩宗廟播遷且知子
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
則國亂世祖惑苟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

元海可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雖則善始於初而忘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右武帝在位二十六年壽年五十二

考異曰

大康元年山濤言不宜去武備

濤傳云與盧

欽論之按欽咸寧四年三月已卒

二年十月慕容涉歸寇昌黎

帝紀云慕容廆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三十

汲古閣

按范亨燕書武宣紀庾泰始五年生十五

父單于涉歸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當

是涉歸

五年罷寧州置南夷校尉

地里志太康三年

廢寧州置南夷校尉今從華陽國志

六年正月劉毅卒

晉春秋在七年十月今從

本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七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八

晉紀

孝惠皇帝

諱衷武帝第二子也太始二年立為太子

為人不辨菽麥母楊皇后常保護之帝亦

以皇孫通聰慧故不忍廢

永熙元年

庚戌

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勲舊之

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晉紀

汲古閣

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

要近

上於笑切要謂清要之官近謂左右近臣

樹其心腹會帝小

間

居范切病少差

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

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

亮與駿同輔政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

去中書監華廙恐懼

華胡化切廙與職切歆之孫

自往索

之終不與會帝復逃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

領之四月詔以駿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侍

中錄尚書事

錄力王切采記也謂總錄衆事漢武帝初有領尚書事至章帝

以趙熹字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各益始於此猶衆字總已之義大臣權重者爲之

遂趨汝南

趨音促下趨鑒同

王亮赴鎮帝尋崩於舍

章殿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

失色於人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立妃賈氏爲皇后詔以太尉駿爲太傅錄朝

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

矣

關於金切默也

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晉紀

汲古閣

非成王之年乎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駿不

從咸數諫駿漸不平楊濟遺咸書曰諺云

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

其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

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喪以直致禍

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

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

厲爲辟故致忿耳安有慳慳忠益而返見怨

疾乎

慳苦貢切誠心又苦紅苦江二切

駿爲政嚴碎專愎

力

切恨

中外多惡之

出駿咸傳

八月立廣陵王通

爲太子

初和嶠嘗從容言於帝曰皇太子

有淳古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及

帝卽位嶠從太子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嘗

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嘗事先

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正月賈后性險悍不肯以婦道事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晉紀

汲古閣

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

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

危社稷賈后密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使肇

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

荊州諸軍事建王瑋瑋許之二月瑋及都督

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觀肇啓帝

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

繇與耶王帥仲之子也

殿中兵百人討駿建王瑋屯司馬門時駿居

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眾官議之主簿朱

振說駿曰內變可知必是閹豎上承儉切宮中守門者

為賈后設謀不利于公室燒雲龍門以協之

上虛業切火迫也字宜作煇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不然

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尋而殿中兵出燒

駿府駿逃於馬廄就殺之夷三族死者數千

人賈后矯詔使送皇太后于永寧宮尋復諷

羣公有司奏廢太后為庶人後竟卒于金墉城出駿及楊賈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四晉紀汲古閣

二后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皆

錄尚書事輔政以楚王瑋為衛將軍東安公

繇進爵為王亮欲取悅眾心論誅楊駿之功

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

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

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

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

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之繇兄東武

公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詔免繇官諱

陰切諱於是賈謐郭彰權執愈盛謐雖驕奢

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弟雲

左思劉興與弟琨等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

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路左

望塵而拜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

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遣之國瑋忿怨賈后

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六月后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五晉紀汲古閣

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

事王宏宣詔免亮及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

瑋瑋遂勒本軍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

潛圖不軌居清切遣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

清河王遐收瓘皆執而殺之或說瑋宜因兵

執誅賈郭以正王室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

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

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

以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

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上許容切又

也亦作景春秋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

將軍王宮齎虞幡虞獸也白虎黑文尾長

于身繪綉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

釋仗而走遂執瑋下廷尉斬之出亮瑋及

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

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六晉紀汲古閣

之嫌而儒雅有等畧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

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魚毀切頠贊成之乃以華

爲侍中中書監裴頠裴楷加侍中與右僕射

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彌民

縫隙也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

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閹主在上

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賈后傳七月

分荆揚十郡爲江州

四年是歲司隸校尉傅咸卒咸性剛簡風格

峻整初爲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

絕朝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

官京師肅然山本

五年拓跋祿官悉鹿分其國爲三部一居上

谷之北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陂班

在代郡屬幽州使兄沙漠汗子猗廆統之猗

宜切也唐何切拓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盛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七晉紀汲古閣

漢書作咸樂音洛城使猗廆弟猗盧統之猗

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晉人

附者稍衆猗廆渡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數

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六年夏匈奴郝散與馮翊北地馬蘭羌上郎

羌胡盧水胡盧龍都切及秦雍氏羌俱反氏

奚切風俗通云立氏帥齊萬年爲帝閭涇陽

氏本西南夷種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等嬖卑

賤而得幸者擾亂關右朝廷徵倫為車騎將軍以

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威詔以處為建威將軍以討齊萬年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眾七萬梁王彤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自旦戰至暮斬獲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汲古閣

甚眾處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遂力戰而死

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戎為三

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寮案輕出遊放

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

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

其核鑽且官切刺也核下格切果核凡所賞拔事虛名阮

咸之子瞻嘗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

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各嗟良久

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出戎瞻等傳是時王

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

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行與弟

澄如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清明秀

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

馨兒寧晉書音義無音而世以音音之寧然馨猶言阿堵阿堵之義蓋指物之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

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上先擊切分義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汲古閣

理如厥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

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

咸咸從子修泰山胡母輔之母音無胡母復姓其先本陳胡

公之後公子元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

封母弟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

陳國謝鯤公軍切城陽王尼新蔡畢卓皆以任

放為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上陳郎果切胡

母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闔而厲聲呼其父

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

飲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此類全切

溫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

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

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

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

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

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

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晉紀汲古閣

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

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為高談之具者深刻有

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微空無

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

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

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一唱

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綜子宋切賤

綜核也

功利之用高浮華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

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上奴骨

也贊其旨立言籍於虛無稽秦昔切言難

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

之曠遠故砥礪之風砥掌氏切礪力彌以陵

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

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

程馳成切裸也又壯郎切褻先列切褻慢也無所不至士行又虧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晉紀汲古閣

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為

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

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為之

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

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

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

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

能捷也上疾舉切獲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

切獲也

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願論亦不能救也

出衍廣濤
願等論

王曰裴頠之崇有以至理格之亦倚於一偏以在晉之時而言之則非一偏也退之以闢佛老爲已任者也王氏之學正以虛爲宗而退之談道德則以虛位爲言是正與老氏同意也論至於此退之原道篇猶有可刪之言而裴頠崇有論可謂切時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語也

胡曰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誠信爲之主故欲掃除弊習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渺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頤德浮游波蕩其爲世患更甚於文之滅質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物有形者也事有迹者

也理則無形迹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

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宐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宐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汲古閣

爲虛無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林曰道在有無不可泥於有無以爲無邪則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以爲有邪則上天之載無殼無臭安得謂之有邪

八年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

賓祖東切南蠻賦稱賓人

者乃稅自巴西宕渠往依之

宕徒浪切巴西屬梁州魏

武帝克漢中拜為將軍遷於略陽北土號曰

巴氏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及齊萬

年反關中存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入漢

川者數萬家特兄弟嘗營護振救之由是得

眾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廷從

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劔閣太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四汲古閣

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材邪

聞者異之張華以趙王梁王相繼在欄中

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

武材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

皆破之

九年正月孟觀大破氏眾於中亭獲齊萬年

太子浣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安早絕其原

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

要荒上一通切要服荒服也要者謂東禹平

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盧舍切亦作

無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

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

孝文軍於瀚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

于入朝單音蟬何奴大子之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

也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

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贊脂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五汲古閣

切古者相見之禮皆有所執以為而邊城不

弛固守弛施是切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疆居良切及至

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

戎狄乘間得入中國間居覓切或招誘安撫

以為已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

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

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

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

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

邑鄧騭敗北騭職日切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

俱敵任尚馬賢僅乃克之僅渠遼切材能也自此之

後餘燼不盡燼徐乃切火餘也小有際會輒復侵叛

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

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

陸狀元通鑑晉紀 卷八十六 汲古閣

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

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蔽矣夫關中土

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

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

憤怒之氣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

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

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執已驗之

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

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

析支之地零音憐西羌名罕呼旱切开苦堅切顏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漢

武帝時破之置縣因此名之析先擊切徙山名西戎地也王肅云析支在河關內

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

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置各附本種反

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

陸狀元通鑑晉紀 卷八十七 汲古閣

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猾戶八切猾亂也夏華夏也風塵

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閼牛代切外閉也雖為

寇暴所害不廣矣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

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且關中之人

百萬餘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

須口實若有窮之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

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糝桑感切

說文以米和羹一曰粒也擠子西切排也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

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

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

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

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蹇舉之小勞楚藏濫切猶猝

也通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

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

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

陸狀元通鑑晉紀卷八十九汲古閣

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呼

泉南單于王名其後為前趙即劉元海之叔祖也散居六郡咸熙之

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所類切秦始之初

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

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

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驍堅堯切健也弓馬

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

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上古侯切

下音離亦作麗東夷國也在遼東之東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

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

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

充則有噬齧上視制切下魚結切況於夷狄能不為變

但顧其微弱執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

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

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

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奇也旅客也釋

陸狀元通鑑晉紀卷八十九汲古閣

我華夏繼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

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本傳散騎

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

見而叱之上昌立切呵也謐怒出穎為平北將軍鎮

鄴魚切切魏郡徵梁王彤為大將軍錄尚書

事以河間王頤魚容切為鎮西將軍鎮關中

賈后淫虐日甚又嘗以鹿箱載道上年少入

宮籠力木切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

禍及已憂憤而卒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
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
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
之舉為聖朝累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
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二者不
立難以免矣頠不能從 帝為人慙騃上陟降切
愚也下五嘗在華林園聞蝦蟆上何加切謂下謨加切
駭切癡也陸狀元通鑑 卷八晉紀二十一 汲古閣
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
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
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
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
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
孔方無德而尊無執而熱排金門入紫闥他
切宮中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
小門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

讐非錢不解佳買切令聞非錢不發令聞並
散也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兒皆無已已執
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
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
刑法不壹獄訟繁滋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
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
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
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獄犴不平犴魚肝切
陸狀元通鑑 卷八晉紀二十一 汲古閣
以守故謂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
獄為犴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
有時疑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
雖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
解胡也買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
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
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
以言政矣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

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事竟不行本紀及裴頠

傳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

愆而無厭厭於婚二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

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汲古閣

之哉本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本

初廣城君郭槐賈后之母以賈后無子嘗勸后使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謀害太子太子幼有

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

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揣初委切度也輕重不差其母本

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

之置針著錫常所坐璠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譖太

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若宮車宴駕彼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如反手耳

不如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強飲太子酒令大醉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汲古閣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因太子醉稱詔

使書之辭甚悖逆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

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令賜死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以廢

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

人詔許之幽于金墉城本

永康元年正月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

為逆詔以太子幽于許昌宮 三月尉氏雨

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台湯來切星名

張華少子璉于鬼切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

幽遠不如靜以待之華本傳太子既廢眾情

憤怒有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

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上乙切謀廢賈后復太

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係位難與行權右軍將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

孫秀使言於倫倫納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

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

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

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

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上居竟切變殿其言以間諜

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使太醫令

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

子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

殺之椎直追切擊也亦作捷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

賈后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

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不從者誅三族

眾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

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

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

斬之賈后見齊王冏居永切驚曰卿何為來冏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是時

梁王彤亦預其謀彤以中切后問冏曰起事者誰

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

不然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金墉城倫陰與

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

裴頠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

臣邪林稱詔詰之曰詰去吉切問也卿為宰相太子

之廢不能死即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

其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
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
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
如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
制女不從死於是趙王倫自為相國侍中置
府兵萬人以梁王彤為太宰淮南王允領中
護軍

林曰邵康節論五胡之亂當年欠一管夷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六

汲古閣

吾而吾於晉八王之紛爭亦曰當年欠一

霍將軍

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

死於金甌城諡故太子曰愍懷

並出倫秀及后太子傳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

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

謀討之倫秀深憚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

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遂帥國兵及

帳下七百人出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
與戰屢敗中書令陳淮欲應允使司馬督護
伏胤將騎四百從宮中出汝陰王虔

倫之子在

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

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

障內之

上讀曰納

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坐允夷滅

若數千人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

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

陸狀通鑑

卷八十七

汲古閣

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之崇不

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

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

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皆族

誅籍沒崇家

出允及岳崇傳

齊王冏以功遷游擊

將軍冏意不滿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

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詔加相國倫九錫

衣服樂器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鉅鬯

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

軍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

黠胡八切狂狡聚黠也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

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十

一月立皇后羊氏后尚書郎羊玄之之女也

外祖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

永寧元年正月以散騎常侍張軌

居前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

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晉紀 汲古閣

至以宋配汜瑗為謀主

汜符咸切姓也皇甫謐曰本姓凡遭亂避

地北水因改焉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出軌相國倫與孫秀使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室

早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素諂事倫倫

使威逼奪帝璽綬使尚書令滿奮持節禪位

於倫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改元建始

帝出居金墉城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

曰永昌宮以孫秀為侍中義陽王威為中書

令張林為衛將軍黨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

每朝會貂蟬盈坐

貂丁卿切蟬時連切冠名貂內勁捍而外溫潤蟬居

高飲絮口在腋下此因物生義故以為冠飾時人為之諺曰貂不

足狗尾續

出倫秀以齊王問成都王穎河

間王頤各擁強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

黨為三王參佐加問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

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胡曰舉事當義則人心服楊駿初秉大權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晉紀 汲古閣

中外羣臣皆進爵一等求媚於眾而無益

於馬廐之逃司馬亮論誅駿功侯者千餘

人無救於登墻之呼趙王倫能討除賈后

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金墉賜盡其誰哀

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

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

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

自從之則天下人情可見矣

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

後又

收封爲等共起兵討趙王倫移檄征鎮衆二

十萬倫秀大懼遣將軍士猗許超帥兵拒之

倫秀日夜祈禱厭勝以求福 四月成都王

穎至黃橋士猗許超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

軍擊之猗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

河倫秀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爲

懣音悶又音滿

說文煩也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晉紀

汲古閣

戰或欲乘船入海計未決左衛將軍王興與

尚書廣陵公淮

七罪切

帥營兵七百餘人入宮

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使倫爲

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

復位傳詔敕將士解兵遣甲士迎帝于金墉

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詔送倫

并子萼等

上妨俱切

付金墉城分遣使者慰勞三

王梁王彤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乃

賜倫死收其子誅之 六月詔以齊王冏爲

大司馬加九錫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錄尚書

事河間王顒爲侍中太尉長沙王乂爲撫軍

大將軍領左軍進新野公歆爵爲王都督荆

州穎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遂辭歸鄴初

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

之穎爲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爲平原內史以

其弟雲爲清河內史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晉紀

汲古閣

使召還流民入蜀者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

言國中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屢詣益州刺

史羅尚求權停至秋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

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間州郡逼遣人

人愁怨特數爲流民請畱流民皆感而恃之

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民

旬月間過二萬人十月六郡流民李含等共

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入據廣漢進

兵攻尚于成都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乃緣郫水作營與特相拒求救于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五月梁孝王彤薨大司馬問久

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

勢清河王覃

子也

方八歲上表請立為皇太

子以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書監

越隴西王太子

八月李特自稱大將軍益州

牧兵勢益盛建寧大姓毛詵逐太守杜俊以

應特南夷校尉李毅討斬之十一月復置寧

州以毅為刺史

毅後竟卒于寧州顯宗咸和中州降于成

齊武

閔王罔既得志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

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

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

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孫惠上書諫

罔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

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

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

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

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

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

公空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長揖歸藩

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

臧也

罔不能用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出類傳

主簿顧榮東曹掾張翰皆慮及禍

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

菰古胡切說文雕菰

也一名蔣或作菰殊倫切蒲中秀鱸落胡切魚名

歎曰人生貴適志

耳富貴何為即引去

黃曰李斯相秦既而具五刑與子腰斬東

市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率黃犬

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陸機為

成都王將兵而敗遂見收乃歎曰華亭鶴

嗟豈可得聞乎嗚呼觀二子臨死之言如此則知張翰輒名爵而憶尊鱸千里命駕而歸非惟得以適平生之志而且復免齊王之禍則其高識遠見何如哉

榮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旛羊居切以其廢職

自問徙榮爲中書侍郎世翰本傳主簿王豹致

牋於問曰元康以來宰相未有獲終者事執使然也今公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

陸狀元通鑑晉紀三十四汲古閣

難乎今河間樹根于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

新野大封於江漢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據

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

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問自

爲南州伯分河爲界以來輔天子問奏豹讒

內間外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

見兵之攻齊也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

心常恨之顒知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

有豫州應虎交切顒上表陳問罪狀且言勅兵

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

會洛陽請長沙王又廢問還第以穎代問輔

政顒遂舉兵帥張方等趨洛陽遣使邀穎十

二月顒表至問大懼張方帥兵三萬軍新安

檄長沙王又使討問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

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連戰三日問

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執問以降問至殿

陸狀元通鑑晉紀三十五汲古閣

前帝側然欲活之又叱左右輒牽出斬於閭

闔門外上尺良切下轄獵切門名在河南洛陽之西屬司州同黨皆夷

三族長沙王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

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爲參軍陸雲爲右司

馬是歲陳畱王薨諡曰魏元皇帝

二年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

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山城降特入據之尚退

係大城蜀民相聚爲焉者上安古切與焉同通俗文曰築居曰

皆送款於特特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
民於諸塢就食益州兵曹從事任胤言於羅
尚曰李特散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
也宜密約諸塢內外擊之尚使胤夜縋出城
宣旨於諸塢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縋馳爲切掛繩
而下也掩衣檢切襲習入切諸塢皆應之特
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眾推李雄雄特之子也爲
益州牧雄急攻羅尚尚由牛鞞水走雄遂入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六 晉紀 汲古閣

城都 新野莊王歆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
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爲亂荆州至樊城歆
乃出兵拒之眾潰爲昌所殺詔以寧朔將軍
劉弘代歆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弘
遣長史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大破之其眾悉
降時荆部守宰多缺弘請補選詔許之弘叙
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弘奏皮初
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

弘督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弘下
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
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
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
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
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大將軍穎恃功驕
奢百度弛廢甚於齊王冏時嫌長沙王又在
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八月穎與河間王頔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七 晉紀 汲古閣

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
皇甫商專擅朝廷殺害忠良起兵誅之頔以
張方爲都督將兵自函谷東趨洛陽兩胡南切關名
在洪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督石超等
軍南向洛陽屯於河橋詔以又爲太尉都督
中外諸軍事以禦之 十月太尉又奉帝與
陸機戰于建春門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
如積水爲之不流石超遁去穎遣牽秀將兵

收機參軍事王彰諫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

服着白恰

葛合切又乞洽切上服

與秀相見為戲辭穎

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遂殺之并其

弟雲衆懼欲夜遁張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

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出其不意此奇策也

乃進兵逼京師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

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

妻鮮卑段務勿塵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遼西公尚書令樂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譖

諸太尉又又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

以五男易一女哉又猶疑之

永興元年正月樂廣以憂卒長沙厲王又

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城中糧食日窘而士

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

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

又送別省啓帝下詔免又官置金墉城越欲

殺又以絕衆心乃遣人密告張方方取又於

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

炙之石切置肉火上出又穎越傳

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鄴詔以穎為丞相

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表盧志為中書監

參署丞相府事河間王頤還鎮長安二月

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

子單為清河王詔以穎為皇太弟乘輿服御

皆遷於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河間王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頤為太宰雍州牧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

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

珍等

忍切

謀討之七月戊戌復皇后羊氏太

子單已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徵前

侍中嵇紹詣行在扈衛乘輿越檄召四方兵

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

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已未超軍奄至乘輿

收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

頰古協切而勿也百官

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

人引紹於轅中所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

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

帝衣濺子賤切帝墮于草中亡六璽想氏切

斷曰皇帝六璽皆于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

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

子信石超奉帝幸其營帝入鄴左右欲浣帝

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司空越奔還東海

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

陸狀无通鑑卷八十四汲古閣

應命八月復廢太子覃及羊后覃後為東海

本紀及穎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王

浚擁衆挾兩端至是太弟穎欲討之浚心亦

欲圖穎乃約并州刺史東嬴公騰騰以成切

東嬴者晉宗室之疎屬封嬴與鮮卑烏桓同

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擊之斌悲

初琅瑯恭王覲覲琅瑯薨子睿嗣上以芮切

即元帝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

軍王導善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

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睿從帝在鄴恐及禍

將逃歸穎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

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

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

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初太弟

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

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號古亮

陸狀无通鑑卷八十四汲古閣

也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遊京

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

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

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

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歛手受役亦

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

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

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

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曰
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
淵說穎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鮮卑烏
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
君意如何淵曰殿下發鄴宮威權不復在
殿下願撫勉士眾靖以鎮之淵請以二部摧
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泉古堯切斷可
首加于木上可
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晉紀 汲古閣
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三旬
之間有眾五萬都于離石出載記
劉元海王浚東
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乘勝進軍鄴中
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
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俄而眾潰穎遂
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轎車南奔洛陽
出本張方自洛陽時河間王遣
方鎮洛陽帥萬餘騎
迎帝還宮侍散者皆還百官虛餉王浚入鄴

使烏桓羯朱追穎不及浚還薊 劉淵聞太
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遂自奔潰真奴才
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
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
骨肉相殘是天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
烏桓我之氣類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
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 李雄諸將
固請雄即尊位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改元曰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晉紀 汲古閣
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為太傅
追尊父特為成都景王 劉淵遷都左國城
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羣臣曰晉漢有天下
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乃建國號曰漢
即漢王位劉淵字元海新典何奴人漢以宗
族誦石稱大單于時即漢
王位改元元熙始於此改元曰元熙以右
賢王宣為丞相後部人陳元達為黃門侍郎
族子曜為建武將軍出載記帝既還洛陽

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

畱意十一月劫帝遷都長安軍人分爭府藏

才浪切庫藏物所儲蓄也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擁

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太宰頤帥

官屬迎于霸上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爲宮唯

尚書僕射荀藩等在洛陽爲畱臺承制行事

號東西臺復皇后羊氏詔太弟穎以成都王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汲古閣

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更工切改也帝兄

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

質庸下熾冲素好學故太宰頤立之詔以司

空越爲大傅與頤夾輔帝室又以王衍爲尚

書左僕射王浚旣去鄴越使弟南陽王模鎮

之淵遣冠軍將軍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

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

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

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二年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

空越起兵討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云欲

糾率義旅奉迎天子復還舊都於是范陽王

許交切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浚遣其將

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爲越先驅成都王

穎旣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起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汲古閣

兵於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

羯居列切羯虜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羸公騰

執諸胡于山東賣克軍實勒亦被賣爲荏平

人師懽奴荏仕疑切平原邑屬冀州懽家鄰於馬牧勒乃

與牧師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公師藩起桑

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

爲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遣其

將苟晞救鄴擊藩走之

光熙元年正月司空越之起兵遣使詣長安

說太宰顓令奉帝還洛約與顓分陝而伯讀日

顓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顓

曰今據形勝之地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

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顓乃止至是顓欲罷兵

與山東和解恐方不從乃使方親信郅輔送

書於方因殺之郅輔其日切姓送方頭於司空

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帥鮮卑西迎車駕

陸狀无通鑑晉紀四十六 派古閣

五月祁弘等西入關太宰顓單馬逃入太

白山弘等入長安奉帝乘牛車東還洛陽以

司空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鎮鄴南

陽王模鎮許昌王浚領幽州刺史 成都王

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李雄

字仲倚特之第三子也永興初自稱成都王尋僭帝號改元大武國號大成始於此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奔新野會新城公

劉弘卒司馬郭勛莫夫切欲迎穎為主治中郭

舒討勛斬之穎北濟河拜朝歌九月頓丘太

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

十月虓薨長史劉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祕

不發喪稱詔夜賜穎死穎官屬先皆逃散惟

盧志隨從至死不急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

為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賊也上

利切近則汚人切染也及至越疎之輿密視

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

陸狀无通鑑晉紀四十七 派古閣

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長史以下莫知所

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

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并

州以為北面之重越表琨為并州刺史進東

嬴公騰爵為東燕王鎮鄴越以詔書徵河間

王顓為司徒顓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

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扼乙革切持殺之也十

一月帝食薤中毒薤必耶切說文薤也中竹仲切傷也崩於

顯陽殿太弟卽皇帝位尊羊后曰惠皇后懷
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
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
復見武帝之世矣 劉琨至上黨時并州饑
饑渠連切穀不熟曰饑數爲胡寇所掠所餘之
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
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
野蕭條琨撫循勞徠上即到切下郎流民稍
陸狀无通鑑晉紀 卷之四十九

臣光曰宣帝始以重望高才策名魏室西
却諸葛東舉公孫若以忠順終之足爲良
臣夫曹爽宴安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
誅鉏異已平昔之美掃地盡矣及景文相
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繼禹舊服恃
其治安荒于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爲遠圖
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

譬之萬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爲
他人有乎禍生於閭闔成於宗室骨肉相
殘而胡羯氏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
壘臨生民積骸如丘流血成淵幾三千里
豈不哀哉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通
霄人褒姒共叔帶竝興襄后與犬戎俱運乃
彰嗤笑用符鎮隕豈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
陸狀无通鑑晉紀 卷之四十九
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歟物號忠良於茲
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
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豈神明喪其精魄武
皇不知其子也

右惠帝在位十七年壽四十八

晉自惠帝以來五胡肆虐

劉元海匈奴也石勒羯也慕容

氏鮮卑也符氏氏也姚氏羌也其五族迭
興據有中原自餘如乞伏秃髮沮渠赫連
呂李之屬各在一隅不迭興迭滅著在載
與五胡之數凡十六國

記者今略具世譜

惠帝

永興元年蜀李雄僭位○太

懷帝

劉氏據河東

愍帝

劉氏據河北河

元帝

劉氏據中原

明帝

劉氏據中原

成帝

咸和三年漢劉氏為石勒所滅○

慕容皝奉晉

陸機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穆帝

永和五年石氏國亂為燕所并○

慕容皝之子

海西公

太和五年燕慕容

簡文帝

符氏據

孝武帝

太和九年後秦姚萇僭位○十

光僭位○十九年符氏為姚氏

所滅○二十一年後燕慕容垂

安帝

隆安元年涼秃髮烏孤僭位○四

恭帝

中原之地多

考與曰

惠帝永康元年八月石崇潘岳歐陽建被收

崇傳曰崇建潛知其計陰勸淮南王允齊

王問圖趙王倫若崇果與允同謀允敗崇

陸機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應惶遽不應被收時方宴於樓上蓋倫秀

以舊怨誣殺之耳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即帝位三十國春秋

云倫將篡位義陽王威執詔示嵇紹曰聖

上法堯舜之舉卿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

而已終不有二威怒拔劍而出及惠帝還

于金墉城惟紹固志不從直于金墉絕不

通倫時人皆為之懼晉書忠義傳云倫篡

紹為侍中惠帝復祚遂居其職二說不同
今皆不取

陸狀元通鑑

陸狀元通鑑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晉紀

孝懷皇帝

諱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永興元年立為
皇太弟光熙元年十一月惠帝崩太弟即
位

永嘉元年

丁卯

二月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

東大將軍

陳敏刑政無章顧榮周玘等憂

陸狀元通鑑

陸狀元通鑑

汲古閣

之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
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更辱身
姦人之朝降節叛臣之■不亦羞乎榮等得
書甚慙眾皆潰去遂斬敏 三月西陽夷寇
江夏太守楊珉眉切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
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
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
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

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出何 詔追復楊太后尊號謚曰武悼帝

親覽大政畱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

乃出鎮許昌以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鎮

長安 公師藩旣死汲桑更聚眾劫掠郡縣

以石勒爲前驅所嚮輒克遂進攻鄴東燕王

騰輕騎出犇爲桑所殺遂燒鄴宮大掠而去

太傅越使荀晞討之 分荊州江州人郡爲

陸機元帝紀 汲古閣

湘州 以琅瑯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

鎮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

信每事咨焉睿名論數輕論盧困切名 吳人

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

出觀禊胡計切 導使睿乘肩輦具威儀導與

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

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

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睿

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

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

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壹爲

從事中郎盡苦 周玘爲倉曹屬劉超爲舍人

張闓孔衍爲參軍闓音 王導說睿謙以接士

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

心焉元帝紀 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

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九月荀晞

陸機元帝紀 汲古閣

追擊汲桑大破斬之石勒收餘眾犇漢王淵

以勒爲安東大將軍太傅越加晞撫軍將軍

都督青兗諸軍事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善

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

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許固求之乃以爲督護

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旣

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

道將也太傅越尋以晞爲青州刺史自領兗

州牧越晞由是有隙 十一月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安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

上苦骨切穴也王衍王敦王澄以荊州青州司徒爲三窟出衍

傳本

胡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

陸狀无通鑑

卷九 晉紀

汲古閣

器法度皆芻狗之陳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則亦相類耳衍果終於國者當東宮幽廢之時申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語及爲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經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

尚且飾高情爲之迂論欲欺石勒爲勒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知牆之爲岩而窟之爲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與

二年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不能言曹祛張鎮等移檄廢軌軌下教欲避位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賜折鎮檄排閣入言曰晉室多難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兇逆當鳴鼓誅之會軌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爲中護督

陸狀无通鑑

卷九 晉紀

汲古閣

楊澹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被誣詔誅曹祛三月王彌攻掠青徐兗豫有衆數萬荀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四月彌入許昌太傅越遣王斌帥兵衛京師越時自許昌徙鎮滎陽張軌亦遣北宮純北宮復姓純其名將兵衛京師五月彌至洛陽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王斌北宮純等出戰彌兵大敗彌自軹關如平陽軹音紙在河南

軹縣屬 漢王淵郊迎拜彌征東大將軍 詔

封張軌西平郡公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

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七月漢王淵寇平

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

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氏酋單微竝降

於漢十月淵卽皇帝位以其子聰爲車騎大

將軍族子曜爲龍驤大將軍

三年正月辛丑朔癸亥犯紫微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晉紀 汲古閣

斗北卽太帝之星 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

於漢王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

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

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

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爲

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卽位以播爲

中書監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

何綏竝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已乃誣播等

欲爲亂執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

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王

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

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已後

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

及于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晉紀 汲古閣

二萬綏及弟機美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

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

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

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

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

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

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

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
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詔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領司徒越以頃來
典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
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更使何
倫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漢石勒
寇鉅鹿常山眾至十餘萬勒以張賓為謀主
刁膺為股肱孔萇為爪牙萇直良切并州諸胡羯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九紀汲古閣

多從之胡居列切胡虜戎羯也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

大志嘗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
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
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
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
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 十月漢主淵
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帥精騎五萬寇洛
陽大司空呼延翼帥步卒繼之聰等至宏陽

朝廷大懼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
其征虜將軍呼延顯其眾自大陽潰歸顯下老切
淵救聰等還師

四年正月太傅越徵建威將軍錢璿黃外切及
揚州刺史王敦璿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琅
琊王睿復以敦為揚州刺史 七月漢主淵
寢疾以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安昌王盛
安邑王欽西陽王濬旬緣切皆領武衛將軍分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九紀汲古閣

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

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惠
見之惠許記切歎曰望之如和易及至肅如嚴君

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
淵卒太子和即位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
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執使三王
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眾屯於近郊陛
下宜早為之計和召盛告之盛曰陛下信讒

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

信哉銳怒命左右刃之帥兵攻楚王聰于單

于臺聰反攻西明門克之殺和於光極西室

收銳梟首通衢梟古堯切掛首木上聰即帝位以北海

王又為皇太弟封其子粲為河內王以石勒

為并州刺史略陽臨渭氏苻蒲洪驍勇多權

略羣氏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

洪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刺史十月漢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晉紀十一汲古閣

始安王曜及王彌帥眾寇洛陽石勒帥騎會

之敗監軍裴邈於澠池上莫踐切或作屨洪農邑屬司州遂

長驅入洛川初匈奴劉猛死王去卑

之孫虎代領其眾至是與白部眾皆附於

漢劉琨自將討虎及白部遣使卑辭厚禮說

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子弟鬱律

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為

兄弟表以代郡封之為代公時代郡屬幽州

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於是

與現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乃帥部落

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陜北之地琨

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其民於陜南以

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

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苻晞恐為

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京師

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檄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晉紀十一汲古閣

歷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有急事則加鳥羽插之使入援京師帝

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

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朝議多欲遷都以避

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眾心太傅

越既殺王延等大失眾望又以胡寇益盛內

不自安乃請討石勒十一月越帥甲士四萬

東屯項畱世子毗及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

師防察宮省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為

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

五年正月石勒謀保據江漢叅軍張賓以爲不可會軍中饑疫死者大半乃渡沔寇江夏拔之 二月東海孝獻王越旣與荀晞有隙河南尹潘滔等復從而譖之晞怒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賜晞手詔使討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薨於項衆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共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於是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等奉東海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慮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與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

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軀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東坡曰王夷甫旣降石勒自解死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子乃當羞見其女也

何倫等至洧倉上榮美切地名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 裴妃爲人所掠賣久之乃渡江初琅瑯王睿之鎮建業

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
越後 五月以苟晞為大將軍都督青徐兗
豫荆揚六州諸軍事晞表請遷都倉垣帝將
從之公卿猶豫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
相食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乃使傅
祗出詣河陰治舟楫帝步出至銅駝街為盜
所掠不得進而還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
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

陸狀光通鑑

卷九十四

汲古閣

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
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
故壘輜側持切重直用切釋名曰輜側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
重 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
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
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
盡焚之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
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

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
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
門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等士民死者三萬
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
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丁未漢主聰
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出本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
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

陸狀光通鑑

卷九十五

汲古閣

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
謂之百六掾俞綰切言辟官屬百六人故稱之以刁協
為軍諮祭酒刁丁聊切姓也協其名卜壺為從事中郎
壺苦本切陳頴為行參軍頴居庾亮為西曹掾甘
卓為湘州刺史周訪為尋陽太守陶侃為武
昌太守 八月漢王聰遣劉雅攻南陽王模
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眾繼之敗
模兵于潼關潼徒紅切本名衝關在洪農華陰左傳所謂桃林塞也長

驅至長安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

九月彘殺模時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

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

鎮長安石勒襲蒙城執苻琨時琨自倉垣徙也蒙城

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

相忌張賓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十月勒

請彌蕤于已吾手斬彌而并其眾表漢主聰

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

陸狀无通鑑卷九十六汲古閣

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以慰其心勒

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初勒

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

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

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

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

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成敗之眾

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噓居休切出氣急曰吹緩

曰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將軍其受之勒

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選節本

朝吾自夷難為効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

謝而絕之出琨傳及石勒載記時虎年十七及長便

弓馬便毗連切弓馬開便疾也勇冠當時勒以為征虜將

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眾嚴而不煩莫

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為馬翊太守

陸狀无通鑑卷九十七汲古閣

索蘇各切姓也綝丑林切其名模死綝與麴允俱奔安定時

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氏羌皆送任子於漢綝

等遇之與陰密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

共帥眾向長安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

曜眾大敗於是疋等兵執大震關西胡晉翕

然響應撫軍將軍秦王業吳王晏之子也年

十二南奔密豫州刺史閭鼎欲奉之入關據

長安以號令四方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

十二月入於雍城周顓奔琅琊王睿

顓山東人爲閭

鼎條佐不樂入長睿以顓爲軍諮祭酒前騎

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顓曰我

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

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還謂顓曰向見管

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

顓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

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

愀觀小切當其容色變也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

皆收淚謝之陳頽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

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

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

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

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法

物墜喪夫欲致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

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太

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山王導陳顓等傳

胡曰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

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爲

陳頽熊遠之三諫此爲大失是後亦無爲

頽覈實顓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人物之

傑推其原流殆亦自清談中拔迹雖不習

老莊亦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

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爲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雖

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孔子曰撥亂世反

之正莫近于春秋使弘茂知此則舉西晉

所亡者一切更張如撫不調之瑟而易其

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或曰琅琊得

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

未爲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不能治蜀也久

矣何以有甘棠之思乎

六年正月漢主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又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毗賓切婦也周禮有九嬪位在昭儀上又納劉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奏決 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瑯王睿大集江南之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晉紀二十一 汲古閣衆於壽春以紀瞻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聞晉兵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張賓曰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旣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處昌呂切居也晉之保壽春良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

全何暇追襲吾後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旣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髀曰攘如羊切袂彌敵切植袖出臂也髀如占切鼓頰須也張君計是也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般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陳直刀切與陣同瞻不敢擊還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爲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晉紀二十一 汲古閣聰從容謂帝曰從七恭切卿曾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與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柘之夜切桑木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

鄉善遇之出劉聰載記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

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奔於平陽秦

王業自雍入于長安六月漢大昌文獻公

劉殷卒殷為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

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

非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推事宐

推古岳切商度也推揚大舉也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

曰事君當務幾諫上居依切幾者微也凡人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晉紀汲古閣

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

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在公

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

係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石勒自

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

中飢甚至鄴張賓說勒曰天下飢亂明公雖

擁大兵遊行騷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

制四方也邯鄲襄國邯音寒邯音丹廣平邑屬司州形勝之

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

據襄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

其穀以輸襄國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

會平陽擊漢琨雖長於緩懷而短於撫御一

日之中雖降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漢主聰

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琨出收

兵于常山及中山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

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三晉紀汲古閣

漢八月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

常山粲曜入晉陽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

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以閭鼎為太子詹

事加賈疋征西大將軍鼎後與趙乞索糾爭權相攻為氏寶首所殺疋亦為彭

攻晉陽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與漢中

山王曜戰於汾東漢兵大敗曜入晉陽夜與

粲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琨徙居

陽曲招集亡散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

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碑都黎切末

杯部眾攻石勒於襄國張賓曰今聞疾陸眷

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

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宜且勿出示之以怯

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

定出其不意彼必震駭破之必矣勒從之末

杯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勒質末

陸狀元通鑑晉紀 汲古閣

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勒召末

杯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由是段氏

專心附勒王浚之執遂衰後勒僞推尊 鎮

東軍司顧榮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玠美丰

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

相于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山外

南安赤亭羌姚弋仲東徙榆眉戎夏襁負

襁負其子而至

自稱護羌校尉

雍州刺史扶風公

右懷皇帝在位五年蒙塵又二年壽

年三十歲

孝愍皇帝

諱業武帝之孫吳王晏之子也洛陽不守

懷帝蒙塵荀組等奉帝爲太子建行臺于

長安立社稷

建興元年西正月卽永嘉七年也漢主聰宴

陸狀元通鑑晉紀 汲古閣

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

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

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三月聰殺珉雋等故

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西 荀松曰懷

帝天資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定爲守文

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

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三月漢主聰立

貴嬪劉娥爲皇后爲之起鵲儀殿鵲胡光切

鷄鷄儀劉聰 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爲天生民

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

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光文皇帝身衣

大布既切居無重茵伊真切陛下踐祚以來

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上所角切頻數

也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

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

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

陸狀无通鑑 卷五晉紀二十七 汲古閣

肘腋窺去隨切羊朱切肘肘後也石勒曹疑

貢稟漸疎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爲中宮作殿

豈目前之所急乎聰大怒命曳出斬之時聰

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卽以鎖

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

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逢皮

江切關 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魚上

豈叩頭出血曰元達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

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

狂直願陛下客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

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

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宐愛

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

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

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

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

陸狀无通鑑 卷五晉紀二十七 汲古閣

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

社稷危者由妾貼余廉切臨危天下之罪皆萃於

妾妾何以當之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

聰覽之變色任顗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徐曰

朕比年以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復自制

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

誠得輔弼之義也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

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

復何憂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

賢堂 四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

卽皇帝位以麴允爲左僕射索綝爲衛將軍

軍國之事悉以委之載記 漢中山王曜

寇長安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 前中書

侍郎郗鑒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家避

亂保嶧山上羊益切山名在魯郡鄒縣琅琊王睿就用鑒

爲兖州刺史睿叅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叅軍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九晉紀 汲古閣

陳頤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

恭恪爲凡俗以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

以致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

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

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頤出於寒微數爲

正論府中多惡之出頤爲譙郡太守本傳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

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

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五罪政事

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

隨才授任載記 五月以琅琊王睿爲左丞

相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都

督陝西諸軍事七月帝詔睿以時進軍與乘

與會除中原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

以刁協爲長史劉隗爲司直桓宣熊遠等爲

舍人主簿熊遠上書以爲軍興以來處事不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九晉紀 汲古閣

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

主上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爲政之體也愚

謂凡爲駁議者駁北角切駁雜也議不同也皆當引律令

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

開塞隨宜權道制物皆是人君之所得行非

臣子所以專用也睿以時方多事不能從本傳

初范陽祖逖他歷少有大志與劉琨俱

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子

六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為軍諮

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

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

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

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

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

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

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

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本傳

二年正月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墜

于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

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

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聰后

劉氏賢明聰所為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劉氏

卒諡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

計切說文便嬖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

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

其地歸成

飛龍浸強盛徙居略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

子茂搜還保仇池自號氏王傳子難敵與賊

稱刺史至是虎奔成故難敵為咸所逐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驤養民於內李鳳

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

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

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

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

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

拾遺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嘗憂琅

琊微弱遂為石勒所滅以為耿耿不圖乃能

舉兵使人欣欣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
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
所短也

出李雄
載記

二月石勒襲王浚浚設饗

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
伏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
巷浚乃走東堂皇勒衆執之立於前浚罵曰
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后
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

陸狀无通鑑

卷九

汲古閣

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
賊害忠良毒遍燕土此誰之罪也斬于襄國
市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裴憲荀綽獨不至
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
浚雖凶麓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
有二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
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
謝之待以客禮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

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表

帙

勒曰吾不
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二年二月詔進拓拔猗盧爵爲代王食代常
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莫含於劉琨琨遣
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
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
竭資而奉之者庶幾爲朝廷雪大耻也卿奈
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

陸狀无通鑑

卷九

汲古閣

代王爲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
盧甚重之常與叅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
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
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初巴蜀流民
布在荆湘間數爲士民侵苦遂聚衆俱反以
杜弢吐刀州里重望共推爲主南破零桂東
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鎮軍將軍王敦
遣荊州刺史陶侃湘州刺史甘卓討之弢使

上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卽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因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八月弼衆潰遁走道死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進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寔益驕橫敦嬖人錢鳳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疾陶侃之功屢毀之左轉廣州刺史時王機溫邵謀據廣州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甓蒲歷切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

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爲大

都督以禦之十月以索綝都督宮城諸軍事

曜轉寇上郡轉陟克切轉相爲寇也麴允去黃白城軍

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

保左右皆曰蝮虵螫手蝮芳六切爾雅謂之蝮螫施隻切蟲莽

壯士斷腕上都管切斷截也下烏貫切手腕也今胡寇方盛且

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虵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

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

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

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飢乏採稻

以自存稻力舉切稻自生也本作穉保後於元帝大興二年稱晉王尋爲其將張

殺春所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

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畱遣

使歸於長安

四年漢太宰易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以爲
援得盡諫爭及卒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
自殺二月西平武穆公張軌薨世子寔襲位
在二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
布帛羊米賊曹佐隗瑾曰今明公爲政事無
巨細皆自決之萬一違失謫無所分羣下畏
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九 晉紀 汲古閣
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則善
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 八月漢大司
馬曜逼長安九月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
綝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亡
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
有麴數十甃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旣而亦
盡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
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

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
潛畱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
年若許綝以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
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今索綝所言如
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甲午宗敞至
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與觀出東門
降祖徒肝切祖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
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九 晉紀 汲古閣
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
自殺曜焚襯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
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漢主
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
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
夫封懷安侯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以索
綝不忠斬於都市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
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

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
採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
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
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
斷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
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
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
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為伊周
陸狀元通鑑晉紀三十八 卷九 汲古閣

加以朝寡純德之人卿乏不貳之老風俗淫
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
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
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
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
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
具不暇食具札色切 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
陸狀元通鑑晉紀三十九 卷九 汲古閣

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
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
多僻匹亦切邪也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
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讀如嚴實之嚴傳咸之奏錢
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執既已如此
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
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四晉紀 汲市閣
竊以彊臣愍帝犇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
執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劉
琨遣將姬澹將兵二萬討石勒琨屯廣牧爲
之聲援石勒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錄
亥切甲并土震駭十二月琨長史李弘以并
州降勒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幽州刺史段
匹磾遣信邀之琨帥衆犇薊匹磾見琨甚相
親重與之結婚約爲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

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襄思將切廣平郡之呂邑蜀司州也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擐切貫也胄直右切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
清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
柱上賞職切謂拭刷於柱上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
下觀者咸以爲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
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楚等官於是右將
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
陸米无通鑑卷五十四晉紀 汲市閣
皆吾閭塞所致一無所問出隗傳
右愍帝在位四年蒙塵又一年壽年
十八
考異曰
懷帝永嘉元年七月琅邪王睿鎮建業元童
紀曰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以帝都督揚
州越西迎大駕開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
計始鎮建業按既都督揚州不當猶鎮下

邳又懷帝紀明言七月己未廢都督揚州

鎮建業今從之

愍帝建興二年三月壬申石勒至薊三十國

春秋言癸酉勒取幽後言壬午勒晨至薊

按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然

則當言壬申是也

二年五月己丑張軌薨帝紀作壬辰今從前

涼錄鈔前涼錄鈔又曰葬建陵蓋張祚僭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 派古關

號後追尊其墓耳

三年八月杜弼遁走道死弼傳云弼逃遁不

知所在晉春秋云城潰弼投水死今從帝

紀

四年漢太宰河間王易晉春秋易作士通今

從載記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

晉紀

中宗元皇帝

諱睿宣帝武帝之孫曾孫琅邪王觀之子也年

十五嗣封琅邪王時中國多難諸王自相

戕賊睿欲避亂求外補得平東將軍鎮下

邳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永嘉初

用王導策移鎮建鄴即建康也以顧榮為司馬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派古關

賀循為叅佐王導王敦周顗刁協等為腹

心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固本

建武元年丁丑正月即愍帝建興五年也漢兵

東略弘農太守宋哲犇江東犇古奔字黃門郎史

淑自長安犇涼州齋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

涼州牧侍中司空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

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

鋒入援寔以其老不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

憤而卒二月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
琅瑯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瑯王素服出次
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羨等上餘亮切共上尊號
王不許羨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
王卽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
社稷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初莊切刁
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
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協本傳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胡曰魏明帝青龍四年張掖柳谷口水涌
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謹按自
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
石馬之數也晉時有牛係馬後之謠考
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其姓牛與夏
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
系殆類曹操類皆逃其本姓姑以所承爲
正爾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

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冒可
榮而僞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
以安之不平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
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舊創初
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
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已族類
一紊則義理之源已失它尚奚論哉瞽鯀
無狀舜禹安得而恥之元帝中興晉室垂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祚百年談者美之然姓司馬不若徐溫歸
姓李氏之爲寔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
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識也
劉琨段匹碑都黎切相與歃血同盟歃所洽切期
以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遣右司馬溫嶠渠廟
匹碑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
勸進鮮卑大都督慕容廆亦遣長史王濟洋
海詣建康勸進嶠之從母爲琨妻琨謂嶠曰

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今卿延
譽江南行矣勉之十一月征南軍司戴邈上
疏以爲喪亂以來庠序廢議者或謂平世
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
深與不可倉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
則廢墜已久矣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
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
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

陸狀无通鑑

卷十 晉紀

汲古閣

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猶空
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

田邈本傳

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
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
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
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
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
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

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于光極殿
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上工衛切改也又使之
執蓋言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
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侵漢河東太
子粲帥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陽言曰要當
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
民無所望則趙固不攻而自滅矣愍帝遂遇
害於平陽

陸狀无通鑑

卷十 晉紀

汲古閣

林曰武王伐紂倒戈之師進焉相攻遂乘
商人而誅紂則殺紂者非武王之意也而
太史公史記乃謂武王親斬紂懸其首於
太白之旗以示天下夫太史公之史記垂
戾於聖人者多矣未有所謂武王親殺紂
害名教之甚者也觀太子粲之言然後見
太史公周本紀殺紂之事爲深誤於後世
是歲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殺多

少為殿最上功曰最諸軍各自佃作即以為

稟佃也耕謂之佃河南王吐谷渾卒谷音殺渾

胡昆切遼東鮮卑徙河涉歸之庶長名吐谷渾即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其後子孫昌吐谷渾者慕容廆之

庶兄也父涉歸分戶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

闕廆遣使讓吐谷渾吐谷渾怒遂帥其眾西

傳陰山而居傳讀日附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

據洮水之西洮吐高切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極于白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一晉紀汲古閣

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

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

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後為羌酋

羌聰所殺子葉延嗣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

吐谷渾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凶問至建康

王斬縗居廬縗倉回切喪衣下不百官請上

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絕統劉聰竊號於

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

讓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徹去御

座瞻叱續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

之改容既而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

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

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傳立王太子紹

為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

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

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為太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一晉紀汲古閣

子妃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顗為少傅庾

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

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

聖心太子納之明

黃曰嘗觀晉史稱元帝性寬儉冲素容納

正言虛已待物其為寬仁如此而反好刑

名何邪不惟自好之而更以是賜太子復

使太子習之又何邪濟南先生史卞志謂

元帝賜太子以甲韓書譬猶莊周欲以虛無而改春秋意謂元帝將以刑名之學而救晉室之虛無愚謂不然此正元帝之溺於虛無非救虛無也夫何故晉室虛無之弊本於尚莊老而申韓之學卽莊老之所自出清靜故寡欲寡欲故少恩彼其源流如此今元帝好刑名豈非崇尚莊老而餘俗遂至於此邪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

汲古閣

加王敦江州牧王導驃騎大將軍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和傳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王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王者立后比德乾坤必擇世德名宗聰大怒

斬之鑒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

惡乎鑒瞑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

鼠輩與斬準爾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

下治之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

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

鏡梟鳥名食父母破鏡獸名食父必爲國患汝旣食人人亦

當食汝劉琨與段匹碑有隙五月匹碑稱

詔收琨縊殺之縊一賜切經也將佐多犇石悅朝廷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

汲古閣

以匹碑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溫嶠表現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安在襄恤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初溫嶠爲劉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旣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理可經通今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於何濟其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

受拜 六月以刁協爲尚書令協性剛悍與

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五罪切俱爲帝所寵任欲

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彊故爲王氏所

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放

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四本傳漢主

聰卒太子粲卽位大司空靳準陰有異志說

粲誅諸大臣因勒兵弑粲劉氏男女無少長

皆斬東市準自號漢天王稱制置百官相國

陸狀元通鑑 卷十晉紀 汲古閣

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

準十月曜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光初準尋爲靳明所殺

十一月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

丞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

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讐賊未報爲

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

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

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

從容爲高妙從七恭切猶休燕也放蕩爲達士驕蹇爲

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沉泥滓時之所

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朝

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

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

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

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奸無所懲若

此道不改求爲救亂難矣先是帝以離亂之

陸狀元通鑑 卷十晉紀 汲古閣

際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晉皆署

吏尚書陳頤亦上言頤居筠切宜漸循舊制試以

經策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

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

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

書郎孔坦奏議以爲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

行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偏加除署

是爲謹身奉法者失分僥倖分扶切開切投射者

得官顏風傷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而爲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出遠本傳十二月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主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犇漢曜西屯栗邑收斬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二年二月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之至是浮海來奔帝以峻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晉紀

汲古閣

爲淮陵內史 石勒遣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授勒太宰進爵趙王修舍人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覘大駕彊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曜信之乃斬修於市勒大怒始與曜絕 帝令羣臣議郊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爲宜須還洛乃修之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卽行郊祀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已地三月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

合祭之 漢主曜還都長安立如羊氏爲皇

后羊氏卽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

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

之暗夫何可竝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

及身三爾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

謂世間男子皆然也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

下自有丈夫爾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出劉曜載

記及 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晉紀

汲古閣

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

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崇獎儒

官以新俗化出詹本傳 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

斬之初陶侃破杜使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貢矯侃命以杜曾爲大都督侃召曾

曾不至貢恐獲罪遂與曾反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

若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及曾死敦忌訪威名

意難之六月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

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

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實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漢主曜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爲祖亟議以聞羣臣奏陛下始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爲趙從之冬石勒左右長史張賓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趙

陸機先通鑑

卷六十四

漢書

王石勒字世龍本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劉曜封爲趙王其地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河北至于塞垣尋僭號趙國政正朔始見於此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卽趙王位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以將軍支雄王陽等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燦然可觀矣從七恭切猶休燕也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賓任遇優顯羣臣

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三年丙辰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反

陸機先通鑑

卷六十五

漢書

關中大亂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手毀其表曰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赦之曜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從之大赦以子遠爲都督屯于雍城反者皆降曜以子遠爲大司徒曜營壽陵喬豫和苞諫曰壽陵周圍四里深三十五丈以銅爲棺飾以黃金功費若此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

秦始皇下鑄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自古無不
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葬乃深遠之
慮也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
謂社稷之臣矣其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
遵霸陵之法豫苞竝領諫議大夫 六月祖
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
居西臺潛居東臺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
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
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
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豹遂宵遁屯東燕
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數遣
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
漸蹙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
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
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
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

陸機先通鑑

卷十 晉紀

汲古閣

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
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
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
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叛臣逃吏吾
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
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
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出逖本傳
葉曰東晉人才孰優曰祖逖最優逖爲鎮
西將軍石勒不敢窺河南王敦久懷逆亂
畏逖不敢切發嗚呼使逖百年而無恙則
外而敵國內而朝廷亦可保百年而無事
然則若逖者豈非社稷之衛國家之寶乎
惜夫有臣如是而君不之知遽代以非才
皇天不之祐遽使之隕命此非天之不祐
逖也不祐晉也可不痛哉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

陸機先通鑑

卷十 晉紀

汲古閣

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帝以甘卓為梁州刺史鎮襄陽後趙王勒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

陸狀无通鑑

卷十

汲古閣

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五罪反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

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遂構嫌隙

出敦等傳

初敦辟沈充為參軍

沈式荏切

姓也充其名周文王之子聃季食采於沈子孫以國為氏

充薦錢鳳於敦

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能信之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

左將軍譙王承

辰陵切通作承

忠厚有志行帝親信

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

以至今日敦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

鎮方面十二月詔以承為湘州刺史承行至

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

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之耳鈐刀豈無一割

之用

鈐與專切錫類

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

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

陸狀无通鑑

卷十

汲古閣

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著作佐郎河東

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為陰陽錯繆

切非錯繆展也

皆繫刑所致赦不欲數然

上色角切頻數也

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

救弊故也今之空赦理亦如之

璞

後趙

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擒之

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

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素與匹磾結為兄

弟以為冠軍將軍

冠古玩切冠者加于首上冠軍言在諸軍之上也

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

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

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為後趙所殺

七月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

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鎮合肥丹陽尹劉

陸狀无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

汲古閣

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

鎮淮陰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豫州刺史祖

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

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

甚快快

於兩切志不邁也

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

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

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逖

卒益無所憚

山逖等傳

十月以逖弟約為平西

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 十二月以慕容

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聽承制置

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皝為世子

皝胡光切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

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

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

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

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

陸狀无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

汲古閣

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

之三世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

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

者

胡曰祖士稚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

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才也惜其未聞道

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

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

乎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言既售力亦勤而
績効者矣戴淵可與共事者同心協力以
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
之意者歸納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
山之北何往而不適哉又況王敦所以猶
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爲虞士稚知內難將
作猶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姦人懾息
不敢動如其事舉不妄投軀豈不善哉道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汲古閣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
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

林曰匡衡吳漢諸葛亮孔光皆言國不可
以有赦而郭璞之言曰時不可以無赦此

二言雖若不同然而皆是也夫國之有赦
如天之有雨澤雨澤之有無惟其時而已

王敦以璞爲記室叅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

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

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

王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

收錄也 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謝鯤爲

長史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三

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

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乃城狐社鼠

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

畱不遣敦遂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

隗佞邪讒賊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

又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

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

又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

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
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
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
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舍棄
輕舟逃歸于敦譙王承與零陵太守尹奉等
同舉兵討敦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
之內皆應承敦恐梁州刺史甘卓於後為變
遣叅軍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晉紀 漢古關
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國家遇君至
厚今與敦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
愚鬼承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
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眾聞之
必不戰自潰大勲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
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
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安都太守譚該等露
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出敦車敦遣從

母弟魏父帥甲卒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
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
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
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爭之不濟令百
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帝徵戴淵劉隗
入衛建康隗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
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逵
左衛將軍廙羊吏切又羊織切侍中侃彬及諸宗族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晉紀 漢古關
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豈切導
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
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
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
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
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
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就

而執其手曰

疏先典切足露親地也

茂弘方寄卿以百

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

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

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

王邃爲右僕射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

盛德事矣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

協等兵皆大敗敦擁兵入朝放士卒劫掠宮

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帝遣使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

漢書

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

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瑯以避賢路刁

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也

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

一結切聲塞也

勸令避禍協

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

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

騎乘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

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

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

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

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

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

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以敦爲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

野所尚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中

庶子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

漢書

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

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護軍長史郝

嘏等

郝黑各切姓也

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

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

邪敦叅軍呂猗說敦曰

猗於宜切

周顗戴淵皆有

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

敦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

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

作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

丙子敦遣收顓及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

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顓善先往哭顓

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慘七感切悽慘彬曰向

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

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

之親友在朝雖無蹇愕上九輦切下五各切皆直言也愕空作謬

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上烏

陸狀元通鑑 卷下晉紀 汲古閣

賈切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

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上苦莽切下口既切

惟慨竭誠也聲淚俱下敦大怒王導在坐為之懼

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

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

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顓救已之表執之

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

之中負此良友四月敦竟不朝而還武昌

魏又等拔長沙將殺虞惺子弟對之號泣惺

曰人生會富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

何恨又以檻車載承及又雄送武昌荆州刺

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易雄至武昌意

氣慷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而數之雄

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

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

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

陸狀元通鑑 卷下晉紀 汲古閣

人潛殺之甘卓亦為人所殺傳首于敦 王

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

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

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識者咸知其將

敗焉田敦導隗協傳及本紀 七月兖州刺史郗鑒在

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戰爭不息百姓饑饉為

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尚書右僕射紀瞻以鑒

雅望清德宣從容臺閣上疏請徵之乃徵拜

尚書徐覓問諸塢多降於後趙後趙置守宰以撫之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畱梁鄭之間復騷然矣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嘗

陸機元通鑑

卷六十一

漢書

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殿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遭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終於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克雄武之量不足始泰望氣者云五百

年後金陵有天子之氣故始皇東游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壅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於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也及元帝之渡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意在於此矣咸寧初風吹太社樹拆社中有清氣占者以爲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琊卽祖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實先至建業而

陸機元通鑑

卷六十一

漢書

皓之降欵歸璽於琅琊天意人事文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嘉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帝母恭王妃

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紀本太子卽皇帝位 十二月後趙濮陽

景侯張賓卒濮音卜古昆吾之國屬兗州後趙王勒哭之

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

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

歎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

酷乎因流涕彌日

右元帝在位七年壽年四十七贊在卷末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三 派古閣

肅宗明皇帝

諱紹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

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

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

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

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

何乃異聞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

見長安由是益奇之立爲皇太子性至孝

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

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

待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

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

焉永昌元年十一月元帝崩太子卽位紀本

紀

大寧元年癸未三月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

帝手詔徵之四月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三 派古閣

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

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

君咎歲殺兄兄王澄也今又殺弟邪敦乃止以彬

爲豫章太守世本紀及敦傳六月立妃庾氏爲皇

后以后兄亮爲中書監 七月帝畏王敦之

逼欲以郗鑒爲外援郗丑饑切姓也鑒其名古銜切拜鑒兗

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

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

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

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

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

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

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

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出鑒等傳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總作孔切敦愛其

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

陸狀无通鑑 卷下 晉紀 汲市閣

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

吐衣面竝汚烏故切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

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

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

啓帝陰為之備敦欲強其宗族陵弱帝室十

一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

軍事王舒為荊州刺史監荊州河南諸軍事

王彬為江州刺史出敦允等傳後趙王勗以參

軍樊坦為章武內史勒見衣冠弊壞問之坦

率然對曰頃為羯賊所掠資財蕩盡勒笑曰

羯賊乃爾無道邪今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泣

謝勒賜車馬衣服

二年五月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

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

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

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紵入棺勿以朝

陸狀无通鑑 卷下 晉紀 汲市閣

服斂是日薨駿嗣位西平公王敦疾甚矯詔

拜王應應敦兄舍子敦無子以應為武衛將

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

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

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

朝廷保前門戶上計也還還武昌收兵自守

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

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亮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綜，子宋切。錯，綜也。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毋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敦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楊尹，且使覘伺。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三 晉紀 汲古閣

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間，居覓切。謀也。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憤，則革切。墜，直類切。冠，墜落也。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譏？」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

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募，莫故切。召也。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詹詹。詹，上於陵切。姓也。下其各職，廉切。詹勸成之，帝意遂決。出敦傳等。

戴曰：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力爭以問陳平，平一一從其所欲，蓋無不可之意。自當時觀之王陵，可謂無負於高祖，而陳平可謂不忠矣。要成効而言之，王陵卒以左遷憤死，而平與周勃誅諸呂，終使赤帝子之業已危而復安者，陳平之功居多。王敦之將為亂也，凡朝臣之有才望者多收而殺之，彼非有惡於君子也，蓋恐其助朝廷而不利於己耳。敦數忌溫嶠而請為司馬，此其意亦不難見。夫以敦之兇惡猜忌，彼徒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三 晉紀 汲古閣

見嶠之與吾交好也方其喜吾得腹心之臣而不知嶠之所以交好于敦者正所以弄敦於股掌之上是知嶠之督戰以平敦者其事未爲難至於親入虎口脫身以出而復能成功者此其所以爲難也彼周顗戴若思之徒皆以不屈而死于敦其用心非不忠也惜夫用心雖忠而所以濟其忠者無術故其隕於非命者亦無異於晉之

陸叅元通鑑

卷十

晉紀

汲古閣

荀息所謂忠有餘而智不足者與然則若嶠者可謂忠智兩全也

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邑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人帝狀類外氏多鬚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

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止而不追帝僅而獲免

出本紀

丁卯加

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都督前鋒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

從疾用切隨行也

庾亮領左衛將軍卞壹行中軍將軍

壹苦召本切

陸叅元通鑑

卷十

晉紀

汲古閣

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等入衛京師帝屯於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

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

斬之敦使錢鳳周撫等帥眾向京師以王含

爲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

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執乃上疏

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七月壬辰朔王含等

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

也左傳曹人恟懼又許拱切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

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甲卒千人渡水

陸狀元通鑑 卷之四十一 汲古閣

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

將何康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

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執而起困乏復

卧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

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

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

沈亮舉兵趣建康帥眾以王含軍合會劉遐

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沈亮錢

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亮鳳至宣

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

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命庾亮督蘇

峻等追沈亮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

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王含奔荆

州錢鳳走至闔廬州尋陽太守周光斬之詣

闕自贖沈亮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

亮內音納重壁中因笑謂亮曰三千戶侯矣亮

陸狀元通鑑 卷之四十一 汲古閣

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

我死汝必族滅矣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

平亮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

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

屍而斬之瘞於計切幽埋也與沈亮首同懸于南桁

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

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于上私義行於下

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爲弘帝許之司徒導等

皆以討敦功受封賞

出敦等傳及本紀

是歲代王

賀儁以諸部多未服

儁奴切

乃築城於東木根

山徙居之

三年三月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後趙

五月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

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

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

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

陸叢老通鑑

卷李潛紀

汲古閣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分方丈切分寸之分

豈可但逸遊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

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

具

蒲博胡切博博戲也博伯各切博塞也老子入胡作

悉投之於江將

吏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

華非先王之灋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

儀何必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

蓬薄紅切髮亂如蓬草也

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

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

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

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

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

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

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

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

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

陸叢老通鑑

卷李潛紀

汲古閣

密皆此類也

侃本傳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

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

敗又乏食默棄妻子南奔建康矩亦帥衆南

歸矩長史崔宣率其餘衆降於後趙於是司

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七月帝寢疾引太宰西陽王羨司徒導尚書

令卞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

將軍陸曄

筠輒切

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

子帝尋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
翦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卽皇帝位生五年
矣羣臣以帝幼冲奏請太后臨朝稱制以司
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
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召樂廣之
子謨爲郡中正庾珉族人怡爲廷尉評謨怡
各稱父命不就卞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
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
陸機无通鑑 卷李晉紀 汲古閣
各私其子則爲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樂
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
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
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
墮尊咎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
豈武宣餘化謂晉武宣二帝猶暢於琅瑯文景垂仁
流芳於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

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皇祥金陵表慶布
帳練惟詳刑簡化抑揚前艷光啓中興古者
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爲威福中宗失馭強
臣自亡齊斧享國無幾哀哉商逢九亂堯止
八音明皇負圖屬在茲日運龍輶於掌握起
天旆於江靡燎其餘燼有若秋毫去縗經而
踐戎場斬鯨鯢而族園闕鎮削威據州分江
漢謂分荆湖爲四州以分上流之勢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敬
陸機无通鑑 卷李晉紀 汲古閣
道之害謂桓也豈創制不殊而宏之若異也
右明帝在位三年壽年二十七
林曰王導陶侃謝安皆晉之人傑然以此
三人而較之不無優劣焉世之議者論晉
之人才往往以導與安爲首然東晉之所
以不能復中原攘夷狄者其弊在於清談
廢務之俗不革矣王導作相其時陳頽遺
導書勸之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

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互相貢薦加有莊
老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更張明賞信罰拔
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而導不從謝
安作相之日王羲之與安登野城諷以夏
禹胼胝文王不暇食之事安亦不能從則
是唱清談廢務之風導與安之罪也若陶
侃則知清談廢務之非矣觀其平日所為
大抵必欲正清談廢務之俗而反之於敦
陸機元通鑑 卷十 晉紀 汲古閣
厚務實其矯枉之風至於謂大禹聖人乃
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豫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以至在廣州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
內此是諷當時清談廢務之人使晉之士
大夫皆如陶之所見則其復中原致中興
之業夫何難哉以是較之則陶侃賢於王
導謝安遠矣

考異曰

元帝大興三年六月閻涉趙卬等殺張寔

晉書寔傳作閻涉趙卬又云寔知其謀收劉

弘殺之据晉春秋作閻涉趙卬又弘死在

寔被殺後今從之

肅宗大寧元年四月王敦移鎮姑孰屯於湖

晉春秋及後魏書備晉傳云屯蕪湖晉書

明帝紀云敦下屯於湖今從之

陸機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二年六月溫嶠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

敦傳

云王敦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

帝討敦以為鎮南將軍假節今從明帝紀

詔有能殺錢鳳送首封五千戶侯

晉春秋此

詔在王導為敦發喪前故云有能斬送敦

首封萬戶侯賞布萬匹按此詔云敦以問

斃是稱敦已死也不應復購其首今從敦

傳

七月王含等水陸五萬敦傳及晉春秋皆云

三萬今從明帝紀

周光斬錢鳳

晉春秋云戴淵弟良斬鳳今從

敦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一

晉紀

顯宗成皇帝

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太寧三年八月

卽位

咸和元年

丙戌

六月劉遐卒以郗鑒領徐州刺

史郭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領遐部

曲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卽盡奏導

陸狀元通鑑

卷主

晉紀

汲古閣

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
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
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
阮孚謂之曰卿嘗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
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
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丑澄謝鯤
爲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
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丑導庾亮不

聽乃止

出壺本傳

東萊評曰先王之道禮樂刑政而已矣內之正心誠意修身外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末並建無所用而不善是以傳之萬世而不見其弊焉至晉之士則不然宗尚老莊指虛無以爲道鄙棄禮樂縱弛政刑以道自處實欲蓋其侈靡酣縱之愆爾於是小人以其便已波蕩而從之故風俗靡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壞夷狄乘其隙中朝由是傾覆而莫能救也元帝渡江餘風猶熾當時賢輔王導謝安爲稱首不幸生於澄鯤之族又從而慕效之導受拜成帝無禮於其君安居喪作樂無恩於其族內不能以禮樂修其身如此庾亮發禍而導報以寵祿極溫爲戎首而安用其支屬外不能以刑政治其國如此崇長虛僞蕩然莫返遂使華夏爲羌胡

服役者三百餘年豈不痛哉卞壺於東遷之始潔源端本之時欲救其弊誠一代良策也卒不見用惜哉

秋七月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卻卞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旣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

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

亮

峻約等傳十二月後趙王勒以王波爲記室參

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張駿遣

使修好於成以書勸成王雄去尊號稱藩於

晉雄復書曰吾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

帝王思爲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

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

覲情在聞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二年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

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

詔不若且包容之卽盡溫嶠累書止亮舉朝

以爲不可亮皆不聽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

司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

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卽安乞補青州

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參軍任讓

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

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遂不應命溫嶠

聞之卽欲帥衆下衛建康亮不聽而報嶠書

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

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我寧山頭望廷尉不

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

濟校免旣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爾

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使推崇約請共討庾

亮約大喜以兵會峻詔復以卽盡爲尚書令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領右衛將軍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

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

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

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

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

不從十二月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

鹽米亮方悔之

亮本傳

宣城內史桓彝欲起

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

易擾謂宜且按甲以待之曩正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

葉曰甚哉庾亮之剛愎自用也蘇峻之亂終始皆由於亮而亮之所以激禍亂而誤國家者只爲好自用而不從人言也庾亮昏繆本無毫髮過人之處而乃剛愎自用不受人言宜乎禍亂以之激成朝廷由之

陸狀元通鑑

卷之六

汲古閣

破壞事至於此乃始泥首謝罪欲自殺投竄竟何補哉

東萊評曰蘇峻在歷陽招亡命陰有異圖庾亮欲召之而王導以爲不可其後峻果不受命舉兵陷臺城執天子毒徧三吳若非溫嶠之忠晉不國矣則亮之謀固爲乖刺雖然如用導言而涵容之曠日持久其爲禍變將愈益深亦豈久安之計乎然則

如之何而後可善哉杜牧之言曰上策莫如自治方是時王少國疑亮儻能御衆以寬協和內外尊卞壺以變浮虛之俗禮陶侃以親忠恪之臣務農訓兵使京邑富強而境內安靜則峻雖懷不軌又安敢發哉假使爲變旣有以待之矣何能爲書云惟干戈省厥躬詩序云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蓋雖三代之盛兵猶不可去特先自治而

陸狀元通鑑

卷之六

汲古閣

後動爾斯道也旣異亮之輕果挑發禍機又異導之姑息養成患本王者弭亂之術如此誠可以爲萬世之法也

三年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於潯陽韓晃襲司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衆二萬人濟自橫江二月庾亮至蔣陵覆舟山蔣卽兩切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

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
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
分亮聞乃悔之詔以卞壺都督諸軍事與郭
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壺等大敗死傷
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壺帥諸軍拒擊
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
時蕩盡盡背癰新愈創猶未合癰於谷切背
癰也創初莊
切通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矜眡上章
忍切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晉紀 汲古閣

下況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
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庾亮帥眾將陳
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卒皆棄甲走梟與
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亮乘小船
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槌工應弦而
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
使著賊眾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
褚翼曰褚五呂切姓也翼其
各所甲切又山立切至尊當御正殿

翼即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驊
荀崧尚書張闓丘哀其登御床擁衛帝太常
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
兵既入叱褚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
寇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進逼由是峻兵不
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
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裸剝上郎果切裸
剝制裂也士
女哀號之聲震動內外丁巳峻稱詔大赦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晉紀 汲古閣

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
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
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
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上之
列切
江水東至會稽
山陰為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
入船以遽除覆之遽求於切除陳如
切說文館竹帶也吟嘯鼓
棹以制切棹謂之
棹一曰施也泝流而去每逢邏所上郎
佐切
也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

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溫嶠聞建康不守
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
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又加徐州刺史郗
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
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
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出嶠等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三月庾太后以憂崩 四月庾亮溫嶠將起
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洮
沮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上子用切下戶
孟切放縱 滅亡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
之急宐時進討嶠深納之乃遣督護王愷期
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
顧命爲恨愷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
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
卽戎服登舟晝夜兼道而進溫嶠有衆七千
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諸鎮

灑泣登舟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
人無固志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
士爭奮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
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
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
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
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卽與之談宴
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里餘里鉦鼓之聲鉦諸盈切震於遠近蘇峻聞
西方兵起乙未遁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
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天大雨道路泥濘乃定切說
文濘 濘也 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
悲哀慷慨上口黨切下口峻聞而惡之然未
敢殺也峻曰來帝前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
恒荀邃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
問遺超一無所受繼絕朝夕續去戰切絕去

也臣節愈恭雖居幽尼之中超猶啓帝授孝
經論語後超雅皆爲嶮所殺初蘇峻遣尚書
張閭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
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
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
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
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
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晉紀 汲古閣

實爲廬江太守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嶮
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
吾本知溫嶮能得衆也宣城內史桓彝聞京
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
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
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
與逆賊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
俞變守蘭石嶮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晉紀 汲古閣

軍鬻其環珮以爲軍資蘇峻聞東方兵起遣
其將管商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
能得前陶侃溫嶮軍於茄子浦嶮以南兵習
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
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
帥千人爲嶮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
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
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嶮表

右勸綱退軍縱曰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
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
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
石頭卽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
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旣而屢戰無功監軍部
將奔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使庾亮以二千
人守白石嶮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侃
令郗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

阿慶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執慶間城切又丑升丑拯二切壘

名在揚州京口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眾四萬自

軹關西入擊趙進攻蒲阪趙主曜發氏羌之

眾氏都黎切羌區羊切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僊羌乃三苗姜姓之別屯秦州

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之自衛關北

濟與虎戰大破之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

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竭以灌

之場於葛切壅水作堰千金其名也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

陸狀无通鑑卷十五晉紀汲古閣

榮陽野王皆降之襄國大震

九月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

遣諸將東西攻掠所響多捷人情恟懼嶠軍

食盡貸於陶侃貸他代切借也侃怒曰使君前云不

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

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

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珍

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

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仗

義故也嶠等與公竝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

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

事執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

違眾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

於公矣毛寶李陽皆說之侃乃分米五萬石

以餉嶠軍餉式亮切饋也亦作饋毛寶燒峻句容湖孰

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畱不去張健韓晃等急

陸狀无通鑑卷十五晉紀汲古閣

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吾兵不

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

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庚午督水軍向

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

上欲挑戰上徒了切撓撓敵以求戰也峻將八千人逆戰

遺其子碩及其將匡季分兵先薄趙胤軍敗

之峻方勞其將士勞郎到切稿師也乘醉望見胤走

曰羣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眾與數騎

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蹶

陽利切

也侃部將彭世奔升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

首鬻割之焚其骨

鬻力充切肉鬻

三軍皆稱萬歲餘

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遜爲主閉

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于歷陽約奔後趙

其將牽騰帥衆出降

出等傳

十一月後

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勒

大怒召徐晃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六

汲古閣

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

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

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

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

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

之執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

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

定天下在今一舉勒笑曰光言是也乃命石

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

上胡甸切據今所有之衆

會衆

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

金墉十二月後趙諸軍集於成臯勒見趙無

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

枚詭道兼行

銜音咸枚狀如箸橫銜之結於項止言語謹嚴欲令敵人不知其來

出於鞏誓之間趙主曜聞勒已濟河使

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勒帥步騎

四萬入洛陽城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

陸狀无通鑑

卷二十七

汲古閣

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

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勒躬貫甲胄出自

閭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

飲酒數斗至西陽門揮陣就平石堪因而乘

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還走馬陷石渠墜于水

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

趙兵斬首五萬餘級曜瘡甚載以馬輿至襄

國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

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

而惡之久之乃殺曜載記

四年正月右衛劉超侍中鍾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逸遣任讓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恆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勝多所誅殺見憚輒恭敬不敢縱暴及劉鍾之死蘇逸欲并殺恆讓盡心救護恆乃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 汲古閣

得免 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遂帥

百官奔上邽音圭天水邑屬秦州古邽戎地諸征鎮亦皆棄

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據長安

遣使降於後趙 二月諸軍攻石頭建威長

史勝合擊蘇逸大破之西軍獲蘇逸斬之勝

合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

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

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是時宮闕灰

燼餘刃切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

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

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

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

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樂音洛且北寇

游覓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

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

是不復徙都以褚裒為丹陽尹時兵火之後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 汲古閣

民物彫殘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田嶠導等傳

三月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郗鑒

為侍中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自餘賜爵侯

伯子男者甚衆 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

陵朝議欲畱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

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畱資

蓄其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

亮見帝稽顙哽咽上古杏切下一結切哽塞而悲噎也詔亮與

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

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亮上疏自陳

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

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陛下雖垂寬

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

下僉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

山海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

爲豫州刺史領宜城內史鎮蕪湖亮陶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汲古閣

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

援湘州刺史王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及

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

收付廷尉檻戶繫切載囚車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

寬宥轉敦廣州刺史病不起徵爲光祿大夫

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

諡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

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

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

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

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胡曰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元規謀

國政致敗無功可贖雖成帝幼沖不能行

薄昭之戮然反躬念咎當服何刑矧其當

權任法裁物有如禍不自己而召於導侃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汲古閣

二公亮必討之刑茲無赦矣今首發大難

國破身危他人平之又非已績亦何顏面

復領藩隅哉觀其見帝之初稽顙哽咽明

日再見泥頭謝罪且欲闔門投竄山海又

將逃遁從暨陽出終乃求鎮得領宣城情

態如此是孔子所謂無恥者矣使亮尚友

東漢名節之教必不至此彼老莊放曠無

禮無法室末流之茅靡也

四月始安忠武公溫嶠卒詔以劉胤為江州

刺史陶侃郤鑒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

從九月後趙中山公虎大破趙兵於義渠

乘勝追擊執趙太子熙及其將王公卿校以

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阮五郡屠各五千餘人

屠陳如切本休屠之類因曰屠各胡于洛陽秦隴悉平出曜載記

略陽臨渭氏酋自秋切蒲洪安赤亭羌姚弋

仲俱降于虎時洪弋仲皆服于趙虎表洪監六夷軍事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漢古關

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

冀州江州刺史劉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

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十二月詔徵

後將軍郭默為右軍將軍默將赴召求資於

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襲斬之傳胤首于京

師

五年正月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乃大赦

梟胤首於大航梟堅堯切掛首于木上以默為江州刺

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郭默恃勇所在貪

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縱

橫耳發使上表言狀請討之且與導書曰郭

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

導乃收胤首出默胤傳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

默詔加亮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

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

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世子弘為太子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一漢古關

以其子宏為大單于封秦王以中山公虎為

太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怒曰成大趙之業

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

兒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畱種也程遐言

於勒曰天下釐定當顯明逆順故漢高祖赦

季布斬丁公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勒乃收

約并其親屬悉誅之約叛奔石勒勒載記妻妾婦女

分賜諸胡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愛之謂

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無在爾一人厚資
送而遣之安仕趙為左衛將軍及約之誅安
安曰安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
趙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
為沙門及石氏亡道重歸江南郭默欲南
據豫章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
守聚米為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臨之三月
庾亮諸軍大集五月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晉紀 汲古閣

降侃斬默傳首建康侃因移鎮武昌

出默傳

趙羣臣固請正尊號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
六年夏趙王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續咸苦
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
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
曰為人君不能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
匹猶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
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

稍百斛又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
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冬蒸祭
太廟詔歸昨於司徒導也言故切且命無下祭福切也
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冲幼每見導必
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
問有司議元會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
援議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
懷議以為天子臨辟雍上必益切下其容切辟明也雍和是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晉紀 汲古閣

以和明天下雍

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謂安盡

敬侍中荀爽議以為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
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七年正月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
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
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
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
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

丈夫行事宏磅礴落落

備魯與切

如日月皎

然終不効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

孤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

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

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

食其

酈音歷姓也食其音與基

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

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

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胡曰石世龍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

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

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卽與韓彭比肩遇

光武則當竝驅中原是以光武爲韓彭之

流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

後之慮付之平勃王陵危而扶顛而持迄

以大安石勒肉未及冷妻子已不自保徐

光乃謂神武謀略過於漢高至有侈心臣

進諛說其不能長世也安哉

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大尉佩遣南中郎將樞

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竟陵太守奔陽攻

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陽遂拔襄城侃使宣

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

桑或載鉏耒於輶軒

未盧對切未耕曲木親也輶餘招切使車也

帥民芸穫

芸音云除苗間穢也獲黃郭反刈獲也

在襄陽十餘

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爭趙人不能勝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八年五月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

上五

世子

皝以平北將軍

光胡廣切

行平州刺史七月趙

主勒卒太子弘卽位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

知其處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諡曰明帝廟

號高祖

並出勒載記

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

爲丞相魏王加九錫總攝百揆勒文武舊臣

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職

初張駿欲通表建康遣治中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覆諸東峽蜀人喬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于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宜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瑯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

隆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源古閣

雄大驚曰安有此邪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自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厚禮而遣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九年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畱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

節八州刺史印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薨于樊谿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察識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曰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

隆狀无通鑑

卷三十一

源古閣

意安祖之從子也

東萊評曰晉自東遷定都襟帶長江以水爲險故上流最重百餘年間方鎮握兵居上流者無不爲變王敦以武昌反蘇峻以歷陽反王恭以京口反桓溫父子殷仲堪以江陵反獨陶侃鎮巴陵顓制八州平蘇峻誅郭默功震一時在軍四十餘年及晚節末路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委去事任

如釋重負江左以來一人而已時朝廷政
弱強藩悍鎮姑息之不暇安敢誰何侃之
去就乃如此非素懷忠順孰能之而議者
謂針決手文翼幸非望及有志窺竊思折
翼之祥而止其言皆無明驗假使有之決
不自言而知者果誰與大抵流俗喜以已
意量人雖堯舜伊尹亦有異說是無他顧
非其身所能為因以疑夫聖賢爾然則侃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古關

安得免夫厚誣哉

成王雄卒太子班即位其弟安東將軍期謀

作亂因班夜哭弑之於殯宮期即皇帝位諡

雄曰武皇帝廟號太宗

其後為漢王壽所弑
壽即位改國號漢

加庾亮征西將軍假節都督江荆豫益梁

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亮辟殷浩為記室參

軍治與豫章太守褚裒

裒薄侯
切名也

丹陽丞杜乂

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

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
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
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出裒

十一月

趙丞相虎廢趙主弘為海陽王自稱居攝趙
天王幽弘于崇訓宮尋殺之西羌大都督姚
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
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
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古關

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

實亦不之罪

胡曰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宜革而不革雖

然猶有陳頴熊遠卞壺之徒務欲矯正而

郊鑒溫嶠陶侃諸公以實才正難而救時

不若洛下風俗靡然放蕩而不返也不幸

庾亮耽味老莊重為之唱而殷浩劉琨輩

疊疊繼出雖雅量如謝安石亦未免有清

談之習是故餘弊終不可革向使諸名士以洙泗規矩為師表言行相顧華不踰賢甚為當時之補豈特五世而不斬哉

咸康元年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

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三月帝幸其府

與羣臣宴于內臺拜導并拜其妻曹氏侍中

孔坦密表切諫以為帝初加元服動宜顧禮

帝從之坦又以帝委政于導從容言曰恭切

陸狀无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

汲古閣

燕休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

諂諛善道

諂諛通作各諛事曰各諛將侯切各事為諛

導聞而惡之

出坦為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丹楊尹楮

景為人諂巧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

熒音螢惑胡國切星名南方主夏視禮虧失則罰出

導謂領軍將軍陶

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

厭一涉切

廣雅曰厭鎮也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極景造膝

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導辟太原王濛

為掾王述為中兵屬濛不修小康而以清約

見稱與沛國劉惔

惔甘切

齊名友善惔嘗

稱惔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

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為首述性沉

靜每坐客辨論蠡起

如蠡之起言其衆也

而述處之恬

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

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

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

陸狀无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

汲古閣

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

善導改容謝之

述濛等傳

九月趙王虎遷都

于鄴

魚劫切魏郡之邑

初趙王勒以天竺僧佛圖澄

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

謹國人化之率多事佛爭造寺廟削髮出家

著作郎丘度等以為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

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立

寺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

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侯其夷之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出勒虎記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民富兵強遠近稱之以爲賢君

二年二月帝備六禮逆故當陽侯杜又女陵陽爲皇后 六月前廷尉孔坦卒坦疾篤庾

亮狀无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爲兒女子相泣邪冰深謝之出坦傳

三年正月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浸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胡曰有天下國家以建學非以是爲觀美也君子學道則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

人聞孝弟之行亦將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爲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者多矣使人用其言而知其所以言則以禮法不足行事務不足理超然放曠以虛空相尚而不究其實子而如此何以爲孝臣而如此何以爲忠自餘皆無責

矣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而言之其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

亮狀无通鑑

卷五十四

汲古閣

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四年五月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六月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郗鑒牋曰人主春秋旣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竝荷託付之重大務不掃何以見先帝

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陶侃子稱
以亮謀語導勸導默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
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
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私第復何懼哉孫盛
諫亮曰王公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
亮乃止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
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執者多歸之導內不能
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
人上烏故導以李充爲丞相掾俞綸切充以
時俗崇尚浮虛乃著學箴職深切以爲老子
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
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
者衆將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凡人
見形者衆及道者鮮逐迹逾遠故作學箴以
祛其蔽祛口切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
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

陸機先通鑑 卷五十一 晉紀 汲古閣

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等傳
十月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
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弼
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
之言或是諸君事宦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
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
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爲之
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
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
龜上式之切蒿屬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
而卒傳本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渠焉切
名載記即代王位於繁時北上音止屬門改
元曰建國初代王猗盧既卒猗乙奇切國多
內難部落離散拓跋氏寢衰拓他各切跋蒲
自云托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氏焉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
能修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

陸機先通鑑 卷五十一 晉紀 汲古閣

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始制反逆
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
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歲貉上烏外切又呼
會切下莫容切胡名在西及破落那西城大宛國之
東北方一說貉即歲也後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
萬人

五年正月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

宣鎮襄陽又表其弟憺鎮魏興翼鎮江陵四

陸狀元通鑑

卷之三十六

汲古閣

月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率大衆十
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
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
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
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
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
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
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

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論者以胡前攻襄
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爲夫百戰百勝之彊而
以不拔一城爲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竹仲切當
也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今征西欲與之戰

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
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征
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
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

陸狀元通鑑

卷之三十六

汲古閣

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
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
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
石虎又所疑也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執便習
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
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多
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七月始興文獻
公王導薨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晉紀

汲古閣

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
不重帛初得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于帝
請以爲已副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
亮爲丞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固辭乃以
充爲護軍將軍亮弟冰爲中書監參錄尚書
事冰旣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
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爲賢相
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陽尹
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
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
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
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
實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
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出傳 八月復改
丞相爲司徒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
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晉紀

汲古閣

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
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
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
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今縱
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
會羯居列切虜別號也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
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遣樊安
帥石閔張貉等五將軍寇荆揚北鄙二萬騎
攻邾城 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
蔡懷樊安陷沔南朱休敗晉兵於白石殺鄭
豹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
出走赴江溺死樊安進寇江夏圍石城竟陵
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
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于幽冀是時庾亮
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
謝自貶三等有詔復位 趙王虎患貴戚豪

恣乃擢殿中御史李曰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北石季龍載記

六年正月都亭侯庾亮薨以南郡太守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代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四十二

汲古閣

七年初領軍左長史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卽燕王位皝自以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翔來獻捷論功二月翔至建康帝引見翔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禍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貴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

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敵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尚書諸葛恢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

發力之切無大也

今晉室阽危君位

臨危也

俾元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晉紀四十三

汲古閣

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馮弘爲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庾冰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

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謬誇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翔將行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咎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句古侯切越王名蔓草猶空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四十四

汲古閣

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十二月漢主壽以其太子執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璫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壽大修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民苦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

八年三月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

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闕闕之心闕缺維切闕容朱切私視也不知所向咎秦忌忘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厭弧之謠而成褒姒之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四十五

汲古閣

亂厭烏單切弧音胡史記周紀云童女諸曰厭弧其服實忘周國韋昭曰厭弧弓也褒姒周幽王之后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為然翼乃止傳 翼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上紀兩切下補抱切負兒衣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為它人所間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

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皇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琊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為嗣六月帝崩帝幼冲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

世冰等傳及本紀

琅琊王即皇帝位封成帝

子丕為琅琊王奕為東海王康帝亮陰不言

委政於庾冰何充既葬帝臨軒冰充侍坐帝

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臣

陸機左道鑑

卷之四十六

汲古閣

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親昇平之世帝有慙

色

傳本

十二月立妃褚氏為皇后徵豫章

太守褚裒為侍中尚書

褚昌與切姓也裒自哀其名蒲侯切

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建威

將軍江州刺史鎮牛洲趙王虎作觀臺四

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

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

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

幽州為東征之計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

右成帝在位十八年壽年二十二

康皇帝

陸機左道鑑

卷之四十七

汲古閣

諱岳成帝同母弟也

建元元年

癸卯

二月庾翼為人慷慨

喜功名不尚浮華琅琊內史桓溫尚南康公

王豪爽有風概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

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

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督畜之宜委以方邵

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

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

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

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

謝尚長山令王濛

漢達切

常伺其出處以卜江

左興亡常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

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鯁之子也

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

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

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為長沙相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晉紀四十八

汲古閣

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

豪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

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彊常為民蠹時有行法

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城倉米一百萬斛

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為

餘姚長為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眾共驅

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悞謬

上呼昆切悞傲

也下靡切切謬戾也

江東事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

陷此中

橫胡猛切狂也

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

其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

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

黃曰東晉之士好為矯飾以彰虛名而當

時之人亦為其虛名所惑浩始未用時人

比之管葛王濛之徒伺其出處以卜江左

興亡奈何山桑之敗顛覆不振才名德望

於此挫頓而無餘人然後知浩之無能為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晉紀四十九

汲古閣

也

翼以滅胡取蜀為已任遣使東約燕王

胡廣

切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唯庾

冰意與之同而庾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

忌承之子也七月下詔議經略中原 庾翼

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

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

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詔加翼都督征討諸

軍事先是庾冰屢求出外乃以冰領江州刺史鎮武昌以爲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錄尚書事輔政以桓溫爲徐州刺史徵江州刺史褚裒領中書令裒尋出爲兖州刺史鎮金城出浩翼等傳

三年八月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昱余立切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帝從

之九月帝崩太子卽位時方二歲褚后臨朝

陸狀元通鑑 卷之五 汲古閣

稱制何充加侍中錄尚書事

史臣曰成帝因胡弱之時守江淮之地政出

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旣縱神器陷危京華無

赦庾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

肆亂方諸后羿曷若斯甚也反我皇駕不有

晉文之師繫於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帝亦克

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右康帝在位二年壽年二十三

考異曰

顯宗咸和五年九月趙王勒卽帝位載記云

自襄國都臨漳卽鄴也按建平二年四月

勒如鄴議營新宮三年勒如鄴臨石虎第

勒疾虎詐召石宏還襄國至虎建武元年

九月始遷鄴是勒未嘗都鄴也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桓溫率衆入臨淮帝紀

溫入臨淮下云庾翼爲征討大都督遷鎮

襄陽按翼傳翼先表移鎮安陸至夏口上

表云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二十四日達夏

口始請徙鎮襄陽始詔加都督征討諸軍

事故知不在此月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二

晉紀

康皇帝

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成
帝不豫立以為嗣成康八年五月成帝崩
琅邪王即位

建元元年二月庾翼為人慷慨上口莽反喜

功名不尙浮華琅邪內史栢溫尙南康公主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晉紀

汲古閣

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
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栢溫有英雄之才願陛
下勿以嘗人遇之嘗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
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乂殷浩竝才名
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
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
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
尚長山令王濛謨蓬反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

興亡常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

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尙鯤之子也翼

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

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

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為長沙相在

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

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

東之政以嫗煦豪強常為民蠹時有行法輒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晉紀

汲古閣

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

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為餘

姚長為官出豪強所藏二千戶而共驅之令

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僭謬上呼昆反僭

切謬反杜也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

中橫胡猛反杜也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

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

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出浩翼等傳

二年八月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

爲嗣昱余反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帝從

之九月帝崩太子卽位時方二歲太后褚氏

臨朝稱制何充加侍中錄尚書事山本紀

右康皇帝在位二年壽二十三

孝宗穆皇帝

諱聃字彭祖康帝太子也建元二年九月

卽位

陸狀元通鑑 卷三晉紀三 汲古閣

永和元年正月燕王慕容皝胡廣反以牛假貧

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

記室叅軍封裕上書諫以爲古者什一而稅

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

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

不取其什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武宣

王綏之以德華夷之民萬里輻湊上音福車輻也湊本

作轉千候反共穀也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

是以戶口十倍於舊無田者十有三四及殿

下繼統南摧強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拓

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富

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川

瀆溝渠有廢塞者皆應通利旱則灌溉潦則

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游食數萬何以

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農鳥賄反

猶濫也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它蓋反工商末利

陸狀元通鑑 卷三晉紀四 汲古閣

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塞英雋之路高子

峻反智過千人曰雋皆當歸之於農殿下聖德寬明博

採芻蕘上窓俞反下如招反芻蕘採薪者也叅軍王憲大夫劉

明竝以言事忤旨忤五故反逆也免官禁錮夫求諫

諍而罪直言是猶適越而北行必不獲其所

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上劾胡

得反法有罪也已無骨鯁古杏反骨強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與鯁同

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孰乃下

今稱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國以民爲本
民以穀爲命可悉罷苑囿以給民之無田者
實貧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牛者竝依
魏晉舊法溝瀆果有益者令以時修治今戎
事方興勲伐旣多官未可減俟中原平一徐
更議之工商學生皆當裁擇夫人臣關言於
人主至難也雖有狂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
王憲劉明雖罪應廢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晉紀 汲古閣
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九難也易曰
王臣蹇蹇深得王臣之體其賜錢五萬宣示
匪躬之故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孰
雅好文學常親臨東序講授考校學徒至千
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國號以會
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昱清
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惔徒甘反
及潁川韓伯爲談客又辟郗超爲撫軍掾會

反官謝萬爲從事中郎超鑒之孫也少卓犖
不羈犖力角反父愔簡默冲退而蓄於財積
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
一日都盡萬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
出昱超八月都亭肅侯庾翼卒朝議皆以
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
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
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地執險阻周旋萬里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晉紀 汲古閣
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
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
年當之哉栢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
之任無出溫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
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
形執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
以已爲軍司昱不聽以徐州刺史栢溫爲安
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

出溫等傳

胡曰桓溫英略過人而未有罪咎執國命者將稱其才而用之乎抑預防其有不臣之志而廢之也曰周公尚不敢前料三監之叛而不使況餘人乎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惟先覺者為賢耳如溫者用不過其分可也過其分則志肆氣盈而非分之慮生犯上之事起矣何充在相位選用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五 晉紀七

汲古閣

皆以功效不黨親舊有如溫直取材非有私也必自謂能制之故委以上流而不疑雖然權如太重矣有功又何以加諸故令尹子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若寧有幾哉

二年正月都鄉文穆侯何充卒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已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 出溫等傳 二月褚裒薦前光祿大夫

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以和為尚書

令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

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 倉

同反亦作縗喪衣也下 以其才足幹時故也

如和者徒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

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

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

挹退 挹與抑同 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八 晉紀八

汲古閣

矣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

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出和浩等傳 五月西平忠

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為涼州牧西

平公假涼王 趙將軍王擢擊重華悉發境

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

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眺 都含反 言於重

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

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

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
疆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
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
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
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趙秋艾引兵出振武
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
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
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出張 安西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晉紀 汲古閣
將軍栢溫將伐漢李氏據將佐皆以爲不可
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
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
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
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執無道臣
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
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
戰禽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

抗衡內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
恐大軍旣西胡必闚關此似是而非胡聞我
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
軼徒結夷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
從之十一月帥益州刺史周撫州郡太守譙
王無忌伐漢拜表卽行委安西長史范注以
留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朝廷以蜀道
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晉紀 汲古閣
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
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
廷耳出溫
三年二月栢溫軍至青衣漢主執大發兵遣
咎堅等咎戶感將之自山陽趣含水諸將欲
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咎堅不從引兵向犍
爲三月溫至彭模留參軍孫盛周楚守輜重
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咎堅至犍爲乃知與溫

異道北還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執悉衆出戰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執送降文於溫自稱洛陽李執叩頭死罪尋與觀面縛詣軍門觀初執反柳棺也縛付觀反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也溫解縛焚櫬送執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叅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溫畱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執至建康封歸義侯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晉紀 汲古閣

出溫 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別駕從事索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八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遯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枹音膚本枹鼓字其字從木古罕羌侯邑也彼有人焉未

可圖也艾還封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未足悉發前代墓陵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乃發丁運土築華林苑於鄴北然是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枉調之以駕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二 晉紀 汲古閣

芝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並出石虎載記四年四月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栢溫尙書左丞荀勗曰勗如追反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溫旣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參綜朝權綜子宋反錯綜也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寢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

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為

吳國內史羨延面反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

羽翼羲之導之從子也羲之以為內外協和

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浩

不從出浩十一月燕王就卒上胡世子雋

即位遣使詣康侯告喪詔遣謁者陳沈拜雋

為燕王

五年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既而病卒太子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 晉紀十三汲古閣

世即位彭城王遵廢世為譙王尋殺之於是

遵即位以義陽王鑒為侍中武興公閔為都

督中外諸軍事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

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

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枋

房反曹操於洪水江下大枋木以成堰過其

水東人白溝以通漕運因號其處曰枋頭

記載六月栢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

經營北方趙楊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

大將軍褚裒上世呂反本商後宋恭公子石

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徑赴彭城

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

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

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

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公於艱難者

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

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 晉紀十四汲古閣

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踈短不能副心財

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

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

遣步將王龕音堪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李

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

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田謨溫十月初

趙王遵許立武興公閔為太子既而立太子

衍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左

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兵權閔益

一月閔帥甲士執遵於南臺殺之立義陽王

鑒以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十二月都鄉文

穆侯褚裒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為徐州刺史

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六年正月趙大將軍閔即皇帝位改元永興

國號大魏久之閔復姓冉氏閔內黃人本姓冉趙王勒獲之

命虎養以為子冉驍勇善戰虎愛之此於諸孫出石季龍載記 十一月符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晉紀 汲古閣

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叅軍杜山伯詣

建康獻捷并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

附之

七年正月符健即天王位健渠建反國號大秦符健

字建業符洪第三子也據長安稱天王大單于建元皇始國號秦始於此史以前秦別之

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雋與同寬重歛

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

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並出健載記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

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

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

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羈馬絡頭

也縻牛矧也言牽制之故取喻爾八州士眾資調始不為國

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溫拜表輒

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朝廷大

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補上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晉紀 汲古閣

休反言於會稽王昱曰會古外反山名禹會諸侯而計功命曰會稽猶

秦為郡此屬皆自為計非能保社稷為殿下

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

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

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事任如此猜釁

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請靜以待之

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為陳成敗彼必旋

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

裁奈何無故忿忿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
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
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
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
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
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溫傳朝廷
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以上文
郊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晉紀十七 汲古閣
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凶惡之人以爲郊必
有赦本傳無此句將生心於微倖矣昱從之昱音出
彪之傳
八年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
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卽皇帝
位 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
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
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内外之

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
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
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
以義感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
出嚴浩傳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
書止之不聽旣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
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
爭武功非所當作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晉紀十八 汲古閣
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
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
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
急也不從出羲之傳 十一月燕王雋卽皇帝位
徙都鄴出慕容載記
九年十一月西平敬烈公張華卒世子耀靈
纔十歲右長史趙長等建議立長寧侯祚祚重
華庶兄也廢耀靈爲涼寧侯立祚爲涼州牧涼公

祚既得志恣為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出華傳

十年正月張祚自稱涼王置百官郊祀天地

用天子禮樂祚淫虐無道太和十年河州刺史張觀弑之而立重華之子涼

武侯玄觀疾政反又疾郢反出張軌傳中軍將軍楊州刺史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

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

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九晉紀汲古閣

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

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

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咄當沒反阿久之

溫謂掾郝超曰郝丑之反姓也浩有德有言嚮為令

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

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

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音咸溫大怒由

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

州刺史出浩本傳桓溫統步騎四萬伐秦三輔

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

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

曰不圖今日復觀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

倜儻有大志倜儻歷反倜儻也不屑細務人皆

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

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

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二晉紀汲古閣

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

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

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矍然無以

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初

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溫軍乏

食六月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

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出溫傳及秦

東海王雄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

平四海邪何奪君元才之速也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帝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強及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出雄反

十一年六月秦王健寢疾引太師魚遵丞相

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從果反尙書令梁

楞來登反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尙書

陸狀元通鑑晉紀二十一汲古閣

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

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健出

載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翰導嗣子爲之羽

翼也爲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

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

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健卒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太子生卽位

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出

載

十二年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嗣統已來有

何不善而謗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

行者比肩比如字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

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於長安

虎狼爲暴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

陸狀元通鑑晉紀二十一汲古閣

人爲害不息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

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

愛民哉正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出同

故魏降將周成反襲洛陽姚襄自許昌攻之

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

彊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

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栢溫自江陵

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

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

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

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興廢豈

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

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

羸牸上九為反瘦也下音字牸牛也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

八月溫至伊水姚襄徹圍拒之溫結陳而前

陳讀曰陣親披甲督戰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晉紀汲古閣

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溫追襄不及

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為人亮曰襄神

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眾音帥

率領也出降溫屯故太殿殿前旣而徙屯金墉

城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表鎮西將軍謝

尚鎮洛陽以尚未至畱潁川太守毛穆之督

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

山陵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襄後欲圖關中帥眾伐秦

兵敗為秦所殺弟萇帥其眾降秦出溫傳及襄載記十月燕大司馬

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

之執有直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

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

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

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

也龕兵尚眾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

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四晉紀汲古閣

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

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

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

感悅於是為高牆深塹以守之塹七豎反阬也連城水也

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嬰於也反連城

自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莫有固志十一月

龕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

胡羯三千戶於薊荀羨聞段龕已敗軍還下

邪出慕容載記

升平元年正月朔帝加元服太后詔歸政徙

居崇德宮

出本紀

三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

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

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

出生載記

秦主生飲酒無晝夜或至申酉乃出視朝

乘醉多所殺戮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

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叅軍薛讚權翼

隆狀元通鑑

卷十二

晉紀二十五

汲古閣

善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

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

使它姓得之堅以問尙書呂婆樓婆樓曰僕

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

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

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

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

月竝出孛星人太微連東井將有下人謀上

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

撲蒲角反舉特而擊殺之也

進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土下嗷嗷

反衆口

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

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

堅心然之畏生趨勇未敢發

趨丘妖反馳也

生夜對

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

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及特

進強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

隆狀元通鑑

卷十二

晉紀二十六

汲古閣

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

譟先列反羣呼也

宿衛

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引生置別

室廢爲越王尋殺之諡曰厲王堅以位讓法

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九年長宜立羣

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

天王卽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

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改元永興追尊父

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世子宏爲

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諸王皆降爵爲公封弟融爲陽平公子丕爲長樂公以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下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陸粲元通鑑

卷三十一 晉紀二十七

汲古閣

斷獄皆亞於融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十二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相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並出載記

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謝奕卒奕安之兄也司徒昱以建武將軍桓雲代之雲溫之弟也訪於僕射王彪之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今不與殿下作異者耳昱領之曰君言是也乃以吳興太守謝萬爲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處廊廟固是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晉紀二十八

汲古閣

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出彪之等傳

九月秦大旱堅減膳撤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不爲災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勲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與猛

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

臣見猛皆屏息

上必卸反屏藏其息出堅載記

三年七月秦王堅以驍騎將軍鄧羌為御史

中丞王猛為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強德太

后之弟也酉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

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

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

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晉紀二十九

汲古閣

人朝廷震慄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

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出堅載記

十月詔謝萬

軍下蔡邴曇

音咄談

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

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眾兄安深憂之謂

萬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

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

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

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

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眾入渦潁

淮陽扶備浪蕩渠東入淮潁水出潁川陽故亦東入淮

以援洛陽邴曇

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即

引兵還眾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

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既至詔廢萬為庶人

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

相次皆沒於燕

沛音佩秦泗水郡出安騰傳

四年正月燕主雋疾篤召大司馬大原王恪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晉紀三十

汲古閣

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暉即位朝廷初聞燕

王雋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栢溫曰慕容恪尚

在憂方大耳

出雋載記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

辟皆不就寓居會稽

上王外反山名後為郡屬揚州晉灼日本各茅

山吳越春秋云獨處天下登茅山大會羣臣會計因更名曰會稽

以山水文

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

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

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

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

妻劉惔之妹也世反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

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

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

大喜深禮重之出本傳匈奴劉衛反遣使降

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雲中護

軍賈雍遣司馬徐贇於倫反美好也帥騎襲之大獲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汲古閣

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

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

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既而烏桓獨孤部鮮卑沒鮮音仙東胡別種依鮮卑山因以為號

奔千各帥眾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

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

稽顙內附寔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寔

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

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實外以防

未然堅從之出堅載記

五年五月帝崩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

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

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於琅邪第王即皇帝

位改封東海王奔為琅邪王出本紀徐兗二

州刺史范汪素為桓溫所惡溫將北伐命汪

帥眾出梁國十月坐失期免為庶人遂廢卒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二汲古閣

於家子寧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

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寧曰王何蔑

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

紳之徒譏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

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

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

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

惡小迷眾之罪大也出寧本傳十二月秦王堅

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上必反也出堅載記

右穆帝在位五年

考與曰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晉紀三十三

汲古閣

成帝成康六年九月燕王皝襲趙略三萬餘

家燕書云累燕范陽二郡男女數千口而還

今從後趙燕載記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二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晉紀

哀皇帝

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封琅邪王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無嗣皇太后令以王奉大統於是卽位

隆和元年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

出木紀

燕

呂護攻洛陽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鄧遐帥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晉紀三十三

汲古閣

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溫上疏請遷都洛

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

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

情疑懼雖竝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孫

綽上疏曰晉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

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

畫胡麥反分畫也

今自

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

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

上知反

大亡者丘隴成行戶部反雖北風之思感其

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植根江外數十年

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蹶於空荒之地蹶子六反

行恭謹貌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

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

習亂之鄉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爲

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埽平

梁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懇之積已

陸狀元通鑑

卷三晉紀

汲古閣

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

又孫綽少慕高尚常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

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

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

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

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咎喪

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

慨歎盈懷慨若蓋反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

穢上符丈反妖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

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處昌汝反

分待間反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營

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

虞橫曰箕縱曰虞者巨木謂之虞述曰永嘉

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

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

出溫綽述等傳秦主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

陸狀元通鑑

卷三晉紀

汲古閣

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出堅載記

興寧元年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

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溫以撫軍司

馬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

掾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珣音荀每事必與

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

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

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

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溫掾以絹反溫

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

作黑頭公皆未易以鼓反才也玄奕之子也出超

珣珣

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都玩

反決也皆以上嚴其法禁謂之庚戌制出本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斷徒管反以求長

生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為不聽帝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晉紀四汲古閣

以藥發不能親萬機褚太后臨朝攝政褚丑

姓出河南五月以楊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加

大司馬溫揚州牧錄尚書事王述每授職不

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

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

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

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出述

胡曰讓德也古大聖皆行之非以示美觀

也在已則以抑克滿於人則以推賢材于

國則以勸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

于益臯陶而不讓于殳斨伯禹非惟見已

不敢偃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臯陶

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實

於是九官皆讓虞典載之後世法焉所謂

抑克滿推賢材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

豈偽為哉自小人觀之見九官之讓皆不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晉紀五汲古閣

得請卒居其官則以讓為虛文是不知三

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節固賢于匿情

求名者苟稽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為懿也

讓而不從必舉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

之風矣仲尼以禮義為國詩人以受爵不

讓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三年正月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什作

王拓跋東渡河擊走之什翼犍性寬厚郎中

令許謙盜絹二匹什翼捷知而匿之謂左長

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慎勿泄若謙

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都叛者

流矢中目中竹仲反傷也既而獲射者羣臣

欲斮割之飛矢曰流矢什翼捷曰彼各爲其主

鬪耳何罪遂釋之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

琅邪王奕承大統卽皇帝位出本三月燕

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克之執揚武將軍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晉紀汲古閣

沈勁勁沈克之子也勁以其父歿於逆亂志

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

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

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

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

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

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

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

乃以救汝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

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

城破被執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

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

今赦之後必爲患遂殺之出燕載記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爲子矣恥父之惡致

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

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三晉紀汲古閣

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燕太宰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

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上音何煩也使人人得

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

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四月燕太尉封

弈卒以司空陽鷺爲太尉鷺下二反歷事四

朝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鷺謙

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

敢違犯其法度者並出燕載

右哀帝在位四年壽二十五

海西公史曰廢帝

諱奕字延齡成帝太子也興寧三年二月
哀帝崩無子太后命為嗣卽位後為桓溫
廢之

太和二年燕太原桓王恪言於燕主曄曰吳
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一 晉紀 汲古閣

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
王五月恪疾病曄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
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為
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
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
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
計欲覘其可否覘 窺也命匈奴曹轂發使如
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為之副燕司空皇

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辯至燕歷造
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
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竝相知有素真
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
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曄請窮治之太傅評
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
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豈
不得使有智士一人哉出曄堅載記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一 晉紀 汲古閣

四年四月大司馬桓溫帥步騎五萬伐燕時
恪已死諸將不能抗燕主曄乃求救于秦許
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群臣議于東
堂皆曰咎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溫
伐燕我何救焉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
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雒邑收
燕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上音久山 名下音沔
水名澠池縣 皆在漢農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

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

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洛州刺史鄧羌

帥步騎二萬以救燕溫數戰不利數音朔不一也糧

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鎧仗

輜側特反重直用反鎧可亥反甲也仗刀戟總名自陸道犇還燕之

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

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

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晉紀汲古閣

眾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

騎徐行躡其後躡肱輒反溫果兼道而進數

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

襄邑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邀擊溫

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于

山陽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

庶人真遂據壽春叛降燕簡文咸安元年溫復取壽春出溫傳

及燕載記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侍郎郝

晷梁琛郝音霍姓也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

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修而

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

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

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

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

堅乃為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

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為誰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 晉紀汲古閣

朝直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

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侮

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上尺證反相當

也野無遺賢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郎堅使典

客館琛於舍舍琛曰晉諸葛瑾為吳聘蜀與

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

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

就邸舍上都禮反漢謂屬國舍為邸近世為逆旅之稱與琛卧起間

問琛東國事

問古覽及樂

琛曰今二方分據

兄弟竝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

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

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爲王猛勸堅

留琛堅不許

出燕秦載記

燕吳土垂還鄴威名

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

后與評密謀誅垂垂與子弟姪俱奔秦初秦

主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晉紀

汲古閣

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

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

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鄉世封幽州不亦

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無罪爲幸本邦之榮

非所敢望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

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

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

奈何殺之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梁

琛歸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

於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

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

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因問秦主何如

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

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主辟辟亦不然之是

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

可足渾氏此三字姓前燕後燕

之望機奴巧反又音嵩時亂也

太傅評貪財無厭於炎反貨飽足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晉紀

汲古閣

賂上流官非才舉群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

上言以爲守宰者政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

其人或武人出於行伍

上戶剛反列戶

或貴戚生長

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

加之黜陟無法貪情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

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又索

頭什翼犍

渠焉反

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爲

患而勞兵遠戍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

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
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奏疏不省

出同

上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

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

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

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

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出同

大司

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晉紀十四

汲古閣

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祕書

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

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

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

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

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

上音

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

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

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
存之

出溫盛等傳

胡曰桓溫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

千萬人之口而攝其心此桀紂幽厲行剖

心斫脛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溫願行之子

房佐漢高亦嘗敗孔明興蜀漢亦嘗敗魏

武帝用兵彷彿孫吳亦嘗敗敗豈足恥顧

敗者如何爾溫一敗而深恥蓋本非善戰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晉紀十五

汲古閣

者故以爲歉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

不知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

是欲蓋而彰矣至於七百餘年枋頭之敗

陽秋所書溫協諸子之言竝傳而不泯溫

號爲英槩而智不及此不亦愚乎雖然盛

亦未爲得也仲尼以大聖筆削魯史猶深

其文辭不苟以示人其重謹如此盛之書

未必當也而流行四布溫得見之豈全身

衛道之策哉

五年正月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以洛陽降

秦王猛陳師受之燕樂安王臧破秦兵于石

門執秦將王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

參其軍事今垂之子也以為鄉導將行造七到慕

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從七恭反容如字猶休宴也今當

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

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晉紀十六汲古閣

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

人如讎讒毀日深秦主雖外相厚善其心難

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

朝比來始更悔寤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

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

躊躇音綢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為出獵遂

犇樂安上音洛都陽郡之邑屬揚州燕之諸王遙領也王臧于石門

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

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上力到反慰也曰卿家國

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

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

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

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

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古

反反其言而為之問隙也徒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今後竟為燕人所殺出燕秦載記

陸狀元通鑑卷三十一晉紀十七汲古閣

臣光曰晉周得微子而華商命秦得由余

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

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

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

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

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

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

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

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六月秦主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堅送王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先當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汲古閣

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七月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暉命大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

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吾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出燕秦載記

九月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

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引兵助

安攻晉陽爲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

七吏帥反

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

火故反

斬關納秦

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毛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九

汲古閣

當戍晉陽進兵潞州與慕容評相持猛遣將

軍徐成規燕軍形

規救艷反窺也

要期以日中及昏

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與成効戰以贖之

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

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

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

於郡將尚爾

將子亮反

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

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特久制之評爲

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
士卒忿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
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
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
夜從間道出間去聲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
鄴中燕主曄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不撫
戰士而以貨殖爲心若家國喪亡王持錢帛
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趙使戰

趙音促

評大懼猛陳於渭源而誓之衆

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羌與張蚝徐成
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
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
人棄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
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
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
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

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
采芣采非無以下體猛之謂矣出上猛秦

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
之日大殲族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
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
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勲高
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
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汲古閣

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
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
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

太原王恪字玄恭

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

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畱李威輔太子守
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
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
請謁堅堅曰咎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

也 飢微 虛稱燕美忠不自防返爲身禍可謂智

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邪堅以王猛爲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

陸狀元通鑑

卷三

晉紀
二十四

汲古閣

評第中之物賜之楊安鄧羌郭慶皆賜侯爵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王猛表留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他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

猛曰人心不同管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

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爲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堅至長安封慕容暉爲新興侯其餘封授各有差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晉紀
二十五

汲古閣

秦必復爲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効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勵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于秦王堅曰慕容鳳

竝出燕
記

考異曰

哀帝興寧元年閏八月張天錫弒玄覲帝紀

天錫弒玄覲自立在七月今從晉春秋

海西公太和二年正月庾希免官帝紀是月

希有罪走入海按本傳海西廢後希始逃

下海陵此時才坐免官耳

四年十二月王猛攻洛陽燕少帝紀此年十

二月王猛攻洛明年正月拔洛十六國秦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三晉紀二十六汲古閣

春秋十一月王猛伐燕遺慕容紀書紀請

降十二月猛受降而歸今按獻莊紀云慕容

容令之奔還鄴建熙元年二月也時王猛

猶在洛又猛遺紀書云去年桓溫起師故

從燕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三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晉紀

太宗簡文皇帝

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封會稽王康帝

崩太后詔王總萬機進位司徒海西公立

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桓溫廢海西公以太

后命命王入承大統

咸安元年二月秦王堅以關東初平守令空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四晉紀二十六汲古閣

得人命王猛以便空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

授訖言臺除正七月秦王猛以潞川之功請

以鄧羌爲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

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

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

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

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

特進十月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

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

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炁能知人貴賤

溫問炁以已祿位所至炁曰明公勲格宇宙

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

望還受九錫九錫一車馬三衣服三樂則四

拒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

參軍郝超曰反姓也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

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當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汲古閣

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

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溫曰然則奈何超

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

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溫

超十一月溫自廣陵詣建康諷褚太后褚

呂反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余六溫集百

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

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

王彪之上補知事不可止乃命取霍光傳禮

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

曾無懼容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

帝為東海王以會稽王是統承皇極會稽王

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即皇帝位尊褚太后曰

崇德太后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

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

前臣揖於後於是詔進溫丞相大司馬留京

陸狀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汲古閣

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姑孰秦王堅聞溫

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上必後敗枋頭

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

自為之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

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

謂矣溫及彪秦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

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

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

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
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
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
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
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
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炤朕
心殊垂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
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譙音譙詣鄴諭旨

陸狀元通鑑

卷四

晉紀

汲古閣

猛乃視事如故

出堅載記

十二月大司馬溫奏

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乃封海西縣公溫威

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

是熒惑守太微端門

熒戶扇反春秋緯文光鉤云赤帝懷怒之神爲

熒惑踰月而海西廢至是熒惑又逆行入太微

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郝超在直帝謂超曰命

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

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

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省悉并反審也

也察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

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

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

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

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

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郝超以溫故朝中

皆畏事之謝安常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晉紀

汲古閣

越日盱未得前

野居案反

坦之欲去安曰獨

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

本記及超等傳

二年二月秦以房曠爲尚書左丞徵曠兄默

及崔逞韓胤爲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音陽

瑤爲著作佐郎郝畧爲清河相皆關東士望

王猛所薦也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

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輩也不宜復汚聖朝

願陛下爲燕戮之堅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

之諸王悉補邊郡（通堅）

載記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暴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爲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人也其失心人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知恩盡誠於人而人莫知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

陸狀元通鑑

卷六晉紀

汲古閣

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藝者罷遣還民 七月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爲會稽王諸子皆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去聲）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以證反）有李陵容者在纖

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乃以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爲瑯邪王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以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禀大司

陸狀元通鑑

卷七晉紀

汲古閣

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上昌反）區處曰處下扶問反分別曰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與朝議乃定太子卽皇帝位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

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當居攝既
不副所望甚憤怨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

出溫及坦之
彪之等傳

八月秦以王猛爲丞相中

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
持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爲使持節都督
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猛至長安
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之重儲
傳之尊端居務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晉紀

派古廟

帝命文武兩寄巨細竝關以伊呂蕭鄧之賢
尚不能兼況臣猛之無似章三四上秦王堅
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誰可委者卿之
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爲相堅
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
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
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
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

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

樂音洛魏郡
之邑屬司州

曰汝

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嘗坐擅
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
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
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
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
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丞
相猛見之笑曰高子伯于今乃來何其遲也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晉紀

派古廟

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
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
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
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
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
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
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
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審舉在核真未

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簡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泰固請還州堅許之出堅載記

右簡文皇帝在位二年壽五十三

烈宗孝武皇帝上

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咸安二年七月即位

寧康元年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汲古閣

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

恂恂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

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

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

者皆戰懼失色

懼之涉反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

版安從容就席

從七恭反

坐定謂溫曰安聞

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

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

撤直列反

去也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

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

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

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

溫有疾還姑孰

出坦之及安超等傳

七月南郡宣武

公桓溫薨初溫病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

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

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一

汲古閣

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

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

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

出彪之傳

溫以世子熙才弱使弟冲領其眾俄

頃溫薨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

冲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

南郡公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

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

專決不請冲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

溫傳

謝安以天

子幼冲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

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

上舉兩反下補母抱反負兒衣

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

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嬖

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

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二

晉紀

汲古閣

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

決遂不從彪之言

出彪之傳

八月太后復臨

朝攝政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領

吏部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

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出安傳

秦楊安

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

虛交切

固守涪城遣

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

趣送須反

朱彤

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秦王堅欲以周虓爲

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

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

榮況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

音踞

據箕踞謂伸其兩足

一曰箕踞其形似其呼爲氏賊嘗值元會儀

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

袂厲聲曰

袂彌蔽反奮袖也

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

朝秦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出堅載記

是歲有彗星出于尾箕

彗徐醉反妖星

長十餘丈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二

晉紀

汲古閣

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

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

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

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暉父子

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

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

公融亦以爲然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

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悉慮勿懷耿介夫惟修

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出堅

記載

二年二月以王坦之爲徐兗二州刺史鎮廣

陵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期功之慘周期言

大功不廢絲竹士大夫効之遂以成俗王坦

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

之安不能從出坦之及安傳十二月有人入秦明

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

陸狀无通鑑卷十四汲古閣

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

郎趙整固請誅鮮卑上相然反山名東胡別種因保凡山遂以爲號

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

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

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

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出堅載記

三年五月藍田獻侯王坦之卒臨終與謝安

桓冲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桓冲以謝

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

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冲皆不聽

處之澹然詔以冲爲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

領揚州刺史出本傳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

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

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

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

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

陸狀无通鑑卷十五汲古閣

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

下威烈震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

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

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

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

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

然正朔相承正諸盈反正者歲之首月也上朔者說文月一日始蘇也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

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

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上力禁反謂太子宏

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

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出猛傳九月帝講

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徐邈補中書

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

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六汲古閣

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

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出儒林本傳

十月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

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

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

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識之學

識楚譖反符命犯者棄市之書識驗也太子及

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第二衛

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

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

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掖音亦韋昭云亦

之掖庭閹衣檢尚書郎王佩讀識堅殺之學

識者遂絕出堅載記

太元元年正月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

政帝始臨朝以會稽內史郗愔郗處脂反姓

其為鎮軍大將軍自京口徙鎮姑孰加謝安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七汲古閣

中書監錄尚書事二月秦王堅下詔曰朕

聞王者勞于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

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自丞相違世鬚髮

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丞相

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

苦出堅載記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

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

役之身出本紀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

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

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殣渠達反理也兵疲於

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

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本傳

二年春秦王堅大修舟艦兵器艦戶驍反戰船四方施板

以禦失其狀如半飭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

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八晉紀源古閣

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識之言行

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

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堅載記初中

書郎郝超自以其父情位遇應在謝安之右

而安入掌機權情優游散地常憤悒形於辭

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

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

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達宗

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

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

屐履持戰反屐也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

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

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

兵敵人畏之出安超等傳散騎常侍王彪之卒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

府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九晉紀源古閣

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

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

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

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係

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邪安不

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本傳

十二月臨海太守郝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

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

授門生曰公年暮我死之後可呈此箱既而
情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
情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出超傳

三年九月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祕書監朱

彤爲正命人人以極醉爲限祕書侍郎趙整

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

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

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 汲古閣

宴羣臣禮飲而已出堅載記 秦涼州刺史梁熙

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十月大宛獻汗血馬

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之爲人用千里馬

何爲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出堅本紀

右孝武皇帝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

五

考異曰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桓溫使劉

亨收東海玉璽綬按帝紀三十國春秋亨皆

作享後魏書作亨今從之

孝武帝太元元年五月苻堅伐張天錫周虓

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虓傳曰呂光征西域

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問虓

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

按建元十八年二月虓謀反徙朔方十九

年正月呂光發長安故知在伐涼州時今

從十六國春秋

陸狀元通鑑卷四十一 汲古閣

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五

晉紀

烈宗孝武皇帝下

太元四年二月先是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石

越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

秦無舟楫

即涉反舟楫也或作楫

不以爲虞旣而石越

帥騎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至是秦克

襄陽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秦將軍慕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晉紀

汲古閣

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

不受

出重載記及朱序傳

三月詔以疆場多虞年穀

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

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

空停省

出本紀

四月秦幽州刺史韋鍾圍魏

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拔之

挹乙及反

吉挹引刀欲

自殺左右奪其刀秦人執之挹不言不食而

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

已於後吉祖沖開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

也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

陵百里朝廷大震謝玄自廣陵救三阿超戰

敗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

將軍

出堅載記及玄傳

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

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

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

謂其文雅過之

出謝安傳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晉紀

汲古閣

五年春秦征北將軍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自

以有滅伐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

怨憤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爲將相

而常擯棄邊鄙於是自稱秦王四月帥衆七

萬發和龍秦主堅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

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幽州褊阨

上裨河反

也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

堅怒遣左將軍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

之五月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

載

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必有之使其臣狃於為逆行險徼幸上堅堯舜反要也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紀汲古閣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六月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七月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汧輕煙反雍於用反謂汧雍之間氏羌也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氏三千戶堅自送丕至灊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詣阿得詣博勞翼父是仇

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畱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出堅載記

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

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從出本紀及雅傳

七年桓冲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

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

還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

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紀汲古閣

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

討之何如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

戰晉王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然後告成

岱宗上他載反泰山也為四岳之所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

曰是吾志也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

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上音集又七入反爾雅曰睦和未可圖也堅嘿然上密出反靜也通作默良久曰

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

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堅作色曰。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上陟柳反。臂節也。腋。夾。蓋反。脇也在肘後。不可悔也。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汝不達變通耳。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晉紀

汲古閣

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執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出堅載記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陸狀元通鑑

卷五

晉紀

汲古閣

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秦兵至
潁口。兵既盛。都下震恐。詔以謝石為征虜將
軍。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為前鋒都督。玄入問
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
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
山墅。音野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基常
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
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
陸狀元通鑑卷五晉紀源古關

三千人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
定。兵甲無闕。西藩空留以為防。沖對佐吏歎
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
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
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上如甚反
秋之俗左其衣袵論語微管仲吾其十月
被髮左袵矣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將軍梁成
等帥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柵則

拒兵以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
木為之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
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
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
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
出石序十一月謝玄遣廣陵劉牢之帥精
等傳兵五千趣洛澗。趣逆須未至十里。梁成阻澗
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
陸狀元通鑑卷六晉紀源古關

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奔潰。爭赴淮水。
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
盡收其器械。胡介反械者軍資於是謝石等
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
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
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上京渠
春秋傳勍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反強也
敵之人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

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

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

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

卿彼寡不如遇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

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子六反迫也

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

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琰以冉反

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 晉紀九 蒙古閣

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

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

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

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

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

寶畜產不可勝計出玄本傳 復取壽陽堅中流

矢中竹仲反傷也 單騎走至淮北仇甚民有

進壺食豚髀者豚徒倭反小豕也下音陞股也 堅食之謂張

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

出堅載記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

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

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

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

命於我若之何害之慕容德曰此為報仇雪

恥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逃死於秦秦王以

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秦主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 晉紀十 蒙古閣

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

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

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出堅載記 謝安得驛書

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

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

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屐

戰反偏也 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

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傳 秦主堅

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
容餽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
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語曰燕復興
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其自落不過晚
旬日之間然其難易賢惡相去遠矣垂心善
其言行至澠池上音西洪農言於堅曰北鄙
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
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
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
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
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颯之起颯卑
扶搖也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上他刀
風也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
云扁緒也或作縮下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
盧東反所以當易也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

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
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十二月秦
王堅至長安哭平陽公融而後入山堅等
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碩山本燕慕容
垂至安陽長樂公丕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
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上直格反起
兵叛秦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
於丕曰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汲古閣

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傳音不曰垂
在鄴如藉虎寢蛟藉慈夜反蛟居常恐爲肘
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
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
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
者給垂鎧可亥反鎧者甲之又遣廣武將軍
總名仗謂器仗也符飛龍帥氐騎一千爲垂之副垂殺飛龍及
氐兵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

出垂
人載記

九年正月翟斌等奉慕容垂為盟主長樂公
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慕容農農曰善用
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擊越前鋒破之叅
軍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
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
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
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晉紀 汲古閣

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眾不乘其
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
也向慕農鼓躁先到反
羣呼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
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
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
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
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出慕容
載記
豐城宣穆公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

恨成疾二月卒朝議欲以謝玄為荆江

二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
氏失職怨望乃以桓石民為荊州刺史桓石
虔為豫州刺史桓伊為江州刺史出沖玄
等傳

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為太保出本
紀秦北地

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

鮮卑眾至數千還屯華戶化
反陰敗秦將軍强

其曲永其眾遂盛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晉紀 汲古閣

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乃

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

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

有眾二萬堅使竇衝討之出堅
記四月慕容

泓聞秦兵且至懼帥眾將奔關東秦銀鹿懸

公敵鹿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夫執

鼯鼠之尾鼯音考小鼠也一日有
螫毒者或謂之甘鼠猶能反噬

音誓也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

將何及敵弗從果敗為泓所殺畏懼奔渭

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龍演等糾

扇羌豪帥其戶口歸畏者五萬餘家推畏為

盟主畏自稱後秦王姚畏字景茂弋仲第二

率諸弟降秦及苻堅敗畏遂起兵于北地稱

大將軍天單于五年秦王號白雀使家後

秦別之始於此出秦載記秦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

破之冲奔慕容泓泓眾至十餘萬進向長安

六月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冲且持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五源古關

法苛峻上音何乃殺泓立冲為皇太弟承制行

事置百官七月秦王堅聞慕容冲去長安侵

近乃引兵歸慕容八月燕兵圍秦長樂

公不於鄴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

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

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

乃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

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有

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出垂不

十年正月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

始冲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

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

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

汰已甚殆難濟乎出慕容五月西燕主冲

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

漓上黎針反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六源古關

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

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遂出奔五將

山後秦王畏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

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俄而忠至

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畏遣人縊堅於新

平佛寺縊於賜反經也太保安有疾求還

八月至建康薨詔加殊禮如大司馬溫故事

以司徒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

晉中外諸軍事以尚書令謝石為衛將軍

安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

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竊以為不然許劭謂

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堅治

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

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

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以亡對曰

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

未有不亡者也秦主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入至晉陽始知

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諡堅

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

出垂載記

十二月燕王

慕容垂始定都中山即皇帝位

出垂載記

十一年春正月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

位以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

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長孫道生賀毗

等侍從左右出納敕命珪徙居定襄之盛樂

務農息民國人悅之珪尋改稱魏王

是為北魏道武

史魏紀

燕王垂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

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詔百官

議之皆以為當然博士劉詳董謐以為堯母

為帝譽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原明聖之道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詳

謐曰上所欲為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

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

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

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出垂載記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夫之

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

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

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君父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寶之逼殺其母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噲之禍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同

四月後秦王甚自安定入長安即皇帝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源古閣

國號大秦立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甚與羣臣宴酒酣言曰

酣胡甘反應砌曰治也

諸卿皆與朕北

面朝秦今忽為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甚大策

同

九月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

東歸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鄴降於燕王公百官皆沒

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

同

十一

月秦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諡秦主丕曰哀平

皇帝即皇帝位

同

十二年正月以朱序為青兗二州刺史代謝

玄鎮彭城序求鎮淮陰許之以玄為會稽內

史

同

五月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

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謝玄上疏

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羅風霜之患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源古閣

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

絕召命帝許之

同

十三年正月康樂獻武公謝玄卒

同

呂

光將王穆據酒泉自稱涼州牧光進攻酒泉

克之即三河王位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

軍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

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

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

堯舜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云景明也

而行古人有高德者則仰慕之有明行者則

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出光載記

十四年十一月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

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瑯王道

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

尚浮屠同都反袁宏漢記浮屠佛也佛窮奢

極費所親暱者皆妯娌暱屋至反近也亦作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汲古閣

母也姆音茂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

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

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左衛

領營將軍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

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

皆得爲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昔年下書敕

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

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誠

戒釋家五誠麗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滅

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

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勢傾內外遠

近犇湊上古奔字湊猶帝漸不平中書侍郎

范甯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

指斥奸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

勸帝黜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甯出爲豫

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烽數容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汲古閣

表也邊有警則舉火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

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

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

薪厝倉故不足喻也甯又上言中原士民流

寓江左歲月漸久人安其業凡天下之人原

其先祖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

空正其封疆戶口皆以法斷都而反決也請

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執今并兼之室亦多

不贖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之無節爭以靡

鹿相高無有限極故也禮十九為長殤尸羊反說

文不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死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

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

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為全丁

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繁滋矣帝多

納用之寔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

風政并吏假還訊問長官得失徐邈與寔書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晉紀 派古閣

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

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

徒不足致益乃實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

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

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

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

諂竝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

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

又擇公正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

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

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為遠識況大

丈夫而不能免此乎出道子營

十五年正月譙敬王恬薨 琅邪王道子侍

龍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侵不能平欲

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

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晉紀 派古閣

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胡孟反

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

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

為亂階矣帝不從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為青

兗二州刺史鎮京口出雅等傳

十七年七月秦後秦久相持不決秦主登聞

後秦主苻疾病大喜秣馬厲兵秣音末食馬穀也進

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長疾小瘳出兵

之登懼而還晨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

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

彼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

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出長登本

傳十一月以黃門郎殷仲堪為荊州刺史

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

為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

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

陸狀元通鑑卷五晉紀二十五汲古閣

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

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

官歸國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

臨荊州玄復豪橫胡孟反豪彊恣橫也士民畏之過於

仲堪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

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快於兩反心不

也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出仲

等傳十二月清河人李遼上表請赦寬

修孔子舊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收教學

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不見

省出本

十八年十二月後秦王萇召太尉姚旻武中反

僕射尹緯姚晃胡廣反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

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

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

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

陸狀元通鑑卷五晉紀二十六汲古閣

矣姚晃流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

成興才智足辨奚所復問萇尋卒興祕不發

喪自稱大將出北史秦紀帝嗜酒流連內殿醒

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

宮皆畏之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

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

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

人偏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弒

皇賂左右云因覓暴崩

歷於炎反驚夢

時太子開

弱曾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太子即皇

帝位有司奏會稽王道子且進位太傅揚州

牧假黃鉞詔內外眾事動靜咨之安帝勿而

不惠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

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

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得其室王國寶以邪

諂事道子參管朝權爲時所疾王恭入赴山

陸曄元通鑑

卷五

晉紀

汲古閣

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懷

棟雖新便有恭離之歎道子欲輯和內外乃

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

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

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王珣謂恭曰

國寶雖終爲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令遽先事

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恭乃止旣而謂珣曰

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

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十月葬孝武於隆平陵

山本紀及道子等傳

魏王珪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

自井陘趨中山自嘗山以東守宰或降諸郡

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十

一月珪命東平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攻

信都自進軍攻中山

山北史魏紀

右孝武帝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五

安皇帝上

陸曄元通鑑

卷五

晉紀

汲古閣

諱德宗字德宗武帝太子也太元二十一

年九月卽位

隆安元年正月魏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

不下士卒多死魏王珪自將攻之信都遂降

魏珪復圍中山

山北史魏紀

夏四月僕射王國

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

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

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等上表罪狀國寶舉

兵討之道子闇懦奴卧反弱也欲求姑息乃

委罪國寶收國寶付廷尉賜死斬緒於市遣

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出道子王恭等傳九

月秦王興入寇胡城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

太守董邁皆降之遂至陝城進寇上洛拔之

興勤於政事延納善言京兆杜瑾等皆以論

事得顯拔天水姜龕等上口以儒學見尊禮

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等上所以文章參機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九源古關

密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已任京兆韋高慕

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

持劔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出典與中山

飢甚慕容麟帥三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

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龜崇曰不吉昔紂

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

子亡武王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甲戌

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出北史魏紀

二年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

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豫州刺史

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乃遣其子鴻說王恭

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

削弱方鎮以告殷仲堪桓玄朝廷憂懼內外

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

恭故有今日之禍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

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元顯

陸狀无通鑑卷五十九源古關

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已任乃

以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

謝琰以冉反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

楷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玄

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

之退走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

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

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

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卽以恭位號授
之牢之遂降遣其子敬宣及其婿高雅之還
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
皆潰恭將人城雅之以閉城門恭將奔桓玄
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乃以劉牢之都督諸
軍事以代恭復以荆啗玄及佺期使取仲堪
玄及佺期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
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

陸機本通鑑

卷五

晉紀

汲古閣

深憚之優詔慰諭以荊州還仲堪玄等乃受
詔出道子仲堪恭玄等傳十一月魏王珪命尚書吏

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儀曹郎董祕制禮儀

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龜崇考天象東

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十二月珪

卽皇帝位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

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皇帝始依儗

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

山北史
魏紀

三年正月燕王盛每十日一自決獄不加拷
掠上苦浩反
亦掠也多得其情出盛
載記魏王珪置五

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
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
曰莫如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
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
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
多索書籍悉送平城出北史
魏紀夏七月燕王

陸機本通鑑

卷五

晉紀

汲古閣

盛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之以金贖此
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
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出盛
載記九月秦

王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下詔令羣公卿

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

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迹者賞之

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出興
載記會稽世子元

顯性苛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

帥其黨殺上虞令

烏郡老反海中有山曰烏

遂攻會稽

於是會稽謝鍼

職深反

吳郡陸瓌

公同反又音回

吳興

丘

烏反

吳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

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

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

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

稽自稱征東將軍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

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

陸祚元通鑑

卷五

汲古閣

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

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

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

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蠭起

如蠭之起言其衆也

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切

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

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

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十二

月謝琰擊斬許允之進擊丘厓破之與牢之

轉鬪而前所向輒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

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其從母乳之及

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樗

蒲

上抽居反蒲戲也老子入蒲休

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

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

上廢廉反又救定反

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陞岸

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

陸祚元通鑑

卷五

汲古閣

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

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

人咸共歎息因追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

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

當與諸軍朝服至建康旣而聞牢之引兵濟

江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復逃入海島朝廷

憂恩復至以謝琰爲會稽太守帥徐州文

成海浦以元顯錄尚書事

出王道子孫恩等傳南史宋紀同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

上蒲父反跋扈猶彊梁也

乃與楊佺

期結婚為援玄引兵擊之佺期大敗單騎奔

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

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仲堪聞佺期死將奔長

安該追獲之逼令自殺初仲堪之走也文武

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玄待企生素厚先遣

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

長史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

隆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汲古閣

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

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

企生而赦其弟玄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二

州朝廷不能違

出玄仲堪佺期傳

涼王光卒太子

紹即位太原公纂殺之而即天王位

纂嗜酒好獵隆

安五年呂超殺之而立呂隆安帝元

興二年隆降秦涼遂滅出光載記

四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更名備德

欲吏民易避

慕容德字元明號少子也寶敗走德稱燕王依燕故事大赦稱

元年據廣固史以南燕別之見於此出慕容德載記

考異曰

太元四年二月秦彭超據彭城

按謝玄傳何

謙進解彭城圍又云於是罷彭城下邳二

帝紀及諸傳皆不言此年彭城陷沒而

十六國春秋云超據彭城又云超分兵下

邳留徐褒守彭城至七月以毛當為徐州

刺史鎮彭城楊王顯為揚州戍下邳是二

隆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汲古閣

城俱陷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晉紀

安皇帝中

隆安五年辛丑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

臣皆勸之安國將軍綸勿崙曰綸託侯切崙盧昆切人名

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

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莫各切沙

上曰漢代北地也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人心然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一晉紀汲古閣

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

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

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疆則避之此久

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

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

河西王以廣武公偃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涼州牧利鹿孤以元興元年卒弟偃檀立自稱南涼王出慕容禿髮載記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拒之恩日來攻城

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

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

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

裕奮擊大破之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

遜勇略欲遠之沮渠蒙遜盧水胡人也殺段業自稱北涼州牧張掖公改

元永安史以北涼別之見於此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非

撥亂之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不

可蒙遜乃求爲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二晉紀汲古閣

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

咸告業以男成欲以取假日爲亂業收男成

賜死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

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爲報仇乎男成素得衆

心衆皆憤泣爭奮羌胡亦多起兵應蒙遜者

五月蒙遜至張掖業軍皆潰業謂蒙遜曰孤

孑然一已爲君家所推願旬餘命旬居大切乞也使

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

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

覲刑秋切在男故至於敗於是衆推蒙遜爲

涼州牧蒙遜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六月孫

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

蘇刀切船建康震駭內外戒嚴百官人居省

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

柵斷淮口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

劉牢之自山陰引兵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

陸衆无通鑑卷六晉紀汲古閣

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

行與恩俱至丹徒恩帥衆鼓譟登蒜山譟先

羣呼也蒜蘇居民皆荷檐而立裕帥所領衆

擊大破之恩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

帥兵拒戰頗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唯

日禱蔣侯廟蔣卽兩切蔣子文者廣陵人漢

額遂死吳先主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侍從

如平生見其驚走子文追之曰我當爲此土

地神以福下民汝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又

下巫祝吾將大啓孫氏官宜爲立祠孫主乃

爲立廟封恩來漸近百姓怙懼譙王尚之帥

爲中都侯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本以諸軍分散欲

掩不備旣而知譙王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

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

八月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恩於郁洲累

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 燕王盛徵其父寶

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

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

陸衆无通鑑卷六晉紀汲古閣

勳舊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等潛於禁中作

亂盛被傷而卒河間王熙卽天王位熙燕王

義熙三年爲馮駿所弑立燕王寶之養子高

雲雲立三年義熙五年爲離班桃仁所弑馮

敗因誅班仁自立敗在位二十二年宋文帝

元嘉八年卒弟弘殺敗子百餘人而自立在

位六年元嘉十桓玄厲兵訓卒嘗伺朝廷

之隙先是孫恩逼京師玄建牙聚衆上陳請

討之會恩退會稽世子元顯以詔書止之玄

乃解嚴至是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

曰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

瑞欲以惑衆張法順勸會稽世子元顯討之

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艦戶難切戰船

四方艦板以禦矢狀如半

元興元年正月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

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以鎮北將軍

劉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初東土遭

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公私匱乏玄

陸狀无通鑑

卷六

晉紀

汲古閣

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

勢及聞大軍將發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

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

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

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

窮蹙者乎玄從之畱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

罪狀元顯舉兵東下二月帝餞元顯于西池

元顯下船而不發丁卯玄至姑孰譙王尚之

帥卒陳于浦上衆潰逃于涂中

陳嶺曰陣涂同都切地名

玄捕獲之劉牢之素惡元顯恐極玄旣滅已

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故不肯討玄與玄

交通東海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

極諫不聽三月乙巳朔牢之遣其子敬宣詣

玄請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引兵欲還

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

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玄遣毛秦收元顯送

陸狀无通鑑

卷六

晉紀

汲古閣

新亭縛于舫前而數之

舫南往切兩船曰舫

京師稱詔以玄總百揆有司奏會稽王道子

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護

王尚之等於建康市玄以劉牢之爲會稽內

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私告劉

裕曰今當北就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

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

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裕當

還京口耳遂與何無忌還京口於是字
之大集僚佐議討玄叅軍劉襲曰事之不可
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
馬郎君今復反極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
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
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已泄爲玄所殺
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縊於計切經也敬宣
奔洛陽以子弟爲質於秦以求救 孫恩寇

陸狀无通鑑

卷之七

汲古閣

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
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
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
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欲撫安東土
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四月桓玄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自隆
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奸
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旣而玄膏豪

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
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
十月劉敬宣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
將軍袁虔之等皆往從之敬宣奔南燕虔之
等奔秦十二月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
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
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
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

陸狀无通鑑

卷之八

汲古閣

執必將篡逆正可爲他人驅除耳興善之
二年二月以桓玄爲大將軍 九月侍中殷
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
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丙子冊命玄爲相國總
百揆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桓謙私問彭城
內史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
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
勲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

何不可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十月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玄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已時獨無求得西湖隱士安定皇甫謐密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灋書好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

汲古閣

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米嘗離手十一月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丁丑卞範之爲禪詔使臨川王寶暹帝書之庚辰帝臨軒遣司徒王謐奉璽綬是酉切禪位于楚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玄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

悅辛亥玄遷帝于尋陽癸丑納極溫神主于太廟極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於輿乞者時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三年正月極玄立其妻劉氏爲皇后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眉救切必加糾擿發歷切以示聰明或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

汲古閣

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更繕宮室繕時戰切治也土木竝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極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略視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玄以極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刁

為豫州刺史鎮歷陽

丁卯切姓也

裕與何無忌

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毅家于京口

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

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苟為失道雖彊易弱

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

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

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平昌孟昶為青

州主簿桓弘使至建康玄見而悅之既還京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晉紀

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

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

忌昶及裕弟道規高平檀憑之瑯琊諸葛長

民等相與合謀起兵昶妻周氏富於財傾貲

以給之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

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

橙丁卯切林屬

泣曰汝能如

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

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二月

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

詰去吉切平旦也

人詰旦京口城開

解使居前徒眾隨之齊入即斬桓修以徇修

上辭峻切行示也

司馬刁弘收眾而退裕問無忌曰

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

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即馳召焉穆

之往見裕裕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帥壯士數

十人斬桓弘因收眾濟江眾推裕為盟主總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晉紀

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玄以殷仲

文代桓修為徐兗二州刺史遣兵擊裕仍遣

頓丘大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

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執必無

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一世之雄

劉毅家無檐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何無忌

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為無成三月劉裕軍

與吳甫之遇於江乘甫之玄驍將也

驍堅亮切健也

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
靡卽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數帥數千人
逆戰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
戰挺徒鼎切挺出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
嘆目叱之敷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踣
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願以子孫爲託
裕斬之厚撫其孤玄聞二將死大懼使極謙
等拒之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竝進裕以身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紀 汲古閣

州刺史謚推裕爲徐州刺史劉毅爲青州刺
史何無忌爲瑯琊內史孟昶爲丹陽尹裕始
王建康諸大處分上昌汝切區處也下扶問切分別曰分皆委
于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諾叶切快也裕遂
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
遺隱時晉政寬弛施氏切放弛也綱紀不立豪族陵
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尺亮切舛
錯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紀 汲古閣

之馬柳謐見之責述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

裕深憾達而德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

魚蝦襲之上私列切侮也是以漢高放雍齒魏武免

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

王謐為公刁達亡族疇恩報怨何其狹哉

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

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等諸軍追之玄於

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

源古閣

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單思著述不

暇與羣下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

四月劉毅何無忌等襲破尋陽城桓玄挾帝

單舸西走入江陵欲奔漢中夜中處分欲發

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

西走僅得至船左右分散荊州別駕王康產

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為侍

衛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誘玄入蜀

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璠璠之弟也卒於官其

兄孫祐之及叅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

江陵遇玄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

雨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曰汝何

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

乘輿反正于江陵劉裕等傳送玄首梟于大

桁自元興元年至此並出玄道子等傳及南史宋紀九月魏主珪

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銓擇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六

源古閣

隨材授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

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

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

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

文武造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

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關則取於其中以

補之其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

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

言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

皆類此出北史魏紀

義熙元年正月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

鳩摩切鳩摩復姓羅什其奉之如神親帥名西域天竺人為僧入中國

羣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

西域經論三百餘卷翻乎秦切譯羊益切翻覆而尋譯也大營

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已下皆奉

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出姚興載紀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七汲古閣

二月畱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畱屯

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遷三月帝至建康以劉

裕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劉毅為左將軍何無

忌為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荊州刺史四月裕

旋鎮京口七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

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為不可

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

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

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

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八月南燕主備德卒

兄子超即位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故大

臣王鍾段宏等皆補外職封孚諫曰臣聞親

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

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叅翼百揆不宜遠

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

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八汲古閣

補孤裘也五樓聞而恨之初備德事秦為張

掖大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

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畱金刀與其母別備

德與燕王坐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

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

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

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

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

東歸以此刀還汝叔也後還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取其女爲婦超乃陽狂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眞狂興召見與語超故爲繆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褻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超變姓名逃歸南燕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痛哭悲不自勝及卽位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妻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立母段氏爲皇太后呼延氏爲皇后西涼公嵩音徒都酒泉嵩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美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眞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舍垢匿瑕朝爲寇讐夕委心膺麓無負於新舊事任

公平坦然無類盧對切無節類也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出李玄盛傳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超嘗臨軒問封乎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乎徐步而出不爲改容鞠仲謂乎曰與天子言何爲如是宜還謝乎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三年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于以女妻之上七計切以女嫁人曰妻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使鎮朔方久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悉集其衆三萬餘人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赫連勃勃字屈丐本鐵弗劉武之孫當後秦姚興時爲安北將軍鎮朔方遂據其地稱天王大單于改姓赫連大放改元龍建元龍昇國號大夏始于此

置百官以其兄叱干阿利

叱干阿利代北復姓阿利

為御史大夫封梁公十月勃勃進攻秦三

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

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高平山川

險固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士衆未

多姚興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

一城彼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

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及古關

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

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

在吾計中矣

四年正月以琅琊王德文領司徒劉毅等不

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

史遣尚書右丞皮沈以諮裕裕呼記室錄事

叅軍劉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天命已移公

興復皇祚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耶

揚州根本所係若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今

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

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

論便躡入朝其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

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

侍中揚州刺史四月秦王興以禿髮傉檀

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

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還歎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及古關

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

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

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

譎古穴切

權詐未可圖也興不聽遣兵襲傉檀傉檀出

奇兵擊之秦兵大敗十一月傉檀稱涼王大

赦改元嘉平置百官

傉檀義熙十年為西秦乞伏熾盤所殺南涼遂

滅

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廷皆以為不

可惟孟昶謝裕以為必克勸裕行謝裕安之
兄孫也 初符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
奔以為臨豐令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
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
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畱宿明旦謂參佐曰吾
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
月至下邳畱船艦戶黠切戰船四方施板以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四 晉紀 汲古閣

禦矢其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畱兵

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

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

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盧舍切或作憚

厭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

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音勛東莞退

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

燕王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

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安
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沮將

沮喪然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

固投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

無所資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

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縱使入峴以

精騎蹂之上忍九切踐也何憂不克劉裕過大峴燕

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四 晉紀 汲古閣

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

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

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音管郡名超遣公

孫五樓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

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進與燕兵戰

於臨朐日向具札色切勝負猶未決參軍胡

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畱守必

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間居覓切此韓

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建威將軍向彌潛

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至矣

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懷古忠切貫也春超

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

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

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

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兼拔賢

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

隆狀元通鑑晉紀 卷六十五 汲古閣

運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出南

史宋紀及纂 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

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立世子

熾盤爲太子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乾歸

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盤曰

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盤拜遺於牀下遺子華

至孝乾歸欲以女娶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

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

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願也乾

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

乃以爲尚書民部郎乾歸安帝義熙八年爲

盤立熾盤宋文帝元嘉五年卒太子熾

燕主雲自以無功而居大位內懷危懼爲寵

臣離班桃仁所弑馮跋殺班仁乃即天王位

於昌黎大赦改國號曰燕改元太平 初魏

主珪如賀蘭部見賀太后之妹美密令人殺

隆狀元通鑑晉紀 卷六十六 汲古閣

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愚切

狠戾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劫居怯切取也

以爲樂珪怒之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十

月珪遣責賀夫人囚將殺之會日暮未決夫

人密使告紹紹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通謀

踰垣入宮弑珪齊王嗣聞變而出大臣翕然

奉迎嗣殺紹及其母賀氏即皇帝位大赦改

元永興詔長孫嵩長展兩切長孫復與安同

片崔宏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
朝政時人謂之八公

東萊評曰拓跋珪乘燕之亂控絃南伐奄
有中原者百有餘年夷狄以來最為強盛
然曰珪傳至善見二十君或為嬖倖所賊
或為強臣所害或為母所殘或為子所弑
不以道終者十有五君蓋夷狄之性莫不
維猜躁憤果於殺戮雖父子之親母子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

晉紀
二十七

汲古閣

恩倖臣嬖妾之寵嬖亦皆危懼莫能自保
小人女子為救死之計則亦無所不至矣
是以得免者寡也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
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夫君為其臣所弑
而猶貶其君者豈非為其有以自取之歟
觀魏之諸王鮮有非其自取者也

胡曰承大亂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
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

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
率之夫及旬時百官奉職而百姓耳目為
之一新況大有為者乎蠱壞之時犯難而
往濟之治其壞而使之不蠱故蠱卦有元
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既蠱壞當為而不
為又從而蠱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
初為治蠱之功如是其易則知當為而不
為以至於大壞者為可惜也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晉紀
二十八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晉紀

安皇帝下

義熙六年正月魏王嗣以郡縣豪右多爲民

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史逼

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羣

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多故切

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

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

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

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

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爲

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

未晚也嗣從之二月遣將軍于栗磾丁奚切將

騎一萬討不從命者皆平之出北史魏紀及屈傳南

燕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

閉城中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上戈雪切姓也說超

曰今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

矣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典命也

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

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

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

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裕歎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

以母託劉敬宣而已桓玄之亂敬宣嘗奔南燕後復歸晉裕忿

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

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

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

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使安所歸

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裕改容謝

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出南史宋紀及慕容超載記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

驚

亡遇切也

虎筮中原劉裕始以王師剪平

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

悌之風滌殘

之政

從歷切洗也

使羣

士嚮風遺公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

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宐其不能蕩

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

陸狀无通鑑

卷之

晉紀

汲古閣

無仁義使之然哉

東萊評曰劉裕擒慕容超殺其王公以下

三千人者不獨天姿酷虐意者矯符堅之

失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易曰有嘉

折首獲匪其醜嗚呼此先王弭亂之術也

如堅者不知殲厥渠魁有嘉折首之義故

縱舍有罪如裕者不知脅從罔治獲匪其

醜之義故多殺無辜雖仁暴不同而其失

則均堅底滅亡裕亦不能平一天下者以

此皆率意而行不學無術之過哉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

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

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

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齊始與寇長沙

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皆委任奔走道

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

械即涉切

時克燕之

陸狀无通鑑

卷之

晉紀

汲古閣

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

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

事封融為勃海太守

範融皆燕降人

檀詔為琅邪太

守戊申引兵還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

殺之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

盧循叅軍殷闡曰

上齒

循所將之眾皆三吳

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李捷善鬪未易輕

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

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
三月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
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
小艦賊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
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
無撓女巧切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劉裕
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
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四晨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五 派古關
癸未裕至建康盧循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
下五月劉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
船步走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
還將士多創病上初莊切傷也字或從刃建康戰士不盈
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敗還者
爭言其彊盛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孟昶
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
循先仰藥自死

牙黼曰攘外者必先治內威遠者必先寧
邇盜闖吾室雖有萬金之利不可以行賈
狐狸之瞰其柵雖可獲禽若丘陵不敢荷
戈而逐也晉孫恩之爲寇兩浙騷然更五
年而勝之裕雖知循爲心腹憂更五六年
之久未嘗爲一日之備遽舍之而伐廣固
貪十金之利而忘其室徇丘陵之禽而忘
家柵也賊兵一出何無忌敗于尋陽劉道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六 派古關
規敗於長沙劉毅敗於桑落洲徐赤特敗
於建業孟昶望風而自裁長民抗議而欲
避人情恟懼中外疑惑使裕不棄置三齊
星馳言旋劉鍾據力戰王仲德帥衆窮追
絕其糧道沈田子覆其巢穴其將何以爲
國乎
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劉裕屯石頭諸將各
有屯守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源古

不可當宐且迴避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不許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旣而迴泊蔡州乃悅於是衆軍轉集六月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徐當與建康爭衡耳七月循自蔡州引還尋陽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等師衆追循裕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源古

城處撫其舊民戮其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十二月劉裕進軍大雷盧循徐道覆帥衆數方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船艦之際船音軸盧音盧船音後持施處船前刺翟處裕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感之循艦悉泊西岸上軍投火焚之煙炎漲天循兵大敗走趣豫章柵斷左里裕軍至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沉於水衆竝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幡音袁切幟也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上賈我切大船也方言南楚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林之奇曰方幡竿之折衆懼而裕獨喜可謂善安衆心矣

七年正月秦王與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
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
才與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
將士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
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劉藩帥孟
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懷玉克始
興斬徐道覆 三月以劉裕爲太尉裕命謝
晦爲參軍裕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
陸狀元通鑑 卷主 晉紀 九 源古閣
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
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裕繇是
奇之卽日署刑獄賊曹晦美風姿善言笑博
贈多通裕深嘉賞愛四月盧循行收兵至番
禺孫處沈田子引兵擊破之循奔交州刺史
杜慧度破之循知不免先鳩妻子 鳩直禁切
鳩毒鳥以
羽毛歷飲
食卽殺人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送首
建康 出南史
宋紀

八年四月劉道規以疾求歸許之道規在荆
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
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市
以豫州刺史劉毅爲衛將軍荊州刺史太尉
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
多歸之毅旣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毅表求
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倪塘胡藩言於裕曰
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曰卿謂何如
陸狀元通鑑 卷主 晉紀 十 源古閣
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
服公至于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
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 搢卽刀切紳
笏而垂紳也輻湊歸
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
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
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太尉裕以詔
書罪狀毅云與弟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

及混賜死使豫川刺史諸葛長民

諸葛復姓風俗云

葛嬰為陳涉將有功而誅漢文帝追封子孫為諸縣侯因以為氏監太尉

府事自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

舸為前驅十月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

十里捨船步上徑前襲城殺帥左右開北門

突出夜投牛牧佛寺初極蔚之敗也

蔚為走勿切

投牛牧寺僧昌昌係藏之殺殺昌至是寺僧

拒之曰昔亡師容極蔚為劉衛將軍所殺今

陳米元通鑑

卷七十一

汲古閣

實不敢容異人殺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

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

姪皆伏誅初殺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

召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

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

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殺甚嚴畏悉屏

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殺死太尉裕奏徵

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十

一月太尉裕至江陵是歲沮渠蒙遜遷都

姑臧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

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諸葛長民所為多

不法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

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

醢許亥切醬也今年

殺韓信禍其至矣長民弟黎民說長民曰劉

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空因裕未還而圖

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

陳米元通鑑

卷七十一

汲古閣

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

邪裕在江陵輔國將王誕求先下裕曰諸葛

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空便去誕曰長民知

我蒙公垂盼

普覓切顧盼

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

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

育矣乃聽先還

九年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遣輜重兼行

而下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諸葛長民間之

為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幔中莫牛男引

長民却人閑語昨自幔後出於坐拉殺之盧拉

合切推也與尸付廷尉并殺其弟黎民太尉裕

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

戌土斷都玩切決也皆以以一其業于時財

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頽施施是切頽

敗而施也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唯徐亮青

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所

陸狀无通鑑卷七十三晉紀汲古閣

并省蜀土先為李雄所據傳數世穆帝時

恆溫伐蜀平之後又為譙縱所據是歲劉裕

遣朱齡石攻之斬譙縱出南史夏王勃勃

以吒干阿利叱昌栗切叱領將作大匠發領

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

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空名新

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雖入

一寸錐朱惟切說文

銳也鐵為之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

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

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

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

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劉去卑之

後勃勃自稱大夏改赫連氏謂帝王係

天為子其微赫與天連也赫連載記

十年八月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什

門至和龍見燕王跋不拜馮跋也跋怒畱什門

不遣什門數眾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四晉紀汲古閣

為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

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虱流溢蟣舉豈切跋虱色漸切

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魏博士祭酒崔浩

為魏主嗣講易及洪範嗣因問浩天文術數

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十一年太尉裕以書招司馬休之參軍南陽

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

懷期物自有古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
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甘言誘方伯
襲之以輕兵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
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
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 魏比歲霜旱雲代
之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魏主嗣
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嗣以問羣臣
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於鄴可以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 汲古閣
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
家居廣漠之地謂其民畜無涯號曰牛毛之
衆今聞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
地叅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
心來春草生潼酪將出潼都貢切江南人呼乳爲潼下歷各切乳
也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
廩空竭若來秋又饑將若之何對曰空簡饑
貧之戶使就穀山東若秋來復饑當更圖之

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曰唯二人與朕意
同乃簡國人尤貧者詣山東三州就食嗣躬
耕藉田藉秦昔切藉借也古者借民力以耕公田故曰藉田且命有司
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魏太史奏
熒惑上戶朔切星名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
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謠餘招切爾雅云徒歌謂
之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
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六 汲古閣
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
夕幸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三日
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令姚興據長
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
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
東井畱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
童謠訛言國人不安全問一歲而秦亡衆乃服
浩之精妙出北史浩傳

林之奇曰魏太史所掌者天文之事也太史不知熒惑所在而崔浩乃知之何哉蓋太史之所掌者數也數之用爲有窮浩之所推者理也理之用爲無窮蓋以數推之則雖裨竈梓謹猶有所窮以理推之則如孔子之知魯僖廟災豈區區于度數之間十二年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卽帝位三月太尉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史以其世子義符爲徐兗二州刺史八月

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

琥火五切珀四陌切琥珀由蜀賓國

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

征將士

擣觀老切

裕以劉穆之爲左僕射入居東

府總攝內外以司馬徐羨之爲之副左將軍

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

師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

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

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按定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切肥水出九江山入淮

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

田子傳弘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

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

鉅野入河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

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

不復濟江初王獻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

華使提衣襪自隨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

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

以其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
餘年裕聞華賢辟爲徐州主簿 王鎮惡檀
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諸屯守皆望風歎附
道濟進克許昌王仲德水軍入河魏河內鎮
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太
尉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操
黑稍以自標卑遙切猶記也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
栗磾爲黑稍將軍十月晉兵進至成臯秦陳
陸機无通鑑 卷七十一 紀 汲古閣
畱公洸古黃切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
泓遣武衛將軍姚益男將卒助之旣而成臯
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進逼洛陽洸遂
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坑之
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
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姚益男未至聞洛
陽已沒不敢進太尉裕以毛修之行司州事
戍洛陽 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

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畱任而旨從北來
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十二月詔以裕爲相國
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
裕辭不受通鑑南史
管見曰聖人制辭讓之禮本於人心非僞
爲也劉裕破孫恩殺盧循誅桓玄復晉室
北伐南燕禽慕容超皆大功也受賞固宜
而每每牢辭若不可奪者及取秦之舉初
陸機无通鑑 卷七十一 紀 汲古閣
得洛京卽諷朝廷加已九錫詔命旣頒則
又不受辭愈力則遷愈峻至於爲王地已
逼矣而矯爲緩態居然如初夫心欲得之
又諷而求之又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常以
此惡夫飾僞而于名者裕素輕俠又不知
書故安行詐謂可籠罔世人不料人之視
已如見肺肝也君子惟誠之爲貴耳
十三年春涼公曷音皓寢疾遺命長史朱繇曰

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

卒官屬奉世子歆為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

元嘉興謚焉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歆為河西王沮渠蒙

遜所攻宋高祖永初元年敗死於蓼泉弟恂據燉煌自立復為蒙遜所收立一年而自殺

王鎮惡進軍澠池

上莫踐切或作龜洪農邑屬司州

徑前

抵潼關三月檀道濟沈林子引兵繼至秦魯

公紹守潼關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

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太尉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

漢書

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

沂蘇故切

逆流而上也先遣使假道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

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

登岸北侵其執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

空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崔浩曰姚泓懦

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

遏其上流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

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

東裕必德我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裕

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

能為吾患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

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執必聲

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

軍事又遣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

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畱左將軍向彌戌

礪礪

上口勞切下五勞切城名在代北後魏為齊州治所

初裕命王鎮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一

漢書

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

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眾

心疑懼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競

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緣河隨裕軍西行風

水迅急軍人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

略裕遣朱超石擊斬薄于魏人退還畔城魏

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五月魏主嗣問

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

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
子泓儒而多病兄弟爭裕乘其危兵精將
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
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
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
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
超南梟堅堯切掛首於木上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
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漢書

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
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柔然夷狄國名姓有久閭氏始元魏神元
之未掠騎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
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與
郁久閭聲相近故因以為氏至其子車鹿會
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魏大武以其無知
狀類於蟲故窺伺國隙伺奄闕也陛下既不
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覩良將長孫嵩長
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
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

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勁居正切健也下侯
肝切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
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畱兵守之人情未洽趨
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
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
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
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
容恪之輔幼主恪苦各切慕容暉之霍光也暉于鬼切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漢書

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
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
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微利
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擣豎小人擣居月切雖
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
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縹匹妙切青白色醪郎刀切汁滓酒
也觚攻乎切觴受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
三升者謂之觚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

高叔孫建各簡精兵何裕西過自成臯濟河
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出北史
浩傳

七月大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
成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
給事姚和都屯峽柳以拒之

峽倪么
切地名

泓欲自

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
子等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所領裁
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弘之以衆寡不敵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源古關

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乘其始至
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

弘之繼之田子撫慰士卒士皆踴躍鼓譟

踴

疎切跳也譟先
到切羣呼也

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泓奔

還灞上

上必架
切水名

辛丑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

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

泓使姚丕守渭橋自灞上引兵還屯逍遙園

鎮惡汧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

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

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

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

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

曰吾屬竝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

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

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

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兵不戰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源古關

而潰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

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

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

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

門請降鎮惡以屬吏鎮惡號令嚴肅百姓安

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

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

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

學焉異邪裕收秦焚器准儀上圭記里鼓指
南車送詣建康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
士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 初夏王勃勃聞
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裕取
關中必矣然裕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
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秣音木食馬穀也
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
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侍郎皇甫微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
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十一月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

累日

惋烏貫切驚歎也

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

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
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以徐美之為吏部
尚書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
者竝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

雍梁秦三州諸軍事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
真時年十二以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
沈田子為中兵叅軍傳弘之為雍州治中從
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
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
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
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
曉桀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古閣

傳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
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
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
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瓘古玩切
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
惡出弘載記及南史宋紀田子等傳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
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

闕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

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鄆之都

鄆下老切豐或

作鄆周文王所都鄆本作鄆武王所都二邑皆在京兆

復輸寇手苟

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

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

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

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二十九

汲古閣

廷不得擅畱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

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裕

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

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

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執

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

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

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瓚帥騎二萬向

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爲後繼

朱黼曰用兵貴其必勝取地貴其必守此

中智之所能及也兵出而不能勝雖甚忿

憤而不敢舉得地而不能守雖有便利而

不之用自中人以上皆能之裕竭江南之

力役吳越之民窮一歲之勞涉二千里

之遠得關洛之地期月而不能守連殺三

將幾亡愛子無毫髮之補於國謂之智可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二十九

汲古閣

乎

十四年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關中民降之者

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與王鎮惡素有

相圖之志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

惡欲據關中反於是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

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

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橫

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來言鎮惡反修執田

子數以專戮斬之弘之大破赫連瓚夏兵乃退太尉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爲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爲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爲侍中謝晦爲右軍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爲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爲秘書郎其餘百官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三十一

派古關

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真而殺之十月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代鎮長安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夏赫連瓚帥衆三萬追義真傅弘之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爲王買德所擒義真行

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中兵參軍段宏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而死朱齡石奔潼關爲人執送長安勃勃殺之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會得段宏啓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卽皇帝位

十二月彗星出

彗徐醉切又音歲妖星

天津入太微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三十二

派古關

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崔浩曰晉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宋公裕以識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卽皇帝位

出本紀及

北史
沿傳

右安帝在位二十二年壽年三十七

管見曰聞有憫人之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爲己國者也聞有矜人世絕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絕人之世而昌己世者也以仁言之則無惻隱也以義言之則無是非也無是四者不可以名之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成爲功以得爲能雖國隨以亡世隨以絕而不顧也帝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恭皇帝

諱德文孝武次子安帝同母弟也

元熙元年

未

二月夏王勃勃徵隱士京兆韋

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

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曹美華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然統萬鉅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七月宋公裕進爵爲王初司馬楚之歸建康會宋公裕誅剪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亡之汝賴閒聚衆以謀復讐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閒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賁湯藥往視病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七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一年劉裕諷朝廷徵已還朝六月裕至京師

傅亮以劉裕青謁帝求禪位草詔請帝書之
帝欣然曰晉室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
紙爲詔遜於琅邪第裕封帝爲零陵王居于
休陵行晉正朔一如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
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兵入弑帝于內房
宋人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月始元帝以丁丑
歲稱晉王郭璞筮之云二百年至禪代歲在
庚申凡百四年蓋丁丑始係西晉庚申入宋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二百也

出本紀

右恭帝在位二年遜位又一年壽年

三十七

右東西二晉一十五帝合一百五十

五年

起乙酉
終巳未

臣光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
氣瀰漫河洛薰烝華岱宮闕蕪沒陵廟隳

焚元帝以宗室疎屬遜居江表天下士民
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
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
慙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
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
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
有王導卞壺溫嶠陶侃謝安謝玄爲之臣
也羣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
不亦宜乎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晉紀

汲古閣

五胡十六國起創世系已具惠帝卷首

溫公總論今附于後

前趙

臣光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
有河汾天下蠶之衆輻湊而歸之石勒
王彌皆北面爲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
執辱二帝矜夸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

墳草未生家爲屠肆曜以疎屬屢建大功
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洪
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
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
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
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其
功者鮮矣及乘高墀之提以圍金墉一戰
而跌生爲禽虜雖其輕易取禍亦不幸而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

晉紀
三十七

天亡也

後趙

臣光曰石勒以胡羯餓隸崛起卑樞之間
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斲喪晉室東禽荀
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
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并
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惛然就縛遂
兼其國奄有中區氏羌咸服彼其才不有

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
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
陵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爲非
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憂矣及夫父
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
惡不已捨滅亡何適哉

前燕

臣光曰慕容氏世爲君長保據海隅及虜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八

晉紀
三十八

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
之廩拊循勞徠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遠舉
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秣馬厲兵以窺
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啓上宇旣承
其遺烈恢大前功於是吞斷遼并宇文俾
高麗翦夫餘蠶食幽并而與強趙爲敵矣
及石氏內亂雋乘時而動驅勵精蓄銳之
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莫不順風而靡遂

走王午服張平戮段能擒丹閣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睥之立也太宰恪佐之內修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敵及評爲政妬宗室勲賢之人逐之以資鄰敵君闇臣鄙以當苻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後燕

臣光曰慕容垂以美材茂功不容於昏亂

陸叢无通鑑

卷七

晉紀三十九

汲古閣

之朝自歸於秦秦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愧矣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嚮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實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遁逃其年之閒感國殆盡子孫親戚翦爲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

自投於讐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天熙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窮不能救盡喪其田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不亡超以聲伎之故輕犯強敵又不能用善謀自取滅亡惜哉

前秦

臣光曰石氏之強也且羌之族無不內徙爲臣一朝失馭而肉立爲患理固然也苻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爲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桓溫遂爲強國略以雄材英略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勲舊不能離親戚不敢

陸叢无通鑑

卷七

晉紀四十

汲古閣

如非至明能於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
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
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
舉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爲之除宮築第以
待其君臣意以爲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
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
皆起而爲敵數月之間寇讐徧於四方戎
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
陸狀无通鑑

陸狀无通鑑

秦主晉紀

源古閣

後秦

臣光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
朝以鯁直勇果著明而得其耆艾豈非忠
信之所致然邪襄材器豪邁兼資文武有
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

也其藉父兄之烈值苻氏之衰鳴鼓中原
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
殺之其不仁甚矣興成父之志奄有關中
涼夏諸豪靡不率服然處攻戰之世不能
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 譯經
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
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興貽謀之未遠
也

陸狀无通鑑

秦主晉紀

源古閣

右僭僞十六國今載其撮要者止此
數事

考異曰

安帝義熙十二年二月姚興卒

晉本紀三十

國晉春秋皆云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卒

魏本紀北史本紀姚興與姚泓載記皆云十

二年按後魏書崔鴻傳太祖天興二年姚

興改號鴻以爲元年故晉本紀三十國晉

春秋凡引始後事皆在前一年由鴻之誤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祖武皇帝

諱裕字德興彭城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翹爲郡功曹晉安帝龍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裕參府軍事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謝琰十一月牢之復東征使裕守句章句章城小人少帝每戰陷陣賊乃退還浹口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百姓皆苦之惟裕獨無所犯五年春恩頻攻句章裕屢破之恩復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裕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裕以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

陸狀元通鑑

卷之六

及古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宋紀

汲古閣

觀之懈乃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進
向滬濱裕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
之以吳兵一千爲前驅裕以吳人不習戰
命之在後不從是夜裕多設奇兵兼置旗
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裕且
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
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賊疑有伏乃引去
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行與俱至奔擊
大破之恩至建業知朝廷有備遂走鬱州
八月晉帝以裕爲下邳太守 元興元年
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
元顯遣牢之拒之裕又參其軍事玄剋建
鄴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懼縊於新洲
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
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
共從兄修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裕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宋紀

汲古閣

爲中兵參軍六月加彭城內史十二月桓
玄篡位裕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計
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
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之原王元
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與義謀
三年二月乙卯裕託游獵與無忌詠之等
及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僞城
門開無忌等卽斬修以徇而起兵玄遣吳
甫之皇甫敷北拒義軍衆推裕爲盟主移
檄都下進與甫之遇與江城遂斬甫之進
至覆洲山玄軍大敗玄挾晉帝乘船走尋
陽裕於是奉晉武陵王承制建行臺大赦
發兵追玄玄走江陵進軍追敗之斬玄奉
晉帝還都進裕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 義熙五年僞
燕慕容超掠淮北帝抗表北伐超大將

公孫五樓請 大峴壁清野以待之超

不從帝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士有

必死之志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也超遣

人迎戰屢敗 六年二月屠廣固獲超傳

送于建康斬之帝之北征也海寇盧循徐

道覆乘虛欲襲都下未至帝還師斬道覆

于始興 十三年進軍西討姚泓二月軍

次潼關三月帝率大軍入河五月至洛陽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四

汲古閣

謁晉五陵七月使王鎮惡自河浮渭八月

沈田子大破姚泓軍于藍田遂尅長安禽

姚泓得秦皇帝玉璽送之都下斬姚泓于

建康市裕既累立大功晉帝加九錫封爲

宋公進封爲宋王出鎮壽陽

詳在晉紀

永初元年

庚申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

朝臣宴飲從容言曰

從七恭切 猶休燕也

桓玄篡位鼎

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

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

柳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

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

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

叩屏請見王卽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空

還都王解其意

解音蟹 晚也

無復他言亮卽時奉

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相髀歎曰

相髀歎曰 切拍也

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五

汲古閣

夏四月徵王入輔王雷子義康鎮壽陽義康

尚幼以劉湛爲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卽

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爲文

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出亮 等傳

魏淮南公司

馬國璠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司馬文思

告之魏王殺國璠等連引平城豪傑坐族誅

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當坐魏王

以玄之燕朝舊族

慕容氏 之燕也

欲宥其一子玄之

曰弟子磨奴早孤乞活其命魏主乃殺玄之
西子而有磨奴 六月王至建康傅亮諷晉
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
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
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
書赤紙為詔遜於琅邪第王為壇於南郊即
皇帝位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祕書監徐
廣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
陸狀元通鑑 卷宋末紀 汲古閣

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
之事固不可同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
鄉論清議一皆蕩滌徒歷切洗與之更始出本

紀及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

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
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

禮皆劬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林莫葛切丹陽

郡之邑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

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
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
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追封劉穆之為
南康郡公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
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
之死人輕易我上弋改切魏主聞上受禪
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於今日
始信天道 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陸狀元通鑑 卷宋末紀 汲古閣

朱黼曰聞善而知好見不善而知惡人之
性也為善而樂人之知為不善而畏人之
知中人之情也周處聞三害之語至變節
而為善士曹孟德以素無月旦之評至劫
許子將以求題品豈亦以是哉是以自昔
帝王皆采求鄉論以為取士之本培植清
議以善風俗之原周人之俗連薨比門皆
粹然士君子之行蓋得鄉里薰陶之善東

都之季連頸接踵甘就鈇鉞而不顧者直以一時清議不敢少犯故也劉裕以流蕩無行博俠無恥不為當世之所推許雖已及富貴猶未免介然有遠志之心故其於始初肆赦欲與犯清議鄉論之人一切而蕩滌之與之更始其為一身計善矣獨不念家貧無行不能推擢之法猶用於秦季州郡俱置大中正以攷論士品雖東晉羣

陸機无遺鑑

卷八宋紀

陸南關

二年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為哉

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出本紀 初帝

以毒酒一甕

烏楚切說文也

授郎中令張偉使酖

零陵王

酖直禁切鳩毒

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

乃於道自飲而卒帝令兵人進藥於王王不

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

掩殺之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

臨力禁切哭也出晉紀

上之為宋公也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

陸機无遺鑑

卷八宋紀

陸南關

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

都賓客輻湊門巷填咽

輻方六切車輪轆也湊千候切本作藝謂

衆輻之所共轆咽音因寒也本作聖它放此

瞻驚駭謂晦曰汝名

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

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執傾朝野此豈門戶

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上

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遇病

不療

救咽切疾愈也

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

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管見曰宋益不遠在司馬氏之世師昭廢弑其主以強奪國洛京之禍如何哉乃踵其所為其意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一人心而防後患此亦起於寧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報施豈使人逆理如此邪為人君止於仁高祖之不仁於是為甚矣已殺晉二帝在三年之間人殺已二子在三年

陸叅无通鑑

卷八

宋紀

汲古閣

之後所謂一人防後患者其術不亦疎乎三年徐美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美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博言論

不復以學問為長

傳

三月上不豫羣臣

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

告帝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

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五月帝疾

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

檀徒于切姓也太公為灌桓令其後

氏焉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

御之氣也徐美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

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

陸叅无通鑑

卷八

宋紀

汲古閣

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美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帝殂于西殿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

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
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
敢為侈靡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
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后晉
恭帝女海鹽公主也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
藥發災異屢見頗以自憂遣中使密問白馬
公崔浩曰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
並少將若之何其為我思身後之計浩曰陛

隆狀元通鑑

秦末

漢古

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謦言
自聖代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
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左
右信臣以為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
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萬歲之後
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望息禍無自生矣
皇子肅年將周星明徹溫而立子以長禮之
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召亂

之道也帝從之立太平王肅為皇太子以長
孫嵩奚斤安同為左輔崔浩穆觀丘堆為右

弼帝曰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足以得志於天

下矣嵩實姓拔拔

即後魏也

斤姓達奚

氏觀姓丘穆陵

本拓拔氏

堆姓丘敦

拓拔氏

是時魏

之羣臣出於代北者姓多重復及高祖遷洛

始皆改之舊史患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

以就簡易今從之 以侍中謝方明為丹陽

隆狀元通鑑

秦末

漢古

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

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紀 七月葬武皇帝於初寧陵廟號高祖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

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魏主議發兵取洛

陽虎牢滑臺

上護八切本春秋鄭之廩延邑其城甚固後魏置東郡又改為

臺以為名崔浩諫曰國家今日未能一舉取

江南而徒有伐喪之名臣謂宜遣人弔祭存

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守兵將軍周幾吳兵將軍公孫表同入寇

管見曰宋高祖禦軍戰伐在晉末為能亦

豈司馬懿之比哉使將略絕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譽之又尚威力任機數非

長者之道也獨孝於後母為甚盛而清簡

寡欲嚴整有度被服布素游宴稀嬪御少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四

宋紀

不蓄私藏又詔幼主當朝毋后不得預政

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

右武帝在位三年壽年六十七

營陽王 史曰少帝

諱義符武帝太子也永初三年五月即位

景平元年

癸亥

春正月辛丑帝祀南郊

魏主

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

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魏主南巡

懷微丙辰至鄴 已未詔徵豫章太守蔡

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

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

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

自此以上故室其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

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鑒按

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

沈約論曰蔡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五

宋紀

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

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柔然寇魏邊魏築長

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

柔音茂延長行也南

北曰表東西曰廣

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蠻王梅安

帥渠帥數十人入貢於魏初諸蠻本居江淮

之間其後種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

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為

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為寇暴及劉石亂中原

諸蠻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

北史上
魏奚斤等攻虎牢虎牢被

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

兵轉多毛德祖晝夜相拒將士服皆生剋德

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城陷將士欲扶德祖

出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

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

將軍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奚斤等悉定司竟

隆狀元通鑑

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五月魏主還平

城十一月魏太宗殂壬申世祖卽位

太宗長子

也是為世祖以代人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

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

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

出入卧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

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左光祿大夫崔

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

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

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

聃他甘切姓李名耳
字伯陽諡曰聃周守

史也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

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及

世祖卽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

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

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

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

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

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

辟必益切除也漢張良道引不食穀
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也及科戒

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

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

龍籍

王切道家仙籍之書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

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

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

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于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一百二十人衣食每月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八

源古關

設厨會數千人

西北史
浩本傳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餌仍吏切藥餌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敘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訛吾禾切謬也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

仲祀爰居爰居海鳥也爾雅一名維縣樊光云似鳳凰爰居事見國語莊子云魯侯御孔子以為不智如謙之者其而觴之于廟孔子以為不智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似聖切按論語正義曰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右營陽王在位一年壽年十九

太祖文皇帝上

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封宏都王出為荆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九

源古關

州刺史徐羨之等廢營陽王乃奉王即

位於江陵

元嘉元年

甲子

春正月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

左右狎昵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陛下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負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

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

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性偏傲上傳切

作偏狹意也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意

處之不以為有實用靈運自為不能空參權

要嘗懷憤邑上房吻切下乙及切憤滿而於邑也延之嗜酒放

縱徐美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

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

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胡行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宋紀 派市關

孟切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

美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

各出之為大守奏列義真罪惡廢為庶人出義

真等傳徐美之等以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先

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乃召道濟及江

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

謀告之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

與左右引船為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

詰旦道濟引兵居前詰去吉切美之等繼其

後入自雲龍門邢安泰等先誠宿衛莫有禦

者帝未與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

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美之等

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

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

承大統遷營陽王於吳王至吳止金閭亭六

月己丑美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宋紀 派市關

走出門追者以門關路而弑之路蒲北切倒也斃也春秋

傳晉人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

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

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

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也制其行

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

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

上良刃切下所力切吝嗇也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

有師傳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
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
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敎命又有典籤千廉切官
名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維茂而端
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
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
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昵尼質切此必寐切親近也或
作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宋紀

汲古閣

南史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桓玄
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人無異望
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渝旬夷凶
翦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
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武
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少帝體易染之資
稟可下之質其至顛沛非不幸也
管見曰已之所爲人之所效也孝於親則

欲子孝於我也忠於君則欲臣僕之忠於
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所不
欲人之加諸已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
簡而易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傳
當無異圖死纔二年嗣君愛子相繼弑殺
下少顧惜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啓之矣
其事好還可不信夫可不戒夫

傅亮師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宣都王于江陵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宋紀

汲古閣

美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
美之以荊州地重恐宣都王至或用別人乃
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
七州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
將悉以配之宣都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
哀動左右旣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
哭鳴咽烏結切鳴咽而哽咽也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
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于到彦之王華等

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
宣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美之間傳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卽皇帝位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眞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宋紀 漢書
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旣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冬
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爲主瓚古同切慕瓚阿柴之母弟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

世祖尚幼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
三年下詔暴徐美之傳亮謝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上徒含切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
陸狀元通鑑 卷八 宋紀 漢書
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是日詔召美之亮美之出廓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美之二子又誅晦子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

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折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瑣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氐丁奚切按風俗通云武都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續漢書云羌三苗也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

陸機元通鑑 卷八 宋紀 漢書

西曰服涼北曰平朔二年正月徐美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始親萬機美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燕王以問羣臣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爲雄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三月丙寅魏主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密后之祖也

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而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晦先舉美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曲盡其宜乃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美之傅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美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鬪心臺軍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走至安陸延頭爲戍王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

陸機元通鑑 卷八 宋紀 漢書

檻切

以檻車載遺也於是誅晦晦遜上疾及其兄弟之子

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出晦美之等傳徵謝靈運

為祕書監頗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帝

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

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

相係琳著高屐披貂裘屐竭戰切屬也孔覲音嘗嘗詣

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覲慨然曰遂有黑

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陸莊元通鑑 卷之六 宋紀 汲古閣

管見曰惠琳佛者也佛之教無君無父棄

人倫滅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除

絕不使亂華夏賊民心也 帝以其道為

可行則當削髮胡服以從其教以為不可

行則惠琳髡首黑衣尚不肯改安知父子

君臣之道而佐人主治天下乎

以王華為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

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已相力輟切自謂

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

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嘗官唯人主所與議論

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

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

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

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

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既罷

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

陸莊元通鑑 卷之六 宋紀 汲古閣

喉唇恐後世難繼也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

等皆上所重當時號為五臣弘微瑛之從孫

也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

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

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上欲

封王曇首王華等撫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

無復今日因出封詔以示之曇首固辭曰近

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

國之災以為身幸上乃止

四年帝如丹徒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排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汲古閣

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空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乃分騎為左右隊以倚之上居綺切從後牽曰倚夏眾大潰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入城復夏主公卿后妃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宮墻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最爾國而用民如此最徂外切小貌欲不亡得乎魏主為人壯健鷙勇臨城對陳鷙脂利切廣雅曰鷙執也皆名鷙也陳直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汲古閣

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長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宋紀 汲古閣

考異曰

高祖永初二年九月殺零陵王

宋本紀九月

己丑零陵王薨晉本紀九月丁丑據長曆

九月丙午朔無己丑丁丑今不書日

營陽王

宋本紀高氏小史皆作榮陽滅后謝

晦蔡廓傳作營陽營陽南方郡名也今從

之

太祖元嘉元年正月

宋本紀正月癸巳朔日

有食之宋紀二月己巳宋略二月癸巳今

延壽南史二月己卯朔皆誤也按長曆是

年正月丁巳二月丁亥朔後魏書紀志是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二 宋紀

汲古閣

年無食今從之

六月癸丑徐美之等殺廬陵王義真

宋南史

本紀二月廢義真徙新安之下卽云執政

使使者誅義真于新安宋義真傳六月癸

未美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美之傳亦

云廢帝後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按

長曆六月庚寅朔無癸未蓋癸丑也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太祖文皇帝中

元嘉五年二月魏平北將軍尉

主赫連昌於上邽擒之按本傳鐵弗劉武南

之北人謂胡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號

陸狀元通鑑宋紀

連氏自謂微黑與天連也邽音主

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

以妹始平公主妻之賜爵會稽公魏主嘗使

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

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

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十一月祕書

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唯接

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

仁名位素出靈運下竝見任遇靈運意甚不

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

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

意諷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

會稽靈運遊飲自若為法司所糾坐免官

是歲師子王剌利摩訶及天竺迦毗黎王月

愛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師

國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

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

陸狀元通鑑宋紀

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

聞其土樂因此鼓至因遂成大國焉剌初八

切師子王之名竺張六切西域國名即身毒

也迦居伽切毗頻脂切天竺王號屠同都切

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

專總內外之務又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荆

湘等八州諸軍事帝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

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見隆替安

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空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

出義康等傳

三月立皇子劭為太子 四月魏主將擊柔

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宋紀

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

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魏主詔

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

詰起吉切責問也

陽為德陰為刑故曰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

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

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

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

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

蠕蠕乳究

切狄號也姓郁久間氏即柔然國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高車古赤狄之餘種初號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也願陛下勿疑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

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宋紀

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

林之奇曰違眾議而用人之策以決大事此誠天下之至難善用之則如晉武之於杜預魏太武之於崔浩隋文帝之於賀若弼不善用之則如晉顯宗之於庾亮苻堅之於慕容垂清泰帝之於薛文遇

五月魏主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

紇下反切汗音

史按蠕蠕傳即柔然國紇升蓋乃其號耳猶夏言制勝也可汗酋長之稱猶夏言皇帝也

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魏

主循粟水西行至菟園水上同都切又音土故切按蠕蠕傳菟

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西五十里南北

三千里俘斬甚衆俘芳無切說文軍所獲也西行至涿邪

山涿竹角切邪以奢切字或作涂山各在漢北諸將慮深入有伏

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

魏主不從引兵東還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

陸狀元通鑑卷五宋紀 汲古閣

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十月還

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

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

其貢賦命長孫翰劉潔安原及侍中古弼同

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氍毛爲之

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

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酢

器中鉞徒鼎切說文銅鐵模也酢倉故切酸也或作醋夜有所見即

以鉞畫紙作字以紀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

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服精

美魏主必爲之舉筋或立嘗而還魏主嘗引

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

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

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忿

問切恚於避切怒也恨也然後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

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庭纖懦弱

陸狀元通鑑卷五宋紀 汲古閣

庭鳥光切庭弱纖細也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

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

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

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

行北史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不盡

如鈎星晝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

七年帝自僭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

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遣使告魏

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

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

也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

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水堅合自

更取之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

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七月至須昌乃沂河

西上沂蘇故切逆流而上曰沂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

諸軍悉收衆北渡於是碣噉滑臺洛陽虎牢

陸狀元通鑑卷七宋紀 派古關

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畱朱修之守滑臺尹

冲守虎牢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

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

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

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

北歸必并力完聚

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十月到彥之等

公河置守公余專切緣水而下也魏河北諸軍會于七

女津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沂流奪

其船魏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

侯進攻虎牢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崔模降

魏出彥之仲德等傳十一月加征南大將軍檀道

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

孫道生引兵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

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相護之

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

陸狀元通鑑卷九宋紀 派古關

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彥之先有目疾至是

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

城焚舟棄甲步趣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奔

青兗大擾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蕭承之拒

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魏人疑有

伏兵遂引去彥之坐免官

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

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

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
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以長沙王義欣爲豫

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

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

城府完實遂爲盛藩芍陂久廢爲音酌又音

屬北史後魏咎楚相孫義欣修治隄防引渾

水入陂渾賓彌切水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溉功代切到彥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

陸狀元通鑑宋紀 汲古閣

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他日

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尚書庫

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

人仗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曾

孫也

八年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

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魏

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

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
力攻滑臺執朱修之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

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逐之

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

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

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

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

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

陸狀元通鑑宋紀 汲古閣

道濟全軍而返出本

或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

以測其伏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擣

其虛孫臁之減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

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

有餘也

魏主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十年農戰並修

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魏

主賜慧龍璽書曰知其欲相中害不足介意

帝復遣刺客刺之反為慧龍所得而捨之魏

主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

清儉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郭諸良切通泥淨也

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

浩廉若道生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

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

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一紀汲古閣

張偉等皆賢雋之胄雋千峻切智冠冕州邦

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

敕州郡以禮發遣玄等至皆拜中書博士玄

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

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

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

人詎其據切字宜加三思上蘇暫切參之也

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初魏昭成帝始制

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

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

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

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

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

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

亦深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

增一年刑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淵蠱公切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二汲古閣

巫師為蠱故曰巫蠱春秋左傳注曰蠱惑也殺果五切說文夏羊牡曰殺一說殺臘羊也

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富刑

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

人出北史崔浩傳

九年五月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

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雖貴顯

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

萬米千斛十二月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

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
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
一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布
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卽位公主降號東鄉君
聽還謝氏入門室宇食庫不異平日田疇墾
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
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
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宋紀 汲古閣
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
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獻好樛蒲聞弘微不
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
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
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側賣切
或作理之不充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棄
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
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

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
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魏
李順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謂順曰年衰多
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
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
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箕右之切謂
坐其形如箕隱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此叟
於斯切馮几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懼亡而敢陵侮天地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宋紀 汲古閣
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追止之
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經
涉艱難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
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與敬者身之基也蒙
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諸子皆庸
才也如聞牧犍器性龕立繼蒙遜者必此人
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
聖明也

十年魏主徵陸侯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侯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宋紀十五

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直類切說文怨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卽日復以爲散騎常侍國北史本傳涼王蒙遜卒牧犍卽河西王位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

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賜絹千

匹廐馬一乘

廐居又切馬舍也

進號安西將軍寵待

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前祕書監

謝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

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

孟顗

魚豈切

與靈運有隙表其有異志發兵自

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

放自若廢棄郡事爲有司所糾靈運興兵逃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宋紀十六

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

之上愛其才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

其買兵器結健兒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

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國本傳

魏立徐州

於外黃以刁雍爲刺史

十一年燕王遣尚書高顯上表稱藩於魏送

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

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

步陽羊千口帛千匹

十二年丹陽尹蕭模之上言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通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

陳曰古之爲民者四後之爲民者六所以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八

漢書

廣爲形像以蠹生民之財古之教者處其一後之教者處其三所以使士夫談玄說空以賊生民之心蠹生民之財其禍小賊生民之心其禍大

朱黼曰古今之爲國所急者養民而已自佛氏之入中國窮土木之麗以崇塔寺而民不得以居也裂縑帛之美以製幡綵而民不得以衣也冶銅鐵以範佛像鍾磬鏡

鐸而民不得以用也蠶食者日衆而耕桑之人節身以餽施游惰者安居而服勤之人盡力以爲役民生之益艱而天下之不可爲者未必不由此

十三年正月朔上有疾不朝會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

陸狀元通鑑

卷九十八

漢書

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旣至留之累月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上符霄切又匹妙切輕猾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

收憤怒目光如炬

其呂切如火炬也

脫憤投地

憤側

華切髮有巾曰憤

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

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魏娥清古弼

伐燕攻白狼城克之燕主弘奔高麗初高

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

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

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十四年魏主以民官多貪夏五月己丑詔吏

陸狀元通鑑

秦元

宋紀十九

秦南

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

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

待之貪縱如故

十五年三月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已下者

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

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

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

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

更古衡切官名猶秦中更也

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

宗儒學為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

巾褱侍講

褱古侯切巾謂巾褱謂單衣

資給甚厚又除給

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而史者儒之一

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

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

陸狀元通鑑

秦元

宋紀二十

秦南

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

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替為斷

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

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

算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率敦操

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

治者皆稱元嘉焉

出本紀

十六年二月以衡陽王義季爲都督荆湘等

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季常春月出畋有

老父被苦而耕古詩廉切左右斤之老父曰

盤於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

農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斤老農也

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

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

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陸胤元通鑑卷九 宋紀 二十一 汲古閣

田本 三月河西王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

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

已露不可不誅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

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

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

人皆曰聞其土地鹵瘠上郎古切下秦昔切難

得水草大軍旣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

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

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

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與古弼皆曰

自溫圉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

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上去古切下乃切相問難也

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

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

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廓郡縣

也羣臣旣出振威將軍伊敏言於帝曰被蒲切

陸胤元通鑑卷九 宋紀 二十一 汲古閣

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

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出北史浩傳及附庸傳 六月治

兵於西郊自雲中濟河河西王牧犍聞有魏

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

迎求救於柔然魏主至姑臧見城外水草豐

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管言今果驗

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

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

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
涌余壘切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

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九月河

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

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縛符攬切

唯見其魏主釋其縛而禮之魏主置酒姑臧

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

猷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

陸狀无通鑑 卷九 宋紀 漢古關

也猷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

魏主特愛之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沮

渠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敞與陰興爲國師助

敎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索敞爲中書

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

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

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

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敎授

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

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

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敎雖殊成人一也

陳畱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

書法亦拜中書博士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

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

參典著作浩啓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

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郎浩集諸曆家考校

陸狀无通鑑 卷九 宋紀 漢古關

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徒故切并譏

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

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

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

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太白辰星常

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

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爲

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旣已知之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宋紀二十五

漢古關

妙理至多何須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爲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出允浩等傳

十七年二月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

糾古酉切剔他歷切糾舉

而剔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解之

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執傾遠近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執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劉

陸狀元通鑑

卷九

宋紀二十六

漢古關

斌悲巾切王履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邀結朋黨伺察禁省自是主相之執分矣九月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及其黨劉斌等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出鎮豫章驍騎將軍徐湛之達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

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泣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耶上乃赦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歡

陸狀元通鑑

卷之九

漢書

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田義康傳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

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也詩曰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

十八年前龍驤參軍扶令育詣闕上表稱管袁益一浪切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

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

陸狀元通鑑

卷之九

漢書

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上音集兩雅曰集和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而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

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鉗其淹切以鐵所

能攘逃所能弭滅哉弭母婢切止也是皆不勝其忿

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上章切疾疹以太祖之含弘

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

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鯁古荇切骨

有忠臣謂之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

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斃毗祭切

宋之鼎鑊胡郭切鼎大吁可畏哉

陸叢元通鑑宋紀 卷之九

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

符籙旗幟盡青白是每帝卽位皆受籙謙之

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

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

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

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

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

之高爲功差易帝不從

二十年十一月魏主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

機總統百揆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

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

不立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

二十一年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監

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

政古弼爲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

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帝

陸叢元通鑑宋紀 卷之十

方與給事中劉樹園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

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掣下牀搏其耳毆

其背捽昨沒切說文持頭髮也掣尺列切挽

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帝失容捨碁曰不聽

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

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

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跣先典切徒謂步

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蹇蹶

輦切蹶居月切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

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或以利社稷便

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

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

之芸王分切除苗間穢也春秋左傳芸人之田償辰羊切還也凡耕種二

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

姓名於田首標卑遙切舉也識也又必小切以知其勤惰禁

飲酒遊戲者於是懇田大增魏入中國以

陸梁元通鑑卷九宋紀三十一 派古蘭

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循循其

舊俗所祀胡神甚眾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

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從

之八月魏主畋於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

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擊之帝大怒

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

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

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

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

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

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帝

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席

切一稱為一襲猶言一副衣服也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

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

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

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

陸梁元通鑑卷九宋紀三十一 派古蘭

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菽式

竹切說文豆也或作未象未豆生之形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

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

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通出北史本紀本傳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

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

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

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

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
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
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
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
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
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二十二年正月朔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
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

律

宋紀

卷九

及古

律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何
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
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
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
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並出承天傳及隋志九月
上餞衡陽王義季於武帳岡上將行敕諸子
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盱不至饌十幾少具食也或作簞

時古按切日晚也晏也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

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
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哉太祖之訓

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其隱約莫
若貧賤習其險難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

躬臨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舉其禮
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

播之於九服矣高祖思固本枝崇樹禰祿

陸梁元通鑑

宋紀

卷九

及古

兩切下補抱切負兒衣後世遵守迭遽方嶽及乎泰始

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衾衽者衾去金切被也衽如其切

文字音義云臥席動數十人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

肆民上非善誨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

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之

有眾十餘萬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邴督

諸軍討之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

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

所知憤憤不得志以范曄有俊才而薄情淺

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竟自謂才用

不盡亦常快快不得志乃引與同謀奉璽綬

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

其謀白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熙先望風吐

欵辭氣不撓女巧女教二切謂不屈也上奇其才遣人慰

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

志此乃我負卿也曄在獄爲詩曰雖無稽生

陸梁元通鑑 卷九 宋紀 梁古

琴庶同夏侯瑟曄著後漢史未就初被收本

意謂入獄卽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

更有生望熙先笑之曰詹事疇咎攘袂瞋目

攘人羊切袂彌蔽切謂袖出臂也瞋昌真切張目也躍馬顧盼自以

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

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曄

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等本傳裴子

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

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

禮殆爲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

女九女六二切矜才以徇業累葉風素一朝而墮

嚮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 有司奏

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詔免義康及其

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屬珠玉切附也

籍秦管切簿書也謂所附宗籍沈劭爲安成相領兵防守義

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

陸梁元通鑑 卷九 宋紀 梁古

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空也 初江左

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

郊始設登歌

管見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

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盜而不知

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

其空遭變權而陷誅死之罪嗚呼宋之爲

宋弑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爲股肱所誅一

子又爲兄弟所殺一子又爲孫子所弑一孫又爲篡逆所屠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

二十三年正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嘗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進軍圍林邑 魏主

陸叅无通鑑

卷五十七

宋紀

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空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上女亮切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

許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詔曰晉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上熒絹切目無常主也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

九服之內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復義農之治其一切蕩除上徒浪切滅其蹤

陸叅无通鑑

卷五十八

宋紀

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上居列切詩曰靡有子遺謂無遺餘也出北史紀及

傳

葉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夫上失其道
儒者之道不行然後天下靡然爲異端之
歸者使魏主知其爲邪說殄行而掃除之
不過人其人足矣今也不推原其所以歸
釋氏之教者本於王化之不明乃悉天下
沙門無少長盡坑之夫彼雖異教亦吾赤
子耳吾之教不明使之從異端之學今也
隆狀元通鑑 卷九 宋紀 汲古閣

不待其改而從我乃致之死地何其不仁
之甚也夫老氏之與佛均爲異端耳魏主
以佛法虛誕而與浩重寇謙之而奉其道
非明智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
朱黼曰孟子欲闢楊墨故說諸侯必言堯
舜董仲舒欲去申韓故告武帝使尊孔氏
蓋堯舜之道明則楊墨之害自去孔氏之
道行則異端之說自息示其正者所以禁

其邪德裕之相武宗崔浩之輔太武去浮
屠甚力而不免崇獎老氏是於渭水急流
中自分清濁耳人其誰信之

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分軍誅李
閼叛羌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
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
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
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
隆狀元通鑑 卷九 宋紀 汲古閣
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
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
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
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
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
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
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
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

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

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

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

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

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

能登陴鼓譟蘇到切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

纂偶車牛以載糧械纂作管切纂集而此偶也計千家之

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耦五口切耕牛參合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一 梁元帝 梁古蘭

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

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信宿並如字春秋左傳曰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大 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

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數所服習銘刻由已

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箚利鐵箚古箭切

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

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

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

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

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

而校矣出本 五月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

扶龍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

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

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

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

陸狀元通鑑卷九十二 梁元帝 梁古蘭

還家之日衣櫛蕭然櫛阻瑟切梳比之總名由本傳 初杜

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

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杜坦兄弟從

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

者朝廷以儉荒遇之儉鋤耕切亦作捨吳人馬楚人曰儉賈誼傳曰

國制捨攘晉灼云亂貌 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

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上都奚切漢時匈奴休屠王之子賜姓金

氏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

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諒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僉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傳本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傳首平城餘黨悉平

伊川評二十一年古弼毆劉樹魏主赦其陸狀元通鑑 卷九宋紀四十三 汲古閣

不敬罪曰孟子稱疾不應齊王之召景丑責之以不敬王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蓋齊人之事其君以擎忌曲拳爲敬然苟其心不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則貌敬而心不敬矣善事君者必如孟軻而後可古弼之於魏主至於梓劉樹頭搏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以其貌觀之可謂

大不敬矣而其心則誠欲致君於無過之地魏主譬之築社之役蓋當寒飈而築之時其貌雖若不敬而其心則敬矣人臣之事君宜以此爲法

考異曰

太祖元嘉七年十月崔模降魏宋書云模抗節不降投壘死按後魏書模仕魏爲武城男宋書誤也

陸狀元通鑑

卷九宋紀四十四

汲古閣

九年十二月魏李順使涼

後魏書順初奉冊拜沮渠蒙遜爲涼州牧如有蒙遜不拜及

順使還論牧犍事南史順冊拜蒙遜還拜都督四州長安鎮都大將開府徵爲四部尚書加常侍延和初使涼始有不拜等事今據順云不復周矣明年蒙遜死帝曰卿言蒙遜死驗矣故從南史

十一年三月魏於什門還平城

後魏書節

傳云什門在燕歷二十四年按後魏本紀
神瑞元年八月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
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
年而太延二年馮氏亡矣

十六年九月沮渠牧犍兄子萬年降魏 宋書

氏朝傳曰茂虔兄子萬年為虜內應茂虔

見執今從後魏書

二十年十一月魏主令太子副理萬機 宋索

陸機元通鑑

樂充 宋紀

張古 宋紀

虜傳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語之

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

狸夢其祖父竝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

譏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偽詔曰王者大

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年舊例自今已

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事節小

異今從後魏書

十三年五月檀和之等破林邑 本紀在六

月傳在五六月當是六月賞檀和之等今從
傳

陸機元通鑑

樂充 宋紀

張古 宋紀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

宋紀

太祖文皇帝下

元嘉二十四年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貝博益切海介蟲也古者象形以貨貝而實龜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宋紀

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乃罷之冬十月胡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檀和之擊斬之

二十五年初劉湛既誅庾炳之遂見寵任累

遷吏部尚書執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學急

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訾賓客詬呼蒲切訾力智切怒訾也

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炳之畱令史二

人宿於私宅為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

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

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句古大切乞也或作丐選用不平

不可一二交結朋黨構扇是非縱不加罪故

空出之上乃免炳之官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二

宋紀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上徒耐切風俗通云泰山之尊者一曰岱宗臣遂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時戰切積土為山禪曰封為壇祭地曰禪上悅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

州入空租稅悉給襄陽本傳

二十七年魏主將入寇大獵於梁川帝聞之

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

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偵正切謂覘

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忽也遽也時豫州

刺史南平王鐸鎮壽陽鐸書切遣叅軍陳憲守

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魏人晝

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宋紀 汲古閣

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鈞於衝車之端以牽樓

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

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

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

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攻四十二

日帝遣臧質劉康祖共將兵救之魏主遣任

城公乞地真拒戰質等擊斬之魏主乃引兵

還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

專制朝權魏主以浩監祕書事使與高允等

共撰圖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郊標

上抽通切姓也標其各音卑遙切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浩嘗

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

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注今天

下習業并永敕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

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

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宋紀 汲古閣

欽曰湛標所管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

禍吾徒亦無唯類矣唯作笑切如淳曰無復有活而無食者也青州

俗呼無子遺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

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

詳實立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

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

怒使有司案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

公翟黑子翟亭歷切姓也黑子名有寵於帝奉使并州

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畱宿明旦與俱入朝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

降狀元通鑑

卷七 宋紀

汲古閣

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鼎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

下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勾其生耳實不問臣

臣亦無此言不敢逃亂帝願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之浩惶惑不能對允事

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

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

上徒紅切僕也

凡百二十

八人皆夷五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幾吾欲爲卿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宋紀

汲古閣

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

其季切心動也

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

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僧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陛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

翟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

翟黑子故也

世浩允本傳

東萊評曰崔浩著魏史太武忿其實錄而夷其族其後魏收懲此黨北朝貶江左時人疾之號爲穢史兩人者陋矣無足議焉然爲史者如之何而後可春秋書魯之弑君曰君薨而不地謂弑爲薨者諱惡也獨不言地則其弑可知而不隱矣夫如是故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市關

外足以傳信而內足以示恩誠萬世之法非聖人孰能修之
朱黼曰夫作史以賈直不知諱遜以掇禍
浩固有罪也罪不止其身而且遷怒以及
無辜太武誠驚暴殘忍其夷狄之習未除
矣

上欲伐魏徐湛之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竝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

就不敵檀道濟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

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

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白道濟

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

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礪礪必走滑

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

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

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汲市關

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當如治家耕當問奴
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
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
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秋七月庚午大起軍
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
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
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覲行符到十
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

之切臨誰也使王玄謨進圍滑臺九月辛

卯魏主引兵南救之玄謨士眾甚盛器械精

嚴時河洛之民出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

玄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暱由是眾心失

望攻城數月不下冬十月乙丑魏主渡河眾

號百萬鞞鼓之聲鞞部述切騎上鼓也釋名鞞碑也助鼓節也震

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

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十一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紀源古關

月辛卯弘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

魏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嶠救之安都等與

戰于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

脫兜鍪解鎧兜當侯切鍪莫侯切首鎧也鍪或作鞞鎧可亥切甲之總名

唯著絳納兩襠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

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竹仲切當也

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

係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

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

之知明日安都等復戰安都挺身奮擊流血

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

阻力切說文曰在西方時側也魏眾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

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眾甲午克

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蜂起皆

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柳元景

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壬子魏主至彭城立魏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紀源古關

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攻彭城不克十二月

丙辰朔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

風奔潰已未魏軍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

質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軍潰赴城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

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

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

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宥

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

也奈何去之及臧質來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畱數千人守之

自帥大衆南向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葦與鬼切大葦也通作葦筏房越切筆屬或作撥聲言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宋紀汲古閣

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檐而立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詣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于其上設醢屋魏主不飲河

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

永和請婚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乃竟不成婚

管見曰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易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指蹤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以義恭爲節度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爲元帥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二宋紀汲古閣

乃諂諛貪愎之士也發近邊六州民丁十日卽行則無素養之銳卒也借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虜馬不過江其亦幸而已矣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並出玄謨等傳及本紀胡誕世之反也江

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

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

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死齋牋西切

持遺也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安

處分使者以被擒殺之拾衣檢切覆魏人也

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

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

作浮橋于君山絕水陸道作鐵牀於其上施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三 汲古閣

鐵鏡說文鏡也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魏人以

鈎車鈎城樓城內繫以羈縲上侯格下居登切謂以大索爲

繩如弓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

桶懸卒出截其鈎獲之明日以衝車攻城城

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

城謂相背負分番相代陞而復升莫有退者

殺傷萬計尸與城平三旬不拔魏主燒攻具

退走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

功于質上聞而益嘉之魏人凡破南兗徐兗

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卽加斬

截嬰兒貫於槩上槃舞以爲戲槃色角切長

通俗文曰不丈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鷲歸

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

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

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上卽私切下切莫敢

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四 汲古閣

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初魏中書

學生盧度世玄之子也坐崔浩事亡命匿高

陽鄭熊家吏囚熊子掠治之熊戒其子曰君

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

火焚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

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魏主問曰盧度世亡

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

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度世自出

魏主以爲中書侍郎度世爲其弟娶鄭熊妹以報德 六月魏太子晃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于太子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爲侍中綽昌約切僧綽曇首之子也曇徒甘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陸狀元通鑑 卷十五 宋紀 汲古閣 思理練悉朝典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諸悉人物諸烏舍切說文悉也一日記也憶也舉拔咸得其分及爲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僧傳

二十九年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蘭延和正薛提等正五下切古文雅字以皇孫濬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遣蕭惠話督張永等向稿礮魯爽將荊州甲士四萬陸狀元通鑑 卷十六 宋紀 汲古閣 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 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諭數四六月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上亦之切笑也或作歌秋七月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妬音放切思也以淑妃有寵於上悲恨而狙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

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劬劬更與之善吳興

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

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上鳥

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

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劬等敬事

之遂與其為巫蠱公吐切巫者執左道以亂

之術賦谷琢玉為上形象埋於含章殿前陳慶國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八 梁古蘭

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

家得劬濟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呪職

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 諸軍攻碣

礮累旬不拔張永夜撤圍退士卒驚擾魏人

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

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柳元景薛安

等向潼關魯爽進攻虎牢聞碣礮敗退與柳

元景皆引兵還 魏南安王余不恤政事宗

愛為宰相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

怒十月使小黃門賈周等弑余而祕之唯羽

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

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志正平時事乎

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

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

源賀南部尚書陸麗謀執宗愛賈周等勒兵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八 梁古蘭

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

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魏世祖晚

年佛禁稍弛施是切 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

高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縣眾居

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

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羣所毀佛

圖鼎許亮率皆修復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

五人下髮以師賢為道人統國北史本

三十年正月帝欲廢太子劬賜始興王濬死
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武陵王駿素無寵故
屢出外藩不得畱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
皆爲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
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綽
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
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帝曰
此事至重不可不愍愍三思帝欲立宏嫌其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梁書

非次是以議久不決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
妃以告濬濬馳報劬劬乃謀爲逆使張超之
等集素所蓄養兵士三千餘人呼前中庶子
蕭斌悲巾切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
城劬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
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馳入雲龍門及齊閣
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
旦屏必郢切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

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手捍之上侯軒切五
指皆落遂弑之捍抵也

東萊評曰楚成王多愛欲黜太子商臣聞
而弑之孔子書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顓
者深罪顓之不知禮義而取死也文帝寵
潘淑妃欲廢劬而立宏與成王相去千載
其事無毫髮之異則有子禍不亦宜乎春
秋之所深罪者也可不戒哉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梁書

劬進至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
執刀侍直劬遽卽位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
以防左右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
來咨受軍略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
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
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劬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
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劬書示王曰

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
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
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
人以爲神兵 武陵王戒嚴警衆以沈慶之
領府司馬王命顏竣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
郡承檄翕然響應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
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
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宋紀 派市

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武陵王遣柳元景至
新亭依山爲壘劭使蕭斌統精兵萬人攻之
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
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銜枚止言
語謹肅欲
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一聽吾鼓聲
枚氏狀如箸橫銜之繼結于項 麾下勇士悉遣出關遂大破之劭僅以身免
走還宮劭濟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
宮中稽顙乞恩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

恭上表勸進王即皇帝位劭閉守六門城中
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袞冕
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解甲來降詔斬斌
於軍門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
之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
就取得之斬劭濟父子並梟其首泉堅堯切
斷首掛木
紀及劭傳 秋七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詔求
直言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一 宋紀 派市

皆禁絕叅軍周朗上疏以爲毒之在體必割
其緩處歷下江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爲胡
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令空守
孤城徒費財役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鼠狼
當切說文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蟹下貫
切蟲各說文有二螯八足旁行非蛇蟬之穴
無所 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
能濟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
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

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

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甚宜反

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

金不及百兩炫煥一歲美衣不過數襲人

切一為襲數襲者而必收寶連續集服累

簡積徒谷切說文賈也本作賈何惑鄙之甚

邪且細作始井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

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又設官者空官稱

陸機元通鑑 卷七十一 宋紀 漢市南

事立人稱官置主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且

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

人亦何必列長史叅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

哉書奏忤旨上五故自解去職 侍中謝莊

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臣謂大臣在

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

不上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

之善政於是乎衰 將置東宮率太子率更

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南史論曰文帝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

舉條禁明密內清外晏四海謐加而授將遣

師授乖分闕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將非韓

白而延寇感境及言泄衾衽禍結凶險益有

自而然也

右文帝在位三十年壽年四十七

考異曰

陸機元通鑑 卷七十一 宋紀 漢市南

太祖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己未魏兵至淮

上 魏本紀云丁卯至淮按宋略己未虜至

淮西宋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從之

魏主設黿屋於瓜步山

魏帝紀云癸未車駕

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謂此也今從宋

書

二十八年六月魏太子晃以憂卒

宋索虜傳

云熹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

衆壽歸聞知大加搜檢見懼謀殺壽壽乃
詐死使其近習召見迎喪於道執之及國
單以鐵籠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云地謀
殺佛狸見殺宋略曰壽既南侵見浮于內
謀欲殺壽壽知之歸而詐死見迎喪見
至執之單以鐵籠捶之三百曳於叢棘以
殺焉又索虜傳云見弟秦王烏奔肝與見
對掌國事見疾之訴其貪暴壽鞭之二百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書

二十九年二月甲寅魏主被弑

宋書作庚申

今從魏書

五月詔蕭思話等北伐

索虜徐爰張永傳竝

云王玄謨亦北伐玄謨傳中不曾行蓋脫

誤魏紀載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

梁坦及督安生軍于京索龐萌辟安都寇

恒農都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此數
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
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宋略有城質遣
橋元景徇蒲坂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
宋略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宋紀

世祖孝武皇帝

諱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也封武陵王為

雍州刺史遷江州刺史總統眾軍元嘉三

十年二月元凶劭弒逆王率沈慶之會兵

討劭四月即位於新亭

孝建元年甲午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宋紀一漢古

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

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

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乃分揚州浙東五郡

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

鄧州治江夏鄧以并切三國時魏文帝以江

宋武帝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鄧州治江夏太傅義恭議使鄧州

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

正對沔口上瀾竟切沔水出武都東通接雍

梁寔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

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

虛耗火到切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七

月庠子魏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興光

二年沈慶之請老乃至稽顙泣涕上不能奪

聽以始興公就第上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

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

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六月壬戌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宋紀一漢古

改元太安

林之奇曰尚之之勸慶之正如李陵之勸

蘇武使降匈奴也已降匈奴亦欲他人之

降已則致仕而復起亦欲他人之復起是

所謂小人以已方人已為小人亦欲他人

之為小人也

三年以宗慤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

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

陸贄元通鑑

卷三

朱紀

方鎮者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愆為豫州吳喜為典籤愆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愆大怒曰宗愆年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十季為系十系為銖輪郭謂錢之形制也按漢書云周景王鑄大錢文曰寶與五銖錢同用費無利故貨肉好皆有周郭與五銖錢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上卽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

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上余專坊

青金也下先的切銀鈔之間也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

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上尹

疎切騰貴也朝廷患之去歲奉詔錢薄小無輪郭

者不得行民間喧擾是歲始興郡公沈慶之

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

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偽去春所禁

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

陸贄元通鑑

卷三

朱紀

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上北角切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已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藏才浪切物所蓄也實為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

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

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耳議者又以

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

空虚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

弊賑國舒民賑章刀切贍也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

悉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

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

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民懲大錢之改

若長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出本傳及隋志

大明元年上自卽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丹陽尹顏竣以蕃朝舊臣數懇切諫爭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才足幹時舊恩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詔以竣爲東揚州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宋紀

汲古閣

刺史竣始大懼

大明三年賜死本傳

二年魏設酒禁醕酤

上女亮切醕也下古暮切賣也

飲者皆

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鬪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賊滿二丈皆斬

出北史本傳

魏高宗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室中

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

上居列切攻發人之私也

帝省

陸狀无通鑑

卷五

宋紀

汲古閣

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

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
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謂群臣曰
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
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
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
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
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嘗使諸子樵採以自給
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
陸衆元通鑑 卷七 宋紀 梁古

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
言其貧乎卽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
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
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固辭不許帝重
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出允本傳 游雅常曰前
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
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
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

順其言呐呐奴骨切本作訥延鈍也 不能出
口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
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
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旨臨青司徒聲嘶股栗
殆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已高
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
亮人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此非所謂
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
陸衆元通鑑 卷七 宋紀 梁古

於都坐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
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卧見衛青何抗
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
吾旣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
以致慟於鮑叔也 帝不欲權在臣下分吏
部尚書置二人以都官尚書謝莊庶支尚書
顧覲之爲之又省五兵尚書初晉世散騎常
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

人皆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覲司徒長史王或爲之侍中蔡典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旣而常侍之選復舉選部之貴不異出典與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爲掾屬三公參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宋紀

源古

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黨虛矯切宜也不可抑止于進務得兼加諂黷徒谷切藝也易上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

也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跌徒結切放蕩也帝初踐阼存故切主位也擢爲僕射居顏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卽望宰相旣而遷護軍快快不得志挾倚兩切情不足也累啓求出上不悅自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旣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九 宋紀

源古

議時政上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託孟切林也僧達令昇棄之昇與居切說文共舉也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閣反上東閣切上因誣僧達與閣通謀收付廷尉又時遮切賜死出本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傳說去版築爲殷相明黜幽敬與章切舉也仄古側字幽隱也仄陋也唯才是與逮于二

漢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
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途也
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
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藉慈
依用相陵駕因此相公與專切遂爲成法周
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
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
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
陸機无道鑑 卷十一 宋紀 梁古園
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之分本無華素之隔
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降
及季年專限閥閱上房越切下欲雪切自
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
之室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
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寒
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廢於禁切
作蔭 初上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蔡閑

爲典籤及卽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
通事舍人時上親覽朝政凡選授遷徙誅賞
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
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天下輻湊吏部尚
書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覲
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
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覲之常以爲人稟命
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
陸機无道鑑 卷十一 宋紀 梁古園
不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
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出覲之傳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思之亦潛爲
之備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使垣闐襲誕誕
擊闐殺之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宮帷之醜
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林親
在建康者竝誅之誕以中軍長史濟陽范義
爲左司馬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

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
廣陵陷死之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
范義素善收歛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
何故敢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
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東萊評曰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是以欲知其家善
不善之積觀其子孫所為則瞭然如目觀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漢書

矣宋室八傳僅六十年而已元凶劾至於
弑其父孝武至於通其母皆覆載不容之
惡曠古所未聞也然則武帝之所積亦可
知已欲其世祚靈長得乎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魏

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 徵顏師

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

納貨賄家累千金上嘗與之樗蒲

上抽居切
博局戲名

謂博塞呼盧也劉毅家無上擲得雉自謂必
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勝師伯次擲得盧上失色師伯遽歛子曰幾
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五年正月朔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
義恭奏以為瑞上悅義恭以上猜暴懼不自
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得免於禍上
敗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
以祭信或虛執不奉旨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漢書

書之吏執為
信或作架須墨敕乃開上後因燕飲從容

曰卿欲効郅君章邪

郅之曰
切姓也

對曰臣聞王者

祭祀收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

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

門耳 魏大旱詔州郡境內神無大小悉灑

掃致禱俟豐登各以其秩祭之於是羣祀之

廢者皆復其舊

六年正月丁未策秀孝于中堂楊州秀才顧

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衍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覽之惡其諄也投策於地夏四月淑儀殷氏卒上痛悼不已精神爲之罔罔頗廢政事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及廢帝卽位復舊南徐州從事史范陽祖冲之上言何承天元嘉曆疎舛猶多更造新曆以爲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隆泰末通鑑 卷五十六 梁書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爲辰首位在正北虛爲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又日辰之號甲子爲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上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上晏駕不果施行七年上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已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儻庚

切人罵僕射劉秀之爲老慳丘閏切顏師伯爲露齒貌慳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陪以爲歡笑踞也又寵一崑崙奴崑公渾切令其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媒思列切慢也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耽丁含切蔡尚書免昵戲上尼質切去隆泰末通鑑 卷五十六 梁書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六月上旣薨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故用爲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佗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

妾耳上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

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行胡郎切又善騎射而

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

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

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

嬖妾幸臣雙博計切愛也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

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

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語豈切

陸狀元通鑑 卷主 宋紀 七 梁古

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公

得此已為過矣

八年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

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終

日酣飲少有醒酣胡甘切酒樂也時常憑几

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

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上賞是切下徒果切懈弛而怠惰也

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太子即皇帝位

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大

子受之傲惰無減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

不咸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葬孝武皇帝于景寧陵廟號世祖 罷南北

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

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慨口蓋切大息

也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

改古典所貴今損宮始撤直列切山陵未遠

陸狀元通鑑 卷主 宋紀 八 梁古

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

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

不從

東萊評曰古今議者謂秦始皇漢武帝無

道之事如出一人而興亡異者二世裕父

之蠱而昭帝蓋前人之愆故也今蔡興宗

之論乃如此者獨何與善乎楊終之言曰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貶之以其不毀而無

傷於民也昭公舍中軍而春秋褒之以其
不舍則有害於民也嗚呼後世繼體守文
之君於其父之政視春秋之褒貶則知所
從違矣

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與巢尚之等雖受遺輔
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
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
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

陸曄元通鑑

卷五十九

宋紀

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

上逡緣切下何庚切銓簡而衡平也

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興皆惡

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畱

之建康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

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

腹那得生寧馨兒太后遂殂是歲宋之境

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

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東方朔郡連歲

早飢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
者什六七

右孝武帝在位十一年壽年三十五

考異曰

孝武帝大明六年四月殷淑儀卒

南史云殷

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密取

之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或云肯妃

是殷瑛家人人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今從

陸曄元通鑑

卷五十九

宋紀

宋書

宋紀

太宗明皇帝

諱或文帝第十一子也封湘東王壽寂之等既弑廢帝乃奉王卽位

泰始元年乙巳春正月廢帝改元永光 自孝

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商貨不行二月更鑄

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

陸狀无通鑑 卷主 宋紀 汲古閣

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鑄謂之未子磨莫婆切鑄良

據切磨礪而錯鑄也未盧對切錢名五月魏高宗殂 初魏

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

楚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

民心復安顯祖弘卽皇帝位時年十二馮太

后臨朝稱制 六月魏開酒禁 秋七月廢

帝幼而狷暴上古操切偏急也又古縣切及卽位始猶難

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

帝年漸長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

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稍不能平所幸

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閹衣廉切奄法興常

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

餘招切爾雅云徒歌謂之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

中有二天子法興爲真天子官爲廢天子廢

嬰切僞物也或作修帝遂賜法興死初世祖多猜忌疑也

王公大臣重足屏息上必郢切屏絕氣息也莫敢

陸狀无通鑑 卷主 宋紀 汲古閣

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

日始免橫死矣橫胡孟切猶枉也甫過山陵義恭與

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

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切怖

也失氣也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

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

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乃發其

事帝自帥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別遣使

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紀本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宋紀 汲古閣

盈三寸大小稱此謂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繼環錢貫之以縷鵝五河切錢名宋廢帝置然切環胡關切錢名宋廢帝置其錢劣於鵝眼縷龍主切說文縷也入水不沈

隋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居六切說文在手曰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出隋食貨志

帝良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拘舉朱切雷也毆易后切擊也通作毆曳餘制切牽也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尤肥

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禧性凡劣謂之驢王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以藥賜子勛死長史鄧琰曰先帝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當以死報効勿主昏暴社稷危殆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廢昏立明耳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先是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宋紀 汲古閣

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厭以涉切廣雅云鎮也明旦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宗越等久在殿省眾所畏服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良越等不敢發帝素惡主衣壽寂之見輒切齒湘東王或主衣阮佃夫阮虞遠切姓也佃夫其各佃當練切以弑帝之謀告寂之及姜產之等皆響應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竝聽出外裝束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群巫及

綈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

竹用切不當也

帝走寂之追而弑之

湘東王卽皇帝位其廢帝時昏制謬封竝皆刊削

立妃王氏爲皇后以王景文爲尚書僕射

后兄也

罷二銖錢禁鵝眼綆環錢餘皆通用

袁顗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宋紀

漢古關

二年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沈攸之爲尋

陽太守將兵討子勛鄧琬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卽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

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等數郡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事當濟不

府九切與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

上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鄧琬遣豫州刺史劉胡帥衆東屯鵠尾

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琬以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來入鵠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懦

懦女教反畏恐也

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惟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明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宋紀

漢古關

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軍敗退於錢溪因委顗去顗走至鵠頭戍主薛伯珍

斬送其首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惟已帥所領獨返

惟速處分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初廢帝使荆州錄送前軍長史張悅至湓口子勛以爲

吏部尙書至是悅詐稱疾呼琬計事斬之單舸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諸軍至尋陽斬

史 4—668

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勛子勛及

初袁顗為雍州刺史說蔡興宗曰舅今宜

山居陝西顗在襄沔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

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臣臨不測之禍乎興

宗曰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

得弭外豐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

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故廢帝之世衣

冠懼禍威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

陸狀元通鑑卷主七宋紀汲古閣

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魏初立郡學置博

士助教生員從高允李訢之請也十月徐州

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

元怙兗州刺史畢眾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

太守常珍奇竝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

示威淮北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

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

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執

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考之國計

尤宜馴養上不從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

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

救魏遣尉元孔伯恭等出東道救彭城西河

公石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張永沈攸之進

兵逼彭城元使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

其糧道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徒困切會天

陸狀元通鑑卷主八宋紀汲古閣

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

太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

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

枕尸六十餘里枕之任切謂尸首相據于地也永與沈攸之

僅以身免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

我愧卿甚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

地出安都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

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

毫釐其差遠矣毫呼刀切釐力之切孟康曰毫兔毫也十毫為釐太

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

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上苦管切誠實也莫不感

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塞開寓王

矩切寓宙也亦作宇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東

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

忽為戎條式竹切忽謂迅疾也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

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高祖蟣虱生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宋紀 梁古蘭

胄經啓疆場上居良切界也下羊益切畔也後之子孫日蹙

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蹙子六切迫也詩曰今也日蹙國百里播穫也穫刈也音黃郭切書曰厥父播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初尋陽

既平帝以詔書諭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聞

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復以為青州刺史至

是為王人所攻遣使請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上遣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道成收養豪

俊賓客始盛魏之人彭城也垣崇祖將郃曲

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朐山戍

主垣崇祖亦自彭城奔朐山往依蕭道成榮

祖少學騎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

榮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此

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

異犬羊乎出齊紀及崇祖等傳魏長孫陵至東陽沈

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

悔怒閉城拒守 馮太后還政於魏主魏主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宋紀 梁古蘭

始親國事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

汚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四年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太

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

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朝

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

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

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虱無離叛之志
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
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
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
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
其衣送平城魏主宥之重其不屈拜外都下
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魏
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
陸叢无通鑑 卷三十一 宋紀 梁古園
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爲三等輸
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輪它州
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
至是悉罷之由是民少贍給
五月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
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粟爲
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魏主竝許之於是
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出隋志

朱黼曰先王度地而受民料民以制食因
口之多寡而賦之地故有夫井之定數因
歲之豐耗而給之食故有黼鍾之定法尺
地有餘則必有頒地不及之民一夫不耕
則必有口食不給之民惟其計較品節於
細微之中是以地無曠土民無失業也自
佛教入中國民之游惰者盡歸沙門於是
天下多不耕之民自魏顯祖聽民入粟爲
僧祇戶於是天下有不耕之地聽民之犯
罪得入爲浮圖戶於是天下有人主不得
役使之人魏宮傑室綿山亘谷者浮圖氏
之廬也風雨不庇之民不得而居土腴沃
壤連阡竝陌浮圖氏之田也轉徙執事之
民不得而耕腐紅流脂珍羞美饌其所以
自奉者常有餘而官不得以假用童衣奴
服飽食群居所以使令者常有餘而官不

得以服役一郡之中僧戶僧地十常居二

三至求所以裕民富國足兵者及屢歎吁

嗟而不得術獨不可改歟然曇耀如初輪

粟之請猶以遇凶歲卽以賑給今雖凶歉

不得而用也曇耀始於酒掃之請猶以民

有重罪及沒入官奴者今雖貧民不得而

止也流弊日甚上下相顧而不敢議何哉

十二月分荊州之邑東建平益州之巴西梓

潼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宋紀 汲古閣

潼郡置三巴校尉治白帝先是三峽蠻獠

切西南夷歲爲抄暴故立府以鎮之上以司

徒叅軍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謙將之

官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

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開

布恩信蠻獠翕然懷之俞許及切競餉金寶

謙皆慰諭不受

六年二月令百官皆獻物始興太守孫奉伯

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旣而原之 魏

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

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上胡谷切與

者以從坐論虛昆切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

狀者隨所糾官輕重受之張白澤諫曰昔周

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

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

闕望缺規切忠臣懈節如此而求事簡民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宋紀 汲古閣

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

魏主乃爲之罷新法固北史

七年春二月初上爲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爲

世祖所親卽位之初義嘉子勛之黨多蒙全

宥尤敕切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

忌忍虐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休

祐休仁休若皆賜死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

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

和秦始之閒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
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時上
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爲上所忌
故得全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
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
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
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與以
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宋紀 淑古廟

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
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
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王孤立
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
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
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噬時制搏狸之鳥
非護異巢搏伯各切擊也狸切太宗保字螟蛉
剿拉同氣螟忙丁切蛉力丁切說文曰螟蛉桑蟲也或作蠕剿子小切絕也或

作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
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亾之君未嘗不先棄本
枝嫗煦旁孽嫗威遇切說文母也孽魚列切庶孽也猶木之有孽生推
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轡兵切
馬轡也并或音卑政切 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
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
揃子踐切揃滅 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
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宋紀 淑古廟

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東萊評曰親親而踈踈天之理也明帝縱
一已之私愆親其所踈而踈其所親天理
盡滅以此爲國又安能久存乎
以淮陰爲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
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
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
發淹畱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

長之祚禍難將與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

太子左衛率

率與帥同

八月魏顯祖聰睿夙成

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

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

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

時譽欲禪以帝位會公卿大議任城王雲曰

陛下方隆太平臨履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

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若更授旁支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宋紀十七

汲古閣

恐非先聖之意時太子宏生五年矣帝以其

幼故欲傳位于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

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

成王之事帝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

何不可乃奉皇帝璽紱

上思氏切王者之印下分物切印之組也

傳位於太子高祖即皇帝位

顯祖長子是為高祖孝文皇帝

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癰高祖親

吮

癰於容切癰瘡吮祖充切漱也

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

聞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羣臣奏曰

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

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

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上皇徙

居崇光宮在北苑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

西山與禪僧居之

出北史本紀

上以故第為湘

宮寺構極壯麗巢尚之入見上謂曰卿至湘

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宋紀十八

汲古閣

侍郎會稽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

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

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上怒使人驅下殿愿

徐去無異容上好圍碁碁甚拙與第一品彭

城丞王抗圍碁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

抗不能斷上終不悟好之愈篤虞愿曰堯以

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上雖怒甚以愿

主國舊臣每優容之

出本紀本傳

泰豫元年二月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執必爲宰相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景文死手敕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景文正與客碁叩函看上胡說切置也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歛于內奩畢內讀日納盛力鹽切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飲藥而卒文傳四月上殂太子卽皇帝位

陸機允通鑑

卷主

宋紀十九

梁古關

時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沈攸之自以才略過人自至夏口以來陰蓄異志及徙荊州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爲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部勒嚴整常如敵至重賦歛以繕器甲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養馬至二千餘匹治戰艦近千艘倉廩府庫

莫不克積士子商旅過荊州者多爲所羈留羈居宜切馬絆也言牽制而留之如羈馬之義四方亡命歸之者皆蔽匿擁護所部或有逃亡無遠近窮追必得而止舉錯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爲政刻暴或鞭撻他達切士大夫上佐以下面加詈辱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內盜賊屏息夜戶不閉

右明帝在位八年壽年三十四

陸機允通鑑

卷主

宋紀二十

梁古關

蒼梧王

諱昱明帝太子也泰豫元年四月卽位

元徽元年

癸丑

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

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又詔縣令能靜一縣刦盜者兼治二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

史國北史本紀

二年夏五月桂陽王休範反帥衆發尋陽右
衛將軍蕭道成將兵出屯新亭治城壘未畢
休範軍已至新林道成使高道慶陳顯達王
敬則帥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休範遣其將
丁文豪將兵趣臺城趣遠須切嚮也自以大衆攻新
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休範白服登城
南臨滄觀校尉黃回與張敬兒謀詐降以取
之乃放仗大呼稱降休範喜置回敬兒於左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宋紀

源古閣

右時休範日飲醇酒

上殊倫切不澆酒也

回見休範無

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
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其將杜黑
騾攻新亭甚急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之
斬黑騾及丁文豪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
建康出休範傳及齊紀六月魏詔曰下民凶戾不
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上戶臘切閉門朕爲民
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

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 魏顯祖勤于爲
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諸曹疑事
舊多奏決又口專詔敕或致矯擅上皇命事
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爲疑奏合則制可
違則彈詰上唐干切糾也下去吉切問也盡用墨詔由是事
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鞠居六切窮理罪人也
或內繫積年群臣頗以爲言上皇曰滯獄誠
非善治不猶愈于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

陸狀元通鑑

卷五

宋紀

源古閣

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

囹圄經切周獄名呂切

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由是因繫
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
延興以後不復有赦開北史本紀
三年以袁粲爲尚書令加護軍將軍褚淵中
書監蕭道成尚書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四年二月魏馮太后內行不正以李奕之死
怨顯祖密行鳩毒夏六月辛未顯祖殂壬申

大赦改元承明堊顯祖于金陵諡曰獻文皇帝太后復臨朝稱制

右蒼梧王在位四年壽年十五

順皇帝

諱準明帝第三子也封安成王蒼梧王見弑蕭道成奉王卽位後禪位于齊

昇明元年丁卯春正月魏改元太和夏四月

蒼梧王數出游行營署巷陌無不貫穿小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梁古蘭

忤意卽加屠割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慘七切

愁不申也殿省憂惶食息不保帝立蕭道成于室

內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歛板曰老臣

無罪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壘通節切一

箭便死後無腹射不如以脰箭射之脰薄切

帝乃更以脰箭射正中其齊通作大笑曰此

手何如帝忌蕭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

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于國

若害之誰復與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謀廢立命王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

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詞伺機便

詞呼政切又火迴切知處告言也秋七月戊子夜帝令玉

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

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不閉廂下良相

逢值無敢出者宿衛竝逃避內外莫相禁攝

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梁古蘭

取帝防身刀刎之已丑旦道成以太后令召

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

家事何以斷之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

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

當王敬則拔白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蕭

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

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

及熱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

此手取事授道成乃備法駕迎立安成王以太后令追封昱爲蒼梧王安成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旣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八月詔袁粲鎮石頭粲性冲靜每有朝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梁古蘭

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卽時順命十月初魏徐州刺史李訢事顯祖爲倉部尚書信用盧奴令范攔匹眇切訢弟左將軍瑛於京切諫曰攔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財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腹心之事皆以語攔後攔知太

后怨訢乃告訢謀叛訢與攔對辯謂攔曰汝

今誣我我復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爲耳乎攔曰攔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之於敷攔何爲不忍於公訢慨然嘆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十二月初荊州刺史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檄遣道成書以爲交結左右親行殺逆吾不知子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梁古蘭

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旣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惱懼道成入守朝堂命右衛將軍黃回督諸軍以討之湘州刺史王蘊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道成聞其謀遣軍主蘇烈等將兵助蔡守石頭使王敬則收輜殺之遣軍主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并力攻蔡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蔡下城列燭自炤謂其子最曰本

第一本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
借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入以身衛祭
僧靜直前斫之祭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
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
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
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粲簡淡平素而無
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
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卧門無雜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宋紀

汲古閣

寶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出粲本傳

裴子野論曰

袁景倩

切舍仙

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

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舊條散落危而不扶
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
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
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散之傳

沈約論曰夫

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

固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
無可憚之資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
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
習及覲歡愜候憐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
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
憑社貴狐籍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
之効執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
盛衰權倖之徒惛憚宗戚

惛憚涉切懼也

欲使幼主

陸狀元通鑑

卷三

宋紀

汲古閣

孤立承竊國權備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
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此矣 沈攸之
兵至夏口蕭道成出頓新亭謂泰軍江淹曰
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
寡公雄武有奇畧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
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
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
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縉紳

不懷四敗也

紳失人切帶也指或作續棟也棟笏于紳也

懸兵數

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

林豺

皆切狼屬狗聲狼似犬頭自頰高前廣後

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

談過矣

二年黃回等軍至西陽汭流而進攸之素失

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其後

去者不息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

諸將皆走張敬兒勒兵襲江陵誅攸之二子

陸狀元通鑑

卷主宋紀二十九

源古閣

四孫攸之至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

界皆縊于櫟林

上來切

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

乃送建康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

召驃騎長史謝朓

敷尾切

屏人與語久之朓無

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朓難之仍取燭遣

兒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右史王儉知其指

它日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

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宜禮絕羣后

微示變革儉乃唱議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

進道成假黃鉞

王伐切斧也

大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傅領揚州牧

出朓等傳

尚書令王僧虔

奏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大明中卽以宮縣

合和鞞拂

上部迷切釋名曰鞞拂也鞞助鼓節也呂氏春秋曰帝嘗令人作鞞

鼓之樂下

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又今之清商

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

左彌貴中庸和雅莫近於斯而情變聽移稍

陸狀元通鑑

卷主宋紀三十

源古閣

復銷落十數年間亾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

雜曲煩淫無極宜命有司悉加補綴朝廷從

之

綴陟衛切連也出本傳及隋樂志

臣光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彊禍亂相

繼至丁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

糾合同志起于草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

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興晉室

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

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
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
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
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于斯時者
也然區宇未一躋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
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于爲治子
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
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津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宋紀 梁市關

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于禍豈非文有
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
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
之有
南史論曰夫盡人命以自養蓋惟桀紂之行
觀夫大明之世孝武年號其將盡人命乎雖周公
之才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是言之得歿爲
幸矣明帝任猜疑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

枝飲不待慮既而本根不庇幼主孤立下無
磐石之託上有累卵之危神器傾移靈命推
改斯蓋履霜有漸矣

右順帝在位二年壽年十三宋八主

五十九年起庚申終戊午

考異曰

太宗泰始元年七月華願兒言於廢帝曰官

爲鴈天子宋書作應天子宋畧作鴈天子按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宋紀 梁市關

字書屬僞物也韓愈詩曰居然見真贋書

或作鴈今從宋畧

三年正月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後

魏帝紀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屬宋

索虜傳曰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執

文秀道固又下書曰淮北三州民自天安

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已前罪一切

原免按青州破在五年淮北三州蓋謂徐

司豫王寅二十日壬子三十日也

泰豫元年二月王景文飲藥而卒

南史八帝

使謂景文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
延請于宅之若使者有此語則坐客不容
不知更終禁局又曰景文酌酒謂客曰此
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按焦度勸拒命
必不對坐客言之何得死時客猶在坐也
今從宋書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宋紀

汲古閣

蒼梧王元徽四年六月魏馮太后鳩顯祖元

行冲後魏國典云太后伏壯士于禁中太

上入謂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

外恬然不以爲怪又孝文終不之知按後

魏書及北史皆無殺事而天象志云獻文

暴崩實有鳩毒之禍今從之

順帝昇明元年十二月戴僧靜殺袁粲父子

南史云僧靜膏刀直前欲斬之子最叫抱

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

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

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窆墳肫永就山

丘僧靜乃并斬之按時僧靜掩粲不俛挺

身直往安肯容粲作啓從容如此宋書皆

無此等事今不取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宋紀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齊紀

太祖高皇帝

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蘭陵人漢相何二十四世孫宋順帝昇明三年爵爲齊王尋受禪卽帝位於南郊國號齊改年曰建元

建元元年

未巳

正月以江州刺史蕭嶷爲都督

荆湘等八州諸軍事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齊紀

汲古閣

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罷遣

三千餘人府州儀物務存儉約輕刑薄歛所

部大悅

太傅道成以謝朓

敷尾切

有重名必

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

故事因曰石苞

布交切

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

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

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

彌高道成不悅以朓爲侍中

二月以太傅

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加九錫 褚

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

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

部儉時年二十八 四月進齊公爵爲王宋

順帝下詔禪位於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

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

迎帝太后懼自率閹人索得之

闔衣廉切又衣檢切宮中

者 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

陸狀元通鑑

卷三

齊紀

汲古閣

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

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

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是日百僚陪位侍

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引枕卧乃

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

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

右光祿大夫王琨

公潭切

曰人以壽爲歡老臣

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

嗚咽不自勝司空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卽皇帝位于南郊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仿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後衛士殺王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

太子贍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爲政於

前撫軍行參軍劉嶽切對曰政在孝經凡

宋氏所以亾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深衣

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

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

世 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

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

細制苛音胡細也以崇簡易又以爲交州險遠宋

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

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

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崔祖思亦

上言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則悖逆禍亂所

由生也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宜

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

樂依方習業若有廢惰者還故郡經藝優

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

下猶安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

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

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深衣

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

如字一從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

勞擾會稽太守聞喜王子良上表極陳其弊

以爲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爲之期會則人

思自竭若有稽遲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

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

悉停臺使員外散騎郎劉思効上言宋自大

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

民嗷嗷

牛刀切衆口愁也

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

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

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或

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於是詔

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上

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

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

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點尚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漢書

之孫也淵母朱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

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

故點云然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

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

地四方輻湊

上方六切湊或作輻輳共轂也謂衆輻之所輳必也持

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

爲京師也乃止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

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

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

志朝脯給膳

脯奔謨切日加申時膳時戰切具食也

朔望致牛

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

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

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

重情同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

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

徐始中

徙其單族於代多允之婚媾流離飢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漢書

寒允傾家賑施各得其所隨其才行薦之於

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

新舊必若有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年九十八而

卒贈賻甚厚魏初存亡蒙賚皆莫及也

二年二月魏遣梁郡王嘉隴西公琛河東薛

虎子

琛丑林切

入寇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

崇祖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

塹七

七龍切

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必恐

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

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決堰下水魏攻城

之眾漂墜壑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上賞是切爾弛也下文運切紊

亂簿籍訛謬上詔黃門郎虞玩之等更加檢

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偽日

甚何以釐革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

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

陸狀元通鑑齊紀 卷五十八 梁南

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愚謂宜以元

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

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上從

之 是時齊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

十縣千四百八十五 自晉以來建康宮之

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

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

立都牆 魏梁郡王嘉帥眾十萬圍胸山胸

山戍主玄元度大破魏師臺遣軍主崔靈建

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其日火

解選職許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

選上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

蟬冕不宜過多冕美辨切冠也蟬冕者附蟬為文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

也 臣與王儉既已左珥珥忍止切 若復加戢則

八座遂有三貂貂丁聊切貂者取其有文而若

陸狀元通鑑齊紀 卷五十八 梁南

帖以驍游亦為不少乃以戢為吏部尚書加

驍騎將軍 十一月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

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為救疾實行寬暴

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囚病必先

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正忍切說文視也 驗遠縣

家人省視然後處治上從之 十二月以褚

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上之亮切征掩蔽也

虜功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

人崩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

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學而性韻剛疎撰宋

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

三年春正月魏人寇淮陽上遣周盤龍等救

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掠力灼切民皆驚走

渡江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稍色

角切長矛也或作槩披音昔彼切裂也靡散也魏數萬之衆莫敢當

者殺傷萬計魏師遂敗退沙門法秀以妖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齊紀 梁古關

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苟頽率禁兵收掩悉

擒之魏主還平城有司因法秀加以籠頭鐵

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

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上

使車僧朗使於魏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

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

匡輔貽厥子孫時宜各異耳魏以薛虎子

爲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

庫虎子上表以爲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

彭城竊唯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

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

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

通流足以溉灌居代切下古若以兵絹市

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

半兵芸植芸種而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

捍邊上侯肝切衛也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齊紀 梁古關

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貯丁

呂切五稔之後稔如甚切廣雅穀帛俱溢夷

溢切滿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

之虎子爲政有惠愛兵民懷之

四年三月上召司徒褚淵尚書右僕射王儉

受遺詔輔太子上殂太子卽位高帝沈深有

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敕

中書曰留此正是典長病源卽命擊碎仍按

檢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

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七月南康公褚淵

立世子侍中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

爵讓其弟纂屏居墓下終身貞符非切姓也

魏以荆州巴氏擾亂以鎮西大將軍李

崇為荆州刺史敕發陝秦三州兵送之崇辭

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

靖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齊紀 汲古閣

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

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

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

之警烽數容切燧徐醉切說文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顏師古云夜曰烽晝曰燧

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

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

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

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

諸州皆効之自崇始也

右高帝在位四年壽年五十六

世祖武皇帝

諱贍字宣遠高帝長子也建元四年三月

即位

永明元年癸亥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

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

依三年之制三月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有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齊紀 汲古閣

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如羊切說文禳禳祀除癘殃也古者禳

人禁于所造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

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固本車

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

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州夢一胛熱為

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

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

至天上聞而惡之徵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

此物誤我丁酉殺敬兒并其四子 七月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
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
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儉作
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
儉卽日毀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
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
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齊紀 深古關
二博基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
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
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主公台已而皆如其
言 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
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內藏之寶使
賈人鬻之於市纘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
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纘
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慙而止 魏齊州刺史

韓麒麟爲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公
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
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
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
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北史
二年春正月以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
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
賓客才雋之士 通千八曰 皆遊集其門參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四 齊紀 深古關
軍范雲蕭琛任昉 分兩 王融蕭衍謝朓 他平
沈約陸倕 是爲 竝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
友尚書殿中郎范縝 章忍 孔休源亦預焉子
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
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爲
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
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
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 帷戶廣切
帷幔也音

也居注云有雲母能陷於與切齒也通作齒 或闢籬牆落糞溷

之中糞方問切溷胡 墜南唐者殿下是也落

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

何處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

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

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

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子良使王融

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

陸曄无通鑑 卷五十五 齊紀 梁古蘭

刺為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縝大笑曰

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

邪出子良 縝等傳

林之奇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吾儒之貧賤富貴安

於義而已道之所當得則簞食瓢飲不以

受於人尚何非義之望於其間哉釋氏因

果之說何其異也謂今世之所為者因也

來世之所報者果也今世為善則有來世

之富貴今世之不善則有來世之貧賤如

此是其為善者莫非出於利心其與市井

之逐利者無以異也市井之逐利者逐目

前之利也釋氏因果之說是逐來世之利

也久近不同其為利心則一甚矣釋氏之

不達也

陸曄无通鑑 卷五十六 齊紀 梁古蘭

管見曰范縝之論亦未究理人不常貴亦

不常賤先後升降莫可端倪今以風花散

落為論則是生而貴者不復賤生而賤者

不復貴非通論也其所謂神滅者尤非也

形有質而神無方正猶刀之利也形雖亡

而神固自存刀雖壞而利固自在利非鋒

鋸之謂神豈智識之以范縝所見蓋以智

識為神是墮於佛學而不自知也人死曰

鬼不可謂之神神者陰陽不測妙萬物而
爲言未嘗斯須亾也非窮理盡性者何足
以知之

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

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 五月魏遣員外李

彪等來聘 中書舍人茹法亮

茹姓也法亮其名

封

里蔡男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

戶以法亮及呂文顯等爲之既總重權勢傾

陸張元通鑑

卷三十七

漢市關

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

法亮嘗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

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

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

戶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也

西本傳

魏舊制

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殺二十斛又入

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

各隨土之所出至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

久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

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

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

死變法改度宜爲更始其大赦天下仍命分

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李洪之以外戚貴顯

爲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賊敗魏主以

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賊死者四

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踖

上渠六切促也謂跼踖不伸下資息

陸張元通鑑

卷三十八

漢市關

切小步也昧賂殆絕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

率寬之疑罪奏獻

語塞切又魚戰魚列二切皆讓罪也

多減死

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

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文

明太后召群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爲飢寒

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

無溢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

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

計聞又上表以爲北狄悍愚

上侯同於禽

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

奪其所長則雖無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

又狄散居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

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

齎戕西切

持遺也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執分倍衆不

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

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

陸狀无通鑑

卷三

齊紀十九

汲古閣

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

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

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

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

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

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魏主優詔荅之

無垢曰安邊之道惟在良將而已將得其

人守邊有其術何必高城深池以爲之衛

哉將失其人縱使金爲之城湯爲之池亦

無所益秦之築長城豈不欲爲子孫萬世

之計哉起遼東至臨洮萬有餘里長城雖

成而秦已移於劉項之手矣然則所以爲

中國之守者果在此而不在彼也李勣一

人賢於長城又何必區區於土木之間哉

陸狀无通鑑

卷三

齊紀二十

汲古閣

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帝之弟爲

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

或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

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

上居拜切舊制警也備也

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好武

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爲禁

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

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

千救切救也

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
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
漢明武陵王暉多才藝而疎婁亦無寵於帝
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盤帝笑曰肉汙貂對
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暉輕財好
施故無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
三年春正月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
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齊紀 東古蘭

言論造次必於儒者造七到切 急遽也由是衣冠翕
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
故事無不諳憶上易合 切記也故當朝理事斷決如
流每持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
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先擊切 分也
傍無流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
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
解散髻斜插簪髻古誼切 綰髮插楚合切 朝 刺入簪側冷切 首簪也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齊紀 東古蘭

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
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
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
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
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
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
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追輪切木根也
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三 齊紀 漢古關

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
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
賣者坐如律
張曰周之井田之法最爲盡善然推研其
法之所由起豈周之一代所能致之哉蓋
自禹平水土而溝洫之法立溝洫既立井
田之制行又歷夏商世千餘年間至周然
後井田之法大備矣唐太宗貞觀之治有

口分世業之田立租庸調之法後世論田
制謂太宗口分世業是蓋可以上附三代
井田之制也然亦豈唐之一代所能致哉
蓋自魏之世均天下之田謂男夫十五以
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
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此則口分之制既
已肇於魏矣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謂
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則所謂世業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四 齊紀 漢古關

之田固已肇於魏矣由魏之世皆有世業
口分之漸歷後周歷隋至唐然後得以均
之而行租庸調之法此無異於魏自唐虞
以來均天下之地至成周而井田之制大
備也周之井田唐之口分世業皆歷數百
年而後成彼後世腐儒之議乃謂井田之
法可行於莽歲之間何其疎也
四年二月魏無鄉黨之法立宗主督護民

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祕書令李冲
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
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
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
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
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復
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
癯老上力中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
送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義等
皆以爲不可大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
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
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爲宜冲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
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徭餘招切使也
役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
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羣臣多言九

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
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陰之戶可
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甲戌初立黨里
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
願旣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朱黼曰古之人民所以易治者以其治之
者衆也所以易善者以其教之者衆也自
戰國興秦破壞王制鄉遂黨里之法渙散
不存朝廷之事雖以公卿而統郡國而郡
國之政則專以牧守而掌庶民師正宰長
之職棄廢弗立使千萬之衆舉聽教令於
一人之手治教何自而行哉魏用李冲之
言立鄰里黨三長擇鄉人彊謹者爲之三
年無過則與之升等孤獨癯老篤疾貧不
能自存者三長送養食之雖不能如周法
之備其庶幾也已

三月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
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魏穆亮等請乘虛擊
之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
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
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
而歸之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
大小組綬并議定民官依戶給俸是歲魏
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
在河北

陸機元龜

卷五

汲古閣

五年春正月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子良啓記室范雲爲
郡上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
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
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子良
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
子嘗出東田觀穫

黃郭切

顧謂衆賓曰刈此

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爲
長勤伏願陛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
寧逸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
餓死者多疫營隻切疾疫也六月癸未詔內
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
古先哲王積儲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
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
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往年
陸機元龜

卷五

汲古閣

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
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
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
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
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
矣秋七月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
遣使者造籍分遣去所過給糧廩所至二
長瞻養之魏詔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

機杼者機杼者機杼切織具也杼又詔罷尚方錦

綉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魏秘書

令高祐丞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爲記傳表

志魏主從之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

魏主問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

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蝗音皇說文蟲也況盜

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

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齊紀齊紀

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蕤棄

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

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

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

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祐出爲西兗州刺史

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

學黨立小學

六年上以中外殷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李珪

之議出上庫錢五十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

賈糴高歷切市糴也出隋志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

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爲豪貴之家奢僭過

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

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文

成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

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

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音欣免冠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齊紀齊紀

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

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

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

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

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

餬洪孤切寄食也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

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

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

正官糾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常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慄七威切慄他歷切感也慄也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之色慙女六切慙也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

陸曄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書

弟素服肉袒

徒早切脫衣而露肉也

詣闕請罪子弟有

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

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

使人知所恥矣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

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

七年魏汝陰靈王天賜南安惠王楨當坐賊

當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

后令曰卿等以爲當存親以毀令當滅親以

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

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且南安

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竝特免死削奪官爵

禁錮終身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卿等自

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散慕容

拜進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

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黜退

陸曄元通鑑

卷三十三

漢書

魏主曰拜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

必求退遷宰官令侍中江敳爲都官尚書

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

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

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

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敳謝淪以灼切

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敳登榻

坐定敳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

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數湛之
孫淪胙之弟也

八年十二月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

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以為食貨相通理

執自然李愷云上口回切糴甚貴傷民甚賤

傷農甚賤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與比

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涼魯皓切是天下錢

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

陸莊元通鑑卷三十三 漢書

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錢弊盜

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

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意謂

錢為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

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

趨利如水走下上則候切今開其利端從以

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豈為政歟漢

興鑄輕錢民巧偽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

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余

切銅屑也與漢書磨錢取鋸同義而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

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王者不患

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

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

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

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

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

陸莊元通鑑卷三十三 漢書

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

宜故也案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自

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為禍既博鍾弊

于今豈不悲哉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

耗散沈鏹所失歲多譬猶磨礱砥礪磨礱紅

砥掌氏切礪力制切書傳云砥於礪皆磨石也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上農工商皆喪其

業民何以自存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

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
歷斷窮器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
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
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
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諸州郡
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
且緣上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
以經略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項之以功費
隆統元通鑑 卷三十五 梁古蘭

多而止
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麇
餅鴨臠臠各切孝皇后笱鴨卵高皇帝肉膾
菹羹臠古外切細切肉也菹蔬昭皇后茗柶
炙魚皆所嗜也茗莫迫切草也柶側草切粽
利切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在太廟從我
求食可別爲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
時祀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

家人禮

臣光曰昔屈到嗜艾苛苛切說文菱也屈建去之
以爲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子爲天子
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
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於
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魏文明馮太后殂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
郎謝竣且旬切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
隆統元通鑑 卷三十五 梁古蘭

曰弔有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
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
可魏主命尚書李冲選學識之士與之言冲
奏遣著作郎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
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
不以弔羔裘黑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
求遭喪之禮以行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
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二

國之禮應相準望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
率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
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卽
吉彪敢以素服厠其間乎皇帝仁孝居廬食
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乃曰使人之來唯
齋袴褶此旣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
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
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
陸狀充通鑑 卷五十七 梁古

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幅
給幅乞洽切士服狀如弁缺四角魏武帝
製魏志注云太祖放古皮弁帛以爲之昭

明等引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

遷侍郎出北史魏自正月不雨至于三月

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

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昔天喪恃幽顯同哀何

宜四氣未周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

魏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爲之置燕設樂

彪辭樂曰主上孝思罔極去三月晦朝臣始
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
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上甚重之將
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五月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
李冲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冲

忠謹明斷加以慎密爲帝所委情義無間舊

臣責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閏七月魏主

陸狀充通鑑 卷五十八 梁古

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

爲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

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

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爲太祖以世祖顯祖

爲二祧他彫切遠祖廟也餘皆以次而遷帝引見羣

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尚書游明

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國丘宗廟

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爲一祭從王著之於

今又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一
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
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卽理
不_行昔祕書監薛_等以爲朝日以朔
夕月以_朏_朏_尾_切又_滂_佩_切書召_誥_惟_丙_午
之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
根等請用朔朏從之 初魏世祖克統萬及
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竝存之其後累朝無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齊紀 汲古閣
留意者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
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
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十二月
詔簡置樂官使修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
定 初晉張斐_膚_尾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
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
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更得爲奸上留心
去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

植集定二注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叅議考正
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一者制
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珪上表以爲律
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寬
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
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
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
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卽加擢用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九 齊紀 汲古閣
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
請事竟不行
十年春正月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
帝遂登臨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
事自是每朔依以爲常 魏主命羣臣議行
大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莫不以中原爲
正統不以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桀紂
至虐不廢夏商之歷歷惠至昏無害周晉之

錄晉承魏爲金趙承晉爲水燕承趙爲木秦

承燕爲火秦之旣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

得姓出於軒轅臣愚以爲宜爲上德祕書丞

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爲神元與晉武往

來通好至於桓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

於郊廓上古洽切下如蜀切地名在河南周武王定鼎於郊廓周公營以爲都是

爲王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并天下漢猶

比之共工卒繼周爲火德況劉石符氏地福

隆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汲古閣

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爲土邪司空穆

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爲水德

二月詔魏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

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

於中書省丁未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

行拜祭 五月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

土谷渾土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

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

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

其路無由矣乃以伏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

事西海公吐谷渾王 魏遣常侍宋弁來聘

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

大功于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

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

得沒身倖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魏

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

隆狀元通鑑卷五十一 汲古閣

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

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請養三老五

更於明堂詔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帝再

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肅拜

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

國老庶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

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十

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於魏魏主甚重

齊人親與談論頗為琴臣曰江南多好臣侍
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
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上使太子
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上上
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
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
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魏南陽公鄭義為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

陸休元通鑑

卷五十四

梁書

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徽為祕書監
及卒尚書奏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揚清
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克有勞直
士謂之荒公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
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
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
靈

十一年春正月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

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
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
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郢以非過九江
顯達曰塵尾蠅拂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
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 初上於石頭
城名在丹陽秣陵吳孫造露車三千乘欲步
權改為建業築城於此道取彭城魏人知之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
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芻芻切上

陸休元通鑑

卷五十四

梁書

聞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
之 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風韻甚和
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
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
上宮素惡西昌侯鸞嘗謂景陵王子良曰我
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
也子良為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
焉帝明 魏主臨朝堂引公卿以下決疑政

錄囚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
中以前卿等先自議論日中以後朕與卿等
其決之 夏四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
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 魏主以平城
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
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還宮召任城王澄謂
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
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
陸曄元通鑑 卷五十五 齊紀 汲古閣
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
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
周漢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
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
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
之子房也秋七月魏主發平城步騎三十萬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
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

逢朱雀桁胡剛切開喧湫不得進湫卽由切
喧譁歎曰車前無八騶
也留尤切說文殿御也何得稱
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魏將
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使典
其事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
藥上疾亟王融欲矯詔立子良亟紀力切急也詔草
已立上復蘇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
鸞俄而上殂鸞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
陸曄元通鑑 卷五十六 齊紀 汲古閣
良融知不遂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
深怨之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
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
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
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 初西昌侯鸞爲
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
居官名爲嚴能故世祖亦重之遺詔以爲尚
書令蠲除三調及衆逋調徒平切賦稅逋博孤切逋欠省御

府及無用池田邸治上丁禮切蒼前篇云邸舍也減闔市

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是

時驚知政恩信兩行眾皆悅之鬱林王性

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

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所愛慝惕德切惡也左右

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

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

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上胡甘切飲也張晏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七梁古關

日中酒日酣應劭曰洽也世祖大飲始畢悉呼世祖諸使

傅二樂即位十餘日收王融下獄賜死太

子生一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融欲立子

良準鼓成其事太學虞義丘國賓竊相謂曰

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

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

人以爲膽破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

眇者跛補火切行不正也眇弭沼切失目也停駕慰勞來到切安慰而

問勞也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

爲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

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

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

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

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

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

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八梁古關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

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

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

是以先王黜續塞耳黜天口切見前續也續苦勞切絮也又細

綿前旒蔽明旒力求切說文垂玉也冕飾欲其廢耳目

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病者宜養

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

所過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

況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哉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境內安靜帝嘉之襲教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帝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九月魏主濟河至洛陽魏主自發平

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乃詔諸軍前發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安定王休等竝慙慙泣諫帝乃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南安王禎進曰成功大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

都之計十月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

齊雍州刺史以私怨誣殺寧蠻長史劉興祖帝怒斬之肅奔魏陳伐齊之策

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居消切自是器

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間也魏主或屏左右

與肅語至夜分不能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

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

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右武帝在位十一年壽年五十四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汲古閣

考異曰

世祖永明八年十二月孔顗上言齊紀作孔

顗今改爲書南史

十年正月壬戌魏主詔承晉爲水德

和十五年正月穆亮等言云云按帝紀十

六年正月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蓋志

誤以六爲五耳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四

齊紀

高宗明皇帝

諱鸞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也少孤高帝

撫育如已子封西昌侯武帝崩受遺詔輔

政既廢鬱林王又廢海陵王進封宣城王

乃以太后命入繼大統

建武元年

甲戌

正月改元隆昌

魏主南巡過

陸狀元通鑑

卷四

齊紀

汲古閣

比干墓祭以太牢魏主自為祝文曰嗚呼介

士胡不我臣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

綦母之切毋微夫切複姓春秋左傳晉有綦毋張

朱隆之直閣將軍

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

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

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

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

閣舍人常居舍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

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

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朝事大小

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

鸞欲除之蕭譙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

俊改

上北錄切改也上北錄切

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

其廢立

出本紀坦

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

侍郎韓顯宗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

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

陸狀元通鑑

卷四

齊紀

汲古閣

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

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

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

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

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

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

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才長銖重者

先叙之則賢才無遺又刑罰之要在於明

言丁浪切中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也

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傳也

時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

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也

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

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

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

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古者四民異居

陸狀元通鑑卷七 汲古閣

欲其業專志定也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

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

則是衣冠阜肆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

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草兒隨其所之

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

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雖成士人之子幼工伎

容應一朝而就是以仲尼則里仁之美孟母

訪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

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官以為升降何其密

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略也也

相切屋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

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

有淮北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切奇也自歸

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

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上舉政切大

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所景切

陸狀元通鑑卷七 汲古閣

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

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

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

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

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始非周急

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也

魏主北巡三月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

害各言其志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由之

上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今無其人
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益黃帝卜而
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聖人之知未
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
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
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
于平城朕何為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
遂臨朝堂部分遷留四月竟陵文宣王子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汲古閣

良以憂卒帝常憂子良為變聞其卒甚喜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
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王融乘危微幸上於光切要也謀易嗣君子良

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慎自居不免憂死迹
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

上易可近哉

七月西昌侯鸞引兵入雲龍門殺帝於西弄

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迎新安王昭文
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鸞為驃騎大將軍宣
城郡公改元延興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
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
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

朱輔曰齊太祖親殺二帝而奪其國併劉
氏近親而勦除之有國數年而其兄之子
亦一歲之中廢弑兩君併蕭氏諸王而歐
陸狀元通鑑 卷六 齊紀 汲古閣

之死太祖世祖惠文之子孫無復子遺矣

已殺人之子孫而奪其國其骨肉亦自殺
其子孫以奪其國傳祚未久而國亦亡前

後僅二十三年梁武帝之興盡殺明帝子
孫而復存高武之遺孽報應豈不速哉孟

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
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語耳信哉

九月魏詔曰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可黜者不

是為遲可進者大成上緩力也上朕今三載

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

之擢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其

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

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

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北巡

也銓任城王澄銓簡舊臣銓度而簡擇也銓自公

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

陸狀无通鑑卷七齊紀七汲古閣

三等入無怨者壬午魏王臨朝堂黜陟百官

謂諸尚書口尚書樞機之任非徒總庶務行

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于此卿等居官年

垂再朞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

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

為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

迹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為特進太子太保

又謂尚書令陸叡曰上命叔翻到省之初甚

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頌勞不切由卿不能

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小罰今奪卿祿一

其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

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

祿一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

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

從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

貳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

陸狀无通鑑卷七齊紀八汲古閣

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

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朞其餘守書尉

羽盧淵等竝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

皆面數其過而行之帝又謂陸叡曰北人每

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上

耳前切今知書者甚眾豈皆聖人頌學與不學

耳朕修百官典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

為天子何心居中原止欲卿等子孫漸染美

將廉切染而瑛聞見廣博若永居恒北

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允面耳對曰誠如聖

言金日磾丁奚切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

帝甚悅 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

兵謂防閭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宗廟獲安不

成猶爲義鬼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上遣王

玄邈討之及于琳之殺子懋勸超之逃亾超

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之非惟孤

陸狀元通鑑卷九齊紀九 汲古閣

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囚以

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

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

殯歛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

十月以宣城公鸞爲太博進爵爲王宣城

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

謝朓敷尼切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

置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爲書曰可力

飲此勿豫人事田本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衣於既切懷人

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

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

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

誌胛古狎切驃騎諮議叅軍江祐勸王出以示

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

陸狀元通鑑卷九齊紀十 汲古閣

月相卿幸勿泄利列切洪範曰公日月在軀

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祐之姑也 殺桂

陽王鐸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

陵王子倫鐸與鄱陽王鏐齊名鄱蒲禾切或作番鏐七羊

切鏐好文章鏐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子倫

性英果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

死以問典籤華伯茂 茂曰公若以兵取之

必不可卽若委伯茂力可乃自執

馱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中書舍人茹
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
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
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
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
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
主輒與之間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
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齊紀 一 汲古閣

刺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
一人能抗拒者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
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
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
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闔暮司方岳
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
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啓處
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
陸狀元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齊紀 二 汲古閣

是威行州郡大為姦利武陵王曄為江州性
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
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曄遂免還南海王子
罕戍琅邪欲暫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
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
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
敢與或欲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
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

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
太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
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嬰疴疾 嬰於弱也
弗克負荷大傳宣城王胤體宣
皇鍾慈太祖宣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
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

齊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南史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

開運

宋明帝年號

大拯時艱及蒼梧暴虐繫結朝

野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

假人羣方戮力實懷尺寸之望歸功與能事

極乎此武帝御袞垂旒深存政典外表無塵

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克鮮

人勞役有齊之良主也鬱林愆鄙內作兆自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汲古閣

宮闈雖爲害未遠而足亾社稷云

十一月立皇子寶卷爲太子 魏主至洛陽

魏主敕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

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

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爲司衛監

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

爲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

之

橐駝

音託曉徒何切牛羊無數及高祖置

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

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

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爲

寇盜所掠無子遺矣

子居列切詩曰靡有遺謂無遺餘也

上詐稱海陵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

之 魏郢州刺史韋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

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

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汲古閣

何敢獨有之 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遂

謀大舉入寇十二月魏遣薛真度督四將向

襄陽劉昶王肅向義陽拓跋珪向鍾離劉藻

向南鄭 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

胡服國人多不悅劉芳郭祚皆以文學爲帝

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

以爲疎已快快有不平色帝使黃門侍郎陸

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

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解

二年正月壬申遣王廣之督司州蕭垣之督

徐州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魏詔淮北

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二月魏主度

淮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遣使呼城

中人豐城公逢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

遠問師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

乎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汲古閣

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

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

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若不

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

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

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

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

魏主曰霍光何以不白立慶遠曰非其類也

主上正可比武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

紂不立微子而歸之亦爲苟貪天下乎魏主

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

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

卿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

交歛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

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散衣服而

遣之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音觀謂安如堵堵不迂動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汲古閣

也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

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之劉昶等攻義陽

城中負楯而立蕭衍間道夜發救之蕭誅等

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上聲通切黎猶北也北至天明也城

中望見援軍至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

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追擊破之三

月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

則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聞上表以爲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畱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七 齊紀 汲古閣

願陛下返旆洛邑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乃還 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上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 餉祥吏切食也 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惡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爲民

夏四月魏主之任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裕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肅懿遣步將梁季羣等據險立柵以拒之英急攻拔之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別軍繼至英擊破之遂圍南鄭懿嬰城自守城中恟懼會魏主召英還懿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英入斜谷 斜谷在武功西南入谷百里而至 上以遮切

陸狀无通鑑 卷五十八 齊紀 汲古閣

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卒全軍還 貯展呂切積也炬曰許切

東華燒炊昌 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仍遷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更建碑銘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

李冲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
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
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
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
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
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
王公卿士以爲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六月下
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齊紀 汲古閣

魏詔求遺書祕閣所無有益時用者加以
優賞 八月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
陽 魏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黃門侍
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魚敘切宜復
修之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初朕豈可襲
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興據鞍不
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
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

善情如飢渴所與游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
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
密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
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
彈劾不避彊禦劾胡得切帝或欲寬貸者聰
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
人也自是貴戚歛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
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帝外以德器遇之內以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齊紀 汲古閣
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
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常倍侍
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
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
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
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默齋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特忠士
大夫不能守耳士大夫各以守法爲心確

然不移則制度紀綱豈至於紊亂哉若僻
聰於人主所寬貸者輒力爭之可謂守法
之臣矣

九月魏主如鄴屢至相州刺史高閭之館美
其治効賞賜甚厚閭數請本州詔曰聞以懸
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
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
刺史令懲勸兩修恩法竝舉以高陽王雍爲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齊紀 汲古閣

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
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十一月魏主如委粟山定園丘引諸儒議

園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於上

帝必先有事於泮宮

上音泮或作煩半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

水半無木也鄭注禮記云類班也所以班政教請前一日告廟從之

遂祀園丘大赦 十二月魏主見羣臣於光

極堂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光祿勳于烈子

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

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

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

辨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

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

校尉

翊與職切翊輔也官名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

縣子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

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二 齊紀

汲古閣

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

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

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

卿等當知之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

命鑄太和五銖是歲鼓鑄麤備詔公私用之

三年正月以楊吳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

平王 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土后爲

政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

夫王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於
是始改拔氏為長孫氏拔蒲撥切複姓魏文帝以拔收皇拔
之長改為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
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
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
于氏為于氏忸女六切代北三字姓尉遲氏
為尉氏尉紆勿切遲直尼切其餘所改不可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 漢古閣
勝紀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
伯榮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
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當朝
貴重所結姻婭上音因下音連莫非清望帝亦以其
女為夫人詔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
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族雖
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
功衰之親仍居猥任上音賄切猶濫也其穆陸賀劉

樓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勲著當世位盡
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克猥官
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
其舊為部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
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若本非大人而
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
者亦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為族若
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為族凡此姓族皆應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四 漢古閣
審覈下革切實也勿容偽冒令司空穆亮尚書陸
琇等上思敬切又于受切詳定務令平允 魏舊制王
國舍人皆應娶八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禧
娶隸戶為之帝深責之因下詔為六第咸陽
王禧等聘李輔檣明樂鄭平城盧神寶李冲
鄭懿女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
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眾議以辟氏為
河東茂族帝曰辟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閣

晉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皇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

戟几刷切有枝兵也

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

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帝與羣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爲膏粱子

陸叅元通鑑

卷五十五

梁古蘭

弟乎爲致治乎帝曰欲爲治耳冲曰然則陛下今日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

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傳

出魏紀及本

陸叅元通鑑

卷五十六

梁古蘭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予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林之奇曰古之賜姓所以別其族後之賜姓所以亂其族古有叔孫氏而今復立叔

孫氏古有于氏而今復立于氏傳歷既久其有不相亂者乎

二月魏詔羣臣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又詔

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

月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

耆已上考古厚切黃耆老人之稱黃謂白毛落更生黃者耆謂而不淨如垢假

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

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 魏又詔諸州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汲古閣

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已上守素衡

門者授以令長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

除之剔他歷切解也上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裏蒸上

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克晚食又嘗用

阜莢以餘漿授上音歷滴歷也左右曰此可更用太

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楚耕切鼎屬上欲壞之王

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

若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上不悅

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八漿酒

鎗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慙上躬親細務綱目

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

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親近

憑執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鍾嶸音上

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揆求切度也量能授職

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

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憚羊益切悅也謂大中大夫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汲古閣

顧暉曰上音皓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

不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

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

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大匠

斲也上不顧而言他 五月魏營方澤於河

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上在焦切

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七月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

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虛

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

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

一餐

蘇昆切
備也

而陛下轄膳三日

膳時戰切
具食也

臣

下惶惶無復情地帝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

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

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

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

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閏十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二十九

梁古蘭

月丙寅廢太子恂為庶人

初魏文明太后

欲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由是有寵及帝南

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

往往不樂泰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

則甚乞為恒州帝為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為

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

共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頤密以狀聞

帝召任城王澄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窮誘

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

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

辦卿雖疾彊為我北行對曰泰等愚惑正由

戀舊為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

都切下乞業切
駑鈍而畏怯也

足以制之帝笑曰任城肯行

朕復何憂遂授澄節行恒州事澄遽令倍道

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

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三十

梁古蘭

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

遣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

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

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

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

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魏主以有罪徙邊者

多逋亡

上博孤
切逃也

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免役

闔切

光州刺史崔挺上書曰天下善人少

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閻則司馬牛愛

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竒注李

大盜也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四年二月初魏太子恂素肥大苦河南地熱

常思北歸密謀奔平城事覺至是自平城將

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

關規據陜北陜音刑陜山之北其道險陜在常山屬後魏新興公

不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四齊紀三十三汧南閣

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

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

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嘗受詔許以

不死聽免死爲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

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上音屯皇

日敦大也煌盛也屬後魏初丕獻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

俱受不死之詔獻既誅帝賜冲烈詔曰獻反

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

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

言聽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

爲賊端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

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

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

謝出北史紀及本傳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

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四齊紀三十三汧南閣

賢能功貴勤實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

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

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

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

自恃及魏則不然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之

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

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

無此爲大焉

魏主以北方

待子良

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初魏遷洛

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九月

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

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

城王勵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

脣沸地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至

宛於元房伯玉嬰城拒守魏主留咸陽王禧

陸狀元通鑑

卷之三十三

汲古閣

等攻之引兵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

十月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魏右軍府

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戍主成公期遣

胡松引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

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

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肅獲賊二三人

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常哂之近雖仰憑威

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

其總虛張功烈尤而効之其罪彌大臣所以

不敢爲之解上而已魏王益賢之上詔徐州

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

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

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上戶公切後魏之地

上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度支尚書崔惠景救

雍州 十二月將軍李康祚趙公政將兵萬

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

陸狀元通鑑

卷之三十四

汲古閣

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

至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

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

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熟胡悞切密使人過

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

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

祚等走趨淮水火既起不知所從溺死及

肅等走趨淮水火既起不知所從溺死及

叔業侵魏齊書令承齊書之魏主遣高齊書拜永安遠將軍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傳脩期耳永泰元年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於是河北大震湖陽赭陽武陰戍主相繼南遁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五每朔望陸狀充通鑑齊書卷三十五齊書汲古閣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咽一結切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遙光遂行其策殺河東王鉉等十王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東萊評曰南朝不特易姓之際殺其君而族之雖其宗屬入纂大統亦必盡殺其前主子孫宋明帝害世祖二十八子齊明帝害高武子孫四十餘人嗚呼忍酷亦已甚矣雖其天姿凶虐然亦由邪說惑之其說所謂一民心除後患者也殊不知廢蒼梧者齊高誅東昏者梁武皆非其平昔所忌者又惡在其能一民心除後患乎詩誦文陸狀充通鑑齊書卷三十六齊書汲古閣王之德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書數紂之罪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由是觀之聖王之興委任不避仇讐暴君之亡猜忌及於骨肉今與亂同事而欲祈天永命是猶却行而求前也不亦異哉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三月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

將軍恐懼皆下船還襄陽魏主如懸瓠魏鎮

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

陽上屋戈切又古禾切縣名後魏所置以

救義陽進擊肅大破之肅乃解義陽之圍與

統軍楊大眼等救渦陽叔業還保渦口初

魏守尉李彪家世孤微朝無親援初遊代都

以清淵文穆公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

其材學禮遇甚厚薦於魏主且爲之延譽於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三 汲古閣

朝公私汲引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

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

稍稍疎之唯公坐歛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

冲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及任城王澄

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冲

爭辨形於聲色自以身爲法官它人莫能糾

劾事多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

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亢公行僭逸

請誣紀力切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有司

處彪大辟帝宥之除名而已冲雅性溫厚及

收彪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瞋目大呼真切

或以爲肝裂旬餘而卒冲勤敏彊力久處要

劇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職業修舉

纔四十而髮白固出北紀四月會稽太守

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三 汲古閣

甚厚而內相疑備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

坦之將齋仗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

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雍入東安慰之

仲雍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雍於御

前鼓琴作懊懣歌懊懣切懣奴冬切琴之

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上愈積愧上疾

屢危乃以張瓌公同爲吳郡太守置兵佐以

密防敬則中外傳言常有異處分敬則聞之

帝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吾終不受

也亦作羅金甌謂煬也敬則遂舉兵反帥

實甲萬人過浙江上之列切江本東至張瓌

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

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

姓擔篙荷鍾隨之者十餘萬眾居勞切方言

所以刺船謂之篙或作篙荷至晉陵南沙人

范修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 汲古閣

進陵口慟哭而過烏程丘仲孚為曲阿令敬

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

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徒耐切以

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爾數日臺軍必至如此

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

進五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輔國將軍劉山

陽築壘於曲阿長岡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

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敬則

軍大敗興盛軍客表文曠斬之傳首建康是

時上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

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

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

為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

濟避魏之語也 七月上殂于正福殿上性

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胡

切男曰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九 汲古閣

北初有疾甚秘之聽覽不輟久之敕臺省文

簿中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太子即位八

月堊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

靈在太極殿欲速堊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

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

臨力禁號動俯仰憤遂脫地憤側革切冠憤

切哭也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鷲呼啼來乎禿他

驚此由切烏九月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

各亦作烏

禮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

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上音協數人而已

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

異議右軍將軍丹楊徐謩善醫時在洛陽急

召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

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

辱乃繫存亡勰乃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

公故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二 梁書

右明帝在位五年壽年四十七

考異曰

明帝建武三年正月魏主改功臣姓 魏初功

臣姓皆複重奇僻孝文太和中變胡俗始

改之魏收作魏書已盡用新姓不用舊姓

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所稱者蓋其

舊姓名耳今並從魏書以從簡易

魏薛宗起入郡姓 北史薛聰傳聰為羽林監

帝曾與朝臣論蜀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

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

臣遠祖廣德世事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

世祖承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

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

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

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今從元行冲後魏

國典

陸狀元通鑑 卷四十二 梁書

閏十月丙寅魏主廢太子恂 齊書虜傳云

大馬有龍日夜護恂魏書無之又魏書

在十二月丙寅按長曆魏閏十一月

十二月今從齊曆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齊紀

東昏侯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也永泰元年

七月卽位後爲蕭衍弑之

永元元年已卯正月太尉陳顯達督軍四萬擊

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

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冢時臥疾望之而泣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齊紀

汲古閣

畱守官語及冲輒流涕魏主謂任城王澄曰

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俯九切對曰聖化

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

襪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

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畱守

官皆免冠謝 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

博陵長公主熙有三女二爲皇后一爲左昭

儀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公主生二子誕修

熙爲太保誕爲司徒修爲侍中尚書庶子聿

爲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謂聿曰

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吾家何所負

而君無故詛吾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

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

修敗修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此緣切乃白

於太后及帝而杖之修由是恨誕求藥使誕

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其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齊紀

汲古閣

生帝亦以其父老杖修百餘黜爲平城民及

誕熙繼卒幽后尋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

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魏主謂

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

三月魏主發洛陽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

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

而後進連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忿近

侍失指動欲誅斬勛承顏伺間多所匡救丙戌以勛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勛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顯達引兵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陸狀元通鑑卷五 齊紀 汲古閣元嵩免胄陷陳讀曰陣將士隨之齊兵大敗顯達南走魏收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自表解職不許更以顯達爲江州刺史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勛曰上音協吾雖摧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勛泣曰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主

之聲取罪必矣帝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勛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綬分勿切以松竹爲心百年之後其聽勛辭蟬綬也捨冕遂其冲挹之性冲直切挹一入切謙冲而退挹也四月殂于穀唐原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它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陸狀元通鑑卷五 齊紀 汲古閣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小過嘗多寬畧嘗於食中得蟲又左右進羹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未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修道路帝輒曰麓修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刻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

傷粟稻或伐民樹以候軍用皆留絹償之宮

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

浣胡管切通作

幹濯直角切謂洗滌衣垢也

鞶勒用鐵木而已

鞶易寒切勒鞶勒也

也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彈碎羊骨射禽獸無

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復畋常謂史官曰

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無能制

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彭

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汲古閣

祕不發喪唯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

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內外莫有

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太子至

魯陽遇梓官乃發喪卽位東宮官屬多疑彭

城王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

間隙咸陽王禧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

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

握蛇騎虎不覺艱難魏世宗欲以勰爲相勰

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乃以勰爲驃騎大將

軍定州刺史勰猶固辭帝不許乃之官

出北史本

紀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

澀少言

澀色入切不滑也

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

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楊州刺

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

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

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

陸狀元通鑑

卷六

齊紀

汲古閣

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

同朝執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

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多伐

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

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

櫓音魯大

也先是僧珍爲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

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

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

曰今六貴爭權理相圖滅主上慄慄忍虐
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互爲
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
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相雍州士馬精彊世
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此萬全之
策也懿不從衍乃迎其弟幃幃至襄陽情徒濫切
既而六貴果以爭權相圖各謀廢立 初高
宗臨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
陸敬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汲古閣
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
大臣人人莫能自保本紀本傳及梁紀 王肅爲魏
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
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
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
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
無不稱職本傳 北史

東萊評曰自昔人君與嬖倖圖其柄臣者

往往危其社稷蓋事不成則下將反噬而
禍興事成則衆亦疑懼而變起晉厲公與
胥童謀三郤而樂書弑之漢隱帝與郭允
明誅楊史而郭威弑之事成者也衛獻公
蔑冢卿而信其左右出奔于夷儀北燕伯
欵欲去諸大夫而立外嬖出于齊事不成
者也其成敗雖異然無不立致禍變此古
今之大戒也東晉委任茹法珍梅蟲兒及
陸敬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汲古閣
刀敕之徒先殺江 江祀次殺蕭坦之蕭
暄次殺徐孝嗣沈文秀次殺蕭懿由是遙
光最先反陳顯達又反崔景慧反張欣泰
又反最後蕭衍反而臺城不守矣不獨東
昏天姿暴虐所致皆由明帝誨之非其道
耳詩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豈如是
乎

永元二年正月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

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
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執可知
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
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
自無所成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
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
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
公寧可復得邪叔業竟以壽陽降魏 二月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梁古閣

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遣平西將軍崔慧
景將水軍討壽陽慧景發建康過廣陵召會
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勿主
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
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即收眾
濟江進圍臺城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
峴胡典切山名在壽州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
起帥數千人自採石濟江進戰數合慧景敗

夫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蠡浦上胡買切下

為漁人所斬傳首建康 帝後宮服御極選

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

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

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

生蓮華也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輪十前後

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蕭懿之入援也

蕭衍馳使所親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

梁古閣

之功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

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霍

郭切伊尹霍光此萬世一時若一朝放兵受其厚爵

高而無民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為

尚書令嬖臣茹汝珍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

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晷矩

日景之分刻也十月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

在雍深為朝廷憂之十一月衍聞懿死乙巳

其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

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

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

其七入切補也事皆立辦諸將爭榜呂僧珍出先所

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

融爲荊州刺史乃以寶融教纂嚴上祖營切纂集兵嚴

以行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移檄建康

數帝罪惡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一齊紀一汲古閣

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卽大號須軍次近路主

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親人說

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

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

問時事於上庸太守韋叡以芮切叡曰陳雖舊

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懦乃卧乃亂二切弱

也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

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

二千倍道赴之馮道根居毋喪聞衍起兵帥
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

右東昏侯在位二年壽年一十九

和皇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

出爲荊州刺史東昏侯失德蕭衍舉兵奉

王卽位後禪于梁

中興元年辛巳正月蕭衍發襄陽魏咸陽王

陸狀元通鑑卷五十二齊紀二汲古閣

祗爲上相禧許其切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爲不

法魏主頗惡之領軍于烈言於魏主曰諸王

專恣意不可測宜罷之北海王詳亦密以禱

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

輔政帝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大保魏

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

倖臣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

三月乙巳南康王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

大赦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
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
勞軍夬古切寧朔將軍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
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七月
蕭衍使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
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
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繼而降郢以非切
州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
陸狀元通鑑 卷五齊紀十三 汲古閣
康諮議叅軍張弘策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卽
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
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魏安
國宣簡侯王肅卒初肅以父死非命四年不
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命肅以
祥禪之禮除喪禪徒感切然肅猶素服不聽
樂終身通北史 九月詔蕭衍若定京邑得
以便宜從事衍畱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

兵東下蕭紹叔曰吾之蕭何寇恂也
前塗不捷吾當共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
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
嘗乏絕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
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
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 十月衍至新林
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將精兵十萬餘
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
陸狀元通鑑 卷五齊紀十四 汲古閣
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
單刀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呂僧珍縱
兵乘之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
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
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陳請曰陣旣死士
卒上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
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
長驅至宣陽門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

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入宮城
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
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上與
丹陽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
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
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
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五 齊紀 汲古閣
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
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
釜中上奉南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
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
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 東昏侯城中軍事
悉委王珍國會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
稷爲珍國之副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
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畱

意使聞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
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
兗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
密與稷謀同弑東昏 十二月丙寅夜珍國
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東昏在含
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
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
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六 齊紀 汲古閣
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裏東昏首遣國
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歡
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投服之按
禾切手相 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
之衍與范雲有舊卽畱參幃幃行使張弘策
先入清宮封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
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
梅蟲兒等皆誅之出本紀 已巳衍以宣德

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

涪音浮

衍入鎮

敗中

右和帝在位一年壽年十六齊七上

合二十三年

起巳未終辛巳

考異曰

東昏侯永元元年三月以陳顯達為江州刺

史齊明帝紀永泰元年七月癸卯以顯達為

江州本傳顯達敗于馬圈求降號不許乃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十七

汲古閣

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京師得

此授甚喜按明帝末顯達方以三公將兵

擊魏不容無故除江州今從本傳

二年十一月乙巳衍建牙集眾

齊帝紀十二

月梁王起義兵於襄陽誤也今從梁書高

祖紀

和帝中興元年正月戊申蕭衍發襄陽

梁高

祖紀云二月戊申發襄陽按戊申正月十

梁紀誤也

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

東昏紀云丁未南

康王諱即皇帝位蓋是日建康始聞之耳

今從和帝及梁武帝紀

十月壬午蕭衍築長圍守宮城

齊帝紀與梁

帝紀叙此事先後多不同按齊紀皆有甲

子今用梁紀事以齊紀甲子次之

十二月張稷斬東昏首送石頭

南史王亮傳

陸狀元通鑑

卷五

齊紀十八

汲古閣

曰張稷等議立湘東嗣王寶珽領軍王瑩

曰城閉已久人無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

問按時和帝已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故

弑東昏豈敢復議立寶珽今從齊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六

梁紀

高祖武帝上

諱衍字叔達姓蕭氏蘭陵人仕齊為大司馬尋封梁王二月受齊禪國號梁改元天監

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

文等慰勞建康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六 梁紀 汲古閣

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

餘皆禁絕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

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大司馬內有受禪之

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

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我起

兵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

卿二人也於是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

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九錫一日車馬二曰衣服

三日樂器四曰朱戶五日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鉉二月

詔梁公進爵為王殺齊邵陵王寶攸數人

鄱陽王寶寅奔魏鄱陽何切亦作番郡名系梁魏人深器

重之以蕭憺為荊州刺史憺徒甘切荊州軍旅

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

存問兵死之家俟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

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

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六 梁紀 汲古閣

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畱事荆人大

悅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梁

王即皇帝位奉和帝為巴陵王尋殺之王之

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既禪位

見遠不食數日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

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胡曰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

爾彼操以文王自居而炎遂以受禪為名

則蕭衍切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者感對而為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於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

陸狀元通鑑

卷末

梁紀

梁古剛

擊蕭穎胄於前遣鄭伯南送生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與行以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邪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號其失遠矣

庚午詔議贖刑

齊南康侯子恪

克各

及弟

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

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能令各者皆為之上直禁切毒鳥以羽朝臣亦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我

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有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矣甘苦情同

陸狀元通鑑

卷末

梁紀

梁古剛

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竝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本

癸酉詔公車

府謫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謫補贖切議惡事者書之於木肺方廣切肺石赤石也周禮秋官左嘉石平若肉能人石肺石達窮人函胡說切置也食莫言欲有橫議上胡孟切不順理也投謫木函若有

功勞才器寃沈莫達者投肺石函上身體浣

濯之衣浣胡管切濯衣常膳唯以菜蔬膳時

亦作膳月食也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最

以政道擢尚書殿中郎到漑到都導切姓為

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馥祖紅為晉安太守

二人皆以廉著稱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

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

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廉

陸狀元通鑑卷六梁紀汲古閣

能莫不知勸出本紀上素善鍾律欲釐正

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每通施三弦黃

鍾弦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弦用一百

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

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

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

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

寫通聲餘古鍾玉律竝皆不差於是被以八

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鍾

鍾上伯各切十二雜以編鐘編磬衡鍾凡十

六虞音巨爾雅曰木謂上始命設十二罇鐘

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虞而去衡鐘四隅

植建鼓四隋

二年三月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

雖暴風大雨終不甞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

兵自效四月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楊公齊

陸狀元通鑑卷六梁紀汲古閣

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明當拜命其夜慟哭

至晨以顏文智為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甚

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羶衣未嘗嬉笑

五月霄城文侯范雲卒雲盡心事上知無不

為臨煩處劇精力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

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

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

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畱省內罕

得休下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諛也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出雲本傳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爲富彊所專乃復收鹽池利入公八月魏党法宗攻焦城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胡光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遠斥候如敵陸狀无通鑑梁紀卷七汲古閣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魏主遣尚書左僕射源懷巡行北邊六鎮賑給貧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丁殿

見切後也謂課居後也最祖外切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

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皇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執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食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鞠居六切窮理罪人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須揮淚無陸狀无通鑑梁紀卷八汲古閣以對竟案劾抵罪馮翊吉盼父爲原卿令盼府文切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盼年十五搥登聞鼓搥陟瓜切極也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拷苦老切掠也訊音信問也詰盼曰爾求代父赦已相許審能死不且爾童騃午駭切若爲人所教亦聽悔異盼曰囚雖愚癡也切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

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明詔聽代不
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
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爲道今
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粉曰父挂深劾必正
刑書囚眼目引領切莫定唯聽大戮無言復
對時粉備加桎械上敕九切下胡介切桎梏也法度愍之
命更著小者粉弗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
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
陸狀无通鑑 卷十 梁紀 汲古閣

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
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
薄也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
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管見曰吉粉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
方成童而能之則其質去庸遠矣王志欲
以純孝舉之亦爲少而賢之也粉以因父
取名爲辱則又賢矣故常論之善不可以

利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
心則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則不成乎
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
義純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爲利
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
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一道
也孝如曾子盡子之分耳豈聞參也邀賞
於曾皆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聞旦也
陸狀无通鑑 卷十 梁紀 汲古閣
邀賞於成王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則
是吉粉之不如而尚得爲孔子之所法耶
二年六月魏大旱散騎常侍邢巒上呼經切姓也奏
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
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者故也先帝深鑒
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展上知亮切
帳下於希切爾雅牖戶間謂之展又隱豈切銅鐵爲轡勒府藏之
金裁給而已不復買積以費國資遺景明之

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

簡相繼簡府尼切竹園器盛於簡而貢焉商估交入諸所獻

納倍多於常金玉常有餘國用恆不足苟非

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通自今請非要須者

一切不受魏主納之出北史本傳七月魏人攻

義陽上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之琕蒲切仙琕

轉戰而前兵執甚銳元英結壘於士椎山分

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梁紀汲古閣

英營英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梁所角切

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

入仙琕大敗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

永曰昔漢高祖捫足不欲人知捫音門以下

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

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

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

之義陽危急八月降於魏英使司馬陸

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

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

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魏

詔營繕國學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

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

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

年逾衆上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梁紀汲古閣

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

講授之實

朱黼曰自東晉宋齊以來學校廢講授

闕典梁武雅好儒術得國未幾遂置五經

博士開館宇廩後進夫豈不美然上意所

祈向者西戎之鬼教其齋戒躬講者西戎

之譁典帥公卿士民傾家捐軀以宗事者

西戎之妖法而已實徇乎異端而文趨乎

正學雖有詔令之詳條法之備奚足以風動天下興起治功哉

四年正月朔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

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許揭切休息也

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廣開館宇招內後進以賀瑒音暢及明山賓沈

峻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

其餼廩上許既切饋生肉也下力寢切給芻米也其射策通明者

陸狀无通鑑卷六十三紀汲古閣

即除爲吏暮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笈及人切

又極曄切負書箱也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

受業命胤選文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

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初譙國夏侯

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

魏魏以道遷爲驍騎將軍使守合肥後又棄

戍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

道遷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王珍國爲刺史

未至道遷陰與軍主江忱之等忱時切謀降魏

魏遣尚書邢巒將兵赴之二月巒至漢中擊

諸城戍所向摧破遂入劔閣梁州十四郡地

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巒遣統軍

王足進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

什二三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益州魏主不

從魏有芝生太極殿之西序魏主以示侍

中崔光光上表以爲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

陸狀无通鑑卷六十四紀汲古閣

者也菌巨隕切草名說文地藎莊子曰蒸成菌柔脆之物脆此芮切小爽

易斷也本作臆生於墟落穢溼之地不當生於殿堂

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

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

故太戊中宗戊莫候切即商高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

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

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

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

下側躬尊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
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是
時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十月上大舉
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
事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軍
于洛口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帥眾十
餘萬以拒梁軍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

汝穰

陽切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十五

梁古關

五年二月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書

侍御史陽固上表以為當今之務宜親宗室

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

音古百工商賈也

絕談虛窮

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桑門即沙門也袁宏曰沙門漢言息

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

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委任

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

言及之

北史本傳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稱

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人厲禁蓋取

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

戕在良切戕猶殘也

故雖置有

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

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

其醢醢

上馨奚切酢味也下許亥切肉醬也

富有羣生而推其

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

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

海何患于貧乞施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

彭城王勰尚書邢巒奏以為琛之所陳坐談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十六

梁古關

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切惟古之善治民者必

污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

若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

芻測謂切

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

何以君為是故聖人斂

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

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

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已久

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侯太官之膳羞

維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已則彼我一也然
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
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
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
一改法若奕基參論理要宜如舊式魏主卒
從琛議四月罷鹽池禁山北史本傳五月豫州
刺史韋叡攻魏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
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七梁紀汲古閣
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
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
外必其驍勇者苟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
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
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
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胡略等
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眾堰肥水堰於
建切漳水也項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

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眾五萬奄至眾
懼不敵請秦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
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
奇豈在眾也遂擊破之叡起鬪艦高與合肥
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
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
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
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客夜半起算軍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八梁紀汲古閣
書張燈達署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
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
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
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丁上
練切軍後曰殿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
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太子統生五歲能
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宮周本傳魏驃
騎大將軍源懷卒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

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

但外望高顯楹棟平下楹以成切柱也棟多貢切爾雅曰棟謂之

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

之病也 九月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

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

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

宏性懦怯上乃割切又乃亂切弱也下乞業切畏也部分乖方聞

魏遣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召諸將議

陸狀无通鑑卷六十九 梁紀 汲古閣

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馬仙琕

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

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磔張格切張開也呂僧

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

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議者罷出宏不敢遽

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幘

古獲切婦人喪冠又古對切一旦歌之曰不

畏蕭娘與呂姥莫補切說文母也但畏合肥有韋虎

虎謂韋叡也僧珍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

眾停洛口宏固執不聽於是將士人懷憤怒

會洛口暴風雨軍中大驚宏與數騎逃去將

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

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乃命昌義之

守鍾離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 魏右衛將

軍元暉與侍中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

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

陸狀无通鑑卷六十九 梁紀 汲古閣

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

遞減其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

六年正月魏中山王英楊大眼等眾數十萬

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

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

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昌義之督帥

將士隨方抗禦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

叡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

陸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
盛多勸敵緩行敵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
而攻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
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
曹景宗曰韋敵卿之鄉望也宜善敬之景宗
見敵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
宗與敵進頓邵陽洲敵於景宗營前二十里
夜掘長塹掘其月切穿也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梁紀 汲古閣
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
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
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
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
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
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
騎來戰所向皆靡敵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
之敵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

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上命景宗等
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
與敵各攻一橋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
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
裴邃等乘關艦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
而焚其橋風怒火盛倏忽之間橋柵俱盡根
等皆身自搏戰上伯各切魏軍大潰英見橋
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梁紀 汲古閣
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
如之諸軍逐北至濊水上濊烏外切又於廢切呼括切英
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籍生擒五
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
計昌義之德景宗及敵請二人共會設錢二
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
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敵獨居
後世尤以此賢之國敵等本傳 十月以五兵尚

書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繁瑣
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
氏皆為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鬻求詹事
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
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七年正月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九品為
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二月增置鎮衛將軍
以下為十品凡二十四品班不登十品別有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三

汲古閣

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
號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

勉本傳及
隋百官志

魏京兆王愉反

上羊朱切既而伏

誅初魏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
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
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
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
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

今新附之戶甚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

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

屬珠玉切類也

衣於既切樂冬便寒南土溼熱往必殲盡

上于廉切滅也

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

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

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

如椿之言

出北史本傳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

冕兼著作郎許懋請造大裘從之上將有事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四

汲古閣

大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
而不作還宮如常儀

管見曰國之大事惟宗廟社稷為重今齋

日云者非祭祀散齋致齋之齋也乃浮圖

氏所行不飲酒不茹葷之齋也散齋七日

致齋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饌

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

飲酒不茹葷也不飲酒不茹葷莊子謂祭

祀之齋已失之矣浮圖所行其義何所依
與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之容國家常典何
可闕也其或於禮不中則詔有司稽古而
損益之可耳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
弗克也遂以爲定制其輕宗廟不亦大乎
八年正月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
國山者會古外切稽堅奚切郡名禹會諸侯計功因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上
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禪持戰切積土增山曰封爲壇祭地
陸狀无通鑑卷之二十五梁紀卷之二十五梁紀
曰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上待戴切泰山
故曰是爲巡狩舒救切孟子天子適諸侯而
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
于梁甫刻石紀號燎力照切柴祭天也梁甫山名因以爲縣在泰山郡
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議也舜五載一
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其數
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燧人
醉切伏羲之先有燧人氏鑽燧出火教人熟食世質民淳安得泥金

極玉結繩而治繩食陵切索也易安得鐫文
告成鐫子泉切斲也夷吾又云惟受命之君然後封
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泰山禪社
首神農卽炎帝也而夷吾分爲二人矣亦甚
矣若聖王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
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
屈之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
朝至陽羨平陽切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
陸狀无通鑑卷之二十六梁紀卷之二十六梁紀
不足爲灋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
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主於下也古者
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
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
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公孫崇造樂
尺以十二黍爲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爲寸
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
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然云必依經文聲

則不協請更令芳依周禮造樂器俟成集議
呈從其善者詔從之 十一月魏主於式
乾殿爲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時魏主專
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雋上疏以
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
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
可暫輟故也陛下升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
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
陸狀元通鑑 卷之七 梁紀 派古爾
先伏願經書平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
俗斯暢矣時佛教盛於洛陽中國沙門之外
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
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
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
地立閒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
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
餘寺

北史
本紀

九年正月以尚書令沈約爲左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王瑩瑩定切又爲尚書令約文學
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
唯唯而已唯以水切諾也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
論者亦以爲宜而上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
許徐勉爲之請三司之儀上不許本 三
月魏皇子詡生土況切詡母胡充華初選入掖
庭上羊益切按韋昭云以爲同列以故事魏
陸狀元通鑑 卷之七 梁紀 派古爾
將立太子 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
先殺其母 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
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春秋左傳曰邑姜
胎爲娠音之刃切一音身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
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
也 上幸國子學親臨講肄羊至切詔皇太
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四月詔曰尚

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眾局亦乃方軌
 二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
 視奉朝請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
 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
 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
 宣毅墨曹參軍王顥兼中兵都竝以才地兼
 美首膺其選 上卽位之三年詔定新曆員
 外散騎侍郎祖暕況晚切又古奏其父沖之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九 梁紀 派古蘭
 考古法爲正曆不可改至八年詔太史課新
 舊二曆新曆密舊曆疎是歲始行沖之大明
 曆
 十年三月魏徐州刺史盧祖丑兩切遣琅邪戍
 主傅文驥等據朐山朐其居切詔振遠將軍
 馬仙琕擊之仙琕圍朐山魏主詔揚州刺史
 李崇等治兵壽陽以分朐山之執盧祖本儒
 生不習軍旅朐山城中糧糈俱竭糈慈焦切

薪傳文驥以城降十二月昶引兵先通諸軍
 相繼皆潰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
 相屬儼音蓋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昶單
 騎而走棄其節傳張總切儀衛俱盡仙琕爲
 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
 幃幙衾屏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
 厮相支切析 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水
 薪養馬者 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爲
 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九 梁紀 派古蘭
 之用傳 是歲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
 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
 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 上敦睦九族優
 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
 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
 家質作民既窮窘奸宄益深常因郊祀有秣
 陵老人秣音林遮車駕言曰陛下爲法急於
 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

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十一年正月詔自今逋讎之家及罪應質作
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 十月魏立皇子詡
為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
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
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
棄壽陽保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

梁南

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

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

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後隨高後音

人親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

因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

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

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國謂之卧虎上

屢設反間以疑之魏主素知 忠篤委信不

疑

十三年二月丁亥上耕籍田大赦宋齊籍田

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致齋祀先農北史

傳本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

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暕視

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漂匹妙切浮也不堅實功

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

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

梁南

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

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上鋤街切又仕檻切依岸築土合

脊於中流脊資昔切讀如背脊之脊魏御史中尉王顯

問治書侍御史陽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

實卿以為如何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

一州郡賦贖悉輸京師以此亢府未足為多

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一戒哉顯不悅

因事奏免固官

十四年正月魏主廋太子詡卽皇帝位尊母
胡氏爲皇太后臨朝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
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
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
命歸所減之祿舊制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
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

北史本傳

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

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梁紀

派古廟

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
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
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

東萊評曰武帝惑浮屠法戒妄殺宗廟皆
用麴牲至敕文錦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
恐翦裁傷仁恕之道然立堰浮山兵民死
者無慮數十萬而卒之決堰其所殺過於
牲牢不啻萬倍比之翦裁文錦孰爲傷仁

怨乎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

而不忍殺牛爨鍾孟子譏焉武帝之類歟

管見曰魏庶子立爲太子則先殺其所生

自以爲法漢武鉤弋之爲也旣六世矣偶

無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而世宗始不殺

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

亡者以成敗論則殺爲是不殺爲非以義

理論則不殺爲仁殺爲無道二者何從曰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三

梁紀

派古廟

父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母見殺
而不悲可謂孝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
若國之治忽其所由致則多術矣豈皆以
母后之故耶魏室衰敗正坐胡后臨朝此
則元雍元澄元忠諸公之罪也肅宗三歲
卽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其聽政之
時雍與澄專國大政誅王顯殺高肇百官
總已中外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待

於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遠慮
審計無故奏請開禍亂之源雍澄無所可
否相與行之然則靈后獨能喪魏實諸大
臣同任其責矣善乎蘇子之論攝人也曰
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
大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何謂攝主子
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男也則攝主退
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

陸牀无通鑑

卷七

梁紀

梁古蘭

也季栢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
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栢
子死康子卽位旣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告朝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
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
也敢告康子請退若康子者乃攝主矣是
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
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

難養也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而況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乎女
子爲政而國安在古推齊之君王后蓋亦
千一矣自東漢馬鄧尙不能無譏而漢之
呂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
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
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
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

陸牀无通鑑

卷七

梁紀

梁古蘭

不猶愈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君薨百
官總已以聽冢宰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
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託冢
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
之禮必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
鄭玄之傳攝主曰是上卿代君聽政者也
使子生而女上卿豈繼世者耶此玄之陋
也是故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

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爲當然故不得不論也

十五年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及康絢以事徵還張豹子繼之不得修淮堰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將攻之尚書右僕射李平以陸肅无通鑑 卷七 梁紀 梁古園

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出絢本傳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

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丈上剎復高十丈初八剎寺切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鈴郎丁切似鐘而小佛殿如太極殿南

門如端門僧房子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爲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頽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宮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薦麥南箕北斗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鑿陸肅无通鑑 卷七 梁紀 梁古園

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太后好事佛民多絕戶爲沙門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都統僧暹等

金明謂之鬼教以爲誦佛泣訴於太后太后
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爲堂堂幽者
爲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誦太
后雖知瑒言爲允難違邇等之意罰瑒金一
兩

國北史
本傳

管見曰聖人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
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居處服食器用莫不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書

有等下不敢僭上不敢踰此物力所以不
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以佚養爲誠
莊嚴爲勝唯知侈佚而崇飾之以自張皇
其道未聞一僧諫止沮抑以爲非義者也
魏有中國幾數十年惟孝文差爲養民然
國亦不富逮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殫
費遂至屈力二夷交侵六鎮盡叛羣盜如
蝟毛而起國隨以亡孝文太平之風曾未

二十年埽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
萬僧何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盍亦視此
爲鑑鏡乎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不
酬而義則兼舉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欲知死必先知生知所以生則知
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能盡事人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一

漢書

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生
而修死棄人而明鬼皇皇焉以死爲一大
事而極談鬼神謂人死必參乎鬼間而禍
福善惡皆有自鬼間治之凡人世實理與
事之迹皆指爲幻化不真而無形色各聲
如天堂地獄轉輪無稽之言反指爲真實
不誣是可信乎李瑒以一言蔽之曰鬼教
蓋盡之矣

考異曰

天監五年五月韋叡敗魏兵拔小峴魏帝紀

六月辛丑陷小峴成今從叡傳

九月臨川王宏夜遁將士皆散梁書宏傳云

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為不實今從南史

六年三月淮水暴漲梁帝紀四月癸未景宗

等破魏軍魏帝紀四月戊戌鍾離大水英

敗績按曹景宗傳云三月春水生淮水暴

陸梁元通鑑

卷六

梁紀

梁古關

長梁魏二史蓋據奏到月日書之耳今從

景宗傳

生擒魏兵五萬人韋叡傳云其餘釋甲稽顙

乞為囚奴者猶數十萬按魏軍共止數十

萬如叡傳所言似為太過今從景宗傳

十年十二月馬仙琕大破魏兵魏帝紀盧昶

敗在十一月今從梁帝紀梁紀云斬賊十

餘萬按盧昶表云此兵九千賊眾四萬求

益兵六千魏主以四千給之安得十餘萬
眾蓋梁史為夸大耳

陸梁元通鑑

卷六

梁紀

梁古關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七

梁紀

高祖武帝中

天監十六年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無得般雜世宗永平三年始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既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汲古閣

不同商貨不通

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為

不行之錢律有明

指謂難眼鑲鑿更無餘

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

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

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

縑音兼帛也縷龍主切說文縑也狹

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

杼軸之勞

杼丈呂切機之持緯者軸仲六切機具也或作抽

不免飢

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

也錢之為用貫緡相屬

緡居兩切孟康曰不緡錢貫也俗作緡

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其深允乞竝

下諸州方鎮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

方俗所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

竝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

公私無壅其難眼環鑿及盜鑄毀大為小生

新巧偽不如法者

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

少錢民猶用物

錢不入市

出本傳及隋食貨志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汲古閣

魏人多竊冒軍

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勲

書因加檢覈

下草切實也

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

奏乞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句奏案更

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

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

去願切券約說文契

也當中豎裂一支付勲人一支送門下以防

僞巧太后從之三月敕織官文錦不得為

仙人鳥獸之形為其裁翦有乖仁恕四月

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入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脯匪父切脩思雷切脯也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

果並出本紀

朱黼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不仁之辨義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汲古閣

與利之間也伏犧作網罟舜焚山澤禹驅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豈不仁哉原其設心正欲萬物遂性生民奠居而已鳥獸魚鱉由是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武帝不以生類爲藥不以犧牲爲祀不以仙人鳥獸之形爲衣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一有利取國之心

至弑二君殺六寶而不之恤一有利守國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壽陽一日潰決緣淮數十萬人盡葬魚腹是之謂以其不愛及其所愛也以義而殺不害其爲仁以利而不殺不免其爲不仁仁不仁之效義與利之別爾

是歲以馮道根爲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奴骨切言難也論語剛毅木訥近仁行軍能檢救士卒諸將爭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汲古閣

功道根獨默然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十七年四月魏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以爲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

減不啻綿麻

帝施智切說文語時不啻也

故鼓舞僕調自

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濶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遽罷綿麻旣而尙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有大綿麻而羣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是以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汲古閣

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濶厚重無復準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 臨川王宏妾弟吳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卽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主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

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

屢爲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澤寺有盜

伏於驃騎航待上夜出

航胡郎切

上將行心動乃

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所使上泣謂宏曰

我非不能爲漢文帝念汝愚耳宏頓首稱無

之故因匿法壽免宏官宏奢僭過度殖貨無

厭庫屋坐百間在內堂之後關鑰甚嚴有疑

是鎧仗者密以聞上於友愛甚厚殊不悅它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汲古閣

日獨攜故人射聲校尉丘他卿往與宏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卽呼輿徑往堂後宏恐上見其貨賄顏色怖懼上意益疑之於是屋屋檢視每錢百萬爲一聚黃楊標之千萬爲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上與它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

賄丁呂切積也紵直呂切棘之粗者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悅劇飲至

夜舉燭而還兄弟方更敦睦尋以宏爲中軍
將軍行司徒

出本傳

臣光曰宏爲將則覆三軍爲臣則涉大逆
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還爲三公
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
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
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頽落所存者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七 梁紀

汲古閣

委於榛莽

上側說切木叢生曰榛

道俗隨意取之侍中

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
李都等補其殘闕胡太后許之會元乂劉騰
作亂事遂寢 十月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
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司空任城王澄
奏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聽置僧尼寺各一
餘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淨居塵
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始違前禁自

是私謁彌衆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占奪民居

三分且一屠沽塵穢連比雜居昔如來闡教

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

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

內戒所不容國典所芟棄也臣謂都城內寺

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國外僧不滿五十者

併小從大外州亦準此詔從之然卒不能行

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八 梁紀

汲古閣

先朝爲之禁限亦非苟與細民爭利但利起
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吝守貧
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
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
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甄琛啓求罷禁乃
爲繞池之民尉佗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
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請依先朝禁
之爲便詔從之

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王矩上切

封事求銓制選格銓此緣切銓衡而削去也排抑武人不

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

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羽

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賁音奔勇士稱

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詬呼漏切怒罵也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

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

遂曳彝堂下捶辱極意捶上葉切說文以杖擊也焚其第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 梁紀 沒古閣

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上烏后切槌擊也

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

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

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

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

並出北史本傳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

李韶詮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

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

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

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塾音孰禮記古

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鄭氏注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兩漢由州郡薦才

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

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

論語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

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汰他蓋切擇也未精舅

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九 梁紀 沒古閣

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復書

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

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

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

洛陽令辟瑜昌六切又音祝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

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

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

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

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夫人自亮始也

出北史亮本傳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謚爲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謚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十一

汲古閣

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雲中司馬子如懷朔侯景等特相友善竝以任俠雄於鄉里

任汝暢切俠胡頰切任謂任使

其氣力俠謂以權力挾輔人出北史齊紀

魏太后好佛營建諸

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賞

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上表以爲蕭衍常蓄窺竅之志宜及國家彊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

上必益切下於容切學名

天子曰辟雍鄭康成云辟明也雍和也所以和明天下

役者多不過千

人有司復借以修寺及僕它役十餘年竟不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十二

汲古閣

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以爲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

詰去吉切問也

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儒對曰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眊然遂竭愚思鑽研甚久

頗有所得夫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
樂器竊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
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
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則往
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
美若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蕤人誰切蕤賓
周語曰蕤賓所以安
靜神人獻酬交酢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
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中全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三

汲古閣

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
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
猶用林鍾爲徵何由可諧但音聲精微史傳
簡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
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
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却柱
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
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

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
十二絃須施柱如箏留莖切說文箏絃竹身
樂也一說秦人薄義父

子手瑟而分
之因以爲名卽於中絃按盡一周之聲度著
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
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
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
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
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四

汲古閣

心達者體之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
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爲奇哉尙書蕭寶寅
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合依許事遂
寢 十二月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唯朱
元旭辛雄羊琛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
以才用見畱餘皆罷遣

普通元年正月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
祠二廟旣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朱

昇曰上羊史切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

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社

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

哭之甚慟 魏太傅清河文獻王懌素有才

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

重侍中元义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

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义由是怨之衛將軍

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 梁紀 汲古閣

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义恐懌終

為已害乃與騰密謀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

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

時年十一信之七月太后未御前殿义奉帝

御顯揚殿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眾咸畏

义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

以為不可終不下署义騰持公卿議入奏俄

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

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

夜長閉內外斷絕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

义與騰表裏擅權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

二人威震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懌死無不

喪氣胡夷為之接面者梁陵之切數百人游

肇憤邑而卒 八月永昌嚴侯韋叡卒時上

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

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時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六 梁紀 汲古閣

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

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

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

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

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

義里燕因肩切山名在匈奴速邪鳥地中扶桑維敦崦嵫衣檢切崦嵫子之切崦嵫山名日所入處崦嵫或作崦

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置孤獨園於

建康以收養窮民

三年魏宋雲與惠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

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葢至乾羅國而還

乾羅夷狄國名其國多釋氏經教

二月達洛陽得佛經一百

七十部 初魏世宗以玄始曆浸疎命更造

新曆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盪寇將軍張龍

祥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爲一曆以壬

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至是行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十七

汲古閣

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

正德爲子正德少羸險上卽位正德意望東

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

怏怏不滿意頃之亡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

德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四年四月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

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

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

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

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

曾孫也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

閭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

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

之 李崇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

諸鎮地廣入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或國

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十八

汲古閣

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

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

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序一

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竝施此計若行國家

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

魏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陸聚衆反殺鎮將引

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

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

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

主以拒之 七月魏詔見在朝官依令七十

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魏平恩

文宣公崔光卒帝哭之慟為減常膳光寬和

樂善終日怡怡與之切和也悅也 未嘗忿恚于忠元

义用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

能救裴郭清河之死于忠用事裴植郭祚以無罪賜死元义執政清

河王惲濫以謀反見誅 時人比之張禹胡廣 梁初唯

陸狀元通鑑 卷七梁紀十九 汲古閣

揚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

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

皆備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古

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十二月

始鑄鐵錢出隋食貨志

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或於六切都督北討諸

軍事討破六韓拔陵五月或與破六韓拔陵

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賊執日盛魏

主引丞相令僕射尚書侍中黃門於顯揚殿

問之曰今寇連恆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

部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恆朔以捍

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

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

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

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

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

陸狀元通鑑 卷七梁紀二十 汲古閣

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

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為亂臣罪當

就死陛下赦之今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

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

擇賢才帝不許出北史崇本傳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

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

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

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匪用其良覆彼我悖其是之謂矣悖蒲昧切又蒲

沒切

加崇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思廉切鎮

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七月崔暹違

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單

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

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

陸狀元通鑑梁紀二十一汲古閣

以此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

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

徐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

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

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自定鼎伊洛

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模

習專事聚斂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

以眇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

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莫各切沙土曰漠不

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

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

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

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

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

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

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

陸狀元通鑑梁紀二十一汲古閣

量書奏不省八月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

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

之言下詔諸州鎮軍貫非有罪配隸者皆免

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

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酈音歷

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

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

鎮叛元又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

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父德美父 爲

尚書二千石郎 十月魏朔方胡反圍夏州

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衆無

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

將佐皆曰今四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

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

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爲諸君營數月之食

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汲古閣

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

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潛遣人齎書敕

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

吉凶不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

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

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

事之子雍爲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

卒其弟桑生竟帥其衆隨子雍降子雍見行

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

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

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

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並出北史

本

秀容人

秀容本漢汾陽縣地後省之至元魏置肆州秀容縣

乞伏

莫于聚衆攻郡殺太守秀容酋長尒朱榮討

平之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

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汲古閣

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等皆往依之榮祖代

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

部禮切

代勤拔

箭不復推問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

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 魏廣陽王深

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

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恆州

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 是

歲侍中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

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議詔敕皆典之昇
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瞻上以是任之

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義見
義驕恣恐禍及已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
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
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
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又殺行臺高
諒稱帝改元天啓立諸子爲王魏發兵擊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二十五 汲古閣
安東長史元顯和與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
手命使笑坐顯和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一
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諭
之顯和曰我寧死爲忠鬼不能生爲叛臣乃
殺之上使朱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
爲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等將兵應接魏以
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爲都督以擊彭城
三月上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衆軍并

攝徐州府事召元法僧及元略還建康法僧

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法僧至建康上寵

待甚厚 夏四月魏劉騰卒魏主賜元義死

於是太后復臨朝攝政 初帝納齊東昏侯

寵姬吳淑媛上神六切善也下
于審切美女之稱七月而生豫

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以

告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私於別室祭齊

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墓聞俗說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二十六 汲古閣

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梁所
禁切遂潛發東昏侯

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常懷異志專伺時

變屢上便宜求爲邊任上未之許王侯妃主

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嚴重人莫敢言及

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

逼彭城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敕綜引軍

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遣人送降

款於彧魏人皆不之信六月綜夜出投彧軍

及旦齋內諸閣猶閉不開城中求王不獲軍
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
城將佐士卒死沒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
部得還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之皆爲所虜
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
拜延明使暉之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暉之
曰卿荷國厚恩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聞
之令革作大小寺碑祭彭祖文革辭不爲延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二十七 汲古閣
明將箠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
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日給脫粟三升僅全其生而已 十月魏方
有事西北二荆西郢羣蠻皆反引梁將曹義
宗等圍魏荊州魏都督崔暹將兵數萬救之
到魯陽不敢進魏更遣臨淮王彧將兵討魯
陽蠻司空長史辛雄東趣葉城別遣征虜將
軍裴衍將兵自武關出通三鵠路以救荊州

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
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
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
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
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
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愿久
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
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凡在戎役數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二十八 汲古閣
十萬人扞禦三方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
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
將士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
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 畏懾進而擊賊
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 賒詩車切說 文賞買也 身全而
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也陛下
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
息矣疏奏不省曹義宗等取魏順陽與裴衍

等戰於浙陽上先的切本漢南鄉縣晉改爲順陽後魏復爲南鄉郡又分置

復取順陽初救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

將楊鈞爲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

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嗅許救切以鼻就臭也及破六韓

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

乃歸余朱榮榮以爲別將

七年七月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復遣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七 梁紀二十九汲古閣

豫州刺史夏侯亶等攻壽陽 九月魏葛榮

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十一月夏侯

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魏揚州刺史李憲

以壽陽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

獲男女七萬五千口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

肥爲南豫州以夏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

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

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

息國用耗竭上火到切豫徵六年租調猶不

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

及邸店皆有稅邸丁禮切百姓嗟怨吏

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

豈有餘憾哉上胡感切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

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

縣選舉由來芙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雋子峻切

智過千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七 梁紀二十九汲古閣

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

以停年三載黜陟上丑律切退黜其幽者升進其明者有稱職

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

人思自免枉屈可申疆暴自息矣不聽並出北史

傳本

大通元年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

以北道行臺崔楷爲刺史楷苦駭切或勸楷畱家

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

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

葛榮逼州城或勸滅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

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

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疆弱相懸又無

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

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

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

殺之出北史本傳魏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為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 梁紀汲古閣

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

清唾湯卧切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

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杯嚼枚切飲器志

逸氣浮軒笱攘腕鳥貫切以攻戰自許及臨

大敵憂怖交懷怖普故切雄圖銳氣一朝頓

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

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是以兵之必敗始

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

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

帑藏空竭民財殫盡帑它莽切又音奴藏才浪切金帛之所也殫多

遂使賊徒益盛生民彫弊凡以此也

弗聽魏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初郡民劉

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窮捕擒

之署其子為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

念舊惡皆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

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貝博蓋切清河邑系後魏景伯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 梁紀汲古閣

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

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

榻記盃切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笑食未旬

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

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

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管見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為

人主上者不知教化可以善民而專尚刑

法見其不服也則爲民頑愈益之民愈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之意甚者視如寇讎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者觀此亦可省已而修德矣崔氏所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姿也而通經是學以致之也施諸家則其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三十三

汲古閣

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羣盜之心施諸郡則山民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猶能耳爲民師帥而不然豈不愧哉

九月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

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出本傳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三十四

汲古閣

元顯伯霄遁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爲豫州刺史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遣別將屠楚城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旣竭外無救援已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

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

二年正月魏詔廢鹽池稅行臺長孫稚上表

以為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渠希切天子千里地以遠

近言之則唯應寶而守之均贍以理今四方

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擾攘常調之絹不復可

收惟仰府庫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

準絹而言不減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

陸狀元通鑑卷七 梁紀 三十五汲古閣

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時冀定二州皆為葛榮所

據皆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割置鹽官

而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

今國用不足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

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同監將尉

還帥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出本傳及隋食貨志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

賞是切威恩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子六切促

也詩曰日是時討虜大都督朱榮余朱獲姓其先

契胡部落大人代為酋兵執彊盛魏朝憚之

高歡往歸榮時劉貴先在榮所屢薦歡於榮

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懽慈消切悴秦醉切憂愁貌歡從

榮之馬廐居右切廐有悍馬上侯切榮令歡

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羈居宜切馬絡頭也起謂榮曰御惡

也竟不蹄齧上田黎切蹄也起謂榮曰御惡

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

陸狀元通鑑卷七 梁紀 三十六汲古閣

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

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

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孽魚列切庶孽猶木之有孽生也

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

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榮大悅

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魏肅

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

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

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

太后謀酖帝上直禁切毒酒二月癸丑帝暴殂太后

立皇女爲帝既而下詔稱女先是潘妃生女太后許云君

改立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音釗始生三歲

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朱榮聞

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

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

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三十七

汲古閣

翦誅奸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

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

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

貴戚大臣皆不得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

又以皇女爲儲兩虛行敕宥上欺天下惑

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

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今羣

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

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問侍臣帝崩之由

更擇宗親以承寶祚三月榮與元天穆議

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勲其子長樂王子攸素

有令望欲立之乃以銅爲顯祖諸子孫各鑄

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太后聞

之甚懼四月榮濟河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

敬宗於河橋榮遣騎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

穆說榮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榮然之乃請帝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三十八

汲古閣

循河西至陶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

天百官既集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

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

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

舉義兵志除奸逆大勲未立遽有此謀正可

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

成功曹叅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

助言天時人事未可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

方寤深自愧悔乃止復奉帝入城魏北海王
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榮縱暴帥左右來奔
出北史齊紀及榮傳五月魏主詔孝昌以來凡有冤
抑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之時承喪
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十石者賜爵
散侯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

東萊評曰易十二辟卦之象言陰陽消長

於君子隱顯之際數致意焉自晉室壞亂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三十九

汲古閣

五胡雲擾神州陸沈者餘三百年君子厄
窮之時括囊而去猶懼有咎拔茅以征庸
可免乎劉曜陷洛陽王公士庶死者二萬
餘人石虎拔上邽執三公卿士三千餘人
殺之燕之亡也劉裕斬其王公以下三千
人今余朱榮斬害又如此嗚呼其亦酷矣
縉紳之士或出或處可不相時而動哉

魏常侍高乾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

胡頰切任

使與魏主有舊余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

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

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

乃降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敖曹為通直散

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

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名昂以字行

八月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所至殘掠

魏余朱榮啟求討之九月余朱榮帥精騎七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四十

汲古閣

千馬皆有副倍道東行東出滏口

上杜雨切水名在鄴

山海經云神囷之山滏水出焉

以侯景為前驅葛榮為盜日

久橫行河北余朱榮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取

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余朱榮分命壯

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陳

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

眾悉降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十月帝以

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

之將兵送之還北顓取魏銍城而據之

銍竹切

魏郡之邑
屬後魏

中大通元年四月魏邢果反魏主詔上黨王

元天穆討之天穆以北海王顓方入寇集文

武議之行臺尚書辟琬曰

上昌六切

邢果鼠竊狗

偷非有遠志顓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執難

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果遂引兵

東出破果於濟南斬之顓與陳慶之乘虛自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四十一

汲古閣

銍城進拔榮城遂至梁國顓登壇燔燎

燔燎所以

告天也天高不可達故燔燎以祭之庶高煙
上通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燔音煩燎力弔

切即帝位於睢陽城南五月魏北海王顓

克梁國顓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引兵西拔榮

陽元天穆將大軍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

力戰大破之魏主將出避顓未知所之中書

舍人高道穆曰顓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

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不若渡河徵大

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

討

犄居蟻切執其足也左傳譬如逐鹿
晉人角之戒人犄之言叶力共攻之

旬月

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北

行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備

法駕迎顓顓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

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等帥

衆四萬攻拔大梁顓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

顓北渡河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四十二

汲古閣

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

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魏主之出也單騎而

去侍衛後宮皆安堵如故顓一旦得之號令

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顓自謂天授遽

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或見寵待干擾

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余朱榮聞魏主北

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

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

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榮命車騎將軍余朱

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

石夜度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失

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

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魏主

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北海王顥自轅轅

南出至臨穎

轅胡關切關名險道也從騎分在河南緱氏縣東南

散臨穎縣卒江豐斬之傳首洛陽

並北史慶出本傳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七

梁紀四十三

汲古閣

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慶之曰

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

比必寐切

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

也奈何輕之 七月魏主始入宮以高道穆

爲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

卒呵之不止

呵虎何切叱也

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

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

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也道穆見帝帝曰家

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

以愧卿卿何謝也於是魏多細錢米斗幾直

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在市銅價八十一錢

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

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奸鑄彌衆今錢

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

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

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七

梁紀四十四

汲古閣

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

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金

紫光祿大夫楊侃

空早切

亦奏乞聽民與官並

鑄五銖錢使民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

鑄永安五銖錢

出北史本傳

九月上幸同泰寺

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

大捨以便省爲房升講堂法座爲四部大衆

開涅槃經題

涅槃乃結切槃蒲官切釋氏經名猶華人云示滅也佛以人死其

精神常在佛之死示寂滅而已非真死也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

三寶奉贖皇帝菩薩上薄胡切下桑割切釋氏佛號僧眾默

許百辟詣寺東門辟音壁畿內羣臣也奉表請還臨宸

極三請乃許上三荅書前後並稱頓首魏

公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尖子廉切討韓樓於

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

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

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梁紀四十六汲古閣

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

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

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

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

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

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

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

幽州平 十月上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

五萬餘人會畢上御金輅還宮輅洛故切金輅者言行於道路也御太極殿大赦改元本出

紀

二年八月魏公朱榮雖居外藩遙執朝政樹

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伺相史切說文闡窺

也一日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

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

不悅帝旣外逼於榮恆怏怏不以萬乘爲樂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梁紀四十六汲古閣

怏倚兩切情不足也城陽王徽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

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會榮請

入朝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九月榮至洛

陽帝卽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爲後

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戊子天穆至洛陽帝

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

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

帽懼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與天

穆俱入朝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榮見魯安等抽刀從東戶入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閭闔門下詔大赦是夜余朱世隆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十月汾州刺史余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四十七

汲古閣

原太守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建元建明十二月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兆騎執帝鎖於永寧樓上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撲弼角切舉而擊之如格殺也汙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遷敬宗於晉陽縊

殺之

縊於賜切自經也

初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

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其子弟曰如聞余朱兆購募陽城王得之者封千戶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傳首於兆兆亦加勲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四十八

汲古閣

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徽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紇豆陵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亟還晉陽以禦之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

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遂以其衆委焉
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
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
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
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面無穀色
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
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四十九 汲古閣
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出北史榮
傳及齊紀
三年二月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余
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
弟密議以長廣王疎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
親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
以元叉擅權託瘡病上於今切不能言也居龍華佛寺
無所交通關西大行臺群孝通說世隆立之

乃以長廣王之命禪位千廣陵王王奉表三
讓然後卽位封長廣王曄爲東海王大赦改
元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叙敬宗枉
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彊臣
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
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
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太慶肆眚之科
肆緩也書曰皆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所景切一依常式帝閉
陸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 五十 汲古閣
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
太平加余朱世隆儀同三司贈榮相國晉王
世隆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爲
之以爲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爲火所焚
高乾據信都余朱羽生襲之高敖曹馳擊羽
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稍所角切牙屬或作梁通俗文曰牙丈八
者謂之衆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
屯壺關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

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

下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

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謁歡於湓口說歡曰余

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

鄱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積之稅枯古八切藁去

皮曰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

歡大悅之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

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居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 梁紀五十一 汲古閣

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富多出貸求利元

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及余未兆弑敬

宗元忠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

車載素箏側莖切樂器秦蒙恬所造濁酒以奉迎歡聞其

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

之擘博厄切脯方矩切乾肉爲脯擘謂分而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

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

可知還吾刺勿通也聞者以告歡遽見之引

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

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余朱耶

歡曰富貴皆因被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因

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

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入殷州便以

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上母媿切止也

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

絲毫之物不聽侵犯遠近益歸心焉進至信

陸狀元通鑑卷七十一 梁紀五十一 汲古閣

都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

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

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余朱世隆之初

爲僕射也畏余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畱心

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

憚爲尚書令家居視事公爲貪淫生殺自恣

又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

員限自是勲賞之官大致猥濫上烏賄切人積多也

不復貴是時余未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

汾符分切州名漢置太原郡兼置并州後魏置西河郡兼置汾州皆在河東仲遠

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四方之

人皆惡余朱氏而憚其疆莫敢違也 四月

昭明太子統卒太子自加元服上即使省錄

朝政百司進事填委於前太子辯析詐謬秋

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平斷法獄多所

全宥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

陸狀元通鑑 卷七梁紀五十三 汲古閣

引接才俊賞愛無倦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

樂天性孝謹在東宮雖燕居坐起恆西向或

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初葬其母丁貴嬪遣

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

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

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為吉上年老

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

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為蠟鷲及諸物埋於

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

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為太

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鷲物大驚將窮其事

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

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徐州刺史

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為嗣銜其行事猶

豫久之卒不立遣還鎮出統本傳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

陸狀元通鑑 卷七梁紀五十四 汲古閣

可跬步失也跬犬藥切說文半步也司馬法凡人一舉足曰跬步三尺

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

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

求吉得凶不可湔滌上將仙切下徒歷切湔酒也滌洗也可

不戒哉是以危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

之奇紀宜切邪音斜周禮有奇衰之人鄭氏注云奇衰譎詭非常也遠于顧切離

也

五月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以東海徐摛為

家令搞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

體上聞之怒召搞欲加誚責上才笑切亦責也通作譙及

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

及釋教搞商較從橫上子容切或作縱東應西日縱南北日橫

對如響上甚加歎異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

悅出為新安太守 魏高歡將起兵討余朱

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等斛胡谷切代北複姓其先為部落統

帥號斛律部因以為氏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余朱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 梁紀 汲古閣

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憂懼歡

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

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

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

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眾笑

推歡歡曰今以吾為主毋得陵漢人犯軍令

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眾皆頓

顙曰上蘇黨切俯其首顙也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

權直追切擊殺也或作槌起兵於信都抗表罪狀余朱氏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

謙恭家世孝友總服同爨七亂切炊也男女百口

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

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余朱榮也播子侃預

其謀時椿致仕在華陰上戶化切洪農邑華山在縣之南也椿

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皆在洛七月余朱世

隆誣告楊氏謀反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六 梁紀 汲古閣

籍沒其家唯津子愔切湮在外獲免往見高

歡於信都為言討余朱氏策歡甚重之即署

行臺郎中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

十月孫騰說高歡曰令朝廷隔絕號令無

所稟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歡乃立勃海

太守元朗為帝朗即位於信都改元中興以

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考異曰

武帝普通三年十一月魏初行正光曆大赦

後魏律曆志云曆成會孝明帝加元服改

元正光固命曰正光歷按帝紀正光元年

七月辛卯加元服三年十一月丙午行正

光歷今從之

六年正月魏元法僧殺高諒稱帝法僧傳作

高謨今從魏帝紀又魏紀云自稱宋王法

僧傳及北史皆云稱尊號梁法僧傳云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七

汲古閣

梁紀五十七
稱帝按法僧立諸子為王必稱帝也今從

梁書

六月延明令江革作大小寺碑南史作丈人

寺碑今從梁書

大通二年四月榮殺魏高陽王雍以下二千

餘人北史云榮惑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

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

里至南北長隄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

聞之妄言丞相高陽王反殺王公以下二

千餘人榮傳一千三百餘人今從魏紀

中大通元年四月元顥即帝位改元魏帝紀

去年十月蕭衍以顥為魏主號年孝基入

據鉅城顥傳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

登壇燔燎年號孝基今從之也

十二月魏城陽王徽抵寇祖仁家魏書作寇

彌按寇讚諸孫所字皆連祖字或作名彌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八

汲古閣

梁紀五十八
字祖仁今從伽藍記

三年二月朱兆監軍孫白鷄北史作白鷄

今從北齊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七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梁紀

高祖武帝下

中大通四年二月魏安定王以高歡爲丞相
帥百官入居於鄴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
下皆怨毒尔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
如圖之勝曰尔朱天光與尔各據一方欲盡
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
陸衆无通鑑 卷七十八 梁紀 派古閣

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
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天
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
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
衆豈能爲敵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
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
天光不從閏月天光自長安北自晉陽皆會
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高歡將中軍

高歡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
利尔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
孰收散卒躡其後歡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
擊之尔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歡尔輕騎西
走將逃於窮山尔朱氏之黨皆爲斛斯椿所
殺歡以安定王疎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
邑且觀節閔帝之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
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崔悅

陸衆无通鑑

卷七十八

梁紀

共勸歡廢之後閔帝於崇訓佛
寺更立平陽王修乃爲安定王作詔策而禪
位焉戊子孝武帝卽位於東郭之外酖節閔
帝於門下省以高歡爲大丞相歡以晉陽四
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歡徵賀拔岳爲冀
州刺史岳遜辭爲啓而不就徵
五年魏尔朱尔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高歡
親臨厚葬之魏賀拔岳遣使詣晉陽觀與約

爲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
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
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
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
者正憚公兄弟丁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

侯莫陳悅時爲秦州刺史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岳大

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
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 派古開

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岳以夏州被
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

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

卒表用之岳北史周紀及岳等傳魏丞相歡患賀拔

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翟徒鹽切姓也嵩息子切

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

六年二月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

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

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

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

之言乃誘岳入營斬之悅還屯水洛城岳衆

散還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

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

奉之大事濟矣乃馳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

議去留衆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

自應乘勝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 派古開

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

將離遂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侯莫陳悅後爲泰所殺

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

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

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

岳甚慟將士皆悲喜魏主以泰爲大都督即

統岳軍 魏侍中斛斯椿勸魏主圖丞相歡

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

先是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爲荊州刺史欲倚以敵歡歡益不悅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遠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五

汲古閣

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丞相歡覺其變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帝以宇文泰兼尙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謂斛帳內大都督楊薦曰卿歸語行臺遣騎

迎我以薦爲直閣將軍丞相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介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屯於汝水七月丙午歡引兵渡河魏主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灋西上直連切灋水之西在河南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武衛將軍雲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六

汲古閣

中獨孤信

信本名如願姓劉氏魏初有四十

至庫者爲領人酋長生信信少年修飾服章軍中號爲獨孤郎故曰獨孤信也

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

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已酉歡

入洛陽帝鞭馬長驚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

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

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稠直由切地各在榮

西陽之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

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觀集百官謂曰爲臣

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

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乃收尙

書左僕射辛雄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

代北復姓西部大人世爲首帥號夜
列因以爲氏延慶其名叱音昌栗切兼吏部

尙書崔孝芬都官尙書劉廐

許金切又
許錦切兼度

支尙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

宇文泰使趙貴弼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

隆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汲古閣

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

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

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

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

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

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

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

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尙書分掌機

事以行臺尙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

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

尙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

斗去而復還畱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

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

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丞相觀自追

迎魏主進屯華陰觀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

隆狀元通鑑

卷七
梁紀汲古閣

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魏主之在洛陽

也密遣閣內都督河南趙綱召東荊州刺史

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

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

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

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

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卽帥

衆赴關中荊州民楊祖歡邀景昭於路景昭

戰敗剛沒蠻中十月歡至洛陽遂立清河王
宣世子魯見爲帝丙寅孝靜皇帝卽位於城
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丞相歡以洛
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
卽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
道收百官馬尙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
乘驢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
石以賑之庚寅東魏主至鄴是時六坊之衆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 汲古閣
從孝武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 魏孝
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
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
入關丞相昶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
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按由是復與昶有隙癸
巳帝飲酒遇酖而殂昶乃奉太宰南陽王寶
炬而立之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
入口者數月昶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是日
魏文帝卽位改元大統魏渭州刺史司朱渾
道元母兄皆在鄴帥所部三千戶至晉陽歡
始聞孝武之喪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
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弘以爲君遇臣不以
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
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旣隆李同軌議以爲高
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 汲古閣
已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昶爲都督中外諸軍
錄尙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昶固辭王爵及
錄尙書乃封爲安定公昶以軍旅未息吏民
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
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昶用蘇綽爲行臺郎
中居歲餘昶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爲能有
疑事皆就決之昶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
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

陸狀无道鑑

卷大

源古

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竝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習果五切遂畱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

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

詰去吉切平旦

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

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

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

多遵用之

出北史綽本傳

十一月侍中中衛將軍

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

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

山本傳

管見曰惜哉問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

陸狀无道鑑

卷大

源古

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有終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始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天地之性也覆載天地之德也而未知天地之始者也揚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倣像而形之爾莊子所謂至德之世者惟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卽洪荒也與

國人淳其時卽至德也然則凡有書契以

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由是言之先後不

相傳耳目不相際古猶今也安知其所始

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

可知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旣曰生是

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之理也深於易

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始可

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東魏元魏孝武帝為高歡所逼西入關歡乃奉清河王寶之子為帝遷都鄴是為孝

關帝世號東封丞相歡之子泚為太原公泚

魏始於此內明決而外如不惠兄弟及眾人皆嗤鄙之

獨歡與之謂長史薛琬曰此兒識慮過吾幼

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泚獨抽

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

彭樂帥甲騎偽攻之兄澄等皆怖撓上音故切下女

巧切忍泚獨勒眾與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

援也陸狀元通鑑卷六梁紀十三汲古閣

擒之以獻是歲鄴陽妖賊鮮于瑯改元上

願有眾萬餘人鄴陽內史吳郡陸襲討擒之

按治黨與無濫死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

惡分民無枉死賴陸君

二年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為并州刺史

求入鄴輔朝政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孫舉

為之請舉丘乃許之以澄為尚書令魏朝雖

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既至用法嚴峻事

無疑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為左丞

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舉劇

飲醉甚而卒丞相歡謂子如曰卿折我右臂

為我求可代者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

為主簿宅曰歡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

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嘗稱一人謹密

者為誰季式以司徒記室陳元康對曰是能

夜中聞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即授大丞相功

陸狀元通鑑卷六梁紀十四汲古閣

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

出臨行畱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

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趙彥深

同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執居趙前性

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

也三月丹陽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多藝能

好養生之術仕齊為奉朝請才信棄官隱居

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

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
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常有
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
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
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
及之弘景傳 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
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
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五 梁紀 汲古閣

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
患者宜速詳啓蠹都故切出食木爲蠹 上待魏降將
賀拔勝等甚厚勝等思歸上許之親餞之於
南苑餞音踐送行飲酒 勝懷上恩自是見鳥獸南向
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東魏丞相歡遣侯景
以輕騎邀之勝等棄舟自山路逃歸既至長
安詣闕謝罪魏主執勝手獻欬曰獻休居切欬計既切
歎息乘輿播越天也非卿之咎 九月東魏

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
督諸將入寇 十月景進軍淮上南北司二
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

三年六月東魏遣常侍李諧來聘以盧元明
李業興副之七月諧等至建康上引見與語
應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
日遇勅敵上渠京切狂也 卿輩嘗言北間全無人物
此等何自而來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
陸狀元通鑑 卷七十六 梁紀 汲古閣

龍西奔神傳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
楊遵彥清河崔贈爲首時南北通好務以俊
乂相諉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
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
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
潞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潞爲之拊掌武切
魏使至建康亦然 八月魏丞相泰帥
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

出兵拒之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
內賊爲誰弼曰諸勲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
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
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
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
猶亡魂失膽諸勲人身犯鋒鏑鋒戈戟也鏑音鏑箭鏃也音

前百死一生雖或食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
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十七 汲古閣

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
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
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
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爲汝擊賊令
汝安寧汝何爲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
高敞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歡曹在列則
爲之華言出北史 弼等傳 閏月東魏丞相歡將兵
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時魏丞相泰所將將

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聞歡將濟河諸將
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執泰曰歡
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
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
度渭十月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歡聞
泰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
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
平地置陳讀曰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十八 汲古閣

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
勳爲左拒俱兩切陣名左傳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命將士皆
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
渭曲都督大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
欲一死決譬如猢猻或能噬人獺居例切狂犬噬時制切
也且渭曲葦深土濘奴定切泥濘無所用力不如
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旣傾則
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

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柵匹沼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九梁紀梁紀汲古閣八尺之軀征虜將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內蕭丞相觀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老皆空矣歡乃夜度河趣去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泰還軍渭南乃於戰所

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北史齊周紀及弼等傳四年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李弼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莫多婁貸文莫多婁代北三字姓貸文其名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以千騎前進夜遇陸狀元通鑑卷六十九梁紀梁紀汲古閣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滎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上莫郎切又武方切北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扶丑栗切策扶謂以馬槓擊之也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

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叅與之
俱逸魏兵復震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
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叅建旗蓋以陵
陳邠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爲
魏人追斬之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是日東西
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
氛霧四塞氛數文可霧氣氣也莫能相知魏獨孤信
等戰竝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叅所在皆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梁紀 汲古閣

棄其卒先歸叅由是燒營而歸留王思政鎮
恒農九月魏主人長安丞相叅還屯華州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
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
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
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汰他蓋切擇也妙選
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薦擢皆引致

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
五年正月以丹陽尹何敬容爲尚書令自晉
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
日旰不休旰居案切晚也爲時俗所嗤鄙
何敬容嗤赤知切笑也內省則朱昇敬容質慤無文慤苦角切謹也
也以綱維爲已任昇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
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昇善伺候人主爲意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二 梁紀 汲古閣

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斯罔視聽遠近
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
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玉稚及褚翔不往
何朱本傳御史中丞叅禮儀事賀琛奏南北
二郊及籍田往還竝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
之祀宗廟仍乘玉輦琛瑒之弟子也瑒音暢
辛未上祀南郊 魏丞相叅於行臺置學取
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悉令旦治公

務晚就講習 九月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十一月東魏人以正光曆浸差命校書郎李業興更加修正以甲子為元號曰興光曆既成行之 散騎常侍朱昇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

陸梁元通鑑

卷六

梁紀

汲古閣

拓他各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狎柯南平狎狎洞狎楚狎代狎夜狎郎狎至狎且狎蘭狎杯狎船狎於狎岸狎故狎名狎其狎地狎也狎曰狎柯俚兩耳狎建置州郡紛綸甚眾故昇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來歸附者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徼吉弔切荒外邊徼也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

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隋地理志及本傳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丞相叅命左僕射周惠達吏部郎中唐瑾渠遼切損益舊章至是稍備六年八月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勿上行狀及立銘誌上不許贈本官諡穆正公

陸梁元通鑑

卷六

梁紀

汲古閣

七年五月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為設酒餞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許既切糧餼米也餼饋生肉也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或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叅怒曰測為我安邊我知其志何得聞我骨肉命斬之北史本傳魏丞相叅欲革易時

政爲強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尚書蘇綽
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
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九月始秦行之
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
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秦甚重之常
置諸坐右又令百官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
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

北史本傳

朱黼曰在昔聖賢之爲治其載於詩書者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二十五

汲古閣

可攷也自後世之論卒以爲安平無事之
術不可以禦亂以爲後世子孫數百年之
計不可用之以速成功施之戰國倥偬不
暇給之際聞者莫不嘻笑也魏當離析危
亂之際蘇綽爲之佐相不過清心以正下
崇化以教民盡地力以勸農擇賢良以共
事恤刑罰均賦役而已秦反以是造周并
齊滅梁幾混合南北隋唐之興由是取法

焉以秦之姦軌綽之凡陋猶收效若是矧
其人品真能知詩書聖賢之旨者乎

東魏詔羣官於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
格冬十月頒行之是歲魏又益新制十二
條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
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亂以
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
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
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
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
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軍
國之費龐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

而甚切熟

出隋食貨志

也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

八年三月魏初置六軍十二月東魏以光
州刺史李元忠爲侍中元忠雖處要任不以
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爲僕射

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
播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
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出本傳

九年正月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
降魏魏丞相叅帥諸軍以應之以李遠爲前
驅至洛陽三月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
北叅退軍灋上歡渡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
數日叅畱輜重於灋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二十七

汲古閣

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飢而來
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黎明

上郎奚切北也

謂北

明也

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

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
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
來告捷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
級歡使彭樂追泰泰謂樂曰汝非彭樂邪
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從其言

而歸明日復戰泰爲中軍趙貴爲左軍若干
惠等

上人者切若千虜復姓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爲姓惠其名

爲右軍合

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
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
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
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
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歡許之興
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二十八

汲古閣

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
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
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武衛將軍
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
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東魏兵復振泰與戰
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退東魏兵追之獨孤信
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泰遂入關
屯渭上歡進至陝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

曰混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
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
以爲疑觀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陳元康曰
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
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不從使劉豐生將
數千騎追秦遂東歸秦召王思政於玉壁使
守恒農思政修城郭起樓櫓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二十九

汲古閣

守禦之備 十一月魏諸牧守共謁丞相秦

泰命河北太守裴俠

胡頰切

別立謂諸牧守曰

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

立衆默然無敢應者秦乃厚賜俠朝野歎服

號爲獨立君

出本傳

十年三月東魏以高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

高洋爲左僕射丞相歡多在晉陽孫騰司馬

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舊委以朝政權

軌重灼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
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於澄歡
謂羣公曰兒子浸長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
下見澄無不聳懼 五月魏琅邪貞獻公賀
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勝憤恨發
病而卒丞相秦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
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真大勇也 七月
魏更權衡度量命尙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三十

汲古閣

之制總爲五卷頒行之搜簡賢才爲牧守令

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出北

史綽本傳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

上賞是切謂懈怠也

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啓以司州中從事宋遊

道爲御史中尉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爲之

以遊道爲尙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

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舉

義雲等爲御史時稱得人

出北史崔宋傳

是歲東

魏以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
梁魏通好魏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
安和上復書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想境
內清晏今萬里安和上亦效之

十一年二月魏丞相泰始通使於突厥突厥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居西海其初為鄰國所破滅有一兒十歲其人見之不忍殺乃斷其臂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生十男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最賢者為若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突厥本西方小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

至其酋長上自秋切謂豪帥也土門始疆大頗侵魏西

邊魏使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

其將興矣三月東魏丞相歡入朝於鄴百

官迎於紫陌歡握舊通手而勞之勞郎到曰切慰勞

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中尉盡心徇

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

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

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暹拜馬驚走

歡親擁之授以轡東魏主宴於華林園使觀

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

人可被并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高澄

退謂暹曰我尚畏美何況餘人出北史暹傳晉

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

六月魏主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蘇

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

陸狀元通鑑

卷六十一

汲古閣

章皆依此體出北史綽傳十二月散騎常侍賀

琛丑林切啓陳四事其一以為今北邊稽服正

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

甚郡不堪州之控總上苦貢切下作弄切控摠困貌縣不堪

郡之衰削上蒲侯切衰削猶刻剝也更相呼擾更工衡切互也惟

事徵歛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

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

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驚困邑宰

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

殘總有廉平郡猶掣肘上呂列切也下如

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上調

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為今天下守宰

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

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上虛

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

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上尺救切腐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 三十三 汲古閣

也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為吏牧民者致貴

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皆盡於燕飲之物

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

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傅翼上讀增其搏

噬上伯各切搏擊也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

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

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

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

不能及羣故勉彊而為之苟以淳素為先足

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

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所

交切斗筭各容十升筭竹器容斗十二升論

語口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言小而不大也既

得伏秦帷展便欲帷消悲切說文曰在旁日

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孽肌分

理以深刻為能疵疾移切孽以繩逐為務迹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 三十四 汲古閣

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

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

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微倖之患

矣微堅亮切通作僥說文幸其四以為今天

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

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

京官治署邸肆上丁禮切蒼頡及國容戎備

四方屯傳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

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奏上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環大指以爲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上音直日關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倥偬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梁紀

更增惛惑

上呼昆切亂也

卿不宜自同關茸

止取名字

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

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

上胡孟切恣也

某太守貪殘

向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竝何姓名取

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

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

儻家家搜檢恐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

事昔之牲牢上音與切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蟋蟀音悉

事考皆是園中之物變一瓜爲數十種治一

菜爲數十味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

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

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

皆資僱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梁紀

非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

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

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

之物不入於宮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

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見也朕三

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

具方食

具音則

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昔要腹

過於十圍

要讀

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

陸梁元通鑑

卷八

梁紀三十七

汲古閣

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尙書班下海內庶維新之美復見今日珥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卽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皴裂上七倫切細皮也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

口以過身衣布衣

身衣於

木絲皁帳一冠三

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

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

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

上去虔切袴也

下徒早切褌也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

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

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

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珥啓及之上惡

陸梁元通鑑

卷八

梁紀三十八

汲古閣

其觸實故怒

出

梁紀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主聽

納之失在於叢脞

上祖公切下倉果切書曰元首叢脞哉孔氏傳

云叢脞細碎也

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

王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

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

而爲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

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

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具之勤為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三十九

鞠獄為意

鞠居六切窮理罪人也

姦吏招權弄法貨賂

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徙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羊益切悅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

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出本紀及隋刑法志

中大同元年三月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出本紀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四十

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為貨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竝行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七月詔曰朝四暮三衆徂皆喜徂七切徂徂也莊子齊物篇曰徂公賦羊曰朝三而暮四衆徂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徂皆

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

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

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

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

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竝同

三年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季年遂

以三十五爲百云隋食貨志上年高諸子心

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汲古閣

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

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八月東

魏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魏徙

并州刺史王思政爲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

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

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衆將伐

魏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

西師不出十月以岳陽王督楚點切爲雍州

刺史上捨督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督

兄弟亦內懷不平督以上衰老朝多秕政上

履切其政如嫌批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

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

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爲政撫循士民數

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東魏丞相歡

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

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二

汲古閣

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

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

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

道孝寬掘長塹七艷切邀其地道選戰士屯

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

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塞柴投火以皮排去

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

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

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觀無如之何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梁紀四十三

汲古閣

十一月解圍去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

寬爲驃騎大將軍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

北出

史韋孝寬本傳

魏司農卿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

未平爲已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

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

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

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

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

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雅何爲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於車後酌酒言曰酌獻對切餞祭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梁紀四十四

汲古閣

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

卮落於手

卮章移切飲酒器北史綽本傳

東魏河南大

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

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

曰此屬皆如禾突勢何所至

突施沒切禾性觸突故以爲喻

景嘗言於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濟江縛

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

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曰

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

兒共事及歡疾篤潞詐為歡書以召之景聞

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擁兵以自固

歡門潞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

揚跋扈之志跋蒲撥切扈侯古切跋扈猶強梁也顧我能畜養

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唯有慕容紹宗

我故不貴之畱以遺汝又曰邙山之戰吾不

用陳元康之言畱患遺汝死不瞑目上莫定切閉目

陸狀元通鑑 卷八梁紀四十五 汲古閣

太清元年正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歡性

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

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

擢人受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廝養上相

儉素刀劒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

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每獲敵

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為之用

世子潞祕不發喪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

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

叛歸於魏潞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出北史齊

紀 三月魏以侯景為太傅河南大行臺上

谷公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

與高潞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

潁荆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

三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折簡猶言片紙也見

陸狀元通鑑 卷八梁紀四十六 汲古閣

傳注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

宋一平徐事趙燕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

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

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

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獨言

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

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昇揣知上意揣初

度也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今侯景分魏

土之半以來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且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出景傳及本紀昇等傳

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丞相泰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李弼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大行臺左丞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四十七

汲古閣

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執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謀叛魏果辭不入朝遣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悉召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八月下詔大舉伐東

魏以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為都督東

魏高澄入朝於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

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傍為穴納其

柩而塞之殺其羣臣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

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出北史齊紀

東魏靜帝美

容儀旅力過人射無不中

竹仲切傷也

好文學從

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

惡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四十八

汲古閣

恭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歐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元瑾等

謀誅澄事覺澄幽帝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

九月澄還晉陽

出北史魏紀

上命蕭淵明堰泗

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追軍與侯

景倚角

倚居綺切執其足也左傳譬如逐鹿晉人角之戎人倚之言叶力共攻之

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慕容紹宗爲東

南道行臺以救彭城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

腸兒

噉杜覽切唯啖也或作陷

何能爲聞高岳來曰兵精

人凡諸將無不爲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四十九

汲古閣

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則

高王定未死邪澄以杜弼爲軍司攝行臺左

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爲戒者弼請口陳

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則天下之

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

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

帥衆十萬據橐駝峴

橐音託駝音隨峴胡甸切山名

羊侃勸

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

領出屯堰上紹宗至城下淵明醉不能起諸

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

東魏戰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

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

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誤吳兒使前爾擊

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

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之梁

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五十

汲古閣

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

還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侯景

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

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

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

金陵逋逃之藪

蘇后切淵藪

江南流寓之地甘辭

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

大小幸災忘義連結姦惡斷絕鄰好益物無

定方事無定執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悔之以慢藏使其執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終恐尾大於身踵靡於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一

汲古閣

股倂彊不掉

倂彊勿切彊其兩切梗辰也

狼戾難馴呼之

則反速而疊小

馴悅倫切訓也疊許慎切辨隙

不徵則叛遲

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有功蕩舟稱力年旣衰矣耄又及之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竟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謗譁興於下

蕭徒谷切痛怨也春秋傳民無怨讟

傳險躁

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疊起腹心疆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鷃

丘侯切鳥子生哺者

無救府藏之虛空請

熊罴

謂之躡

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

實其時鷸蚌相持

鷸以律切翠羽鳥也

我乘其弊其後

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世景傳

管見曰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如滌垢

陸狀元通鑑

汲古閣

如磨玷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

也釋氏懺悔者以言謝而已今日罪明日

懺之云罪亡矣明日罪後日又懺之云罪

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罪無時而不爲

也雖弑君殺父天下大逆苟能歸心於佛

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

凡爲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

刑罰或逢怨敵則歸之魔障推之於冤對

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修此學者所宜深辯不可以惑焉者也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

之送於晉陽犬將軍溈待之甚厚慕容紹宗

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

四萬人退保渦陽上古禾切又音瓜本漢山陽縣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

而進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

陸衆无通鑑

卷六梁紀五十二汲古閣

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

命戰士皆被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

人脛馬足東魏遂敗紹宗奔譙城魏岐州

久經喪亂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

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爲諸州之

最祖外切上功曰最丞相秦擢穆爲京兆尹

二年正月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

景食盡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景士卒不樂

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

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

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晝夜兼行追軍不敢

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

縱之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

盡沒上下咸以爲憂太子詹事何敬容曰景

讎覆叛臣終當亂國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

福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

陸衆无通鑑

卷六梁紀五十四汲古閣

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

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于子悅

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上以景兵新破未忍

移易卽以景爲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上

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

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卓而爲賊劉

弔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

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

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
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
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
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所綺切履不踟跟
也背君親如遺芥居拜切豈知遠慕聖德爲
江淮之純臣乎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
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
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

陸狀元通鑑

卷大

五十五

汲古閣

歎息其忠然不能用

田景本傳

二月東魏大將

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上與朝臣議之朱

昂張綰等皆曰

昂更切綰烏板切

靜寇息民和實爲

便司農卿傳岐獨曰

傳方遇切姓也本自傳說出於傳昂因以爲氏

岐翹

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

居覓切

欲令

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

墮其計中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

昂言侯景竊訪知之累啓於上曰臣今蓄糧

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
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主耳今陛下棄臣遐
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
又破書於朱昂餉金三百兩昂納金而不通
其啓景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
許之舍人傳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
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昂曰景
犇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

陸狀元通鑑

卷大

五十六

汲古閣

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

薄心腸於是始爲反計是後表疏稍稍悖慢

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臨賀王丑德所

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

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丑德在北

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丑德曰今

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

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

景雖不敏實思自効願王允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機事在速今其時矣七月景反於壽陽以誅朱异徐麟陸駿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瑒等上渠幽切乃詔以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筆笞之筆止藥切策也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七

梁紀

梁紀

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董督眾軍以討景九月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丑偉偉曰邵陵若至彼眾我寡必為所困不如棄淮南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景乃畱外弟王顯貴守壽陽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竄襲譙州執刺史豐城侯昶歷陽太守蔣鐵以

城降因說侯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采石即牛渚磯也在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畱田英郭駱守歷陽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取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八

梁紀

梁紀

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亭歷切密以濟景已西景自橫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建康大駭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

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

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竝出在

外軍旅指擣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

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上胡剛切與航同義太子以

臨賀王昶德守宣陽門昶帥眾於張侯橋

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獻欬

流涕獻休居切欬休既切歎息貌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

袍昶德軍竝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

陸景元通鑑卷六十九梁紀梁紀汲古閣

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景繞城既而作

切說文周也從反而而也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

十一月戊午朔臨賀王昶德即帝位於議賢

堂下詔稱晉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

稷將危河南王昶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

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昶初至建康謂朝夕

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

人心離沮昶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

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

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

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荊州刺史湘東王繹

聞冏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

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等發兵入援

邵陵王綸聞侯景已度采石晝夜兼道旋軍

入援乙酉綸進軍玄武湖景引兵擊之諸軍

皆潰十二月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

陸景元通鑑卷六十九梁紀梁紀汲古閣

中益懼時鄱陽世子嗣桺仲禮邵陵王綸

等援軍大集眾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

岸樹柵以應之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丑

茂而非其罪尚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

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

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慶既

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亟使

賜茂方切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三年正月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宋昇昇慚
憤發疾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昇
特贈尚書右僕射

並出昇景
正德本傳

臺城與援軍

信今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
寫救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賊怪之以爲
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
陽世子嗣左右奔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
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
陸梁元通鑑 卷六十一 梁紀 六十一 汲古閣

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之纔過淮卽縱兵剽
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
亦止 五顯貴以壽陽降東魏 初臺城之

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
四十萬斛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
爲薪撤

直列切

薦剉以飼馬

剉祖附切切研也
何祥利切切秣馬

也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脰

戶皆切說
文曰脯也或鎧

重鼠捕雀而食之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
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

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
食若僞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
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
然後休士息馬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
景從之遣其將至城下拜表求和上怒曰和
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
陸梁元通鑑 卷六十二 梁紀 六十二 汲古閣

陸梁元通鑑

卷六十二

梁紀

汲古閣

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遂報許之敕
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
可以景爲大丞相河南王如故景長圍不解
專修鎧仗邀求稍廣了無去志 湘東王繹
軍於郢州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
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遣

七到切

軍於西峽口

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叅軍蕭
賁骨鯁士也

鯁古杏切骨鯁喻正直也說文
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爲鯁

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
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
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
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
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
事殺之 侯景連東府米入石頭既畢上啓
陳十失三月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
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恤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
六十三

汲古閣

吏士其書佐董勛

許助切一作勲

熊曇朗恨之

曇朗徒含切

丁卯夜向曉助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
城上聞城已陷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
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
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
吐也 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上問初度江有
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
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上俛首不言
俛亡下切

低首也或謂曰

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

懼容中庶子徐摛

救知切

謂景曰侯王當以禮

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

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

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

自慚

之涉切懼也怯也

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

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

宮人皆盡 已巳景遣以詔命解外援軍南

陸狀元通鑑

卷六

梁紀
六十四

汲古閣

兖州刺史臨成公大連等各還本鎮邵陵王

綸奔會稽柳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竝開營

降軍士莫不歎憤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

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

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

以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

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噉其泣矣何嗟及矣

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

予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閣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

陸贄元道鑑

卷六

梁紀六十五

派古閣

爲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等待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山本紀及侯景傳

辛巳發高祖喪并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卽皇帝位大赦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六月臨賀王丑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

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八月東

魏勃海文襄王高澄爲蘭京所弒

京衡州刺史蘭欽之

子澄以爲膳奴屢欲殺之故京因是謀亂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

太原公泚聞之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嚮

之

嚮力究切肉齧也

泚祕不發喪勲貴以重兵皆在

并州勸泚早如晉陽泚從之夜召督護唐邕

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泚

由是重之澄死聞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

陸贄元道鑑

卷六

梁紀六十六

派古閣

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

甲午泚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

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

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

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

朕不知死在何日

山北史魏齊紀

晉陽舊臣宿將

素輕泚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給

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泚皆改之十

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憊等總息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遣使問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陳之地

南史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及據圖籙多歷歲

陸狀北通鑑 卷六十七 梁紀 汲古閣

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而畱心俎豆忘情于戚溺於釋教弛於典刑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嚙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多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已得自已喪可為深痛深誠者乎

右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壽年八十六

考異曰

大同三年閏九月高歡自蒲津濟河北齊帝紀十一月壬辰神武自蒲津濟魏帝紀十月壬辰敗於沙苑按長曆十月壬辰朔北齊紀誤也

九年三月東魏尉興慶戰死典略作尉興敬今從北齊書北史

東魏軍士逃奔魏者告以高歡所在周賀拔勝傳云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今從典

陸狀北通鑑 卷六十八 梁紀 汲古閣

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經典略云祭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

捨朕身及以宮人并所王境土供養三寶

四月丙戌公卿以錢一億萬奉贖按韓愈

佛骨表云三度捨身為寺家奴若并此則

四矣今從梁書

太清二年正月侯景眾潰晝夜兼行追軍不

收通

典略云昔息夜行追軍漸逼今從梁書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梁紀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七十九
梁紀

太宗簡文皇帝

諱綱武帝第三子也立為太子武帝幽崩
侯景奉太子即位後為景所廢

大寶元年

庚午

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

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東魏

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齊郡王魏楊忠國

陸狀元通鑑

卷五十九

梁紀

汲古閣

安陸柳仲禮救之犬為忠所破盡俘其眾馬
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
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二月侯景遣侯子
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
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
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
以子鑒為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
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

溧理吉切丹陽邑溧水所

出三月景請上禩宴於樂遊苑禩胡計切除惡之祭也古

人以三月上巳祓禩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

御牀南面竝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景

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

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

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

旱蝗胡光切蟲名說文螽也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

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茨巨險切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 汲古閣

說文雞頭也所在皆盡死者蔽野當室無食皆烏

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

千里絕烟因連切或作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

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

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

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

斬刈人如草芥刈魚肺切芟也以資戲笑由是百姓

雖死終不附之出景本傳湘東王繹以天子制

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

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出元帝紀五

月東魏進齊王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黃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鉞

徐之才宋景業皆善圖讖勸洋受禪洋以告

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

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

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 汲古閣

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作園

丘備法物丙辰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

求入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

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

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

久挹乙及切退抑也謹當遜避乃下御坐步就東廊

詠范蔚宗上紆胃切又紆勿切范曄字蔚宗後漢書贊曰獻

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寶所司

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嬪毗寶切嬪御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帝出雲龍門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于齊戊午齊王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白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已未封東魏主爲中山王待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四

汲古閣

以不臣之禮初雍州刺史岳陽王詵旣與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魏人欲令詵發哀嗣位詵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詵爲梁王始建臺置百官秋七月梁王詵入朝于魏齊主初立高洋襲其父歡位封齊王東魏武定九年受孝靜帝禪國號齊始於此勵精爲治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

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開北史九月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爲魏齊紀漢王加殊禮十一月魏丞相泰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自秋及冬魏畜產多死乃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已東皆入於齊初魏敬宗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五

汲古閣

以介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泰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信本名如願姓劉氏魏初有四十六郡其先代畱屯者爲部落大人至車者爲頭人酋長生信信少年修飾服章軍中號獨孤信故南陽公趙貴常山公干謹彭城公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秦始籍民之才力者

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
陳馬畜糧備六家僕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
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奏任總百揆督中外
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圍而已餘六人
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
統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爲散官無所統
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下云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

汲古閣

齊主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
無垢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
行善治天下者雖有良法美政然必有仁
義之心然後可以行之租庸調之法魏之
法也府兵之制魏之制也然世不稱魏之
租庸調而稱唐太宗之租庸調不稱魏之
府兵而稱唐之府兵蓋魏之租庸調府兵
者徒有其法爾未必有仁義之心而行之

也唐太宗信魏鄭公之言躬行仁義以致

貞觀之治是以租庸調府兵可以爲良法

二年三月魏文帝殂太子欽立齊以湘東

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四月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宜州刺史

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

郴州切梁桂陽郡隋改爲郴州東

擊侯景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繹謂僚佐曰

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

汲古閣

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

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

暑疫時起

疫管隻切民皆疾也

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

命羅州刺史徐嗣徽等引兵會僧辯景使丁

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

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

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

郎佐切巡也

望風請服景

拓邏至于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

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辨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

吹尺僞切音律管籥之樂也

景望之服其膽勇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

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

武猛將軍胡僧祐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

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八

汲古閣

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

帥銳卒五千據白塔以待之

塔秦音切地名

僧祐擊

擒約送江陵景聞之焚營宵遁丁和宋子仙

兵敗皆爲僧辨所殺七月丁亥侯景還至

建康八月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

以掩取當知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尚帝女

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丑偉屢諫景以告

主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譏因說景除帝及景

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

登大位丑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

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

謝昊爲詔書逼帝禪位于豫章王棟戊午景

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爲晉安王

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

之垣墻悉布枳棘

枳朱氏切

庚申下詔迎豫章王

棟棟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九

汲古閣

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

輦景殺哀太子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

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安能以必死之命

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命取繫帳繩

絞之而絕壬戌棟卽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

尉郭元建曰吾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懼不濟

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以太子

妃賜元建元建曰豈有太子妃乃爲人妾乎

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九月丑偉說侯景弑太宗絕衆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傳丑修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旣久使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雋等齋曲項琵琶

上頰脂反下蒲巴切釋文琵琶樂器胡中馬上所鼓推手曰琵琶却手曰琵琶因以爲名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
汲古閣

爲樂之至於斯也旣醉而寢偉乃出雋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戶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太宗自幽繫之後無復侍者及紙乃書壁及板障爲詩及文數百篇辭甚悽愴景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丑僧辯等聞太宗殂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 十一月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卽皇帝位于南郊還

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唇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并其二弟同鎖於密室尉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丑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出景本傳

十二月齊主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
汲古閣

帝薨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元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卽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齊主嘗剝元韶髮須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

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右簡文帝在位二年壽年四十九

考異曰

太宗大寶元年二月侯子鑒克廣陵城中無

少長皆殺之

太清紀曰城中數百人典略曰死者八千人今從南史

五月丙辰東魏主禪位于齊

北齊書北史高德政傳云六月六日爾成陽王坦等七日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十二

汲古閣

司馬子如等至鄴九日文宣至城南頭按

後魏書北史帝紀皆云辛亥王如鄴甲寅

加九錫丙辰魏主遜位戊午王即帝位典

略辛亥王還鄴以長曆推之此月已酉朔

皆不與德政傳日相應蓋辛亥始自晉陽

如鄴非到鄴之日也

二年七月丁亥侯景還至建康

典略作六月

壬戌太清紀作七月二十日今從梁帝紀

八月壬戌豫章王棟即帝位

典略作壬辰誤

今從太清紀

陸狀元通鑑

卷九

梁紀十三

汲古閣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齋治通鑑卷七十九

終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

梁紀

世祖孝元皇帝

諱繹字世戌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為
荊州刺史侯景陷臺城乃起兵討景尋即
皇帝位

承聖元年壬申正月齊主伐庫莫奚大破之俘

獲四千人雜畜十餘萬齊主連年出塞給事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 梁紀 汲古閣

中兼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

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

器械精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上鳥舍切或

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

未嘗謬誤帝嘗曰唐邕彊幹一人當千又曰

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

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謂北史突

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柔然即蠕蠕自號

伊利可汗謂下切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

之特勒別將兵者謂之設 湘東王命王僧

辯等東擊侯景二月諸軍發尋陽陳霸先帥

甲士二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

於白茅灣烏闕切水曲築壇歃血共讀盟文

流涕慷慨發兩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甚

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眾感笑之

侯子覽屯姑孰以拒西師景遣兵助之三月

陸狀元通鑑卷八十 梁紀 汲古閣

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

挑戰又以舫舫千艘載戰士鵠止遙切又涉

小舟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畱大艦夾泊兩

岸子鑒之眾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

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

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故卒走

還建康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庚辰僧

辯督諸軍乘潮入淮丁亥進軍招提寺北侯

景帥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
西陳霸先曰我眾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壓制
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
處置兵景兵少却霸先與王琳杜龔等以鐵
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大潰諸軍逐
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
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
而藏景與百餘騎東走僧辯命侯瑱等帥精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 汲古閣

甲五千追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
踊如禮踊升疎切孔子曰擗踊哭泣謂跳而哭也已丑僧辯等上
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
宋京切海大魚也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
平王勸爾乃議之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
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
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
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

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
章王棟及二弟相扶出於密室遇本買臣呼
之就船共飲未竟竝沈於水僧辯西鎮建
業啓陳霸先鎮京口夏四月益州刺史武
陟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
傳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
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植其財用器甲殷積
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 汲古閣

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
繞節生花紀以爲獲瑞乙巳卽皇帝位改元
天正立子闡紹爲皇太子已酉侯瑱追及
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兵數千人瑱進
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
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
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舸古我切大船也方言南
楚江湖謂之舸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

信度追之景納平侃之女為小妻以其兄
為庫直都督賜公待之甚厚鵬隨景東走至
足景下海欲向蒙山鵬拔刀謂景曰吾等為
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王乞
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刀交下景欲投水
鵬以劍刺殺之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
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於齊
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漂陽
陸狀元通鑑 卷十梁紀五 汲古閣
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制
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齊顯祖即
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 乙丑葬簡
文帝於莊陵廟號太宗 五月齊辛術遷吏
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
人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
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
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

術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房越
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齊政煩賦重江
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
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出北史 公卿藩
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世祖即皇帝位
於江陵改元大赦 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
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
北盡武陵西拒硤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時
陸狀元通鑑 卷十梁紀六 汲古閣
為廣州刺史 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尸著籍者不
盈三萬而已
二年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
鎮揚州 齊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 突厥
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
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板為紀像親
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
之舉兵皆太子圖炤之謀也圖炤時鎮巴東

執詔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

荆鎮爲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

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

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迴

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迴曰蜀

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

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迴督

原珍等六軍自散關伐蜀 五月武陵王紀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梁紀 漢古關

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譙淹還軍

救蜀魏尉遲迴克涪音浮說文水出廣漢

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

庫空竭永豐侯攜嬰城自守迴圍之譙淹遣

江州刺史景欣援成都迴使原珍等擊走之

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將卒日夜思

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爲宜還救根本更

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太子圓炤固言不可

紀從之已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舻蔽川

上於計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

石填江鐵鎖斷之六月上以謝答仁爲步兵

校尉配兵使助法和武陵王紀遣將侯獻音

切築壘與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

蜀專制一方紀不從既而頓兵日久頻戰不

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

乃遣求和請依前旨還蜀上不許七月謝答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梁紀 漢古關

仁任約進攻侯獻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

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遊擊將軍

樊猛追擊斬之 魏尉遲迴圍成都五旬永

豐侯攜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迴

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

人懼遂受之八月攜帥文武詣軍門降迴以

禮接之吏民皆復其業惟收奴婢及諸積以

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迴爲大都督益潼等

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下詔將還建康
領軍將軍胡僧祐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
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
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
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
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
諸卿以爲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
左祖徒早切偏脫衣左祖者過半上以建康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九 梁紀 汲古閣

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
之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有圖
江陵之志梁王嘗聞之嘗與察同益重其貢獻
三年春正月魏太師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
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秩 魏主自元烈
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謀泄泰廢魏主
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

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
三月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
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
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
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
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
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爲之備 齊中書
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九 梁紀 汲古閣

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
之則使人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
一代罪當誅尚書左丞盧斐頓丘李庶皆言
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爲
刺客所殺帝怒於是庶及尚書郎中王松年
皆坐謫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於獄中潛
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北史收本傳
五月魏直州樂熾等作亂遷哲爲信州刺

史擊破之信州先無儲蓄與軍士共采芻
根爲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屢擊
叛蠻破之羣蠻懾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
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以王琳爲廣州
刺史上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
琳與主書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
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
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 梁紀十一 汲古閣
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
鎮武軍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侯肝切膺
然其言而弗敢啓散騎郎庾季才言於上
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
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
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
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子六切止
失荆湖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

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帝好玄
談九月于龍光殿講老子魏遣柱國常山
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
萬人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
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彌兗切
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席卷渡江直據丹
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係子城峻其陴堞
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 梁紀十二 汲古閣
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
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係據江南綿
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
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
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
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
召公卿議之侍郎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
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

王營帥眾會之帝停講內外戒嚴王琛報曰
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帝聞而疑之乃復開講
一日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
建康徵王僧辯為荊州刺史僧辯遣侯瑱帥
程靈洗等為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為後軍
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
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十一月癸未魏軍濟
漢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為之周圍六十餘
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丁
亥魏兵至柵下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
刺史使引兵入援庚子夜帝巡城猶口占為
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
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王褒胡僧祐朱
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時徵兵四
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
楯食尹切所以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

汲古閣

獎勵將士明行賞罰眾咸致死所向摧殄魏
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中竹仲切內外
大駭魏悉眾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
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時城南
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莫定切聞城
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
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
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

汲古閣

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有頃帝
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
蕭世誠一至此乎魏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
扼於革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營
使鐵騎擁帝入營因于烏幔之下幔莫半甚
為營所詰辱切問也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
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填
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至

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涇水漿不
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七日乃得之

朱黼曰守國之術有四曰德曰人曰地曰
計全則安三則僅存二則危一則亡咸無
焉則覆敗旋踵元帝欲懲先帝寬假之失
而反肆貪虐不鑒父兄苦空之敝而復崇
虛浮既不可以爲德以王琳得罪之嶺
外以陸法和能用兵弱之郢中其所信任
陸狀无通鑑 卷八十五 梁紀 汲古閣

不過宗懷黃羅漢之流而已是非所謂人
也上流無礙北道無襄陽與敵國仇宗之
地犬牙相入而不肯還軫建業則非所謂
地敵兵在郊而講老子未已自曉星變而
不聽庾季才之言多疑少斷迄出于謹之
下策則非所謂謀子然巍坐束手受俘反
歎文武之道盡讀之無益豈不愚哉
管見曰劉盛有云苟能行則論語孝經篇

足矣此猶爲博而寡要者使蕭繹腹厚盛
之一言亦足保其社稷又何必十萬卷爲
讀至是誠不若無書之爲愈也嗚呼均是
个也有以安身永壽者有以生疾墜命者
夫豈食之罪哉

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
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
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自由僧辯亦不由我或
陸狀无通鑑 卷八十六 梁紀 汲古閣

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
之辛未帝爲魏人所殺梁王督遣尚書傳
準監刑以土囊隕之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
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舒不釋或差誤及
欺之帝輒驚悟作文章授筆立就常言我賴
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魏立梁王
督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
表音八南北口 仍取其雍州之地管居江陵
表東西曰廣

京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域名曰助防外

助營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

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

與同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

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

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

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

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 汲古閣

江陵也梁王督將尹德毅說營曰魏之精銳

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等為歡

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

藏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

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憐息未敢送死王僧

辯之徒折簡可致折簡簡書片紙也然後朝

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願殿

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營曰卿此策非

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據為卿

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圍城長幼被虜又失

襄陽營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本紀

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奏江州刺史晉安王方

智為太宰承制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迴督

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

及黜陟迴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

附華夷懷之輯音集爾雅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 汲古閣

右元帝在位三年壽年四十七

敬皇帝

諱方智字惠相武帝第九子也封晉安王

元帝為魏人所害王僧辯陳霸先奉帝為

梁王承制于建鄴既而魏人送真陽侯蕭

淵明來主梁嗣僧辯納之陳霸先不欲納

淵明既立以方智為太子淵明梁宗室先

奔魏南史避唐

家諱止

主自晉陽還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

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

沙門和他計切說文無髮也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於之齊境皆無道士出北史本紀初王僧辯與

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居石頭城

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付之及僧辯納貞陽

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

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

陸狀元通鑑

卷十梁紀十九

汲古閣

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

公竝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收圖外依戎

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為乎會有告齊師

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霸先因是舉兵襲僧

辯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為徵

兵禦齊不之怪也九月安都霸先至石頭城

北棄舟登岸安都被甲帶長刀投於女垣內

眾隨而入進及僧辯卧室霸先遣兵亦自南

紹泰元年乙未正月梁王譽即皇帝位於江陵

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

高宗立子歸為皇太子為昭明太子子諱賞刑

制戶竝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

朔正月明也為正本音政至於官爵其下亦

依梁氏之舊其勲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二

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

太尉王僧辯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

陸狀元通鑑

卷十梁紀二十

汲古閣

征西大將軍齊主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

冲兢未甚負荷貞陽侯以年以望堪係金陵

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

貞陽侯淵明體力則切舟名說文帖體也亦與僧辯書求

迎五月僧辯遣使奉啓於淵明定君臣之禮

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癸卯淵明入建康丙

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

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八月

門人僧辯方視事霸先執之是夜殺之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行察上晉安王表勸進十月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

貞陽侯淵明為司徒並陳紀及僧辯本傳初晉安民

陳羽世為閩中豪姓閩武中切郡名即南越也其子寶應

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侯雲

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今寶應典兵時東

境荒饑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

陸狀元通鑑 卷十梁紀二十一 汲古閣

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上莫候切

互易也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為

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於寶應

霸先許之是歲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

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

為公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滅

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燼徐刃切火餘也木杆西破

厭達上益涉切下音垣西域國名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

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其各切沙土曰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

焉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

書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

太平元年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

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

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

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陸狀元通鑑 卷十梁紀二十一 汲古閣

三月詔雜用古今錢齊遣儀同三司蕭

軌庾伏連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人

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遣沈泰侯安都禦

之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上五兮切倪塘地名偃蒲

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

寺內外纂嚴六月齊兵潛出鍾山霸先與眾

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齊

軍至玄武湖眾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

人相對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

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隔以漿兩郎擊切中屬

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

方方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

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

士士皆飢疲會陳舊饋米三千斛鴨十頭霸

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媿音以鴨

肉數饒乙卯未明薛食霸先帥麾下出莫府

陸狀元通鑑 卷十梁紀 汲古閣

山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

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

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

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

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

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

而死者蹂女九切踐也藉茲不可勝計生擒

徐嗣徽追奔至于臨沂魚衣切琅其江乘攝

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將帥凡

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上亭

下房越切以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

水岸齊顯祖之初立也畱思政術務存

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御下或

有違犯不容勲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

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上胡剛切親當矢

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

陸狀元通鑑 卷十梁紀 汲古閣

酒淫佚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

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

待戴切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顓

顓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又嘗於衆中召都

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確之屬陳

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所殺者多

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情乃簡

鄒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因帝欲殺人

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聞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繆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紘帝令縛置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二十五 汲古閣

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紘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憚憚 七感 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教

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裁為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 餐千安切又音孫備也 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為已任性復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 十月魏安定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 勞暖五切方言勉也 乙亥卒泰能駕御英豪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二十六 汲古閣

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為太師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朱黼曰操相漢而不繼之泰歡相魏而覺與洋繼之不取之終身而畱之以俟其子譬攫金於几而不之收頤指家人之持去剝棄於地而不之食旁睨弟姪之俯拾且

欲以廉讓自居天下其可名欺乎

十一月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

請託各立州郡離大合小公私煩費丁口減

於壽日守令倍於昔時且要荒向化舊多浮

僞百室之邑遽立州民三戶之民空張郡目

循名督實事歸焉有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

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戌十二

月魏以歧陽之地歧翹移切本元魏泰平封郡至西魏改為歧陽

陸狀元通鑑卷十梁紀二十七汲古閣

世子覺為周公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

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

周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

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國北史周齊紀魏祚

終一十六主共一百七十一年起丙戌終丙

子

臣光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

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衆以憑陵中

夏馬首所嚮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

舉幽冀兵不畱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

以明元太武兼有青兗包荆豫摧赫連開

闕中梟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

大臣蠕蠕遠遁自河以北逾于大漠悉為

其有子孫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

有也及孝文嗣世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

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

陸狀元通鑑卷十梁紀二十七汲古閣

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諛賊虐

親賢元氏之業法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

沖幼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

無章紀綱乃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

蠭起日滋月盛上之人曾無悔心而內自

睽離以招外盜於是尔朱榮乘之而起興

晉陽之甲直至伊洛后主沈於回淵公卿

百官血濡馬足雖孝昭勇決手刃賊臣而

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遁
逃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
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
安怠惰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
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況庸
君乎

臣光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
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

源古閣

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
守襁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于洛汭觀其
勤身克已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
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
之行屈身領國以奉浮圖恩勝於威紀綱
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
叛人遂使臺城覆溺老而餒死江淮以南
鞠為荊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未能及而

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
延之入室財不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夫其
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
而窺間乘便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
忍尤甚是以雖翦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
之間身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
地之所誅也

南史論曰簡文與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梁紀

源古閣

算其道弗聞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器
何救危亡元帝居形勝之地啓中興之業既
雪讎耻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忍外崇矯飾竟
而雍州引寇黷起河東之戮益部親尋事起
邵陵之窘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
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藩籬
內崇講肄卒至戕隕悲夫歷觀書史以來蓋
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遘愍頓若蕭家之禍

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頽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

右敬皇帝在位二年壽年十六梁四主合五十五年起壬午終丙子

考異曰

元帝承聖元年三月侯子鑒以舫舳千艘載戰士典略作烏鵲舳千艘今從梁書

已丑僧辯等上表勸進梁帝紀戊子主以賊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梁紀

平告明堂太社已丑僧辯等奉表按表文

云衆軍以戊子總集建康豈是日告捷即

能達江陵乎蓋僧辯等以已丑日發表勸

進耳

四月深陽公主亦預食焉

典略云復烹深陽

公主今從南史

三年正月宇文泰廢魏王立齊王廓

國典云

三月廢帝四月立恭帝北史皆在正月今

從之

十一月甲寅魏人百道攻城

梁紀作辛卯誤

也今從典略

帝焚圖書十四萬卷

隋經籍志云焚七萬卷

南史云十餘萬卷按周僧辯所送建康書

已八萬卷并江陵舊書豈止七萬卷乎今

從典略

胡人牽帝使拜于謹

典略云謹擒梁主令西

陸狀元通鑑

卷八

梁紀

至龍泉廟出武陵河東二王子孫於獄列

於沙州鎮械嚴酷瘡痍腐爛引梁主使視

之謂曰此皆骨肉忍虐如此何以爲君上

無以應按武陵諸子先已餓死河東子孫

亦應不存今不取

十二月于謹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

典

略作五十萬今從梁紀南史

敬帝紹泰元年正月梁王督即帝位

周書督

傳云晉在位八載保定二年夢然而歸
以平成年為魏所立乙亥年乃即位改元
也

九月丙午淵明遜位

梁書九月丙午帝即皇

帝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按長曆丙午九

月二十九日己巳十月二十二日豈有即

位二十四日始改元大赦乎蓋丙午復梁

王位十月乃即帝位耳典略丁未廢貞陽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侯出就邸今並從陳書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

陳紀

高祖武皇帝

諱霸先字興國姓陳氏吳興人梁太平二

年進封陳王尋受梁禪建元永定國號陳

永定元年正月周公即天王位

字文恭事魏為大冢宰其

子覺襲位封為周公尋建國為周始兄於此是為孝閔皇帝封魏恭帝為

宋公以木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上黑以李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汲古閣

陳紀

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

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周主用鄭

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

別為祧廟不毀

祧吐成反遠祖廟也

鑄四柱錢一當

二十復改四柱錢一當十復閉細錢五月

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

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二萬會武昌

以擊之安都大敗為王琳所擒八月進承

柏霸先為相國總百揆

未公天封陳公

九錫陳國置百司周孝閔帝性剛果惡管

公護之專權謀執誅之護廢王為略陽公月

餘武之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即天王位

孝閔帝之弟也是為其弟周皇帝

十月進陳公爵為王辛

未梁敬帝禪位于陳而陳王即皇帝位大赦

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王以給事黃門侍郎

蔡景歷為祕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

陸狀元通鑑

卷全二陳紀

汲古閣

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

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置刪定郎治

律令二年四月齊主以旱祈雨於西門豹祠

不應毀之并掘其冢

掘其月反其也

五月上幸大

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三年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

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初改都督州軍事為

總管四月周命有司更定新曆齊太史

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元韶曰漢光

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王

悉殺諸元以厭之

上一涉反廣雅曰厭也

六月周以

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

上言四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期歸促責

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

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

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

陸狀元通鑑

卷全三陳紀

汲古閣

執之家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

比年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

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為選曹補

擬宜與眾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

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周密其選

置之曰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高

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

碁渠之反

劫居怯反碁博奕也劫者謂碁皆相持

爭行

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
先保封域不宐貪利邊陲輕爲興動 周處

一草履休正反又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

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

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驃騎大將軍寇

雋少有學行家人常賣物多得絹五疋雋於

後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

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

陸狀无通鑑 卷上陳紀 汲古閣

統中稱老疾不朝謁世宗虛心欲見之雋不

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

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

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 詔臨川王

禧倉甸於南皖口置城皖胡管反廬江皖縣之口使東徐

州刺史錢道戢守之丁酉上不豫丙午殂上

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爲政務崇寬簡非軍

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嘗膳不過數品私

宴用瓦器蚌盤殼核充事而已蚌步項反後

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皇子昌在長安

江陵之間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皆將兵

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在

建康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

中定議祕不發喪急召臨川王禧於南皖王

至建康皇后下令以禧纂承大統是日卽皇

帝位 八月周銜正中大夫 猷建議以爲

陸狀无通鑑 卷上陳紀 汲古閣

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武

服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周王

始稱皇帝改元武成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

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問諸子誰可往

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太祖以其幼

不許至是周人以憲爲益州總管時年十六

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 九月齊順

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

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易情等皆受遺詔輔政十月殂太子殷卽諸土木金鐵雜鈔一切停罷王琳聞祖十一月琳進寇大雷因引兵東下

右高祖武皇帝在位三年壽五十七
世祖文皇帝

陸狀元通鑑卷之六 汲古閣

諱蒨字子華武帝兄昭烈王之長子也封臨川王永定三年六月武帝殂太后以遺詔令王繼統

天嘉元年二月王琳至柵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淝湖之眾舳舻相次而下舳音音盧舳船後持拖處軍執甚盛瑱令軍中長炊舳音音盧舳船後持拖處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

兵直趣建康趣音須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

西南風翻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炬音反

說文束皆反燒其船瑱以牛皮冒蒙衝小船

蒙衝並平聲字或作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

鎔餘封反鎔鍊也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十

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琳

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與妻妾

左右十餘人奔齊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

陸狀元通鑑卷之六 汲古閣

居禁中護喪事妻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及太

子卽位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

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

嗣主心忌之演乃與長廣王湛同謀共執楊

愔斬之以趙彥深代愔總機務陽休之謂人

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

齊王乃以演為大丞相湛為太傅四月周

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

夫李安置毒於糖餽而進之

糖徒郎反亦作餽方言餽謂之餽

餽餽都回反作餽餽餅也

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受遺

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

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

必此子也遂殂魯公幼有器質特爲世宗所

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

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

言必有中魯公卽皇帝位

諱世宗之弟是爲高祖武帝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漢古關

齊王晞趙彥深等竝勸進常山王演演遂言

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効周公輔成

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

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啓云天下

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

后乃從之八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王爲濟

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肅宗

卽皇帝位於晉陽

帝諱演文宣之弟也是爲肅宗孝昭皇帝大赦

改元皇建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

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爲自

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

隨宜作一牒俟少隙卽徑進也因敕與楊休

崔劼等三人

劼丘入反

每日職務罷竝入東廊

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

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今廢墜

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

陸狀元通鑑

卷十

漢古關

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

晡奔諫反

日加畢景聽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

吏事卽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

其明而識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

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

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

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

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

陸機元通鑑

卷上

陳紀

汲古閣

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顯安我姑之子令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卽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栢口洽反栢抵也爪按曰掐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齊主徵盧叔虎爲中庶子帝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執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併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輕兵野

陸機元通鑑

卷上

陳紀

汲古閣

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計也空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侵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主自將擊庫莫奚至天池庫莫奚出長城北遁十二月齊主還晉陽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俯無反與否同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自今當爲王改之帝欲以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人主恩私何由

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二年正月周主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

法 七月周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

銖並行 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免驚馬墜地

絕肋盧則反詔以嗣子冲眇可徵長廣王湛

統茲大寶是日殂於晉陽宮臨終恨不見太

后山陵世祖卽皇帝位改元太寧帝諱湛肅宗弟也是

陸狀元通鑑

卷之二十一

梁末

爲世祖武成皇帝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

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爲也

太子中庶子虞荔

郎計反

御史孔奐以國用不

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從之

惟音覺水

上橫一木以渡踰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設木爲榷獨取利也

三年詔徵雷異爲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

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詔遣侯安都討之上

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爲光祿大夫子女

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

上珠玉反附也下秦昔反簿書

也謂所附之宗籍

而寶應以雷異女爲妻陰與異合

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爲荔徵

之寶應雷不遣寄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

引他語以亂之寶應常使人讀漢書卧而聽

之至蒯通

上苦怪反姓也漢高帝時也

說韓信曰相君之

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

蹶居月反又音蹶跳也

可謂

智士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

補休

陸狀元通鑑

卷之二十三

梁末

反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

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

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

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梁

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錢至是改

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王安於儉

素不好酒色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以封

疆隘

上俾緬反下烏

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

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疽千子諡曰宣皇帝

太子歸卽皇帝位歸區反又苦軌反立婢反管之子也

四年四月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

爲三老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

午帝幸太學謹入門帝迎拜於門屏之間謹

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怡成反南向太

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

豆盧寧升階正舄思積反帝陞階立於斧扆

之前陸狀无通鑑西面長隱豈反說文戶有司進饌帝跪

設醬豆饌離戀反具食也或作親爲之袒割

謹食畢帝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帝北面

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明王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

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

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

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

下三思而言三蘇暫反參之也九慮而行勿

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人莫不知願

陛下慎之皆再拜受謹答拜禮成而出司

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

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

度帝甚惡之數遣臺使案問舍人蔡景歷希

旨稱安都謀反安都自京口還建康帝引安

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出蔡景歷表以

示於朝乃下詔賜死初高祖在京口嘗與諸

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

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竝有所短杜公志

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

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

佻吐反爾雅竝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前後賞賜不可

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

畫

襄先列反

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

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及

少壯極意爲樂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

爲曰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

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馮子琮

藏宗反

胡長祭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事而

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

五年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

陸梁元通鑑

卷上陳紀

漢市開

至冬月守河椎冰

上直追切擊也

及世祖卽位嬖幸

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司

空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

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初齊顯祖命羣官

刑定魏麟趾格爲齊律久而不成時軍國多

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

卽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

十二篇令四十卷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

輟之

上胡貫切車裂人也

次梟首次斬次絞二曰流投

邊裔爲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

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

流口官及老小闇癡

上永檢反闇也癡起之反不慧也

并過

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

大赦是後爲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

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又令民十八受田

輸租調

徒弔反調賦

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

陸梁元通鑑

卷上陳紀

漢市開

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

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大率一夫一

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

墾口狼反耕也

義租

五斗奴婢準口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

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周

初令百官執笏

六年四月以安成王瑱爲司空瑱以帝弟之

重執傾朝野直兵鮑叔獻恃瑱執爲不法御

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上見陵章服嚴肅爲歛容止坐陵進讀奏版時項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上爲之免項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卽位擢拜中書侍郎與和士開共爲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

歷代通鑑

卷八

梁書

寵幸振古無此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容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麓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彗銀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彗銀遂反又徐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醉反妖星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

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卽皇帝位世祖之子是爲後主大赦改元天統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歷代通鑑

卷九

梁書

天康元年四月上不豫臺閣衆事竝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奭共決之疾篤奭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項吏部尚書袁樞入侍醫藥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項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奭等曰今三方鼎峙文理反鼎足而立也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奭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痊音千病除也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

周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免爲太子詹事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廷爭盎一反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覬音冀覦音如覦幸也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隆狀无通鑑卷二十一 陳紀 汲古閣

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王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約每夜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鎔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太子卽位大赦以安王頊爲司徒徐陵爲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隆狀无通鑑卷二十一 陳紀 汲古閣

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侍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是歲齊賜侍中中書監元文遙姓高氏頊之遷尚書左僕射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上相支反析薪由養馬者或作廝由是士流恥爲之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由恐其披訴悉召之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

厚加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爲縣自此始

右世祖文皇帝在位七年壽四十五

臨海王 史曰廢帝

諱伯宗字奉業文帝長子也天康元年四月安成王項廢之

光大元年國政盡歸于安成王項 閏六月

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金長

子光爲大將軍次子羨 似面反又延以反 及孫武都

陸狀元通鑑 卷全 陳紀三十五 源古閣

竝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嶽其餘子孫封侯

顯貴者甚衆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王

事齊二世貴寵無比自肅宗以來禮敬尤重

每朝見 上馳遙反下胡旬反朝覲君之總稱見謂自下而見上也 嘗聽乘

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爲喜

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

保其族者女若有寵爲諸貴所嫉無寵爲諸

貴所憎我家真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

也

二年三月周燕文公于謹卒謹勳高位重而

事上益恭每朝叅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

大事多與謹謀之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

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訓諸子務存

靜退而子孫蕃衍率皆顯達 十一月安成

王項廢帝爲臨海王 齊上皇祖世祖驕奢

淫佚役繁賦重吏民苦之至是詔所在百工

陸狀元通鑑 卷全 陳紀三十五 源古閣

細作悉罷之鄴下晉陽中山官人官足老病

者悉簡放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

考異曰

高祖永定元年二月蕭孜勃之從子 梁書南

史周文育傳皆作子今從梁書帝紀

十月侯安都等大敗 典略云乙亥安都敗陳

書云是月敗績按高祖以乙亥受禪安都

聞之而嘆豈同日乎今從陳書

世祖天嘉三年閏二月改鑄五銖錢

隋志在

天嘉五年今從陳帝紀

陸狀元通鑑

卷八十一

陳紀

源南朝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八十一